

湘乡在咸同年间面貌为之一新……

不论是地方也好，还是那时的人也好，咸同年间都有些值得炫耀的地方。因此，同有人言必称希腊一样，湘乡人肯定言必称咸同。读书人提起笔来写“咸同”，农夫武士开口来吹“咸同”，“咸同”就时时挂在湘乡人的嘴上了

# 品味

杨慕如 著

PINWEI  
XIANGXIANGHUA

# 湘乡话

湖南人民出版社

# 品味湘乡话

杨慕如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品味湘乡话/杨慕如著.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7.3

ISBN 978-7-5438-4744-6

I. 品... II. 杨... III. 湘语-方言研究  
IV. H1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27288 号

责任编辑:黄楚芳  
          龙妍洁妮  
装帧设计:文晓丹

**品味湘乡话**

杨慕如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hnppp.com>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贝特尔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2007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

字数:283 000

ISBN 978-7-5438-4744-6

定价:30.00 元

[序一]

## 序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国家，由于历史、地理、文化和民族等方面的原因，方言种类非常丰富。湘乡方言是湘语中比较特殊的一支，我们把它作为老湘语的代表。因其语音、语义、词汇和语法的独特性，外地人很难听懂，但就是这个说着外乡人难懂的方言的地方，却涌现出了蒋琬、冯子振、曾国藩、黄公略、谭震、陈赓、肖三、张天翼等一大批古代和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

我们研究方言，实际上是在研究一种地区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这种传统对于人们很亲切，也很强劲，以至于在每个人的言语系统中，都有着自己家乡方言的位置。已故学者叶籁士先生大胆地预言：“将来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要讲两种话。一种是母语，就是本乡本土的地方话；还有一种是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使用的那种话。”他认为这两种话“完全可以并行不悖，各自发挥其所长，互相补充其不足”。不管历史发展到哪一天，方言中所包孕的独特的文化内涵，对于相应地区人民总有着侵入血脉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所以，研究湘乡方言，就是研究湘乡这片土地，研究湘乡的历史、人民和文化。这是方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意义。同时，随着普通话的推广和深入，



## 品味湘乡话

每一种方言都在不同程度地受其影响而逐渐发生变化。及时地对方言进行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抓紧对方言中的独特文化和历史内涵进行发掘和抢救。

杨慕如先生是湘乡人，在那里出生、工作。除后来调湘潭市工作的这些年外，他一直在湘乡的土地上摸爬滚打，对家乡的土地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家乡的方言也是情有独钟。大约是在20年前，他就开始留心研究湘乡方言，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利用难得的休息时间找资料、记笔记，将点滴体会汇聚，近年来又集中精力将此作为一个课题进行研究。退居二线后，他潜心研讨，就连到广州的女儿家过春节，也专心钻研，终于结成丰硕的成果。慕如先生一直担任公务，却能抽暇治学，且长期坚持，其治学精神令人感佩。慕如先生的大作，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湘乡方言中的词汇和短语，另一部分是湘乡方言中的俗语和谚语。他遍寻各类典籍，旁征博引，凡与研究内容相关者，悉数摘下，以备参考。慕如先生是从历史、文化、民俗等方面来诠释湘乡方言词语的，这就使这部著作更富有内涵。我认为，这是一部倾注了慕如先生心血和情感的著作，我们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部普通的学术著作来阅读，尤其是湘乡及附近地区的人们，除了获得学术上的教益之外，还将受到浓烈的乡情浸染。

我与慕如先生交往不多，经过我的学生介绍得以相识。慕如先生的方言研究是十分独特的，也是卓有成效的，但因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尚难说是顶格之作。这主要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时间和精力之不足、资料的缺乏，恐怕都是重要的原因。这也体现了研究方言的艰巨性。但如果没有扬雄的《方言》，我们就不知道汉代方言的复杂性和大致的分区情况。慕如先生不畏其难，渗入

## 序

其中，尽窥堂奥，这种精神是令人钦佩的。我们的方言研究工作，需要有更多的业余人士，如像慕如先生一样执着和勤奋的同志参加进来，不断地开掘、探索。所以在慕如先生这本著作付梓之前，我遵嘱写了前面的话，也算是序吧！

李永明

2006年4月3日于湘大松涛山庄望月楼

[序二]

## 浸润着浓烈乡土情怀的湘乡方言研究

唐代诗人贺知章在《回乡偶书》中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不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写的是他暮年致仕回老家，虽然还是满口地道的家乡话，可年轻人却把他当成外地来客的事。此诗所表达的物是人非的沧桑之叹和终身不渝的桑梓情怀，大约就是梁实秋先生所说的一种“普遍的人性”吧。因此尽管它写于一千多年之前，至今读起来还是那样令人倍感亲切，引发着我们情感上的共鸣，那些一辈子不曾离开过家乡的人们也不能例外。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因地域不同而形成众多的方言，学者们按音系把它们划分为八大方言区，每个方言区又有无数的方言品种。方言最大的特点是语音上的差异，当然也包括大量的方言词汇以及俗语、谚语，与乡风民俗紧密联系在一起所构成的独特地域文化。它造成了不同地域的人们交流上的困难，但它又让人们形成一种对家乡故土的亲切感与认同感。旧时，人们以在外升官发财而不改乡音为“不忘祖”的标志，贺知章大约就是信守这一观念的。在社会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社会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固守着乡音当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影响信息传递的速度

与质量，因此，采用我们民族的共同语——普通话来进行交际交流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记得我在东北师范大学进修时，同班的同学来自天南海北，人家很难听懂我的“湘乡普通话”，交流起来颇有些困难。为了避免乡音隔膜造成的尴尬，我这个喜欢饶舌的人只得奉行“沉默是金”的今训。这也成为我在东北那一年生活中唯一不适应的地方。我不是贺知章的“少小离家”，而是年过三十才走出湘乡的山沟沟的，是老大离家、乡音难改。尽管我也知道，人的乡土情怀并不表现在你是不是坚守着一隅的乡音方言，而是在心灵深处是否永远保持着对家乡那一份割舍不去的眷恋与挂记。

慕如先生在湘乡工作过几十年，是湘乡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导者和见证人之一。这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生于斯、长于斯的他，固守乡音却又是另外一种意义：拉近了他与广大群众的距离，是他领导艺术的有机组成。我常见他用方言土语、民俗民谚，三两句话就揭示出问题的本质，为他人排解疑惑、指点迷津，平和从容的交谈中从没有居高临下的尖锐和凌厉，而是充满着哲理、睿智和幽默。他在退居二线之后，坦然面对人生道路的转折，不恋官、不干政，除了做好组织上安排的一些事情之外，就以读书自娱，并潜心研究湘乡方言俗语，《品味湘乡话》就是他奉献给读者的一枚硕果。

作为湘方言中一个重要分支，湘乡话在人际交流中的确有着严重的缺陷，社会上流传的许多笑话段子甚至成了国人嘲讽湘乡人的经典。慕如先生是深谙这一点的，所以他自己虽然乡音不改，但总是鼓励年轻人学好普通话。他研究湘乡话绝不是为它护短，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开掘与整理这一份世代相传的精神文化遗产。他多次和我提到：对湘乡话要辩证地看待，既要看到它的所短，也要看到它的所长。其一，它保存了大量的古音，是我们研究古代

## 品味湘乡话

音韵词汇、古今音变规律以及文献训诂的重要资料；其二，湘乡特有的俗语、谚语、民谣，是人民群众长期生活经验的总结、集体智慧的结晶，至今仍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传承价值，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财富。对此我表示认同，并由此想到这些年来我们湖南学界所兴起的“湖湘文化”研究热潮。学者们对千年湖湘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对湖湘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历史作用，对湖湘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相融与相悖之处都作了大量的有益探究。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的视野都局限于文献资料以及历代湖湘名人的言行，而从民间草野的角度去认识和研究湖湘文化的人甚是寥寥。我们知道，故乡是所有政治和文化名人人生的第一个驿站，他们是沐浴着草野文化长大的，其知识启蒙和文化底蕴都源于故土，他们的思想文化观念首先就在这里孕育，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无视这种草野文化的存在？如果我的这一观点得以成立，那么我们研究湖湘文化，就必须深入到这一层次。而从民间的角度去研究湖湘文化，又无论如何都不能绕开湘乡，因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江山代有人才出”，他们在各个时期的舞台上引领风骚。从清代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到世纪伟人毛泽东，都与湘乡有不解之缘。湘乡这块地方，是孕育湖湘名人的沃土，在这块沃土上积淀起来的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构成，只可惜这些草野文化并不见诸于典籍，而是多为一些口耳相传的处世箴言，是散落在民间的散珠碎玉。我想，如果我们学术界对此多一些关注，无疑湖湘文化会更蔚为大观，湖湘精神会更显博大精深。然而这种草野文化的研究，仅靠学养学力还是不够的，要真正深入开展下去，还得依赖于长期的生活积累。本土学者在这方面就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尽管慕如先生所著的《品味湘乡话》并不是从这一视角去开展研究的，其中也只主要是“湘乡俗话谚语”

这一部分涉及到思想文化，但作者搜集了近300条湘乡民间的俗话和谚语，涵盖了湘乡人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以及为人处世、人际交往原则与方法等等。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部分也算得上是优秀的精神文化，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需要扬弃的。只不过该书在编写上多为资料性的汇集与诠释，作者并没有来得及对这些精神文化进行逻辑上的梳理与归纳，但我认为它在客观上仍属于广义的湘乡文化研究，这是全面研究湘乡地域文化的一个重要基础。从这个意义来看，慕如先生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工作是值得学术界关注和重视的。

《品味湘乡话》一书以主要的篇幅来写“湘乡方言词汇选释”，这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从语言史的角度来说，汉语词语的读音既有古今音变，又有地域差异，还有书面语与口头语的区别。例如在湘乡书面语中，“钉”、“星”、“经”、“厅”等字的读音与普通话还是比较接近的，只不过韵母少了后鼻音“q”，但在口语中，它们却一律变成了短促的入声韵。在元代的《中原音韵》出现之前，从陆法言的《切韵》基础上衍变而来的各种韵书，实际上都是南北书面语音的综合体系，对南方或北方的书面语本来就是一种勉强调和，与南北口语的实际相比，异差则更大。所以要研究湘乡的词汇，首先就要解决一个问题：这个词是为湘乡所独有呢，还是口语与书面语读音上的差异？比如“老鼠”与“老虎”，在湘乡口语中，前者称“老硕”，后者叫“老虫”。称“老虎”为“老虫”是为了忌讳而制造的词，而把“老鼠”叫做“老硕”是方言读音上的变异，还是另外一种称呼？因为在湘乡话里从来就没有翘舌音“sh”，这“鼠”和“硕”或许就是声转或韵转所造成的也说不定。除了对方言词的准确认定之外，还要从词源学、语义学、民俗学等诸多方面进行厘定与考证，没有相当的工夫是不行的。我

## 品味湘乡话

粗略地统计了一下，本书在方言考证方面征引的文献多达三四十种，有先秦的《诗经》、明清的诗文一类的文学作品；有《左氏春秋传》《史记》一类的史传；有《尔雅》《说文》一类的字典辞书，更多的则是各种方言著作。至于乡风民俗、民谣歌赋，更是信手拈来。没有日久天长的知识储备和生活积累，是不能实现这种厚积薄发的。书中对湘乡方言词语的标注没有使用国际音标，而是采用许慎《说文解字》中“读若”、“读为”这种以音同、音近字来注音的方法，其好处是赢得不懂国际音标的普通读者，缺点是往往难以精确地描述出真正的湘乡音来，即便是用拼音标注，但汉语拼音只有400多个音节，用它来为湘乡方言作注仍然常常显得捉襟见肘。

因为是研究本乡本土的方言，作者用了大量生活中的例证，引述了许多地方人物的言语，包括父母、亲友、同事、老妪、童稚；从时间来说，有孩提时的亲历、大跃进中的轶闻、少妇的说笑、大集体时期的耳闻目睹……很多人物都有名有姓，作者如数家珍地把它们记录下来，读起来人物如在眼前，音容笑貌，活灵活现，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能从语言里看出人来”。这是与其它学术著作明显的不同之处，它为枯燥的研究内容增添了不少可读性和趣味性，这一切，都深深地浸润着作者热爱家乡、眷恋故土的情怀。

陈靖武

2006年“五一”黄金周草就

# 目 录

## 第一部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湘乡印顽做牛叫·····	(2)
老虫·····	(4)
老谳·····	(5)
老硕·····	(6)
背起日·····	(8)
皂·····	(9)
俟·····	(10)
朦高树大·····	(11)
择牯子·····	(11)
冇·····	(12)
挥子·····	(14)
蒂芥嚶·····	(15)
谐铎·····	(16)
企·····	(17)
家家·····	(18)
女嚶·····	(19)
湃哒·····	(21)



# 品味湘乡话

绊跽与绊倒·····	(22)
答白与扯白·····	(23)
筛酒筛米筛铜锣·····	(25)
实·····	(26)
粟霰子·····	(28)
稿藉·····	(29)
雷贺倪汤与鸟焦巴弓·····	(30)
粥粥与粒粒·····	(31)
借个老师·····	(32)
巴是·····	(33)
多半·····	(34)
来咯哒·····	(35)
姆妈·····	(36)
大泡夥·····	(38)
石灰路与青白眼·····	(39)
调羹与和面羹·····	(41)
早茶·····	(43)
流矢·····	(45)
莽榛杆·····	(46)
娥眉豆·····	(47)
气不气·····	(49)
扯麻痧·····	(50)
泡皮·····	(51)
雾罩子·····	(52)
掙与撒哒·····	(53)
玛瑙果与土巴坨·····	(55)

## 目 录

鸡蹠蛇·····	(56)
蚍蜉泡啦·····	(57)
叫鸡子打水·····	(58)
憨皮·····	(59)
灶起弓来行·····	(61)
万难爷与万难娘娘·····	(62)
面糊·····	(63)
脚路·····	(64)
一扑尿·····	(65)
整生与散生·····	(67)
救钱·····	(68)
舡艖舟与禾跳牯·····	(69)
前经墙与后经墙·····	(70)
圆兴·····	(71)
杵起·····	(72)
撮起·····	(73)
倒划子·····	(74)
哄婆子·····	(75)
扯合式·····	(76)
五惶六月·····	(77)
礼恭三敬·····	(78)
偏生·····	(79)
膺气·····	(80)
耳巴子·····	(80)
硬饭稀饭·····	(81)
溜洒·····	(82)

# 品味湘乡话

热衣子	(83)
门搭子	(84)
行头	(85)
麻拐	(86)
落土	(87)
蓐草子	(88)
抱鸡婆	(88)
袭人	(89)
烙皮	(90)
强梁	(91)
堂客与老娘	(92)
复觉	(93)
愠气	(93)
霎雨	(94)
快活无聊哩	(95)
添减	(96)
一泼水	(97)
趁本	(98)
草猪	(98)
顺毛捋	(99)
开臀蛋	(100)
复东风	(101)
汗泼雨淋	(102)
实喏	(103)
萝卜英子	(103)
眯隙	(104)

## 目录

浪光菩萨	(105)
布鸽子风	(106)
村言辣语	(107)
打标枪	(108)
两头蛇	(109)
墩屁股	(110)
头七	(111)
扳俏	(112)
翁姑大人	(113)
服陆机	(114)
溜光三弃	(115)
放癆	(116)
进贲	(117)
的当	(118)
打住	(119)
扯面	(120)
化生子	(121)
点卯	(122)
万岁	(123)
鬻子	(124)
打破	(125)
蕪子菜	(126)
然	(127)
桃子核	(128)
弹起蹶起	(129)
倭坨	(130)

# 品味湘乡话

- 老实买买····· (131)
- 亡眼畜牲····· (132)
- 红颜大气····· (133)
- 杨梅课····· (134)
- 对祥····· (135)
- 格炸····· (137)
- 咳啰气火结····· (138)
- 暴头····· (139)
- 锣大鼓锵····· (140)
- 筐箩····· (141)
- 由头····· (142)
- 万年屋····· (143)
- 鹰爪子····· (144)
- 寒毛冷颤····· (144)
- 打唇福····· (145)
- 大势····· (146)
- 刹撰····· (147)
- 穿泡····· (148)
- 吃子····· (149)
- 催工鸟婆····· (150)
- 一把年纪····· (153)
- 气悻悻哩····· (154)
- 消食经····· (155)
- 平四····· (155)
- 外后日····· (156)
- 缩头乌龟····· (156)

## 目录

膝头牯	(157)
曲蚊子	(158)
正好耍	(158)
构飞子	(159)
滑蚕子	(160)
木寸	(161)
皂壳埠	(161)
刮瘦的	(162)
炸猛子	(163)
信瞽眊天	(163)
共天各地	(164)
上界	(165)
生板田	(165)
打癆脚	(166)
秧墨粒	(166)
撞哒烫哒	(167)
勺裔	(168)
大候的	(169)
念经博古	(169)
绊到他眼里	(170)
勾头搵脑	(171)
喷臭的与喷香的	(171)
执执古古	(172)
劈面无情	(172)
套招	(173)
稊末	(173)

# 品味湘乡话

- 给矢趋····· (174)
- 晕趋子····· (175)
- 上舍郎····· (175)
- 摧屁眼····· (176)
- 空头路····· (176)
- 白口子····· (177)
- 受坨····· (177)
- 不期故得····· (178)
- 鬻邻犯舍····· (178)
- 吃附毛猪····· (179)
- 结犟····· (179)
- 如贴····· (180)
- 水浸牛皮····· (180)
- 陡信····· (181)
- 恒兮····· (182)
- 支介····· (182)
- 檐老硕····· (183)
- 洋扮····· (184)
- 抱肚子····· (185)
- 宁即····· (185)
- 么嘎····· (186)
- 柄把····· (187)
- 七米子····· (187)
- 媯面扮嘴····· (188)
- 拘死屁眼····· (189)
- 找痢痢····· (189)

## 目录

趋炎踩醮	(190)
就势	(191)
老虫花	(191)
靡融的	(192)
提对	(193)
回子	(193)
喂滥滥	(194)
坐窟	(194)
懂饭	(195)
槽咯哒	(196)
嚼牙包骨	(196)
照拂	(197)
些些子	(198)
既日子	(199)
愴落	(200)
咸同	(201)

## 第二部分 湘乡俗话谚语浅析

有娘思娘抱，无娘地下爬	(204)
有鱼不吃虾，冇鱼也要叉	(205)
告化子烧火，只往自己胯里扒	(205)
吃哒碗里，望哒甑里	(206)



# 品味湘乡话

- 火车叫,钟点到,二两米烙个泡……………(206)
- 前头乌龟爬烂路,后头乌龟照路行……………(207)
- 三十夜里的火,元宵夜里的灯……………(207)
- 草鞋冇样,边打边像……………(208)
- 三十夜里打草鞋,假忙……………(209)
- 三十夜里的甑箕子……………(209)
- 勤劳发狠般般有,好吃懒做样样无……………(210)
- 上山容易下山难……………(210)
- 笑烂不笑补……………(211)
- 孔夫子不嫌字丑……………(212)
- 女大十八变……………(213)
- 一赚钱,腰上切;二赚钱,铁打铁;  
三赚钱,桌子边上谐……………(213)
- 人不强梁家不富……………(214)
- 出门带根绳,万事不求人……………(214)
- 曹十二举人借楼梯,文欵欵哩……………(215)
- 亲料亲,族料族……………(216)
- 宁可穷咯家务,不可木咯崽女……………(216)
- 竹枝子下面出好人……………(217)
- 细来不束,长大变根黄杆竹……………(218)
- 教的笛子吹不叫,要自注目……………(219)
- 斗米笛子担米箫,二弦子拉出相思痲……………(220)
- 插田嫁女不避风雨……………(221)
- 越急越成抱箍……………(222)
- 驼子作揖,起首不难……………(223)
- 要想全无事,除非溜打光……………(224)

## 目 录

- 三条泥鳅夹两条给猫吃，图个清静····· (225)
- 猪来羊俏，羊来猪俏，  
    猪羊一齐到，街上打清醮····· (225)
- 做个九九，莫做十足····· (226)
- 低头不见抬头见····· (226)
- 鹧子也要结三家邻舍····· (227)
- 灶背后的斋饭，就许就还····· (227)
- 打赤脚进不得山····· (228)
- 不讲不笑，阎王不要····· (228)
- 酒怕牛肉饭怕鱼，辣椒子怕了蒸红薯····· (229)
- 耳朵梗子嫩软的····· (229)
- 在县衙里输了官司，到三角塘咒娘····· (230)
- 外面打烂二十四面战鼓，里头还以为是鸡啄盘箕(231)
- 二十四个送亲的，冇得一个通筋的····· (231)
- 萝卜白菜，各喜各爱····· (232)
- 麻雀子吃哒屙白屎，老硕子吃哒屙黑屎，  
    各自的熬炼不同····· (232)
-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233)
- 人背时怪屋场，禽背时怪裤裆····· (234)
- 打鸟莫打三春鸟····· (235)
- 树正不怕影子斜····· (235)
- 人怕伤心，树怕剥皮····· (236)
- 酒醉聪明汉，饭涨屎葫芦····· (237)
- 荒处无人耕，耕处有人争····· (237)
- 一粒胡椒化口气····· (238)
- 一个只晓得一个····· (239)

# 品味湘乡话

- 朝中有人好做官····· (239)
- 告化子有个三十夜····· (240)
- 洗脚不如洗被····· (240)
- 打在水上，落在泥上····· (241)
- 吃井水也要个引路的····· (242)
- 千里的来神，要向当方的土地····· (242)
- 钱无碑基，屋无大细····· (243)
- 赚钱好比针挑土，用钱好比水推沙····· (243)
- 省只能省自己····· (244)
- 一个司孙子一道符····· (245)
- 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246)
- 长痛不如短痛····· (246)
- 人要真心，火要空心····· (247)
- 寸木寸用····· (248)
- 十个麻子九个厉，麻子面前企都莫企····· (248)
- 播得春风，必有夏雨····· (249)
- 不怕日本，只怕二本····· (250)
- 三更想自己，五更想别人····· (250)
- 三日肩胛，四日脚板····· (251)
- 看戏出眼泪，为古人担忧····· (252)
- 不要富，不要贵，只要凉快点····· (253)
- 保长不探，撂壶大散····· (254)
- 三个堂客们当面鼓，讲不赢过唔····· (255)
- 胡子绊倒粪缸里，开不得口····· (256)
- 少个胡子共菜····· (256)
- 乡里人吃包子烫伤背心····· (257)

## 目录

- 力气用不尽，井水担不干····· (257)
- 煮菜有巧，油煎火老····· (258)
- 揪哒石头打浮泗····· (259)
- 永和班的戏，交待在先····· (259)
- 扯起瓜棚搭柳叶····· (260)
- 打屁不挨腿····· (260)
- 有讨得和尚做，半夜起来写文饰····· (261)
- 嫌人丑，等人久····· (261)
- 踏鞋养千口，累力养一人····· (262)
- 企起死，顿起埋····· (263)
- 见天一巴掌····· (263)
- 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 (264)
- 三丁抽一，五丁抽二····· (265)
- 大河里泼油，鸡肠子上搵膏····· (265)
- 吃不穷、用不穷，划算不清一世穷····· (266)
- 黄驹虫变猫，变发得不高····· (266)
- 个人吃哩烂牙腔，众人吃哩满口香····· (267)
- 屙尿欺矮土地····· (267)
- 逢恶不怕，逢善不欺····· (268)
- 三斤的锄头两斤的把····· (268)
-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269)
- 出门莫带崽，进山莫带狗····· (269)
- 三莫惹：细人耍莫惹，堂客们莫惹，  
    残疾人莫惹····· (270)
- 吃干菜子腌牙····· (270)
- 千莫奈何讨米，万莫奈何教书····· (271)

# 品味湘乡话

- 养崽不学艺，担脱箠箕系····· (271)
- 徒弟徒弟，三年奴婢····· (272)
- 痢痢狗抢····· (273)
- 背鼓进庙门，挨打的像····· (273)
- 石头也有翻身转····· (274)
- 有只咯样的树窠，就有只咯样的鸟窠来落····· (274)
- 十次干塘，九次在场····· (275)
- 打狗欺主····· (275)
- 豆腐花咯肉价钱，碟子花咯碗价钱····· (276)
- 豆腐拌到灰肚里，吹就吹不得，打就打不得····· (276)
- 杀茅扯锯，下下要力····· (277)
- 当家三年狗也嫌····· (277)
- 少裁缝，老郎中····· (278)
- 久长难结····· (278)
- 香来香，臭来臭····· (279)
- 腊肉拌到饭脚下吃····· (279)
- 少是夫妻老是伴····· (280)
- 行要好伴，住要好邻····· (280)
- 抬头女子勾腰汉····· (281)
- 树叶子掉下来怕打破脑壳，  
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子去····· (281)
- 吃菟子屎血，走红哩····· (282)
- 坟山里埋了四脚太公····· (282)
- 水上的浮萍听荡····· (283)
- 亲愿亲好，邻愿邻胜····· (283)
-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284)

## 目录

-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284)
- 做个好事修个德，人不晓得天晓得…………… (285)
- 人多踩草不死…………… (285)
- 水火无情…………… (286)
- 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 (286)
- 炊壶滚起吱介翻，茶叶子还在安化山…………… (287)
- 歌真戏假…………… (287)
- 人搬三道穷，火搬三道熠…………… (288)
- 茶坎酒满…………… (289)
- 娘来娘好，爷来爷好…………… (290)
- 看见做个眼瞎，听见做个耳聋…………… (290)
- 虱子打呵欠，好大口气…………… (291)
- 堂屋里不是试肩的…………… (291)
- 冇得红萝卜，不装鼓盖？…………… (292)
- 崽像娘，瓦盖墙；崽像爷，冇饭吃…………… (292)
- 一牯穷，二牯富，三牯四牯起大屋，  
五牯六牯担屎卖，七牯八牯中状元，  
十指都筲箕，一世担箬箕…………… (293)
- 癞头妹耍娘不讲好，哪个讲好？…………… (293)
- 湖南人冇好脚，江西人冇好脑壳…………… (294)
- 宁可死咯当官的爷，不可死咯告花子娘…………… (294)
- 要赚畜牲钱，要同畜牲眠…………… (295)
- 一背时讨小，二背时戴表，背时不断纤，打手电 (295)
- 捡哒封皮就是印…………… (296)
- 各人肉耍各人痛…………… (296)
- 一年被蛇咬，十年看见黄蟾都怕…………… (297)

# 品味湘乡话

- 是祸躲不脱，躲脱的不是祸…………… (297)
- 闹人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298)
- 心中无冷蛋，胆大吃西瓜…………… (298)
- 会作田作一丘，不会作田作一洲…………… (299)
- 嘴巴两块皮，讲话无定期…………… (299)
- 宁可给强人抠伞，不可给弱人壮胆…………… (300)
- 南岳山的菩萨，显远不显近…………… (300)
- 挖眼寻蛇打…………… (301)
- 千选万选，选个漏灯盏…………… (301)
- 水牌上的字，抹咯就是的…………… (302)
- 只有个做贼心，冇得个步贼心…………… (302)
- 只有急烂的事，没有缓烂的事…………… (303)
-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303)
- 只有咯大的虫屙，只能蛀咯深的木屙…………… (304)
- 个钱难倒英雄汉…………… (304)
- 好汉怕过正二月…………… (305)
- 金窟银窟，不如自己的草窟…………… (305)
- 打得一事开，免得百事来…………… (306)
- 南京的铺面摆起在这里…………… (306)
- 穷人莫听富人哄，桐子树开花下禾种…………… (307)
- 二月清明迟下种，三月清明早下泥…………… (307)
- 雷打冬，十间牛栏九间空…………… (308)
- 惊蛰前鸣雷，四十八个日子天不开…………… (308)
- 光清明，暗谷雨…………… (309)
- 惊蛰过，脱絮裤…………… (309)
- 小满满池塘…………… (310)

## 目录

- 芒种忙打苞，夏至要禾交…………… (310)
- 芒种火烧天…………… (311)
- 立夏日吃餐羹，石头踩条坑…………… (311)
- 一日春雪十日早…………… (312)
- 立春一日，水肚里热三分…………… (312)
- 干长根，湿长芽…………… (313)
- 七月半，看牛伢耍伴田塍…………… (313)
- 七月碗，苑上碗；八月碗，腰上碗；  
    九月碗，尖上碗…………… (314)
- 七藟八蒜，九油十麦…………… (314)
- 要得芋头煮，八月要一个月水…………… (315)
- 处暑萝卜白露菜…………… (315)
- 要得树耍长，隔山听见锄头响…………… (316)
- 重阳有雨看十三，重阳无雨看十三；  
    十三有雨一冬雨，十三无雨早冬干 …… (316)
- 人歇端午，牛歇谷雨…………… (317)
- 犯秋一七，犯了处暑无了期…………… (317)
- 半夜刮风半夜止 …… (318)
- 东虹日头西虹雨，南虹刀枪北虹主…………… (318)
- 雨攒雪，半个月…………… (319)
- 刀钝石上磨，人蠢世上学…………… (319)
- 答曰就是句 …… (320)
- 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满山飞…………… (320)
- 肚痛搔脚板 …… (321)
- 雁窝过身要扯匹毛，担大粪过身要舀一瓢…… (321)
- 死齧人粮子，三天起拱子…………… (322)



# 品味湘乡话

- 弹琴费手力，讲话费精神，……………(322)
- 猴子莫笑兔子有尾巴……………(323)
- 肚脐眼打屁，放腰(妖)气……………(323)
- 猫来穷，狗来富……………(324)
- 过了正月十五，泥鳅它肚，各人寻路……………(324)
- 狗打喷嚏大天晴……………(325)
- 看花容易画花难……………(325)
- 一个木匠，三个捉匠……………(326)
- 泥鳅走咯泥肚里盘……………(326)
- 医道无毒心……………(327)
- 菜好半年粮……………(327)
- 家娘打媳妇，早晚是一餐……………(328)
- 有一菟草就有一菟露水养……………(328)
- 七十不理事，八十不当家……………(329)
- 为人不做官，做官是一般……………(329)
- 装三根香打九个屁，菩萨不讲，自己要过得意…(330)
- 冷是冷，莫发风，穷是穷，莫欠账……………(331)
- 模拌一跤直想……………(332)
- 十大九不虚……………(333)
- 朋友要得紧，锅子敲得顶……………(334)
-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334)
- 靛面三分义气……………(335)
- 冇得个生而知之，只有个学而知之……………(335)
- 看牛仔耍手里冇得牛卖得……………(336)
- 娘亲舅大，爷亲叔大……………(336)
- 讲杀鲩鱼是扁口……………(337)

牵哒黄牛做马骑·····	(337)
牵起不行骑起走·····	(338)
蛇服流民耍,马服相公骑·····	(338)
碓坎做帽子戴,顶当不起·····	(339)
戴碓坎唱戏,费力不讨好·····	(339)
外婆里姓蒋(奖)·····	(340)
石板上扳瓷坛,过硬·····	(340)
架五山不到手,莫砍六山的柴·····	(341)
肚婆子要屁吃,口里有味·····	(341)
讲话无人信,吃酒无人敬·····	(342)
反手关门悔后迟·····	(342)
屋檐上吊猪胆,苦滴滴哩·····	(343)
横木出直子·····	(343)
人困如小死·····	(344)
鲫鱼子煮羹,头脑多·····	(344)
胆大的吃龙吃虎,胆小的吃猫屁股·····	(345)
赵十万死了也少付车木·····	(346)
拜佛拜一尊·····	(346)
惹不起,躲得起·····	(347)
司孙子同鬼斗法,病人子吃亏·····	(347)
老实鼻头空·····	(348)
扶不起的泻牛屎·····	(349)
不今不古,不洋不土·····	(349)
一夜梳头十夜愁·····	(350)
男子收血养身,女子去血养身·····	(350)
夜饭少一粒,饿成残疾·····	(351)

# 品味湘乡话

- 细耍毛毛虫，六月怕北风····· (351)
- 少吃多知味，多吃有些味····· (352)
- 吃稀饭摆酱油碟子····· (352)
- 话耍讲得明，牛肉敬得神····· (353)
- 千层纱当不得一层花····· (353)
- 牵线一两····· (354)
- 亲戚不亲戚，萝卜三百钱一担····· (354)
- 要的是本分，让的是人情····· (355)
- 细崽不讲假话····· (355)
- 细崽不患假病····· (356)
- 三朝日冇洗口····· (356)
- 三朝日不是看媳妇的····· (357)
- 少时望哒人家胯里，老时望哒人家甑里····· (357)
- 六十年风水轮流转····· (358)
- 练功先练德····· (358)
- 有力不讲劲，无力有劲洒····· (359)
- 人不出门身不贵····· (360)
- 有牛莫嫌慢，有饭莫嫌烂····· (360)
- 慌不择路，贫不择妻····· (361)
- 晏先生看地，上就上蒂耍，下就下蒂耍····· (361)
- 穷单身，富寡妇····· (362)
-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363)
- 苏州人驾船，老板娘掌舵····· (363)
- 三百同你相与，八百与他人相交····· (364)
- 煮熟的鸡蛋，冇得变哩····· (364)
- 醮朋友吃碗豆····· (365)

## 目录

有钱三十称阔佬，无钱三十打单身·····	(365)
死了张屠户，不吃附毛猪·····	(366)
人情是把锯，有来就有去·····	(366)
六十年的亲戚，一百二十年的行往·····	(367)
冤家宜解不宜结·····	(367)
暴头系漆裤子狗子腌·····	(368)
八字不要算，自己晓得一半·····	(368)
摇篮里的叔，拄棍打拌的侄·····	(369)
唱戏不帮腔，分起钱来眼光光·····	(369)
倒装扶手倒装犁·····	(370)
人逢喜事精神爽·····	(370)
裙连头裤连裆·····	(371)
附：湘乡方言趣谈·····	(373)
湘乡方言表音字·····	(378)
跋·····	(381)

第一部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第  
一  
部  
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 湘乡印顽做牛叫

湘乡方言中称“我”为“印”，称“我们”为“印顽”。“印顽”发音的确与牛叫声相近。在湖南，人们调侃湘乡人总是说：“长沙里手湘潭漂，湘乡印顽做牛叫。”人们甚至还编一些段子，用“湘乡印顽”逗乐。早几年，部队一位首长到湘乡检查工作，餐桌上就讲了这样一个笑话。一个新战士在野外站岗，听到远处草丛中有响动，就大声问：“口令！”这时传来一声“印顽——”，小战士一听，高兴地说：“还是老乡来了。过来！过来！”那物走过来，原来是一头牛。

湘乡话是十里不同音，但自称“印”则举县如此，而且还包括建国初期划出去的双峰、娄底和涟源的一部分地区。湘乡人为什么自称“印”呢？这说来话长。

大家知道，《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这部书里，有的诗就是用“印”作第一人称代词的。如《匏有苦叶》：

招招舟子，  
人涉印否。  
人涉印否，  
印须我友。

这几句的意思是：舟子在来回的摆渡，也有人卷起裤脚过河去。我才不过去呢。我要等我的朋友。毛亨注云：“印，我也。”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三千多年前就用“印”自称了。《诗经》中“我”和“印”都是第一人称代词，而“印”作为第一

人称代词的资格更早一些。郭挺之教授曾经说：“最早的时代，‘我’还不是‘我’的意思，‘我’是什么呢？三齿耙！”何金松先生著的《汉字文化解读》也指出，“我”的本义是上古时期一种锯齿形的钺类兵器。这说明“我”作第一人称代词是后来的事。时移世异，“𠂔”慢慢被人淡忘，连北方说“𠂔”的，也把字变成“俺”了。

那么，湘乡自称为“𠂔”，是不是这个字呢？《后汉书·南蛮传》就有这样的记载：“长沙武陵蛮，相呼为媿徒。”《说文解字》对“媿”的解释是：“女人自称我也。从女央声。鸟浪切”。但《说文》的这种解释也有不好理解的地方：如果是“女人自称”，为什么是“长沙武陵蛮，相呼为媿徒”呢？难道长沙的男人就不是“武陵蛮”，女人倒成了“武陵蛮”不成？我认为，在汉代，我们湖南男人女人都是自称“媿徒”的。而“媿”就是“𠂔”。《康熙字典》注：“媿𠂔字别音通。”张亮采所著《中国风俗史》说到“媿”的时候引章怀太子注：“媿音胡朗反。入匡母，竟与吾萍乡土语自称曰顽之人匡母者适合”。萍乡人自称为“顽”，实际上就是自称为“𠂔”。所以他说：“盖𠂔即可证顽，则顽实可证媿矣。𠂔为媿之转，媿为顽之证。”为什么萍乡人也自称为“𠂔”呢？张亮采说：“夫范书本纪长沙武陵之语。吾萍接壤长沙，窃意孙吴建县之初，县境当有割长沙者。古意古语犹有存焉，可谓千载孤证。”萍乡人自称“顽”，是因为孙权建立吴国政权的时候，把长沙的地域划了一些过去，因而萍乡人或学长沙人自称为“顽”了。所以张亮采称之为“古意古语犹存”，并说是“千载孤证”，他不知道长沙都称“我”了，还有湘乡人仍在坚守着古意，使用着古语呢！

既然“𠂔”和“顽”都是“我”，为什么湘乡话中的第一人称单数一般用“𠂔”，如果是复数称“我们”时，则是“𠂔顽”呢？这大概可以用明代音韵学家陈第的话来解释，这就是：“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

## 老虫

湘乡话里的“老虫”就是老虎。人们在劝说某人不要做坏事，要注意严重后果的时候，往往会用上一句：“冇听见老虫叫过，也听见老虫吼过。”老虎一声吼，风生草木低，自然使人不寒而栗。

为什么要把老虎谓之“老虫”呢？这恐怕与忌讳有关。小时候，母亲曾向我提起过许多要紧的忌讳，其中就包括除夕和大年初一不能讲“老虎”这一条，即使是与“虎”同音的“斧”，也要称“开山子”。“如果一定要讲‘老虎’怎么办呢？”我曾这样问。“那就称‘猫’。”母亲说。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古时候人们狩猎，肯定觉得凶猛的老虎难以对付，所以大家都不大想碰到老虎，也不大想提到老虎的缘故吧。

说老虎是“老虫”的地方并非只湘乡一处。《水浒传》第二十三回里描述武松景阳岗打虎，就是称老虎为“大虫”。阳谷县的告示上写着：“为景阳岗上新有一只大虫，近来伤害人命……”这说明山东人是称老虎为“大虫”的。

最近看《梦溪笔谈》，其中说：“秦人谓豹曰‘程’。予至延州，人至今谓虎豹为‘程’，盖言‘虫’也。方言如此，抑亦旧俗也。”这说明陕西那边的人也称老虎为“虫”。或许也是因为怕老虎，忌讳所致。当然也有不怕老虎的。湘乡的情歌中就有这样一首：

送郎送到实竹冲，



## 第一部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实竹长冲多老虫。  
老虫不噙<sup>[1]</sup>攀花姐，  
老虫不噙种鸡公。  
郎要攀花放胆行。

这真可谓色胆包天了。

## 老谳

湘乡人在和外人说到自己的父亲时，称父亲为“老谳”，有时也敬称别的男性老者为“老谳”。白居易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词《忆江南》：

江南好，  
风景旧曾谳。  
日出江花红胜火，  
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词中的“谳”字在湘乡土话中是经常使用的。

有作名词使用的。如：

我家老谳说，粮食卖不起价，不如种蔬菜。

有作动词使用的。如：

这孩子不谳事，父母这么辛苦，苦挣苦连赚几个钱，都给他打了电游了。

---

[1] 噙：即“咬”、“吃”的意思。

# 品味湘乡话

第一句中的“老谳”是指父亲，是对父亲的尊称。第二句中的“谳”是“懂”的意思。“不谳事”就是不懂事。查《新华词典》，“谳”字有“熟悉”、“知晓”的意思；有“熟记”的意思；有“体验”、“经受”的意思。湘乡人称父亲为“老谳”，就是说父亲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人。这同湘乡的谚语中“家有一老，黄金活宝”、“不听老人言，做事不周全”的敬老意义是相一致的。

《新华字典》中“谳”字声调注的阴平，湘乡话中的“谳”字读第四声。

## 老硕

湘乡人叫老鼠为“老硕”，也叫“老硕子”。

《诗经》中有一首题为《硕鼠》的诗。对“硕”字历来有两解。一解是：“硕”即“大”。这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的，它是“硕”字的本义。湘潭师院秦文兮先生给我们讲授《诗经》的时候，就将“硕鼠”解释为“大老鼠”。另一解是：硕鼠即大田鼠。金启华先生的《诗经全译》用的是第二种解释，将“硕鼠硕鼠”译为“田鼠田鼠”。“田鼠”也好，“大老鼠”也好，都说得过去，姑且不论。

这里要讨论的是湘乡人为什么呼“老鼠”为“老硕”。是不是认为“硕鼠”是同义复合词，“硕”就是“鼠”，“鼠”就是“硕”呢？假如知道“硕”有“大”的意义，绝对不会称老鼠为“老大”吧。据说老鼠的基因同人的惊人般相似，难道古

## 第一部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人认为人是由老鼠演变而成？但值得注意的是，湘乡方言中有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即把“硕”作为“好”的反义词，凡可用“不好”的地方都用“硕”。如：

讲好话      讲硕话  
质量好      质量硕  
长得好      长得硕

用“硕”组成的词组有：

好硕八硕的  
硕得万里无云  
硕得不能再硕了  
硕巴商

如果“硕”字有“坏”的意义，称老鼠为“老坏”也就说得过去了。如果以此意义来译注《硕鼠》，第一节就应该是这样：

硕鼠硕鼠， 坏老鼠呀坏老鼠，  
无食我黍， 别再吃我的黍。  
三岁贯女， 惯食<sup>[1]</sup>了你三年，  
莫我肯硕。 不肯给我一点照顾。  
逝将去女， 我发誓要离开你，  
适彼乐土。 到我那理想的地方去。  
乐土乐土， 理想的地方，理想的地方，  
爰得我所。 那才是我喜欢的地方。

[1]惯食：湘乡方言中是“迁就”的意思。

## 背起曰

普通话里的“大声喊”，湘乡方言谓“背起曰”。有个这样的笑话。一个青年搞恶作剧，看到一位新娘子要路过，便唆使邻居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喊：“新妇娘，旧妇娘，两块屁股兑打糖。”那小孩喊的声音小，青年怕新娘子听不到，便对小孩说：“你背起曰！”小孩子便提高嗓门喊：“你背起曰！”

“曰”就是“说”。旧时“子曰诗云”中的“曰”，就是“说”和“讲”的意思，但有时“曰”也有“喊”的意思，只是没有被注意过。如“你曰什么”里的“曰”就是指大声喊。这个“曰”读第四声。

湘乡方言中还有一个“唔”字，“唔”就是大声讲话。在湘乡方言中有“鹰叫鬼唔”这样的词语。形容吵架的场面，人们总是说：“吵得鹰叫鬼唔。”《诗经·周颂·丝衣》中有“不吴不傲，胡考之休”。“不吴不傲”是说在敬神的时候不要大声讲话，不要有傲慢的神情。《毛传》注：“吴，哗也。”因而金启华在《诗经译注》中将“不吴不傲”译为“不喧哗、不傲慢”。“吴”读“WÚ”，“唔”在湘乡方言中读“Wŭ”，一个阳平，一个上声，读音相似，只是声调不同而已。至于是用“唔”还是用“吴”，我看无关紧要。

## 皂

湘乡方言中的“皂”就是“错”的意思。如：

这道题做皂了。

今天的作业你是皂得一塌糊涂。

今天到长沙去，路走皂了，转了半天没转得出来。

你到榔山去，走到桃坪去了，怕是皂路神使起！

《北史·魏临淮王传》：“中山皂白太多。”张亮采《中国风俗史》注：“今俗谓不辨黑白，曰不分皂白。”所谓“皂”就是黑色。有一本叫《韵会》的书说：“今世谓柞实为皂斗，柞即橡也，其房可以染黑，俗因谓黑色为皂。”刘熙的《释名》解释得更具体：“皂，早也。日未出时，早起视物皆黑”。

“皂”的本义是“早”。太早看物不清，一片漆黑，就引申到“黑”。皂白不分即黑白不分，又引申到是非不分。所以“皂”就是“非”了。《北史·魏临淮王传》中的“中山皂白太多”即谓是非太多。《说文》言“皂”是“谷之馨香”，与上面这些著作的解释不合，在湘乡方言中亦找不到印证。

## 俟

在湘乡，小孩子顽皮，家长去管教的时候，往往说：“讲不信，俟我打你！”

“俟”是什么意思呢？

“俟”是一个文言词。《新华字典》解释为“等待”。

《诗经》中的《静女》：

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

金启华先生译成：

好姑娘多美丽，  
等候我在城角里。  
躲躲藏藏的不见面，  
我搔头徘徊没主意。

“俟”在这里就是等候的意思。湘乡话中用“俟”最多的要算番江、潭乔一带的人。如：

你到这里站着莫动，俟我一下就回来了。

你借两百块钱给我，俟我有了钱还你。

要你莫哭你不信，俟我扯打几个耳巴子！

这说明湘乡方言的词汇中，有些是文言词语的保留。

## 滕高树大

“滕高树大”这个词在湘乡方言中多形容身材高大。如：

这孩子，那年我见到他时，他还抱在他娘手里，只十来年就滕高树大，一个男子汉了！

七哥早就去了。七嫂苦挣苦连带大三个孩子，如今都滕高树大做得事了。

“滕高树大”并非是滕一样高，树一样大。丁惟汾所著《方言音释》中说：“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大貌谓之滕，或谓之庞”。《诗经·邶风·旃丘》有一句“狐裘蒙戎”。“狐裘蒙戎”就是说穿着狐皮袍子更显壮实威武。“蒙”者“大”之谓，“戎”者“武”之谓。所以湘乡话里的“滕高树大”只能理解为：高大得像一棵大树一样。

## 择牯子

湘乡话称贼为“择牯子”。县城附近则将“择”读成“菜”，叫“菜牯子”。如：

# 品味湘乡话

这个择牯子好厉害，一夜就偷了三个屋堂的鸡。

派出所抓了三个择牯子。

伢渠，犯法的莫做，闹人的莫呷（读音若“kiá”）。择牯子硬做不得，么解不勤劳发狠？

为何称贼为“择牯子”呢？丁惟汾在《方言音释》中谓：

秦晋之北鄙，燕之北郊，翟县之郊，谓贼为虔。今上党潞县即古翟国。虔，古音读臻，为劓之初文。广韵。劓，以刀去牛势也。虔，俗语音转读择音，割去牛势谓之择，择即虔之双声音转。虔谓之杀，言割势也。

这样说来，湘乡称贼为“择牯子”，意思是骂小偷是去了势的牛牯。牛牯去了势没有交配的能力了，就断子绝孙了。看来这骂也太厉害了点。但电影《天下无贼》不也是说贼断子绝孙了吗？湘乡为什么把“择”读成“菜”呢？大概是音相近吧。

## 冇

湘乡方言称“无”或“没有”谓“冇”。有歇后语：“帽子打米，九帽（冇）十帽（冇）。”

谓“无”为“毛”的说法，两汉唐宋相沿已久。《后汉书·冯衍传》曾云：“饥者毛食”，曾慥在《高斋漫录》中说钱穆父折简（发请柬）请苏东坡食白饭（三白），以盐、萝卜、米饭为“三白”。东坡回请穆父食“糲饭”（三毛），故意让钱穆父等了好一会，才笑谓以毛（无）盐、毛（无）饭、毛（无）米饭为“三毛（无）”。湘乡方言中的“冇”与“毛”同音，只声



调有别而已。所以“帽子打米，九帽（冇）十帽（冇）”就是借同音字而生趣。

“毛”就是“无”，“冇”也是“无”。《新华字典》：“冇 mǎo（方）没有”。“没有”当然就是“无”。但是应当提出的是：在湘乡话中，“无”与“没有”还是有细微差别的，使用“没有”的地方不一定都能使用“无”。如把“他昨天请我盖屋，我没有答应，因为我有事要进城”说成“他昨天请我盖屋，我无答应，因为我有事要进城”，就觉得别扭，但如果用“冇”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这是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学规则的。“无”是不及物动词，不能带宾语；“没有”是及物动词，可以带宾语。《中国歌谣集成·湘乡资料本》中有好几首山歌是可以“用”而不宜用“无”的，兹录于下：

日头渐渐往西偏，  
老板娘送饭送田边。  
田埂路上当饭来，  
饭冇呷完就逃烟，  
连连催我快下田。

《中国歌谣集成·湘乡资料本》第15页

十八姐对门居，  
我提起笔来写情书。  
听说上屋里张三做媒你有肯，  
下屋里李四做媒你也不行，  
不知什么脚色才称你的心。

《中国歌谣集成·湘乡资料本》第38页

吃了早饭下田来，  
脚踩泥中把歌开。  
勤快人热得汗洗澡，

# 品味湘乡话

口唱山歌笑满腮，

懒人子还在床上有起来。

《中国歌谣集成·湘乡资料本》第13页

## 挥子

湘乡话里的“挥子”在过去是指钱物的文字凭据。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罗尔刚先生在《说考据》一文中谈到，太平天国时期的结婚证叫“合挥”。开始他并不知道“合挥”就是结婚证。当太平天国时期遗留下来的“李大明、柴大妹合挥”，“翟合义、祝大妹合挥”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还搞不清“合挥”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明白“挥”就是凭证，“合挥”就是结合的凭证，就是现在的结婚证。

解放前，湘乡凡是钱物往来都要立个文字凭据，这个凭据就叫“挥子”。如果是欠谷的凭据就叫“谷挥子”，如果是欠钱的凭据就叫“钱挥子”。公家救济的钱物的凭据也称“挥子”，如“积谷挥子”。

“挥子”在五十年代末开始慢慢被条子、票所代替。凡是用手写的都叫“条子”，统一印制的就叫“票”。

“挥子”的由来可能与立字据的人落款有关。很多人落款时习惯写“×××一挥”，这就成了“挥子”。现在还有很多画家仍保留了这种习惯。在落款时写上“×××一挥”。

另外，还有一种“扬名挥子”。谁家的孩子晚上哭闹，就用红纸裁成小块，上面写着：“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

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安眠瞌睡到天光。”贴到路边显眼的地方，让行人去念，据说也很灵验。

据罗尔纲先生说，广东方言也把“挥”字作凭证或票证解，并说这是客家方言的常用词。

## 蒂芥瓠

“瓠”在湘乡话中读若“几”。“丁点儿”在湘乡方言里就叫“蒂芥瓠”。“蒂芥瓠”，数量少之谓。如：

四嫂要我呷（吃）油麻（芝麻），一蒂芥瓠还喊呷呷，莫嗒出我的口味来！

呷昨天到长沙一个熟人家里，那就客气啦！摆起四五个碟子。一个碟子两三片姜，一个碟子十几粒黄豆，一个碟子一撮（读“绝”）油麻，一个碟子七八粒麻粘（读“转”）粒粒，划（都）是蒂芥瓠，总是咯喊你呷，我硬一不好意思。

“蒂芥”见于《前汉书·贾谊传》。贾谊被贬为长沙傅后，有一天，一只鸱鸟（即猫头鹰。湘乡话称哭鸟。古籍谓“南楚命鸱鸟为鸱”，“鸱”应是“哭”）飞到他的房子里。他认为不吉祥，扶戟问神，得一讖语：“野鸟入室，主人将去。”于是贾谊作了一篇赋详记其事，结尾说：“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这个“蒂芥”就是说这只是一件小事情，不足以疑虑重重。

人与人之间有点隔阂也言为“蒂芥”或“芥蒂”。如左宗棠与曾国藩都各胸存芥蒂。用湘乡话说就是胸中有核（读

## 品味湘乡话

“惠”)。“核”很小，也就是“蒂芥瓠”。元好问诗《游黄华山》：“悬流千丈忽当眼，芥蒂一洗平生胸。”这个“芥蒂”是指他胸中的烦恼。如果把任何事情看得很重的话，则烦恼自生；若把它看成小事一桩，心境则自然平淡。元好问在大自然中心情豁然开朗，心中的大事也就成了蒂芥小事了。

### 谐铎

湘乡方言中有“谐铎”一词，专指善于讲笑的人。若有人放下正事不做，与人说笑良久，便有人喊：“你这谐铎，半天不来，大家等你一个人！”我老家锦屏有一个邻居，是个乐天派，收集的笑话多，又爱讲，他到了哪里，哪里就热闹。我母亲就称他是“谐铎”。

湘乡方言中还有“谐卦”一词。“打谐卦”就是聊天，即北方话里的“侃大山”。《后汉书·张让传》：“当之官者，皆先至西园谐价，然后得去。”“谐卦”与“谐价”其音相谐，或许“谐卦”就源于“谐价”。到今天，湘乡话中仍有“我跟四伯谐咯一阵”（我与四伯讲了一会儿话），“谐来谐去几句原话”（讲来讲去几句原话）这样的说法。“说”、“讲”、“谐”都是一个意思。

清朝时期的沈起凤写了一本文言小说，书名就叫《谐铎》。“所收故事，非神即鬼，非精即怪，于荒诞中有警示，于离奇中有讽喻……寓庄子谐，颇具功力”（该书出版说明）。查《古汉语字典》，“谐”有三层意思：一是和谐；二是商定；三

是诙谐。“铎”则是“一种乐器，形如大铃，有柄有舌，振舌发声”。“铎”在先秦就有了，其舌为木质，故又称为“木铎”。人们摇动铃柄，其舌反复撞击而发声。难怪殷杰为沈起凤的《谐铎》作序言说：“予之铎，以其无声为铎，而宾渔（沈起凤的号）以有声为铎。盖予不善谐，而宾渔以谐铎。”

## 企

湘乡人家里来了客首先请坐，若客人不坐，主人便会说“企客难留”，诚挚地请客人就坐。

“企客”就是站着的客人。

荀子《劝学篇》：“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广西函大、师专、教院试用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注：“跂：同‘企’，踮起脚跟。”

《说文》：“企，举踵也，从人止声，去智切。”《古代汉语字典》注明“企”有两个意义：“1.踮着脚跟站立。《汉书·高帝纪》：‘日夜企而望归’，‘杨雄、枚皋可企及也’。2.仰望，盼望。如企盼、企慕。”

湘乡方言“企客难留”、“企哒一样高，坐哒一样大”中的“企”，并没有“踮起脚跟”的意思，而只有“站立”的意义，“站”就是“企”，“企”就是“站”。在香港，巴士上有“企位”与“坐位”之分。许多外地人不解，问什么叫“企位”。一个湘乡农民也在车上，他说：“企就是站嘛！”车上几位知识分

子还以为碰到了一个老学究。

## 家家

“家”读“嘎”。“家家”，即湘乡人对公公（爷爷）的称谓。为什么不叫爷爷，也不叫公公，而要称家家呢？

《北齐书·南阳王绰传》载，王绰兄弟皆呼父为“兄兄”，嫡母为“家家”，乳母为“姨姨”，妇为“妹妹”。这说明过去也有称母亲为“家家”的。据说，四川部分地区人们也称祖母为“家家”。看来，对亲人的称谓也经历了一个渐变的过程。母系氏族时期，人们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距今一千五百多年前的北齐，还有人称父亲为“兄兄”，称母亲为“家家”，母系氏族的痕迹清晰可辨。是谓有母则有家。后来，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对父亲、祖父们的称谓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到父系氏族时期，祖父成为一家之主，有祖父就有了家，故叫祖父为“家家”。至于为什么不叫父亲为“家家”，我想大概是因为那时的人十几岁、二十几岁时就做了父亲，父亲太年轻，家里的担子仍然落在祖父的肩上的缘故，所以只能以祖父为“家”。

湘乡有一句谚语：“大众堂屋冇人扫，大众家家冇人要。”这句话形容的是父系氏族社会解体后出现的又一种社会现象。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不再需要一个像氏族部落那样紧密团结的家庭集体了，因此由群居发展到分居。作为家庭权力象征的祖父，也许由于年老体衰，没有子孙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于是就出现了“大众家家冇人要”的现象。

但这种现象受到社会公德的谴责。湘乡人在引用这句话的时候，一般都采取反问式。如果有人对家里的义务承担得不好，就会有人去讲直话：“你想是大众的堂屋有人扫，大众的家家人要？”这就算上纲上线了。

## 女娵

屈原在流放期间有一个女娵陪伴着他。《离骚》中有：

女娵之婵媛兮，  
申申其詈予。  
曰鲧婞直以亡身兮，  
终然殒乎羽之野。

……

《湘君》一篇中又出现：

女娵媛兮为余太息。

《哀郢》中有：

心娵媛而伤怀兮，

……

许多教科书按贾逵“楚人谓姊为娵”的说法，认为“女娵”就是屈原的姐姐，此外还有妹妹、女儿、侍女、神巫等不同说法。董楚平教授在“女娵”的注释中说：“女娵的话全部是善意的责备，态度与口气是比较适合于姊姊身份的。”

“女娵”究竟是屈原的姐姐还是女儿呢？我想从湘乡方言中“娵”的用法说起。在湘乡方言中，“娵”是一个表示语气

# 品味湘乡话

的虚词。凡是觉得珍贵、可爱的人或物，其称呼后面都可以加上一个“嚶”。如：

三婶嚶，傢家既日子新鞋子嚶穿起。（意即：三婶，您老人家今天穿了一双好新鞋！）

李华，骑起咯新单车嚶到哪里去（读“气”）？

屋里又是猪嚶，又是鸡嚶，么解脱得身啰！（意即：家里要喂猪、要喂鸡，离不开！）

三伯嚶今年过年好热闹，三个女嚶，三个郎嚶都回来了。

从上述湘乡人的口头语言中可以肯定：

伯母可以说“伯嚶”，

新鞋子可以说“新鞋子嚶”，

猪可以说“猪嚶”，

鸡可以说“鸡嚶”，

女儿可以说“女嚶”，

女婿可以说“郎嚶”……

《说文解字》中说“贾侍中谓楚人曰姊为嚶”，这可能是许慎在对楚人方言不十分了解的情况下作的结论。楚人称呼“姐姐”时虽然还是叫“姐”，但读音不一定是第三声，而是第四声，湘乡方言就是这样读的。这样读的话，“姐”与“嚶”音相近，但“姐”还是“姐”，“嚶”还是“嚶”。

另外，从屈原作品中来分析，“女嚶”就是“女宝贝”。“女嚶之婵媛兮”，应该就是“我的女宝贝婵媛”。“婵媛”就是屈原女儿的名字，而并非是“关心爱切的样子”。《说文》：“婵，婵娟，态也。从女单声。市连切。”《古汉语字典》上注：“①[婵娟]姿态美好。唐·孟郊《婵娟篇》：花婵娟，泛春泉。竹婵娟，笼晓烟。妓婵娟，不长妍。月婵娟，真可怜。/指美女。宋·王安石《上元夜戏作》：尽道满城无国艳，不知朱户锁婵娟。/指月亮。宋·苏轼《水调歌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些释义应该都是后来引申而来的。《离骚》中的“婵媛”只能是指人名才解释得通。如果是指美貌，屈原的姐姐劝说屈原，



屈原还会在这时候注重她的美貌？《说文》注：“媛，美女也。人所媛也。从女从爰，爰，引也。《诗》曰：‘邦之爰兮。’玉眷切。”如果是这样，“婵媛”就是指姿态美好的漂亮女人，整个句子就译为：“我姐姐是一个姿态美好的漂亮女人”，这怎么也说不过去。同时，所谓“楚人曰姊为嫫”，如果能够成立，“嫫”就是“姐”，何必“女嫫”呢？难道还有“男嫫”？

因此，只有把“女嫫”理解为“女儿”或“女宝贝”，其意才通畅。

我将《离骚》几句试译如下：

女嫫之婵媛兮，	我的女宝贝婵媛，
申申其詈予。	重复申述她的道理而责怪我。
曰鲧婞直以亡身兮，	她说鲧婞由于正直而亡，
终然殒乎羽之野。	他的结局是被杀后尸体丢弃在 羽山之野。

只有深深地爱着父亲的人才可能这样直言。

## 湃哒

把很热的东西放到冷水里，湘乡话谓之“湃”。例如冲（读“銃”）菜，就是先把锅里的水烧开，将洗干净的青菜放在开水里烫焯，再捞起来放到装有冷水的桶里或盆里，也叫“湃哒”。

《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九回：

到后边对你春梅姐说，有梅汤提一壶来，放在这冰盘内湃着。

## 品味湘乡话

汤，肯定是热的；冰，肯定是冷的。热的东西放到冷水里谓之“湃”，这同湘乡话的语言习惯相同。

如果不是滚烫的东西放在冷水里则谓“浸”。如：

舀一桶水，把这些红薯浸哒。

这桶衣服浸了几天，浸都浸爽了，还不快去洗咯。

北方话里没有这个区别。《红楼梦》第三十一回：

才刚鸳鸯送了好些果子来，都湃在那水晶缸里呢，叫他们打发你吃。

如果用湘乡话表达，像这种情况下就只能用“浸”，因为果子并没有煮熟，不能用“湃”。

## 绊跬与绊倒

普通话的“跌跤子”，湘乡话谓之“绊跬”。《古汉语字典》中“绊”的意义有四：一是马繫；二是用绳子系住；三是栓束；四是走路时被别的东西挡住或缠住。讲到这第四个意思的时候，字典引用了《红楼梦》第二十回的一句话——“那小红臊的转身一跑，却被门槛子绊倒。”

湘乡话也有说“绊倒”的时候。六十年代，我们家所在的锦屏墩里春节期间耍狮灯，我也站在人群中看热闹。一个叫周春堂的老者“赞土地”。只听他唱道：

狮子来得急，

身带一支羊毫笔。

上写：军属荣府，

## 第一部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下写：出行大吉。

狮子来得急，  
一跤（读“高”）绊倒天井里。  
爬起挪起，  
主人家生个伢！

这里用的“绊倒”与《红楼梦》第二十回用的“绊倒”一样，只是没有说被什么东西绊倒。“绊跽”在湘乡话中用的频率比“绊倒”要高。如提醒老人：

僚家（你老人家）慢些走，莫绊跽。

医生说僚家血压高，要防跌凶，绊跽不得。

其实“跽”并非一个助词，它是有实际意义的。查《古汉语字典》：“跽，跌倒。”《水浒全传》第六十回：“一齐跽了双脚，翻筋斗擗下陷马坑里去。”可见“绊跽”两字有因果关系，因“绊”而“跽”，同“绊倒”的意思是一样的。

## 答白与扯白

湘乡话中的“答白”既有应答的意思，也有承诺的意思。有因为答错了白，使得别人不高兴，而遭到责难的。如：

我有问你，你答什么白？！

我问张姐，海蜃大厦的房子多少钱一平方，张姐还有作声，一个小伙子在旁边答白：“要两千”。后来张姐说她也不知道，我想问是不是真的要两千？

## 品味湘乡话

所谓“白”，字典上解释为“陈述、说明”，组成词组如“自白”、“表白”、“道白”。“自白”是自己说明；“表白”是说明自己的心意；“道白”是指演戏时不用唱的台词。湘乡话中的“答白”则是指并非被问者却抢先替人回答问题。“答白”的前面与中间都可加字，如前加的“乱答白”、中间加的“答空白”、反问的“答什么白？”及否定的“冇答白”等等。

湘乡话中还有“扯白”一词。“扯白”又叫“扯弹琴”或“讲白（读‘怕’）话”。湘乡马龙桥一老者爱扯白，一日下午去镇上买货，路上有人拦住求其扯白。老者脸作为难状，说：“今日不好意思，硬冇得工夫。”拦者问原因，老者说：“既（今）夜里我们要唱皮影戏，要打煤油灌汽灯。”说完走了。顿时，消息传开，数以百计的人晚上赶去看皮影戏，却不见半点动静。那路人找到老者，责其撒谎。老者说：“你叫我扯白，我就扯了一个白，哪能当真呢？”因此，“扯白”有不实在、纯粹搞笑的意义在内。湘乡还有《扯白歌》，记得开头几句是：

要扯白就扯白，  
讲起喏年喏月落大雪。  
屋顶上落了八尺厚，  
不要絮被住得客。  
麻雀子飞到灶屋里来遮（烤）火，  
叫鸡公落到坳上歇。

……

## 筛米筛酒筛铜锣

筛米是过去办米的一道工序。那时候没有碾米机，办米要经过五道工序：一是“推”，通过推子脱去谷壳；二是“车”，用风车去掉谷壳；三是“舂”，在碓（即石臼）中把糙米变成熟米<sup>[1]</sup>；四是“筛糠”，用糠筛把谷糠去掉；五是“筛米”，用米筛把残存的谷和碎米去掉。筛糠与筛米是把筛子吊在楼椽上，下面用米缶（读“海”）接着。这五个环节，最要技巧的是最后一道工序。

筛米即把米中的谷团出来，所以又叫“筛团筛”。筛团筛，要把筛子里的米旋转起来。由于谷体积比米大，谷壳比米粗糙，跟不上米的旋转速度，就慢慢集中到了筛子的中心表层，然后用手撮出来。会筛团筛的人，米在筛子里旋转的流线同旋转的陀螺一样好看，三五下谷子就团到了中间。筛团筛既要体力又要技巧，筛子操在手里，一身都要动。湘乡话形容挨寒受冻常说：“嘴唇冻得跟吹（读‘区’）汤一样，牙齿冻得跟敲梆一样，脚巴子冻得像筛糠一样。”筛糠时身子要抖动，筛米就更费劲。

筛米、筛糠的“筛”字，在这里是个动词，但倒过来，米筛、糠筛的这个“筛”字就是个名词，指用竹蔑织成的办米的工具。湘乡话里，“筛”字被作为动词借用到许多地方。如筛茶、筛水、筛酒，甚至屙尿也谓“筛尿”，说人盛气凌人就说：

[1]熟米：即舂得光滑细腻的米。

## 品味湘乡话

“神气筛筛哩”；下雨如果刚下就停，就说：“筛一下就有得了”；还有敲锣，也叫“筛锣”。

筛字作为动词到处借用并非湘乡的创造。《水浒传》第二十三回：

店家去里面切出两斤熟牛肉，做一大盘子将来，放在武松面前，随即再筛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筛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来筛。

《水浒传》也有叫“筛锣”的。第五十四回：

宋公明、吴学究、公孙胜三骑马直到军前，摇旗擂鼓，呐喊筛锣，杀到城下来。

对于“筛锣”的由来，宋朝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解释很清楚：

今人呼洗曰砂锣，又曰厮锣，[凡]国朝赐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语。究其说，军行不暇持洗，以锣代之。又中原人以击锣为筛锣，今南方亦有言之者。“筛”“沙”音相近，“筛”之为“厮”，又小转也。书传曰养马者为厮，以所执之锣为洗，曰厮锣。军中以锣为洗，正如秦汉刁斗可以警夜，又可炊饭，取其便耳。

看来，通常讲的“也不洒泡尿照照自己”中的“洒”，还不如改成“筛”字痛快。

## 实

“实”，在湘乡话中作动词用时就是堵、填充的意思。

例如，湘乡人的家教中有这样一个规矩——吃饭不许讲话。吃饭的时候如果小孩子们讲话或哄笑，大人们就会用严厉的口气责问：“饭实口不住？”

我小时候也因为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而受到父亲严厉的训斥，至今记忆犹新。父亲的训斥，我不敢反驳，但当时我不服，我认为我那句话是应该说的。母亲知道我的心思，在父亲吃完饭后，轻声细语地同我做思想工作。意思是，父亲是为我好，吃饭的时候说话可能发生许多意外。母亲说：“吃饭讲话，要是鱼刺卡了喉咙呢？有些事大人必须讲，不讲，怕你们长大吃亏。”母亲还讲了两个有名有姓的故事。一个晚辈去见我外公，外公请他坐在自己身边的椅子上。那人一落座，就吊起了二郎腿。外公用手里长长的烟杆在他脚上敲了一下，说：“习不正不坐。”后来那人逢人便说大人要教育小孩，他就是因为家里没有人讲过，现在受到纯卿公的教育。另一个故事是说某家的祖母，带着孙子去吃人家的寿酒。孙子夹菜时筷子在碗里翻来翻去，同桌的一个人见孩子的祖母不管教，就把那碗菜倒在桌子上，对小孩说：“你选啰！”那祖母不好意思，饭也不吃，带着孙子走了。母亲讲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我领会到父亲训斥我的良苦用心。

“饭实口不住”的“实”，在湘乡话中作为动词经常使用。如：

担几担土，把这个坑实了。

今年下不得地<sup>[1]</sup>，禾还没收完（读“圆”），仓里就实满了。过去不开荒不行，要实肚子，总要多种点生芽（即农作物）。

“实”的这种用法来源于古籍。李斯《谏逐客书》：

必秦国之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駉騊不实外厩……

[1]下不得地：就是“了不得”的意思。

## 品味湘乡话

更早的文学作品《墨子·尚贤中》：

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

这句话里的第一个“实”是动词；后一个“实”则是形容词，是充足的意思，与虚空反义。这种作形容词的用法，湘乡话中也常有，如：“就吃饭？印肚子还拍实的。”

看来，这个“实”字的用法也由来甚远。

### 粟霰子

屋檐上悬挂的冰柱，湘乡话谓之“粟霰子”。

《楚辞·哀郢》：“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查《古汉语字典》：“霰，从雨散(xiàn)声。米雪。雨点下降遇冷结成的小冰粒。”

楚国被秦国打败的时候，屈原还在外流放。他深受亡国之苦，想像回头望见城郊的楸树，再想到国都已落入敌国之手，不禁眼泪似冰粒一样从脸上滚下来。

湘乡话对冰雪的称呼比较特别。鹅毛大雪谓之“枯雪”；毛雨落下来遇冷结冰的叫“构飞子”；绿豆大一颗的冰粒叫“雪籽子”，豌豆大一颗的谓之冰霰；水结冰叫“构起了”；打破的冰块叫“冰构子”或“凜构子”；下雨时天气变冷，屋檐上结成的冰柱叫“粟霰子”。

屈原将眼泪比喻成雪粒，也有人将月夜下的花朵比喻成雪粒的。唐代诗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中的“江流宛转绕芳甸，



月照花枝皆似霰”就是例证。

将月夜下的花枝喻为一片积雪，这比喻是很贴切的。而“粟穗子”是将冰柱比喻成粟穗，不仅形象生动，而且也藏着来年丰收的兆头。

湘乡话里还将“霰”借用为动词。如“霰南粉”。南粉的制作过程统称为“霰南粉”。红薯淀粉煮熟之后通过一个漏瓢式的设备，变成条形，落到清水池中冷却。这条形透明的粉的确很像冰柱。湘乡话将“霰”用在这个地方实在是个创造，将一个古语词用活了。

## 稿藉

形容家境一天比一天艰难，债务一天比一天重，湘乡话常用一句歇后语：“落雨天背稿藉——越背越重。”

“稿藉”是什么东西呢？《古代汉语字典》对“稿”有两种解释：①谷类的茎秆。②诗文、图画等的草底。在“稿藉”一词中，“稿”指的就是谷类的茎秆，如水稻的茎秆就是稻草。“藉”，字典上解释为“垫子”。王一民先生在《语言文字周报》上撰文阐释“藉”字的用法，首先就说“表垫子”，并说“如草藉”。这样说来，“落雨天背稿藉”就是落雨天背草垫子。为什么落雨天要背草垫子呢？因为穷人家没有雨具，只好权且将草垫子作为避雨工具，而草垫子吸水，自然越背越重，所以有了上面提到的那句歇后语。

因为“稿藉”不易弄懂，因此还有另一句歇后语：“落雨

天背湿杆子<sup>[1]</sup>——越背越重。”

## 雷贺倪汤与乌焦巴弓

“有茶清待客，无事好翻书”。一日，我在翻书的时候，竟发现湘乡有两句俗语出自《百家姓》，一句是“雷贺倪汤”，一句是“乌焦巴弓”。

湘乡谓菜煮不好为“雷贺倪汤”。“雷贺倪汤”肯定是“搯和盐汤”的谐音。搯几下、和几下，有盐而无油，味不佳也、色不鲜也、气不香也。

湘乡话谓食品烧过头了为“乌焦巴弓”。“乌”，烧黑之谓；“焦”，炭化之谓；“巴”，结块之谓；“弓”，弯形之谓。

《百家姓》把中国的姓氏四个一组（复姓则两个一组），合成四字韵文，使之押韵，便于诵读。湘乡话这两句，不仅利用谐音，而且充满文化韵味，这是群众对语言的创造。

这两个词组在湘乡话中的用法，常见于湘乡人口语。如：

昨天二嫂上街去了，留下大毛和二毛两个细伢子在屋里，中午，他们两兄弟的饭菜硬是搞得雷贺倪汤。

秀秀放两个红薯在灶里煨着。她不记得去哩，冇翻边。后来去看，烧得乌焦巴弓一样哩！

---

[1]湿杆子：没有干的稻草。

## 𦉳𦉳与粒粒

湘乡唤鸡呼“𦉳𦉳”，唤鸭呼“粒粒”。张亮采所著《中国风俗史》注：“𦉳，呼鸡重言之，从口口州声，读若祝。”“重言”就是重复地说。段注：“当云𦉳𦉳，呼鸡重言之也，浅人删之耳”。《夏小正》：‘正月鸡桴粥，粥也者’，故人效其声呼之。”《风俗通》曰：“呼鸡朱朱。𦉳与朱音相似，祝者，引致禽畜和顺之意。则祝当重谓𦉳𦉳，读若祝祝也。”《左传》：“州吁，谷梁作祝吁。”《博物志》：“祝鸡翁善养鸡，故呼祝祝。”“𦉳𦉳”究竟是效鸡之声，还是祝鸡翁善养鸡，以纪祝鸡翁，我看都不必在意。以食料引之，以“𦉳𦉳”声唤之，久而久之，条件反射，鸡闻𦉳𦉳之声，以为有食可餐，飞扑而来，不足为怪。

大画家王憨山先生的《将雏图》上面题了一首诗：

假尔丹青写性天，  
呼来啁啁满堂前。  
生平也有将雏志，  
得失鸡虫一概然。  
七十无闲悟是吾，  
春华秋月酒家沽。  
不辞日暮重抖擞，  
泼朱走墨呼小雏。

“呼来啁啁满堂前”，可理解为“啁啁”就是鸡，又因是鸡叫的声音，也可理解为啁啁地呼来，即唤鸡的声音。查《新华

# 品味湘乡话

字典》：“啣zhōu[啣啾]鸟叫的声音。”但“啣”与“粥”、“州”都是同声字。王憨山先生的“啣啣”，就是“粥粥”。

当然，从湘乡习惯来看，喂鸡的食，多是糠、剩饭、剁碎的菜叶加菜汤，若无吃剩的菜汤则用水拌和而成，鸡食为稠粥，是不是因此而呼“粥粥”呢？这也无从考证。

为什么呼鸭为“粒粒”呢？鸭子白天放在野外觅食，傍晚主人要喂一次谷子。我想，或许因为谷子是一粒一粒的，所以呼“粒粒”，意即喂“粒粒”了或“粒粒”来了。

值得提出的是，如果鸡鸭混养，喂食时呼“粥粥”，鸭子一样会摇摆着身体来抢食吃，看来呼什么是个习惯问题，只要有食喂它，呼“杀杀”也会来。

## 借个老师

壶天一带的人说借个东西，谓“借个老师”。谓“伊个老师啞是个老师”，意思是：这个东西不是个东西。为什么说东西是“老师”呢？其实是我们不知原委，壶天人其实说的是“劳什”。《红楼梦》第三回，贾宝玉要把戴在脖子上的通灵宝玉砸碎，说：“我也不要这劳什子！”第六十二回把唱戏也说成是“劳什子”。且看：

芳官道：“藕官、蕊官都不上去，单我在那里也不好。我也吃不惯那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才刚饿了，我已告诉了柳嫂子，先给我做一碗汤，盛半碗粳米饭来，我这里吃了完事。若在晚上吃酒，不许教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

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如今学了这劳什子，他们说怕坏了嗓子，这几年也没闻见。趁今儿我可是要开斋了。”宝玉道：“这个容易。”

因为音近的原因，我们就把“劳什”误为“老师”。壶天一带的人说“劳什”，只比“劳什子”少了一个“子”字。“劳什子”是北方方言，往往带有鄙视、讨厌的意思，等于湘乡话中的“僵壳”、“坯身子”。如事情不顺利，则说：“这个僵壳么解做法呢？”又例如不愿当生产队长，说：“我不搞咯个（读‘遮’）坯身子。”看来，壶天一带谓“劳什”，比“僵壳”、“坯身子”还有来历些。

## 巴是

湘乡话中的“巴是”就是特意、特地或专门的意思。“巴”不读尾巴的“巴”，而要读“bō”。

北方话表达特地、专门的意思时是说“巴巴儿”。《辞源》对“巴巴”的解释中有一条就是“特地、偏偏”。《红楼梦》和《金瓶梅词话》里都用了“巴巴儿”。如《红楼梦》中有：“凤姐一旁笑道：‘听了口味不算高贵，只是磨牙多了，巴巴的想这个吃了。’”《金瓶梅词话》里有：“巴巴儿寻那肥皂洗脸，怪不得你的脸洗得比人家的屁股还白。”

湘乡话的“巴是”是如何用的呢？我试举几例：

三叔，既日（今天）侄子巴是来，求傩家（你老人家）帮我去起几天屋。

# 品味湘乡话

四妹娵，我巴是晒蒂（一点）苦瓜皮放到深圳你姐那里去，哪个晓得你偷吃圆（完）了。

我这堂屋的粉刷，是我巴是到长沙买了两桶环保墙漆刷了三道（遍），不然有咯样好看？

在湘乡民歌中，“巴是”是人歌的。如一首赞词唱道：

特此来，巴是来，  
十二月梅花对雪开。  
四季青草发嫩荪，  
主人家里发大财。

## 多半

形容对某一事情不肯定，但有主观的估计与一定把握，湘乡话常用“多半”这个词。例如：

今年雨水太多，早稻插到田里有见过几个太阳，多半要减产！

这个时候，慢慢（姑妈）还有来，今天多半不得来了！

这孩子一放学回来就不欢喜，多半是在学校赚了老师的批评。

张亮采认为，自唐代开始，“多半”就常被文人使用。他列举了三个例子，即方干《送孙百篇游天台》：“更有仙花与灵鸟，恐君多半未知名”；林逋《小隐自题一》：“常怜古图画，多半写渔樵”；欧阳元功《西湖诗》：“小船多半载吴姬”。

“多半载吴姬”是在数字上的估计，虽没有定数，但认为一半有多。湘乡话里“多半”则不完全是表数，还用于表示对事

态发展趋向的估计，这是引申来的意思。湘乡一首山歌唱道：

郎唱山歌过山岗，  
妹妹听见不答腔。  
还是妹妹挨了爹娘骂？  
还是妹妹没有花衣裳？  
还是妹妹碰了难了事？  
还是妹妹想学堂？  
若是问的都不是，  
多半就是想歌郎！

## 来格哒

“来格哒”即来到了。

农村建土砖房，没有脚手架，砌匠师傅拿着砌刀踩在墙上，帮工在下面递砖递泥。师傅喊一声：“砖！”帮工即答腔：“砖来格哒！”紧接着一块砖就递上去了。墙砌得再高一点，帮工就将砖抛上去，砌匠师傅在墙上将砖接住。

“来格哒”是很普遍、很平常的一个词，难道也有来历？近翻沈括《梦溪笔谈》，里面写到《虞书》上说：“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祖考来格”就是“祖先来到”，“格”就是“到”的意思。湘乡话的“来格哒”，就是“来到哒”。

查《辞海》：“格：①来，至”；《尚书·舜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逸周书》：“思若不及，祸格无日”。想不到这个

# 品味湘乡话

“格”字还真可谓源远流长。

但有些“格”并非是“到”的意思。如“格眼”。所谓“格眼”就是摆资格，在湘乡话中是个贬义词。如：“这个人好大的格眼！”又如：“这个人格眼太重了！”“格眼重”就是装腔作势，讲条摆（对接待这也不满意，那也不满意），架子大，高人一等的样子。群众最不喜欢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词组叫“格路”。如一个人举止文明，有道德修养，做事有头有序有章法，就叫有“格路”。如：“这个青年还有点格路。”再如：“看他那格路就晓得，他不行。”

《论语》有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以道德规范人们的行为，以礼制来统一人们的行为，让大家懂得廉耻，并且风格高尚。湘乡话中常有“他有格”、“他有格”这样的说法。如：“你也想当村主任？你有这个格？”这个“格”大概就是条件、资格的意思。

还有一些“格”，如“呷（吃）格哒”、“气（去）格哒”中的“格”，是衬音字，无义。同刘海唱的“小刘海啊，在茅棚嗨，别了娘啊亲啊啰啍啍”里的“啊”、“啰”、“啍”一样，都无义，只是调子的需要，衬音，好唱好听而已。

## 姆妈

湘乡人称呼母亲为“姆妈”。我们国家各地方言对亲人的称谓很复杂，李庚钧等所著的《词汇趣谈》中说：

最有趣的要算对亲人的称呼了。“阿爹”这个词很多地方



## 第一部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都用，指称的内容并不一样。嘉兴的“阿爹”指父亲；苏州则指祖父，长了一辈；到了广东的博白却指外祖父，干脆连姓氏都不同了。“爹”和“爹爹”在许多地方都指父亲，而在湖北有的地方，“爹”指父亲，“爹爹”却指祖父。普通话里“妈”是对母亲的称呼，而在福州话里“妈”却是祖母。北方人到了那里，一定会弄得糊里糊涂，连辈分都分不清了。（《词汇趣谈》第93页）

湘乡人对亲人的称呼也同别的地方不完全一样。例如，湘乡人叫妈妈为“姆妈”。“姆”其实相当于“妈”字的声母“m”。因发音不标准，成了“姆”。

爸爸，湘乡叫“爷”或叫“爹爹”；

曾祖父叫“太公”；

曾祖母叫“太婆（读‘不’的第二声）”。《中华风俗史》：“负，老母之称”；《史记·高祖本纪》：“常从王媪、武负貰酒”；《汉书》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俗谓老大母为阿负”。颜师古又说：“刘向《列女传》云：魏曲沃负者，魏大夫如耳之母也”。古语谓老母为“负”耳。由此看来，“阿负”就是湘乡所说的“阿婆”，“婆”读“不”，与“负”音相近也。

祖父叫“家家”（读“嘎”）；

祖母叫“媪媪”（读若“嫜”）；

外祖父叫“外公”；

外祖母叫“外婆”；

妻子叫“堂客”（年纪大的叫“老娘”）；

丈夫叫“男人”（年纪大的叫“老倌子”）；

父亲的妹妹叫“嫚嫚”，母亲的妹妹叫“姨婆”；

父母的姐姐叫“舵婆”，也叫“舵舵”。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山”的“姥”读“母”。安徽方言称父亲的姐姐为“姥姥”，湘乡话中“舵舵”与“姥姥”音近，也许就是“姥姥”罢。

伯母叫“伯婆”；

## 品味湘乡话

婶母叫“婶婆”，  
舅妈叫“舅妈婆”，  
岳父叫“丈年公”，  
岳母娘叫“丈母娘”或“丈年婆”，  
儿媳妇叫“媳妇”，  
亲家母叫“亲（读四声）家母”，  
亲家就叫“亲（读四声）家”。

叔叔一般称“叔婆”、“叔爷”，但仁厚一带有叫叔叔为“买买”的，也许是“满满”。因“满”有小的意思，故以“满满”称。

## 大泡夥

湘乡壶天一带谓“多”为“大泡夥”，也称“泡拉”。如：  
明天端午了，剃了艾蒿冇？要是冇得，印屋里有大泡夥，去抱些来！

四妹婆，快回去讨个篮子来，这里有泡拉雁窝菌。

查《新华字典》，“大”的意义是“跟小相反”，“①占的空间较多，容量较多”；“②数量很多”；“③程度深，范围广”。这样看来，“大泡夥”中的“大”，有“多”的意思。

《新华字典》解释“泡”的时候是这样说的：“①鼓起而松软的东西”；“②虚而松软，不坚硬”；“③量词”。实际上意指体积大，占的空间多，也是多。

“夥”，《新华字典》也解释是“多”。

这样说来，“大泡夥”就是“多、多、多”，这是哪一个大学问家创造出来的词汇呢？不同的三个字，意义一样、同义反复而不呆板，何等妙哉！只是流传到现在，唯有那些山野村民才挂在嘴边，而且往往被一些所谓有文化的年轻人视为“土佬”。

《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在家当农民的时候，曾经和一起干活的同伴们许下诺言，如果哪一天富贵了，彼此不要忘记。当时大家笑他。他说：“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后来，他果然当了王。一个和他一起耕种的农民记起他说的“苟富贵，勿相忘”的话，跑去看他。门卫不但不让这个人进来，还把他捆绑起来。到陈胜出门时，这个农民直呼陈胜的名字。陈胜当即让他坐在自己的车上进宫。他看到宫殿宏伟，惊叹：“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意思是：多呀！陈胜当王有这么幽深的宫殿。司马迁说：“楚人谓‘多’为‘夥’。”陈胜的家乡是河南登封，不知道那里的人现在是不是还把“多”说作“夥”。以“夥”表示“多”，现在在湘乡也只有壶天一带的人才这样说了。

## 石灰路与青白眼

“石”读若“射”，“青”读“且”的轻声，“白”读“怕”。湘乡人谓白走了一趟为“走了一趟石灰路”。因为石灰是白色的，石灰路就是白路，“走了一趟石灰路”就是白走了一趟。

湘乡人谓无稽之谈、不可信的事为“青白眼”。凡“不可能”、“不可信”都可用“青白眼”代替。如：

## 品味湘乡话

甲：你家孩子考上清华啦？

乙：青白眼，他考得上清华，那全班学生都考上清华了！

又如：

甲：你昨天在湘乡街上中了五万元福利彩券奖？

乙：青白眼！哪个冇盐吃讲咸（闲）话，我湘乡街上都冇去，么夹（怎么）中奖法！

“青白眼”一词始于晋朝竹林七贤中的阮籍。据说，阮籍性情豪放，脾气古怪，他常常跑到荒野山中去长啸，发泄胸中的闷气。人们不理解他，背后议论他发癫。阮籍会用青白眼，意气相投的人来了他就用青眼，不喜欢的人来了他就用白眼。所以，至今还有“青睐”和“遭人白眼”这样的词。

《辞源》第3355页：

青白眼：眼睛青色，其旁为白色。正视则见青色，斜视则见白处。晋阮籍不拘礼教，能为青白眼。见凡俗之士，则以白眼对之。

阮籍的这种作法，初看起来好笑，细想，似乎觉得不大可能。一个人翻白眼并不舒服，而且也不能持续很久，因而人们认为阮籍“会用青白眼”是无稽之谈，是不可能的事。以后人们就把不可能的事叫“青白眼”。但这可能也只有湘乡如是说，因为至今还没有发现其它地方把“青白眼”作为无稽之谈的代用词用的。

## 调羹与和面羹

前一个“羹”读若“间”，第二个“羹”读音若“gō”。“调羹”在湘乡话里指的是小汤勺；“和面羹”，湘乡话里指面糊。

民国期间，由于对时局不满，我们那地方有人经常作些四六句子，贴在公屋或庙宇的墙上。小时候，父亲常背些神童诗和地方上的白贴之类的东西给我们听，而且要我们跟着他念。记得其中就有一首三句半，押了韵，琅琅上口，所以我至今还记得几句：

我是正直人，  
直话说一轮。  
民国来反正，  
不同！

庙里挂灯笼，  
佛堂办学堂。  
绅士来来往，  
时兴！

头上戴毛帽，  
身上穿皮袍，  
手支自由棍，  
学校！

# 品味湘乡话

来到学校里，  
风琴来弹起。  
弹到茶时候，  
酒渠！

酒在杨义忠，  
肉在曹树松。  
打发朱四哥，  
气（去）称！

肥肉不好吃，  
墨鱼熟捧提。  
调羹拖几拖，  
鲜味！

“调羹拖几拖”中的“调羹”是指瓷制的小汤勺。但“调羹”的“羹”在湘乡话中不读“gēng”，而读若“间”。

而“和面羹”的“羹”和“羹坨子”的“羹”，湘乡方言读若“gō”。因为这是食物，区别于餐具“调羹”的“羹”。这种区别在普通话里是找不到根据的。查《古汉语字典》：

《说文·鬲部》：“羹，五味禾羹也。从鬲从羔。”字形本像鬲（一种锅）中煮有羔羊，旁有热气上升。后变为从羊从美，表示美味。gēng ①用肉或菜调合五味做成的带汁的食物。肉羹，多用于祭祀或招待宾客。《左传·昭公二十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菜羹。《韩非子·五蠹》：“枲菜之食，藜藿之羹。”②泛指有汤汁较稠的食物。如莲子羹；银耳羹。

湘乡的“和面羹”是不是“五味禾羹”呢？我们不得而知。但“禾羹”与“和面羹”只差一字。“和面羹”的做法是将大米磨成粉，放油于锅中煎开，加水烧沸，放盐，再放入

米粉，用筷子在锅中搅和匀称，待熟后便可食。也可放菜汁，还有放菜的。我家河对门有位长辈，说话喜带“啰”。他说：“苋菜子啰，放到和面羹肚里（里面）啰，吃面得样啰！”我们小时觉得好笑，把这几句话做歌唱。

周立波的小说《山乡巨变》是以他家乡益阳为背景的，里面有一些益阳的民俗与方言。小说里面有个农民叫“亭面糊”。“面糊”是他的绰号，是说这个人没有鲜明的态度或者讲话含糊糊。湘乡话形容这样的人是“面面糊糊”。益阳与湘乡相距不远，有些方言是相通的。“面糊”就是“和面羹”，只是说法不一样罢了。

“羹坨子”的做法要比“和面羹”复杂得多。做时先将清水放在锅里烧开，放入米粉，同时用筷子搅拌，因为和得稠，所以和到一定程度就要用铲子翻拌，熟后铲入盆中。搓坨坨时，先将手洗干净，另置一盆凉水在旁，手在水里按一下，将粉团放在手里搓成圆状，若要放馅，则放馅后搓成圆状，然后放入放了油盐的汤中煮沸，待羹坨坨浮起来后即可食用。湘乡有个传统习惯——夏至吃羹。谚语曰：“夏至吃餐羹，石头踩条坑。”谓夏至吃羹，大补身体。

## 早茶

广东人喝早茶其实就是吃早餐。一九九三年我去深圳，深圳司法局的老周说：“明天请你喝早茶。”我心里想，早晨怎么喝茶呢？到第二天早晨我就知道了，原来就是吃早餐。小笼包、

## 品味湘乡话

蒸饺、面条都是早茶的内容。我们湘乡有“早茶”。那“早茶”是什么呢？查《辞源》《辞海》都没有解释。早茶其实就是糖果、糕点，并非是干茶叶。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亲戚之间拜年所送的礼品一般就是几个“早茶壳子”（也叫“早茶封子”）。“早茶壳子”是用草纸折成的梯形盒子，上面放一条红纸，表示吉庆。早茶壳子里面有放红枣的，有放柿饼的，有放荔枝的，有放桔饼的，还有放小花片的。送得热闹的，送一个装有桔饼的早茶壳子，一个片糖封子；送得更热闹的，就加一块猪肉；最热闹的就再加一坛米酒。

贺显增同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讲述他公公贺南纲先生与毛主席的师生之情。毛主席在东山学校读书的时候，有次要回韶山冲去，贺先生怕他在路上挨饿，塞给他一个早茶壳子，要他带在路上吃。那早茶是什么东西，我们无从知晓。但按照我们湘乡的风俗，应该就是桔饼、荔枝之类的东西。

读著名红学家吴世昌先生的《文史杂谈·中国饮食史料丛谈》，文中谈到吃茶，也讲到茶食。他说：

明以后恢复喝清茶，但江南仍称吃茶，广东则用雅言“饮茶”。南方称糕饼之类为“茶食”或“点心”，似乎与宋明吃甜茶的旧习有关。我想“茶食”原意是放在茶中一起吃的食品，后脱离了茶，但仍保存旧名。

“茶食”当然就是“早茶”，区别于开水泡的茶。是不是过去走亲访友时，拿点礼品以换主人的茶吃？若如此，则当写成“换茶”。既然找不到它的出处，也许是明以后喝清茶时湘乡人的独创叫法吧。



## 流矢

“流矢”在湘乡话中是“快”的意思。例如：

伢婆，你三叔病了，要送医院，你流矢去（读“气”）帮个忙！

队长，我刚才在大山塘过身，发现塘涵穿了，就流矢用泥巴把它塞住了。我要是不塞，总怕流嘎半塘水哩。

“流矢”的本义应该是飞箭。《辞海》952页：“流矢，没有目标的乱箭、飞箭；司马相如《喻巴蜀檄》：‘触白刃，冒流矢’。”《辞源》1287页：“流矢，无端飞来的乱箭。《礼·檀弓上》：‘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史记》载：“高祖击（英）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

在古籍中，流矢就是没有目标的飞箭。司马相如《喻巴蜀檄》中的“触白刃，冒流矢”和《史记》“为流矢所中”所说的“流矢”，都是这个意思。至于《礼记·檀弓上》“圉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里的这个“流矢”则应是流矢的箭头，只是判断这个箭头是流矢上的。

湘乡话的“流矢”意为像飞箭一样快，含比喻义。箭出弓弦飞得很快。“流矢去”就是像飞箭一样去。“流矢用泥巴塞住塘涵”就是用泥巴塞塘涵的动作迅速得像飞箭一样快。

《艳镜》中有“流水”一词，也是形容动作快的。“取一包银子，恰为六两，称为两处，流水取出一包。”虽然“流矢”和“流水”都有一个“流”字，“矢”与“水”音近，但“矢”用

得更好。

## 莽榛杆

湘乡有一首儿歌，反映后娘对子女的严酷与刻薄。歌词是这样的：

蝉（读“悬”）<sup>[1]</sup>凉子叫，叫声长，  
有娘崽婆好凄凉。  
前头娘打的莽榛杆，  
后头娘打的铁夹钳；  
前头娘杀鸡留鸡腿，  
后头娘杀鸡留鸡肠。  
鸡肠挂在槐树上，  
抱哒槐树哭亲娘。

前头娘打的“莽榛杆”是什么呢？小时候，我以为是芒种杆，但发现没有什么叫芒种杆的。后来读柳宗元的《始得西山宴游记》，才知道“芒种杆”其实就是“莽榛杆”。

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寄情山水，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迢迢而行，慢慢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谿，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坐在法华寺西亭远观西山，觉得其山“怪特”，遂命仆人，过

[1]蝉梁子：即蝉。丁惟汾《方言音释》注楚读“蝉”为“寰”音，故去楚曰。蝉，楚别有异义。湘乡话读“悬”，与“寰”音近。

湘江（潇水），缘染溪，斫榛莽，焚茅筏，穷山高而止。“斫榛莽”的“榛”是什么呢？书上解释为“丛生的草木”。《古汉语字典》在解释“藜”字时，有“藜”同“榛”、“荆棘丛”之说。因此，我认为“榛莽”就是“莽榛”。“榛莽”是一种植物，形同芦苇，可长七八尺高。其茎柔软，秋天有絮状之芦花；其叶修长，锋利无比。湘乡人将其植于屋四周的壕基之上，代替围墙，并谓之“榛芒”。

所谓“莽榛杆”即榛莽杆。榛莽杆虽有小指粗，但比较柔软，打在身上并不痛。所以儿歌中用“莽榛杆”与“铁夹钳”来对比亲娘与后娘的心肠。亲娘怕打痛儿子，用莽榛杆打，是假打；后娘是恨之入骨，用铁夹钳打，是真打。

榛莽是多年生植物，冬天其叶枯萎变黄，农民将其砍下作燃料。到了春天，长出新苗，一片茂盛。榛莽的繁殖比较容易，开春前将其茺子移植新地，几年后便可长出一大片来。

湘乡还有一首山歌提到榛莽：

妹扯猪草要小心，  
榛莽叶子胜过针。  
若是叶子刺妹手，  
妹痛皮来哥痛心。

## 娥眉豆

“娥眉豆”又谓扁豆，形如弯月。弯月叫娥眉月。冯延巳《清平乐》有“黄昏独倚朱栏，西南新月眉弯”一句，娥眉即

## 品味湘乡话

指美女的眉毛。温庭筠《菩萨蛮》：“懒起画娥眉，弄妆梳洗迟。”这些足可说明像娥眉月的豆叫娥眉豆。过去，湘乡民间有一首歌谣描述月亮在不同日子升空的形状以及月亮出来的时间：

初一一线。

初二一片。

初三、初四娥眉月。

十七、十八捋鸡杀鸭<sup>[1]</sup>。

十九、二十打牛搽滌。

二十二、三月出半夜间。

二十四、五月出五鼓<sup>[2]</sup>。

这个歌谣告诉人们以月断时。其中蕴含的常识也可以有助于公安机关侦查案子时确定罪犯的作案时间。

“娥眉豆”在《农村常用难字》以及《辞源》中是找不到的。大概就是豇豆吧。只是如果到湘乡说要吃豇豆，肯定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豆，但如果说要吃娥眉豆，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娥眉豆夏秋两季都有，冬天就是没有新鲜的，也有坛子里腌制的。用腌制的娥眉豆炒肉，味道极佳。蒋建国同志在湘潭任市长时曾说，湘乡那地方的文化涵养硬高一些，连一条防洪堤都叫“梅花围垦”。这“娥眉豆”也算一个例子吧。

---

[1] 捋鸡杀鸭：即料理鸡鸭。此句意思是说天黑以后各杀鸡鸭一只，捋了毛，处理停当，月亮就出来了。

[2] 五鼓：古时把一夜分成五等份，两小时一等份。五鼓也就是快天亮了。

## 气不气

湘乡方言中的“去”读“气”。书面上写的是“你去不去”，而方言口语是：“你气不气”。这叫文白异读。

把“去”读成“气”，并非湘乡独有，北京话亦是如此。电视剧《大宅门》里白景奇就这样说过。

另外，在京剧台词中也常出现这种情况。如《法门寺》：“什么鸡毛子喊叫的？瞧瞧客！”“瞧瞧客”不是去瞧瞧客人，这个“客”是趋向动词“去”。“去”读“客”是典型的长沙话。长沙人总是满嘴“客”来“客”去的，而湘乡人是满嘴的“气”来“气”去的。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播京剧《四郎探母》，铁镜公主的台词“咱这一猜呀，管保猜到你心眼儿去”里的这个“去”也读成“气”，而不是读“客”，同湘乡话的读法一样。

湘乡有山歌这样唱：

我去（读“气”）山中打柴火，  
妹在河边洗罗裳。  
九转十弯看不见，  
送个山歌去（读“气”）河边。  
目光不连声音连。

还有一首：

山风吹红枫叶树，  
山风吹开大板栗。  
我要上山检栗子，

## 品味湘乡话

试问妹妹去(读“气”)不去(读“气”)?

妹妹摆手叫我莫开口，

转过身来捡斗笠。

一路飞脚上山去(读“气”)。

这最后一个“去”如果不读“气”，还不押韵。只有读“气”，才能与“栗”、“笠”同一个韵母“i”。

### 扯麻痧

湘乡方言的“扯麻痧”就是指吵架。如：“张家与李家正扯麻痧，好久不讲话了。”扯麻痧本来是人们对痧痹者进行救治的一种传统办法。痧痹是指“风邪外袭，湿热留滞经络，或风寒湿邪人体久郁化热而致者”，又名热痹。热痹者晕倒后，救治者将冷水拍在患者颈部喉结并左右、鼻梁及背部，右手食指和中指弯曲，夹住患者的皮肤反复拔扯，重患者拔扯两三下即见皮肤红紫，但愈是这种情况，这种救治方法就愈见效。

湘乡人把吵架也说成“扯皮”。实际上“扯麻痧”和“扯皮”是一回事，两者互为注脚。人们吵架其实是长期积累在心中的一些结阕突然爆发，这同痧痹的发病机理一样。“风邪外袭，湿热留滞经络”，通过扯麻痧，使这些湿热外露，因此扯过麻痧的人皮肤上会留下红一块紫一块的斑痕。吵架的人也一样，吵了架心里不舒服，脸上也不好看。但如果各自礼让一步，互相了解对方的意见，也许会找到解决办法，从而和好如初。

外国人对我们这种救助办法不理解，认为我们是虐待人，

电影《刮痧》，讲一位侨居美国的中国人为自己的小孩刮痧，受到了美国法律的干预。其实，“扯刮痧”同西方传过来的外科手术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开膛破肚都要搞，扯几下皮，病就好了，何乐而不为呢？

## 泡皮

“泡皮”即灯笼。湘乡过去只称灯笼为“泡皮”，可能是与忌讳有关。传说湘乡曾出过一条恶龙，把县城变成一片汪洋。观音菩萨显圣，将恶龙制服，用一神链将恶龙锁在一井中。人们为感谢菩萨，在锁龙处建云门寺<sup>[1]</sup>，塑观音菩萨像。菩萨所立的莲台即在井口之上。可能是人们对恶龙心有余悸，谈龙色变，不敢称“龙”，连读音相近的字也要避讳，故灯笼就叫“泡皮”，“出龙”叫“出溜子”，“垅里”谓“溜里”，韶峰上有个“文家溜”，应该也可以叫文家垅。

湘乡山歌有：

送郎送到天井边，  
天井两边挂泡皮。  
莫学泡皮千只眼，  
要学蜡烛一条心，  
黄土盖面不断情。

[1]云门寺：座落在湘乡市东风路，建于宋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寺内塑有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汉白玉十八罗汉像，名驰中外。

# 品味湘乡话

在湘乡人口语中常有用“泡皮”作比喻的。如：

三妹婆，快点莫哭哩，保重自己要紧。看喽！恁（读若“内”）眼睛肿起泡皮一样哩！

四老倌就爱吹，讲起夜壶泡皮大！

查遍辞书，无“泡皮”一词，不知道何处方言尚有“泡皮”之谓否。

## 雾罩子

湘乡民歌中有一首讲到“雾罩子”。

隔河看妹看不清，  
雾罩子大了气死人。  
投个石头试深浅，  
打个山歌试妹心，  
对河是不是我情人？

雾，可称“雾霭”、“雾气”。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暮霭沉沉楚天阔”中的“暮霭”，《古汉语常用字典》解释为“云雾密集的样子”。说白了，“暮霭”就是傍晚时的雾气。

那么，“雾罩子”又是什么呢？我们先来了解“罩”字的含义。《新华字典》对“罩”字有五种解释。一是覆盖物体的东西：口罩、灯罩子；二是扣盖，覆盖：把菜罩起来；三是穿在其它衣服外面的单衣：外罩、罩衣；四是养鸡用的竹笼子；五是捕鱼用的竹器，圆筒形、无顶无底，下略大，上略小。这五种解释除第五种是指一种捕鱼的器具外，其它四种都有覆盖



的意思。《现代汉语词典》里有“笼罩”一词，解释为“象笼子似地罩在上面”，并举例：“朦胧的晨雾笼罩在湖面上。”

以上说明，湘乡方言中的“雾罩子”一词，虽然说的是雾，是名词，但含有一个比喻义在内——雾象一个罩子一样。这个象罩子一样的雾就叫“雾罩子”。

《陶澍日记》就曾记载：

晨雾，舟人呼为“罩子”，已刻开行。

在四川的交键县舟子称雾为“罩子”，而陶公安化人，以此为奇而记，是不是湘乡话中的“雾罩子”出自四川呢？

还有一个人称雾为“雾绡”的，那就是曹植。他在《洛神赋》中写道：“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微幽兰之芳蔼兮，步踟蹰于山隅。”“裾”是裙边，“曳”是牵引。由于裾拖地，走路时用手提起来，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如雾霭一样的轻盈姿态。雾是动态的，不时在空中飘动，悠哉游哉，而且雾又是白色的，穿着这样的罗裙，显得非常华贵。

“绡”是一种丝织品。曹植是用“雾”形容绡的，所以谓“雾绡”。湘乡方言中“雾罩”的“罩”是来形容雾的，像罩子一样的雾，就叫“雾罩子”。“雾绡”也好，“雾罩子”也好，都是名词，又都含有比喻。这足以证明汉语词汇具有形象化的特点。

## 摔与撒哒

湘乡方言中的“摔（读‘摔’）”，是一个先将拳头握紧，然

## 品味湘乡话

后将手臂弯曲后缩，再用力伸直击中物体的动作，即所谓“摔打几拳”的“摔”。另有“摔冷拳子”之说。人多混乱之际，趁人不备，用拳头打人。被打者弄不清谁打的，往往会说：“挨了冷拳子了。”

《新华字典》有“摔”字，但不是读“摔”，而读“昨”。是“揪”的意思。如：“摔他的头发”。《古汉语字典》：

“摔”，从手卒声。ZUÓ①揪住头发。《战国策·楚策》：“吾将深入吴军，若扑一人，若摔一人。”《汉书·金日磾传》：“摔胡投何罗殿下，得擒缚之”。②拔，拔出。宋王禹偁《种菜两下》：“废畦添粪壤，胼手摔荒芜”。③抵触，撞击。《国语·晋语》：“戎、夏交摔”。

在上述辞书中“摔”并无打人的意思。但张亮采在所著的《中国风俗史》中说：

摔，《左传》：“摔而出之”。吾萍语谓打人曰“摔”。而苏州谓以手执人曰“摔”。

可见“摔”字在各个方言区内有各自的用法。

《说文》：“摔，持头发也，从手卒声，昨没切。”是不是湘乡话读错了呢？我认为不一定。《说文》对“碎”字是注的“从石卒声”，同湘乡“摔”字的发音相近，也许古时候就有这样读的。但不论怎么说，张亮采将湘乡方言里的“摔”收入浑朴时期的语言，也算个古董了吧！

湘乡方言中还有“撒哒”一词。“撒哒”就是拦腰抱着。湘乡话里也说“一个王桶箍抱哒”。“王桶”就是大木桶，农家用来储备粮食等物。由于大，所以称王，但不叫“桶王”，而叫“王桶”。王桶上有两道竹蔑箍，使桶不散。“撒哒”由于是拦腰抱着，所以像王桶的箍一样。

“撒哒”的使用频率以棋梓、壶天一带为最高。如：“不要撒哒我！”又如“他从后面来，我不晓得信，就被他撒哒动不得”等等。有趣的是，藏语中的妻子也叫“撒哒”。

## 玛瑙果与土巴坨

“玛瑙果”在湘乡方言中既不是一种植物的果实，也不是指矿物中的玛瑙，而是指普通的石子儿。例如有人说：

巴勒斯坦的人真可怜，人家的武器是坦克大炮，他们的武器就是几坨玛瑙果，么果<sup>[1]</sup>打得人家赢？！

几个细伢子在塘边上打玛瑙果，打了半天了，把塘都实了！

我正在园里讨菜<sup>[2]</sup>，不晓得哪个无聊的一个玛瑙果打哒我的背胸，痛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玛瑙果”三个字的读音基本同普通话差不多，但“瑙”读第四声，“果”同“古”字的音相近。

“土巴坨”实际上是指粘泥结成的小土块。有时稻田里的泥巴被耕作的人带上了路，晒干或风干后形成小土坯。或者是下雨天，路上的泥巴被行人踩成粘泥，天晴后形成一块块土坯，所谓“落雨一窟糟，天晴一把刀”，“一窟糟”就变成许多“土巴坨”。“土巴坨”往往成为小孩子们投掷的物体，它体积虽大，但重量轻，即使打在人身上也不很痛，因此在发生争吵时，投掷者往往强调打的是土巴坨，而被挨的人则指控打的是玛瑙果。

---

[1]么果：怎么。

[2]讨菜：摘菜。

# 品味湘乡话

最近听到一个说法，把作田、当农民说成是“耍土巴坨”。一个农民说：“我们乡里耍土巴坨的，跟你们这些在城里做生意的人比不得。”这是“土巴坨”的新用法。

## 鸡睺蛇

“睺”读“齐”。“鸡睺蛇的样”是湘乡方言中常用的一个比喻句。如果有人一副东寻西找的样子，人家便会问：“你丢了什么了？鸡睺蛇的样！”“鸡睺蛇的样”就是鸡瞧蛇一样。“睺”就是瞧、看的意思。鸡瞧蛇时是左眼看一下，右眼看一下，头要大幅度摆动，一派东张西望的样子。

湘乡话中还有“近睺子”的说，这是对近视眼的一种俗称。旧社会大多数人比较贫穷，有了近视眼买不起眼镜，视物要近前，人们便称之为“近睺子”。

同时，湘乡人把“睺”作为“瞧”普遍使用。如一个农民说：“我想买一副淤桶<sup>[1]</sup>系<sup>[2]</sup>，在石柱塘场上<sup>[3]</sup>睺了半天，冇看见有买。”还有一段对话：

甲：你为什么睺哒我？

乙：你为什么睺哒我哩？

---

[1]淤桶：便桶。湘乡人称小便为“小淤”。

[2]系：竹制品，读“企”，安在便桶的耳子上，便于担、挑。

[3]石柱塘场上：石柱塘，月山镇地名；场上即集上，一马路市场。

## 第一部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甲：我哪里睬哒你？

乙：那你又怎么晓得我睬哒你？

查《词源》：“睬，从目祭声。Qí 视，察。南朝宋颜延之《赠王太常》‘聆龙睬九渊，闻风窥丹穴’。”看来，湘乡方言中这个“睬”字也是有来历的。

### 蚰蟥泡啦

“蚰蟥泡啦”在湘乡方言里是“脏”的意思。“蚰”即指虫蚁。毛主席词《满江红》有“蚰蟥撼树谈何易”句。“蟥”，《绍兴方言》谓“似八脚而小的昆虫”。“这种蟥在墙上做孵卵的白色薄膜”。“泡啦”，即多，很多的意思。

说起“蚰蟥泡啦”，我就想起一位老领导讲的“湘乡话值钱”的故事。有一年，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访问。中央指令这位老领导任团长。外交部一位官员随团兼任翻译。在飞机上，他和这位外交官聊天。他说：“有一个词，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语言，你能不能为我识别一下？”这位外交官谦虚地说：“您说出来，看我能不能弄清楚。”他说：“蚰蟥泡啦。”外交官想了想，要他重说一遍，他又重说一遍。外交官又沉凝再三，飞机很快就要到平壤了。外交官说：“团长，我今晚再想想，看明天早餐时能不能告诉您。”到第二天早餐时，外交官说，这个词好象是法语，“民主”的意思，问是不是。这位老领导说：“这是湘乡话。”他说湘乡话值钱就是这句话。接着，他就将湘乡话值钱的笑话说了出来。

## 品味湘乡话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到各地去巡视。有一天到了一个知府衙门，满脸不高兴。这个知府就急了，连忙到总督的随行人员中去打听总督为何不高兴。其中一位就快行几步去问总督，总督没好气地说：“蚍蜉泡啦！”巡抚不懂“蚍蜉泡啦”是什么意思，又向这位幕僚打听。这人诡秘一笑说：“这就要师傅钱了！”夜间，知府送去两百两银子，求其赐教。这位幕僚便告诉他，总督说他的衙门不干净，没有打扫。第二年，曾国藩又去这个地方，一看到处打扫得干干净净，脸上就露出了难得的笑容。知府见总督大人高兴，便对下属说：“两百两银子值得！”

“蚍蜉泡啦”为何是不干净呢？辞书翻遍也找不到对这一句话的解释。查《康熙字典》：“蚍蜉，大蚁。蜉，蜉子虫，名蜉也。”“泡啦”者，多也。今壶天人言“多”为“泡啦”。

## 叫鸡子打水

“叫鸡子打水”，湘乡话指的是公鸡赶雄或公鸡交尾。

曾少达先生是我中学时期的老师，一直在湘乡第一中学任教并研究方言。我在湘乡工作时，有一天晚上曾老师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里来，问我“叫鸡子打得水哩”是什么意思。我告诉曾老师，就是叫鸡子能交尾了。他叹道：“难怪啊！难怪啊！”我问是怎么回事，曾老师便将原委告诉了我。

曾老师住的那套公寓是湘乡一中的教师楼。他住在一楼。房子座北朝南，但南边是一面围墙。一楼几户人家便将楼与墙

之间的一点空地作为院子。曾老师的邻居还在院子里养了几只鸡。那天上午，曾老师坐在躺椅上看书，隔壁师母告诉儿媳妇说：“叫鸡子崽耍打得水哩！”曾老师感到奇怪，便不由自主地答了腔：“叫鸡子怎么打得水啰？”隔壁婆媳俩一下子就不做声了，院子里突然寂静得可怕。曾老师只好主动打破这种沉寂，又补问一句：“邻居师母，叫鸡子怎么能打水呢？”只听那师母嘟了一声“莫齿<sup>[1]</sup>他”，就把门关了。

听了曾老师的故事，我忍不住笑起来了。曾老师说：“难怪他们不理我，还以为我是明知故问，有什么别的意思。‘打水’就是交尾，我们高上<sup>[2]</sup>没有这个说法。”

交尾也谓之“赶雄”。最近翻《何典》，有“打雄”一词。说：“若论那些膏粱子弟，大半只晓得吃食、打雄、屙屎、困”。“打雄”一词的注释是“禽鸟交尾”。“打雄”与“打水”只一字之差，但方言的区别就体现在这一字之差上。

## 憨皮

湘乡方言中称做事不性急的人为“憨皮”。如：

这个师傅真是个憨皮，请他织担筲箕，半四半年了还有动手。

“憨”也单独用。常常听到父母责怪子女做事太慢为“憨”。

[1]莫齿他：不理他。古语有“何足挂齿”，湘乡方言有“不被人齿”。

[2]高上：即涟水上游。曾少达，涟源人。涟源地处涟水上游。

## 品味湘乡话

如：

你这个血坨<sup>[1]</sup>，咯样憨发去（读“气”），长大么得饭进口？

这话就是说：你做事这样慢，将来怎么会有饭吃。查《新华字典》：憨 hān ①傻，痴呆；②朴实，天真。这说明“憨”在现代只有这两个意义。查《古汉语字典》，“憨”一是形容女子天真可爱，二是粗大的意思。再查《辞源》，有“憨皮”一词：“憨皮，顽皮。《红楼梦》第三十回：‘他们是憨皮惯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痒痒’。”《红楼梦》这段话是宝玉的丫环袭人说的。宝玉在雨中回到怡红院，门却关了。屋里袭人和宝官、玉官在说说笑笑，待到听到宝玉的叫门声急忙去开门时，宝玉已被雨淋得落汤鸡一样了。宝玉有了火，一进门就踢了一脚，正踢到袭人的肋上。宝玉见踢了袭人，忙说不是有意的。袭人便说：

谁说是安心的呢？素日开门关门都是小丫头们的事，他们憨皮惯了的，早已恨的人牙痒痒，他们也没个怕惧儿。你当是他们，踢一下子，唬唬他们也好些。才刚是我淘气，不叫开门的。

“憨皮”是不是顽皮呢？如果按湘乡方言的用法，“憨皮”应该是懒散、不性急、动作迟钝的意思。《红楼梦》中袭人埋怨小丫头们“憨皮惯了的”，应该是说他们懒散惯了，而不能说是顽皮惯了。

---

[1]血坨：是长辈对晚辈的昵称，也包含责备的意思。



## 灶起弓来行

闽语歌《爱拼才会赢》的歌词是：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  
一时落魄不免胆寒。  
那通失去希望，  
每日醉茫茫，  
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  
人生可比海上的波浪，  
有时起，有时落；  
好运，歹运。  
总嘛要照起工来行。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爱拼才会赢。

这首歌中好几个词句是湘乡的方言俗语，如“亲像”。在湘乡话里，“亲像”就是特别相像的意思。如：“你看！她亲象彭丽媛！”还有一句就是“照起工来行”。从字面上来分析，“照”是比照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学着”。学着什么呢？学着“工”。“工”是什么呢？工人？工程师？应该都不是。根据全歌的意思，这个“工”字应该是“弓”。弓是弯的，“照起弓来行”就是像弓一样弯起背走路，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歌词鼓励人们在“背时<sup>[1]</sup>”的

[1]背时：倒霉。

时候，不要灰心丧气、不要勾头搵脑，而要挺起胸膛，阔步前进。这样的解释应该比较合理。

但有一个字还值得探讨，那就是“照”字，如果用正宗的湘乡话说应该是“灶”。农村的柴火灶都是弧形的，特别是灶门，是砖拱起来的。所以“灶”字常常是名词作动词用。如“不要灶起猫公一样啦！”又如：“你灶到这大门口，人家么夹过身<sup>[1]</sup>！”再如：“你又不好好<sup>[2]</sup>，咯样灶起！”这样看来，只有用“灶”字才解释得通，意即像灶一样弯起。歌碟上应该将“照”改成“灶”，“工”改成“弓”。

## 万难爷与万难嫖嫖

《清宫隐私》中讲一个小太监被慈禧太后派往光绪皇帝身边当密探。起初，这个太监不论大小事情一律向慈禧报告，害得光绪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觉得光绪忧国忧民，实行新政也是救国之策，就有了恻隐之心。书中有一段话是这个太监的内心自白：

可知皇上忧劳宵肝、日理万机，并不比赏玩花鸟容易，何况还要受夹板气。这个万岁爷实在是万难爷。

这个“万难爷”是说光绪面前有万个困难，日子并不好过。

---

[1]过身：过路。

[2]晒哒：睡着。

湘乡方言中没有“万难爷”的说法，但有“万难嫲嫲”。意义也与《清宫隐私》中的“万难爷”大相径庭。

所谓“嫲嫲”就是祖母。在湘乡方言中公公叫“家家（读‘嘎’）”，祖母叫“嫲嫲（读若‘练’）”。“万难嫲嫲”则是说祖母刁，这也要不得，那也不满意。后人对祖母的这种作风不满，就会说：“硬是个（读若‘遮’）万难嫲嫲婆！”

“万难嫲嫲”独指祖母。如果指别的人，则在“万难嫲嫲”后面加上“一样”。如：“这个老师硬是万难嫲嫲一样，一页纸卷咯角哩都不行。”还有警告式的句子，如：“你不要万难嫲嫲一样啊，搞发我的神气来哩，摔你几下！”

## 面糊

周立波先生的小说《山乡巨变》中，有一个农民叫亭面糊。“面糊”就是糊里糊涂的意思。我在前面曾谈到湘乡话中的“和面羹”，实际上，“糊面”就是“和面”，同“面糊”意思一样，只是排列顺序不同而已。

张南庄的《何典》用的是吴方言。第五回《刘莽贼使尽老婆钱，形容鬼领回开口货》载：

牵钻鬼只得进去拿饭来做，怎奈得是老米饭捏杀不成团的，只得舂了一面糊盆硬米糝出来赔他，叫化子道：“我不是吃硬米糝人！须要还我原物来。”

“面糊盆”一条的注释即“糊涂虫”。与湘乡的“面糊”一个意思。

# 品味湘乡话

湘乡方言表示“糊涂”的词汇中，还包括“面面糊糊”。如：  
这个人每天面面糊糊的，天南地北都分不清，还靠他做事？

另外就是“装面糊”。意思就是伪装糊涂。某人申述自己对某一事不清楚时，有人认为不是这样，便可能说：“你不要装面糊了，你不清楚，哪个清楚？”

湘乡方言中还有一个“迷迷糊糊”，那是指因身体的原因一时头脑不清醒。如：

半夜里，我睡得迷迷糊糊，大哥把我叫醒。我本来就喝不得酒，硬要我喝。又是瓶二五钻<sup>[1]</sup>，刚三杯就醉得我迷迷糊糊了。

所以，“面面糊糊”与“迷迷糊糊”这两个词是不混用的。“面”读“miàn”，“迷”读“mí”，清楚得很。

## 脚路

湘乡方言中有“脚路”一词。“脚路”即门路。如：

我想到银行里贷十万块钱，做一下冻肉生意看看，就是冇得脚路。

冇脚路的四通八达，冇得脚路的出门黑了天！

脚路，就是借助熟人、朋友、亲戚的帮助、引荐、推介，使欲办事者如愿以偿。这种现象是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要法制化、制度化。

《何典》中多次出现“脚路”一词。第八回《鬼谷子先生

---

[1]二五钻：一种只要2.5元一斤的劣质酒，这种酒喝了头痛。

白日升天，畔房小姐黑夜打鬼》中有：

正想走路，只听得“呀”的一声响，两扇真宝门大开，跑出一个腰细肩胛阔的精胖后生来，看见活死人立在门口，便喝问道：“你是什么野鬼？莫不是倒麦栖贼，在此看脚路？”

《何典》是一部方言小说。潘慎在校注后记中说，一般方言小说大多只采择一个地域的语言，《何典》却使用了吴语区各地的方言俚语，所以刘复先生的注中常有“在江阴、太仓……有这种说法”的话。看来，湘乡话里的“脚路”是江浙一带传过来的，只是用的是引申义。

## 一扑尿

湘乡有句歇后语：“上床拉咯扑尿——不得咯夜天光。”意思是刚上床就尿湿了，一个晚上都会睡不好。人们常用这句俗话指一旦办事开局不利，要想办成这件事，以后不知会有多难。

“拉屎”、“拉尿”的“拉”，普通话读“lā”，湘乡话也是这样读的。但在下列情况里，湘乡话要读“nà”，如小孩尿湿了床，则叫“拉（读‘纳’）湿铺了”。湘乡的金薮、仁厚一带靠近宁乡，把弄丢了东西叫“拉失了”。如外出旅游，下车的时候，带队的会提醒大家：“带上行李，不要拉失了东西！”这同湘乡大多数地方的“拉（纳）湿裤了”的“拉湿”同音。有一个同志是金薮那边的人，有次在招待所开会，因天热把一条棉毛裤脱了下来，放在他坐的椅子上。散会的时候，他忘了拿，记起来后去找时已不见了。在回家路上遇到熟人他就说：“我

## 品味湘乡话

今天在招待所拉失条裤。”人家以为他小便失禁，把裤子拉湿了，有的说快去换条干裤，湿了要不得；有的说，四十几岁就咯样亏，要吃点补药。其实是丢失了一条裤子，并不是尿湿了裤子。

还有一个“咯”字。《新华字典》里“咯”字有三个读音：“gē、kǎ、lō”。但“在上床拉咯扑尿”这一句中，“咯”要读“gā”，是表示语气的助词，表示行为已经成为事实。如有人问：“你吃饭了没有？”回答“吃咯哩”，表示已经吃过。在“不得咯夜天光”一句中，则应该读“gē”，意思是“这一夜”，成了指示代词。

再就是“扑”字。“上床就拉咯扑尿”中的“扑”是量词，读“不”的第二声。北方一般说“泡”，《西游记》里也是说“泡”，第七回说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手板里翻了一个筋斗，看见五根柱子，以为到了天尽头，撒了一泡猴尿想作个纪念，结果那泡尿厕在如来佛的手指上。但湘乡话很少说“泡”，一般说“扑”。“一扑尿”、“一扑屎”、“一扑痰”、“一扑眼泪”、“一扑鼻涕”……

吴方言大概也说“扑”。《何典》第九回《贪城隍激反大头鬼，怯总兵偏信长舌妇》中有：

饿杀鬼看这黑漆大头鬼时，还醉得人事不省，便道：“原来是一个酒鬼，吃了一扑臭酒，连死活都弗得知的了。”

## 整生与散生

湘乡方言中，五十岁以下的人的生日一般就叫“生日”，也有叫“红日”的，意思是旭日东升，前程无量。因此，在酒席上有人会说：“今天是你的红日，我敬你一杯酒，祝你鹏程万里！”而对五十岁以上的人的生日，一般叫“寿诞”。如“今天是您的寿诞”或“今天是您的大寿”。湘乡风俗不作兴为年轻人做寿，历来有“人生日一个蛋，狗生日一碗饭”的俗语。改革开放后，生活日益富裕，打三朝<sup>[1]</sup>，做满月酒，做周岁<sup>[2]</sup>，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做酒的都很多，四十岁以上的就更不用说了。其实这不见得是好现象。不记得哪位名人说过，过一岁就少一岁了，还值得庆贺吗？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生日分“整（读若‘艰’的上声）生”和“散生”。逢十的生日谓“整生”，其它的生日谓“散生”。逢不逢十也有讲究，叫“男进女满”。男的满四十九岁就是进入五十岁了，因此是四十九岁做五十岁的酒；女的则要满五十才说五十岁。实际上就是男的按虚数计算，女的按实数计算。这大概是因为女人的寿命比男性的长的缘故吧。

已死去的人的生日，书面语谓“冥寿”、“冥诞”，口头语叫“阴生”，与吴方言称“阴寿”稍有不同。《何典》第一回写

[1]打三朝：小孩出生后第三天摆酒庆贺，叫“打三朝”。

[2]做周岁：小孩满一岁接客庆贺，谓之“做周岁”。

# 品味湘乡话

道：“一日因活鬼的散生日，雌鬼便端正几样小小菜，沽了一壶淡水白酒，要替老公庆阴寿”，“阴寿”就是阴生。而“散生”的说法与吴方言没有区别。

## 救钱

湘乡有一首民歌是这样唱的：

月光一出云里梭，  
鸳鸯枕上劝情哥。  
一劝情哥要学好，  
二劝情哥要救钱，  
人到三十无少年。

“救钱”在湘乡方言中是保存、积聚的意思。把钱积聚起来，到年老体力不支，赚不到钱的时候使用。

查《现代汉语》，对“救”的注解是：

救 jiù ①援助使脱离灾难或危险：～命／挽～／营～／抢～／一定要把他～出来。②援助人、物使免（灾难、危险）：～亡／～荒／～灾／～急。

查《说文》，谓：“救，止也。从支求声。居又切。”

“止”又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说：“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凡止之属皆从止。诸市切”。

看来，“救”字到了现代，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古时候谓“救”就是“止”，“止”就是“下基”。湘乡方言中的“救钱”用的就是本义——让钱生根，不走散，积聚起来。草



木有了根，就可以枝繁叶茂；房子下了基，则可建出挡风避雨的大厦来；钱有了基，则可聚少成多。湘乡话的这个“救”字没用错。

## 舢舨舟与禾跳牯

稻田里有一种虫，湘乡话叫“蚱蜢子”，又叫“禾跳牯”。

李清照有一首《武陵春·春晚》：“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舢舨舟，载不动，许多愁。”

何谓“舢舨舟”呢？在陆永品、范之麟、吴庚舜、董乃斌四先生编写的《唐宋词选讲》中是这样解释的：“舢舨（zé měng），古时候的一种小船。”

这种船为什么要叫“舢舨”呢？与“蚱蜢”是否有什么关系呢？查《古汉语字典》：

蚱 从虫，乍声。zhà[蚱蜢]昆虫。蝗科。《太平记》卷四百七十三引《续异记》：“唯见镜中聚葛蒲根，下有大青蚱蜢”小船名。亦作舢舨。周伯琦《六书正伪》：“蚱蜢，又借为船名，取譬其小也。”

可见，“舢舨”源自“蚱蜢”。因船形似蚱蜢，便改“虫”字旁为“舟”字旁，称“舢舨舟”了。

湘乡话里“蚱蜢子”又叫“禾跳牯”，大概是因为蚱蜢子生于稻田，危害稻子，又因它一跳老高，所以给它取了这个名字。

# 品味湘乡话

古时候的人谓船小者为“舢舨舟”。如今湘乡人称手扶拖拉机为“禾跳牯”。如：“你开起咯只禾跳牯到哪里去？”还有一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蚱蜢子”。如：

县里拨了十万块钱给我们村修水利。到村上只救（留）八万了，乡政府搞去一节蚱蜢子脚了！

## 前经墙与后经墙

湘乡人称位于前檐正面的墙为“前经墙”，位于后檐的墙为“后经墙”；在前后经墙中间，与之平行的墙称“间壁子”；支撑梁与桁条的墙称“垛子”。为什么称“经墙”呢？这应该与经纬度有关。湘乡人建房都讲究朝向，一般都坐北朝南，这样才冬暖夏凉。因此，经墙就是最南与最北的墙了。

说到建筑，湘乡方言中还有一些与外地不同的称谓。例如：桁叫“桁条”；椽子叫“椽皮子”；土坯房叫“土砖屋”；青砖屋叫“烧砖屋”；堂屋叫“厅屋”。厅屋两侧的房子叫“正房”；外面看上去是三间屋——一间厅屋，两间正房，实际上有六间房子的，叫“明三暗六”；墙上面了石灰的叫“粉墙”；就着一块垛子建的，屋檐滴水向东或向西的房子叫“披洒”；墙不靠外的屋叫“夹心屋”；楼袱树称“楼枕”；在东边垛子上或西边垛子上设置的阳台叫“吊楼子”或“晒楼子”。屋脊中间用瓦组合成的图案叫“中花”；大门门框上面与门垂直安装的两根圆木称“打门槌”；门上方横木叫“天门”；门下方的横木，北方称“门槛”，湘乡谓“地枕”；窗户叫“窗眼子”；大门下方

一侧半砖大的一个方孔谓“猫腻眼”；有的夹心屋采光不好，在屋面上开一个窗子，这个窗就叫“天窗”，所以有“打开天窗说亮话”的俗语。天窗又叫“屋上屋”。厨房叫“灶屋”；厨房里的烟窗叫“烟筒”；办米的地方叫“碓屋”；养猪的屋叫“猪栏屋”；养牛的屋叫“牛栏屋”；关鸡的地方叫“鸡埭”。

## 圆兴

“圆兴”的“圆”，湘乡话读“峦”。“圆弧”的“圆”也读“峦”。如：“你这个圈，画得湫圆（峦）的。”“圆兴”就是“大家”。例如有人说：“修桥是件好事，圆（峦）兴要过桥，就要圆（峦）兴来修桥。”也有这样说的：“圆兴不同意，我也有探。吃咯亏哩，到时莫怪印。”为什么把“大家”叫成“圆兴”呢？从字面上来说，“圆”有圆满的意思，湘乡话谓“人齐户圆”，就是都到齐了；“兴”是兴盛的意思。“圆”是人齐，人齐了就兴盛了。办酒席时，如果是用全猪、全羊，谓“圆猪圆羊”。“圆”读“峦”，是古时候的读法。《康熙字典》举《山海经》：“丹山之阳，有凤之圆。”凤凰下的蛋即卵，写成“圆”。所以“圆”就是“卵”，《纬略》注：“圆，古卵字”。“卵”与“圆”同音。湘乡话读的是古音，这是湘乡方言保留了古音的明证。

## 杵起

湘乡话中的“杵”有好几个意思。

一是用棍子戳，谓之“杵”。这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一样。“用细长的东西戳或捅：用手指头杵他一下。拿棍子往里杵。”

二是举起的意思。如：“打着一面红旗”则谓“杵起一面红旗”。又如，死了父母，子女送葬时必由长子或长女“杵幡子”。

三是指有话不好好说，没好气，火气大，易伤损人，又谓“杵头杵脑”。如：“同这个人讲话就要好好讲，他杵头杵脑的，搞得不好，把你杵到壁上。”

其实，“杵”的本义就是棍棒。杜甫诗《暂住白帝复还东屯》：“落杵光辉白，除芒籽粒红。”成语中也有：“只要工夫深，铁杵磨成针。”汉语中名词作动词用的现象比较多。有种鸟，鸣叫的声音像人拿木棍捣药。陆游诗《捣药鸟》：“幽禽似欲嘲衰病，故学禅房杵药声。”这就把名词作了动词。我们湘乡话中还有“杵事”，即挑拨离间；“杵上”，即顶撞上级。这都是名词性的词组。

## 撮起

“撮”，《现代汉语词典》有六种解释。

撮cuō ①<书>聚合：聚拢。②用簸箕等把东西聚在一起。③用手指捏住细碎的东西拿起来。④摘取（要点）：撮要。⑤容量单位。一撮等于一勺。现用市撮，一市撮合一毫升。⑥量词。a)<方>用于手所撮取的东西；一撮盐，一撮芝麻。b)借用于极少的坏人或事物，一小撮反动分子。

在湘乡方言里，“撮”还有拨弄是非、挑起事端的意思。如：这对恩爱夫妻硬给（音“hà”）人家撮散了。

李四被张三撮起，既日子跟唐老倌唵（读若“谮”）皮<sup>[1]</sup>去了。

这种用法大概同浙江方言用法一样。《七美图》第七回：

朱公又把头点了几点，问及贾林氏：“陈汉文强奸逼迫你的女儿，是你亲眼所视，还是旁人告诉你的？你女儿活在，怎么告陈汉文强奸逼命呢？”贾林氏无言回答，只是朝着女儿翻眼。润姑道：“母亲你的章程不定，不要朝女儿翻眼。受何人的唆撮，赶快对青天大人说出。”

这里的“撮”同湘乡方言的用法相同。至于《现代汉语词典》中“一小撮”的“撮”，在湘乡方言中不读“撮”，而读“绝”。指用手指捏住细碎的东西拿起来。作为量词，也读“绝”。如

[1]唵皮：即吵架。

# 品味湘乡话

“一撮油麻”。过去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问：既日子呷酒，席面热闹不？

答：大式娣<sup>[1]</sup>，一样的一撮（读“绝”）娣。

## 倒划子

湘乡有一种船，很小，无蓬，谓“倒划子”。《履园丛话》中有一则《倒划船》载：

虞山风俗，以三月二十日兴龙舟。余见划船老爷者，一敞口船载一木像，以舢倒行，纱帽袍笏……

大概“倒划子”的特点是敞口无蓬，以舢倒行。我在猛洞河看见一种船，船形虽小，却有蓬，当地叫“渔划子”。我从潭市到白沙洲去坐过一次倒划子，只要五分钟。船很小，无蓬。当时有人谓“倒划子崽娣”。

---

[1]大式娣：一般，不太好。这里指酒席不丰盛。

## 哄婆子

《现代汉语词典》：

哄 hōng ①象声词，形容许多人大声笑或喧哗声。②许多人同时发出声音：哄动 / 哄传。

湘乡方言有“哄婆子”一词，专指喜欢打打闹闹的小女孩。“婆”读“不”的第二声。当小女孩和别的孩子打闹的时候，父母则会用责备的语气说：“哄婆子！”过去父母发出这样的警告后，小孩子一般就不再说笑了，因为如果不听的话，父母就会用更严厉的措施惩罚她，甚至打人。现在做父母的一般不打小孩了，但个别的也用“哄婆子”警告小孩。小孩子如果不听，父母也就由她去了。

“哄婆子”的“哄”，不是指许多人大声笑或喧哗，而是一两个小孩子多话多笑而已。因此它的意义应该是“吵闹”。《辞源》注：“hong，吵闹、扰乱。如起哄；一哄而散。”“哄婆子”就是喜欢吵闹的女孩子。

## 扯合式

湘乡方言中有“扯合式”一词，指一种和谐的交流气氛。它多指弃前嫌、达共识，也有刻意奉承的意思。如张三和李四过去有点小矛盾，现在张三在深圳当工头，李四想要自己的儿子到张三的手下去打工，就上张三家的门，讲些张三喜欢听的话，希望他不要计较过去彼此间的不愉快。人们就把这种行为叫做“扯合式”。“扯合式”含有贬义。

另外，两人配合默契，也谓“合式”。如：“我和小李还合式。”又如：“我和老陈搞得蛮合式。”还有说某人与某人合（读“伙”）得来，也讲：“这两个人蛮合式。”这种“合式”应该是“合事”，是默契的意思。

另外，衣服合不合式应是适不适合的意思，沈从文《大山里的人生》：“我们洗澡可常到上游一点去，那里人既很少，水又极深，对我们才算合式。”这句话中的“合式”也是适合的意思。《七美图》第十九回中说：

且说裴玉就在街上问及闲人，这所空房子是谁家的。那闲人曰：“这房子内并不空，内有一厢开荤素的物件在内，如有人合式，即可以拍卖，价钱从廉，断不会吃亏与买主的。”

这个“合式”应该是合意。



## 五惶六月

“禾娶黄呀黄，饿得人断肠。”旧时湘乡人以此形容青黄不接时的情景。青黄不接的时候，人们又叫“五惶六月”。如：

五惶六月，我借了一石谷给你，我又不收你的息，你总该还我了吧！

平常的五惶六月难过呀！我端起咯个皮撮，东家借到西家，好不容易才熬到开桶<sup>[1]</sup>。

旧社会种一季稻，农历七月才能收割。因此，穷人家才到五月就为六月惶恐。因为五月间大家还可东凑西凑、互相接济，到六月大家的粮食都吃光了，借也无处可借。有人认为“五惶六月”应该是“五荒六月”，江浙一带也是说“五荒六月”，但湘乡的确是讲“五惶六月”。我的理解是：六月有饥荒，五月份就怕起等。用“惶”字显得既形象又生动，刻画了旧时农民的痛苦生活，而“五荒六月”在组词结构上不好辨析。

---

[1]开桶：旧时收割用扮桶。开始扮禾就叫开桶。

## 礼恭三敬

湘乡方言中“礼恭三敬”是指格外郑重其事，特别的客气和尊重。例如：

我昨天到亲家屋里做客，亲家硬是礼恭三敬，把一瓶收了十五年的竹叶青喝了，几个菜还是喊宾馆里的厨师做的。

珍珍这伢蛮懂事。我昨天去找他爸爸。他一个人在家里，见我去了又请坐，又泡茶，又装烟。还只有八岁，咯样礼恭三敬，了不起。

也有这样说的：

我也对得亲戚住了。生日，我去吃了酒；搬家，我去放了爆竹。他到我屋里来，我杀鸡扳鱼招待了他，硬是礼恭三敬，还要讲我么子空话。

“三敬”应该是从“三牲”而来的。旧时祭祀神明或祖宗，献之以“三牲”，以示敬意。《礼记·祭统》载：“三牲之俎”，那时的“三牲”应是牛、羊、猪，以后就变成鸡、鱼和猪肉了。有三样祭品，献上三回，大概就叫“礼恭三敬”吧。

## 偏生

湘乡方言中的“偏生”指意想不到，与普通话中的“竟”意义相同。应该属于语气副词，可解释为“偏偏”。如：

李璜不容易，一个堂客们带两个细伢婆，不晓得吃了好多苦。不过，这两个细伢婆偏生咯样听话，划<sup>[1]</sup>考上了大学。

又如：

七嫂，晓得不？外边有你的四六句子哩，讲：“王七嫂，舍不得，屋里有菜不陪客。”

哎呀哩，哪个偏生想得出来，我屋里有么子<sup>[2]</sup>不陪客？我自己吃了些么子？

《红楼梦》第七十回：

偏生近日王子腾之女许与保宁候之子为妻，择于五月初十日过门，凤姐儿又忙着张罗，常三五日不在家。

这个“偏生”也就是偏偏或碰巧的意思。

---

[1]划：都，全。

[2]么子：什么。这里是指什么好菜。

## 膻气

“膻”普通话读“shàn”，湘乡话读“nāo”，与“孬”字一个音（读平声）。“膻”原指羊肉的气味。有首山歌唱道：

娇莲住在斜对门，  
人人都说我与她交了情。  
大河里撑船我有划过桨，  
小河里安船我有插过篙。  
羊肉有吃巴身膻。

这首山歌用的是“膻”字的本义。但湘乡话里常听有人说：“某某当了官，衣角子扫得人倒，膻气多大的。”这里用的就是引申义了。不是说他羊肉气多大，而是讲他盛气凌人。

## 耳巴子

湘乡方言中的“耳巴子”就是耳光。北方人谓“搨脸”。湘西大概是叫“耳刮子”。沈从文《大山里的人生》有：“我敢同谁打赌：落下了雨，让你打二十个耳刮子以外还同你磕一个

头。”湘乡有首民歌是这样的：

十八姐三岁郎，  
夜夜脱衣抱上床。  
不开你堂屋里的祖宗面，  
三个耳巴子刮下床，  
你做儿子我做娘。

旧时有钱人家把贫困人家的女孩子娶回来做儿媳妇。儿子很小，娶儿媳的目的是为了带大这个孩子，因此就有了“十八姐三岁郎”的现象。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萧萧》就是说的这样一个故事。女主人公萧萧，在不谙事的情况下嫁给一个只几岁的小孩做妻子，后来与长工花狗发生关系怀了孕。事情暴露后花狗跑了，萧萧则要被沉塘，后因丈夫家里宽容而未被追究。

## 硬饭稀饭

五九年的时候，毛主席给省以下六级干部发了一封信，讲了六个问题。第三个问题讲到了节约粮食。他说：“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

这段话中的“半干半稀”是北方词汇。北方人有“你吃几碗干饭”这样的说法，湘乡人则称“干饭”为“硬饭”。如：  
这饭太硬，牙齿不好，嚼不烂。

与硬饭不一样的有“稀饭”；处于稀饭与硬饭之间的有“烂

# 品味湘乡话

巴饭”。过去农村常听到这样的话：“用沙煨子煮点烂巴饭给（读‘哈’的第四声）细伢婆吃。”

饭不太硬，因水放得多了一点，煮出来后成团，叫“发饭子”。这种饭适宜老年人吃。年轻人不喜欢这种饭，抱怨说：“饭太发了！”

至于“稀饭”，也有一首民歌：

看牛伢婆真是苦，  
早起看到日当午。  
回家揭开锅子看，  
稀饭照见影子哭。

## 溜洒

湘乡的“溜洒”是指办事娴熟、轻松。例如干农活，有的农民穿白衬衣踩打稻机居然不会弄脏衣服，于是有人说：“真的溜洒！”办事情又快又好也叫“溜洒”。经常听到乡下的婆婆赞扬媳妇：“我屋里媳妇做事好溜洒，一份咯大的事，屋里喂十几头猪，六个人吃饭，洗咯多人的衣服，她做得轻轻松松，天天哼歌唱天的。”湘西也有“溜洒”一词。在沈从文《大山里的人生》中有：

另外就是到操场一角砂地上去拿顶翻筋斗，每个人轮流来作这件事，不溜刷的便仿照技术班办法，在那人腰身上缚一条带子，两人各拉一端，翻筋斗时用力一抬，日子一多，便无人不会翻筋斗了。

沈文中写的是“溜刷”，“刷”与“洒”音相近而字不同。“潇洒”的“洒”，“洒脱”的“洒”都是一个“洒”，还是应该用这个“洒”。

## 热衣子

“热衣子”在湘乡话里是指贴肉穿的长袖布衫。旧时“热衣子”是对襟的布扣子衣。解放后慢慢兴衬衫，刚有衬衫的时候，湘乡人也叫“热衣子”，现在则普遍叫衬衫了。

有一首民歌唱道：

夏至南风吹过堤，  
情姐搭信要热衣。  
夏布挂子青圆领，  
纷绸裤子韭菜边，  
送与情姐过热天。

这首情歌中的“热衣”则是广义的“热衣”，将夏天穿的衣服都看作“热衣”了。

## 门搭子

湘乡人称固定在墙上的门的框架部分为“门框子”，称门板为“门页子”。门页子朝外的一边，上面有个“门搭子”，用于外出时锁门。门搭子是铁制的，叫“须子”的一头钉在门页上，上面连着一个搭子，门框上钉一个“老鸱（读‘哇’）嘴”，将搭子套在老鸱嘴上，门就可以挂锁了。门页子朝屋里的一面，要钉一个活动的木闩，门框上则凿一个长方形的孔用来套闩子。白天人在家，门一般是虚掩着。客人来了，将门搭子拿在手里，上下敲动发出响声，像现在城里人家的门铃一样，提示主人有客造访。有一首情歌是这样唱的：

郎在外面把门搭子敲，  
姐在房中扯懒腰<sup>[1]</sup>。  
少年哥哎，  
你哪里来得咯样好。  
正好解了我的相思瘳，  
好比车水救青苗。

[1]扯懒腰：人坐疲倦了的时候，有时会打呵欠，并且伸展上身，手也举过头顶，湘乡话把这个动作谓之“扯懒腰”。



## 行头

湘乡方言中的“行头”指劳动工具，有些场合则是指衣服。查《辞海》：

行头与把子行头是传统戏曲服装的统称。包括盔、帽、蟒、靠、帔、官衣、褶子、靴、鞋等。一般不分朝代，地域和季节，只按不同的剧目、角色行当和人物特点分为各种基本固定的式样和规格。大都色彩鲜明，纹饰华美，着重装饰性，富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湘乡方言把“行头”由专指唱戏的服装扩大到了生产工具。如农民把犁、锄、簸箕、扁担叫行头，木匠师傅的斧、锯等工具也叫行头，后来缝纫师傅的缝纫机也叫行头。湘乡有个习惯，请匠人师傅，必须先去接行头。先天晚上把行头接回去，匠人第二天就上门来做工了。

“行头”，就是要走在前头。军队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唱戏的、搞手工业的、种田的，没有道具和工具是唱不成戏、干不成活的。湘乡请匠人，先把工具接过来，工具行在匠人之前，确实是“行头”了。但湘乡话里有时把衣物也称“行头”。如：“今年多制了两套衣服。你也晓得，我也有得几件行头，再不制两身，硬不好意思出门了。”

## 麻拐

湘乡话里的“麻拐”即青蛙。江南每到三月中下旬，青蛙就开始叫起来，湘乡人谓“麻拐子巡夜”。过去农村不使用农药，田野里青蛙多，到了春分边上，夜里只听见青蛙叫声此起彼伏，就像交响曲一样热闹。如果仔细听，还可以分出不同的叫法。人们叫青蛙为“麻拐子”，大概是因为青蛙的皮上有斑点，加上它叫起来时，发出的是“拐—拐—拐—拐”的声音，所以就叫它麻拐。

湘乡有首情歌唱道：

麻拐叫，姐心慌，  
手攀竹篱望情郎。  
从前夜间来得早，  
今夜咯时还有来，  
乐心跳到口里来。

## 落土

湘乡方言称太阳落山为“太阳落土”，也叫“日头落土”。  
如：

天还有亮就出工，  
太阳落土还有休工。  
要落土的日头哩，  
还戴么子草帽！

《绍兴方言》里有“太阳落山”，这是比较普遍的说法。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有“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说“太阳落土”的除湘乡外，似乎找不到第二个地方。

有一首湘乡情歌是这样唱的：

日头落土晒山鞍，  
鱼奔深潭船奔湾。  
牛马奔栏虎奔山，  
郎奔花园戏牡丹。

## 蓐草子

湘乡话称田里生的四叶子草为“蓐草子”。蓐草子，蔓长，节上生根，拔不尽。《辞海》注：“陈草复生”。《康熙字典》则注有“繁”、“厚”等。有催工歌唱道：

日头落土下了坡，  
我喊伙计唱个散工歌。  
蓐草子牵田来路远，  
爬山过坳几条冲。  
拜上主家早收工。

我想，蓐草子的生命力这样强，屡除不尽，而长在田间地头时其叶田田，嫩绿可爱，园艺家们何不将其培养成可供观赏的植物，请进公园或城市小区呢？改革开放后，我们不少城市花巨金从国外进口草皮，自己家里的蓐草子却天天拔也拔不尽。

## 抱鸡婆

“抱鸡婆”指孵小鸡的母鸡。湘乡有句歇后语：“抱鸡婆有

毛——好搨（谐‘全’，湘乡话中这两字同音）了。”如果冬天衣服穿得多，也有人说：“你硬穿起抱鸡婆一样。”还有人说：“你穿起絮鸭婆一样。”

有首唱单身汉的歌道：

日头落土四山阴，  
抱鸡婆带崽上鸡笼。  
哥哥嫂嫂同凳坐，  
满叔无钱守门框。  
好像和尚师傅守庵堂。

据《中国风俗史》载：“《通俗文》：‘鸡伏卵，北燕谓之抱’。”这个“抱”字还是北方来的。韩愈在《荐士》诗中说：“鹤翎不天生，变化在啄抱。”意思是：人才不是天生的，要靠上一代人的培养教育。沈起凤的《谐铎》讲了一个鸡的故事。母鸡批评公鸡没有丈夫气，而自己是：“堂中争虫，笼中抱卵，成家之道，舍我其谁……”“抱卵”就是抱蛋。

## 袭人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有个贴身丫环叫袭人，此人姓花。她性格温顺，特别体贴宝玉，颇得宝玉的赏识，两人还偷试云雨情。其名取“花气袭人知昼暖”之义。“袭”是逼侵的意思。但湘乡话里的“袭人”，并非指宝玉这个丫环，而是恐惧、害怕的意思。如：

月塘嘴后背那条衕子<sup>[1]</sup>，好长，两边的榛莽又深，夜里过

[1]衕子：湘乡指两边为山，道旁有树的狭长的山间小路为衕子。

## 品味湘乡话

身硬有点袭人。

四老倌带起二十几个民工到麻三屋里去讨工钱，麻三不在屋里。他堂客打个电话，突然进来了一个人，一米七八高，怕有两百斤重，两只眼睛鼓起铜锣一样，站在那里一言不发像个宝塔。大家看了袭人，不敢提工钱的事，一个一个溜出来了。

查《辞海》，“袭”有掩袭的意思。《左传·庄公二十九年》：“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轻曰袭。”湘乡方言中的“袭人”，就是因无声无响的威胁而引发的紧张、恐惧。

在湘乡还有“袭鼠猫”一词。“袭鼠猫”是指老鼠害怕的猫。一个大屋里有一只袭鼠猫，老鼠们都悄悄地走了。

## 烙皮

那一年，袁万里从长岭炼油厂来湘乡任科技副市长。半年后的一天，突然问我“烙皮”是什么。我说：“烙皮就是锅巴。”他又问：“为什么锅巴要叫烙皮呢？”我反问他：“为什么北方的大饼要叫烙饼呢？”他又问：“湘乡叫大饼是叫烙饼吗？”我说：“叫粑粑。”“为什么不叫烙饼呢？”“粑粑是四川话。”我说。

查《古汉语字典》：

烙 从火各声 lào。①用金属器物烫、熨。②在锅上烤熟面食。

《儒林外史》第一回：

王冕自到厨下，烙了一斤西饼，炒了一盘韭菜，自捧出来陪着。

要说明的是，湘乡话里“烙皮”里的“烙”读第一声。《古汉语字典》注明是读第四声。

## 强梁

所谓“强梁”，用湘乡话解释就是霸蛮、不讲理。《辞海》注：

①有力量。《后汉书·苏竟传》：“良医不能救无命，强梁不能与天争。”②凶暴：强横。《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③古代传说中的神名。

湘乡话中的“强梁”多是《辞海》第①、②条的解释义。湘乡民间常用“强梁”二字，如：

人不强梁家不富。

这个人是个强梁分子。

他太强梁了，大家都怕挨得他的边。

《扬子》<sup>[1]</sup>对“强梁”赋有新义，叫“君子强梁以德，小人强梁以力”。如果用德的标准判断强梁与否，那么“强梁”的意义与我们一般的理解就大相径庭了。

---

[1]《扬子》：西汉扬雄的著作。

## 堂客与老娘

喊老婆叫“堂客”，湖南人大多如此。所以宋楚瑜携夫人从台湾回大陆，在长沙黄花机场就说：“楚瑜带堂客回家啰！”

湘乡话里没有翘舌音，“堂”与“长”是一个读音。有个这样的笑话。一九五八年湘黔铁路修通，农民第一次坐火车到外地去，其兴奋之状可想而知。有几个农民一上车不知自己的座位在哪里，见列车员胸前挂着标有“长客×号”的牌子，就大声喊：“长客，8车厢8排A座在哪里？”列车员笑着说：“不要喊‘长客’，我是列车员。”

一般来说，“堂客”指老婆，“堂客们”则指妇女。花鼓戏《打铜锣》中的林十娘，为了躲避蔡九哥的监督，对蔡九哥大声嚷嚷：“看见个把堂客们就不想走了”，这个“堂客们”就是指女人。

但湘乡老年男人称自己的老婆，不像中年时期那样叫“堂客”，而是叫“老娘”。“我屋里老娘”就是指家里的老婆。湘乡之外的人认为“老娘”就是娘，其实不对。湘乡人年轻时叫娘为“姆妈”，到自己大了或老了的时候，则喊“姆妈”或“娘”，或者“老母亲”，唯独不叫“老娘”。



## 复觉

湘乡话说“睡觉”叫“睏觉（读‘告’）”。晚上睡醒后再睡觉，叫“复觉（读‘告’）”。如：

我四点半就醒了，想还早，就有起来。哪个晓得一个复觉一睏，睏到八点钟才醒来，迟到了，班车冇搭得上。

形容睡觉，湘乡话里也有一些不同的词汇。如打瞌睡叫“趋眼珠闭”，大概是形容想睡时眼珠想闭，头往前趋的样子；从睡梦中醒来叫“梦觉窟里醒来”，“窟里”说明在被窝里；睡觉比较容易醒叫“睏得警（读若‘贾’）醒（读若‘写’）”。正要入睡叫“佯睏子娑”；睡得迷迷糊糊叫睏得“懵哩懵懂”；小朋友睡，叫“觉觉”或者“wǎwǎ”。

## 恹气

普通话里的“心里窝着气”，湘乡话叫“恹气”。

“恹”，《新华字典》注：

恹（恹）òu 故意惹人恼怒，或使人发笑，逗弄：你別恹

## 品味湘乡话

人了，恹得他直冒火。[恹气]闹别扭，生闷气：不要恹气。

湘乡方言里“恹”主要是形容生闷气。如：

秀秀只得了五分底分，兰兰比她少一岁，做事也不如她卖力，竟得了六分。秀秀想起恹不过，哭起来了。

三婶在家里骂娘，说恹了猪狗气。不晓得指哪个。

形容悔恨，生气还有一个字，即“懊”。《中国风俗史》言其“音如爱”，说：

吾江西及湖南有所恨曰懊人，但音如爱，盖懊本有爱忤之义。见郭璞《尔雅·释言》：懊，忤也。注：人情因爱生恼，终为懊恨之意。且谓懊为爱，犹谓治为乱，谓洗为污，谓故为今，谓存为徂，谓嘉耦为好仇，语之反也。

读“爱”是实，但究竟是用“恹”还是用“懊”呢？

## 霎雨

湘乡方言中用“霎”字的地方很多。如雨打湿衣服了叫“霎湿了”。如果晒了东西在外面，下雨了，有人会喊：“哪个晒的行头在霎雨！”如果雨下得不多，嫌不够，就会说：“灰都有霎得湿”，或者说：“霎一下就有得了！”

《新华字典》注：

霎 shà 小雨。也指轻微的风雨声。[霎时]极短的时间，一会儿。

按《新华字典》的解释，“霎”如果是“小雨”，那是名词；如果是“霎时”，则是形容词，指极短；如果是孟郊《春后雨

诗》里的“昨夜一霎雨”，“霎”则成了量词，而湘乡方言是作动词用。

但“霎”字的读音虽然是“shà”，但湘乡话不能读阴平，也不能读阳平，更不能读上声、去声，而是如谢欣老师所说，要读第五声，似若“寨”。

## 快活无聊哩

心情愉快，怡然自乐，湘乡方言以“快活无聊哩”来形容。如：

我们在田里搞双抢<sup>[1]</sup>，兰妹要在屋里歇南风，歌号号哩，快活无聊哩！

二哥，你这发<sup>[2]</sup>就快活无聊哩，细仔要划安排咯哩！

“快活”二字见于《翰林志》：

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操觚循阶而行，忽见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曰：“汝识字乎？”曰：“不识。”梅曰：“更快活也！”

“无聊”的“聊”，《新华字典》注第二声，湘乡方言亦读第二声。

---

[1]双抢：即抢收（早稻）、抢种（晚稻）。

[2]这发：意即“现在”，也可以理解为从现在起。

## 添减

湘乡方言谓“盛饭”为“当饭”。吃了第一碗，再装第二碗叫“添饭”，也叫“添减”。如：

小妹，麻烦你帮我添碗饭。

我吃了两碗饭。你帮我当了一碗，我自己添了一碗。

外婆食量还好，中饭还要添减。

中午我只吃得一碗饭，冇添减。

“添饭”好解释，“添”是增添。《笑林广记》：

一人留客午饭，其客已啖尽一碗，不见添饭。

“添减”为什么是增添呢？这恐怕是受佛学观念影响的缘故。禅的理论是：有就是无，无就是有；上就是下，下就是上；生就是死，死就是生。且民间认为人的饭量是有总量控制的，故有人见仇人死了即谓“天仓满了”。这样，多吃一碗不就是在总量中减了一碗吗？对于这一餐饭来说是增添了，对于总量来说却是减少了一碗，这也许就是“添减”这个词形成的原因吧。

但陈靖武先生说“添减”是相互反义。汉语一般二字一个顿拍，为了音节的整齐，在古代语中就形成了偏义复词，使用时偏于一义，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徙罚臧否，不宜异同”，即告诫后主，升贬奖罚部下，不要采用不同的标准，即“不宜异”。这种偏义复词在古汉语中比比皆是，“添减”莫非也是如此？

古时候“添”是什么呢？李翊《俗呼小录》有“呼下酒具为添”。古今词义的变化真大。

## 一泼水

我在生产队作田的时候，常听我那些农友们说：“今天硬落咯两泼水。”我问什么叫一泼水，年纪稍长的人说，放一个杯子到雨中，霎满一杯了，叫一泼水。他们还说，一泼水田里不见出面水，两泼水才稍微见点积水。这种解释，我也只听过而已，并没有去印证过。

李翊《俗呼小录》：“雨一番一起为一泼。”这大概就是说，下雨的时候，从开始到停雨就叫一番。这中间有：始大雨，中小雨，然后停雨的；有始小雨，中大雨，再小雨，然后停雨的；有突然大雨，然后烟消云散停了雨的。这样“一番一起”就叫“一泼”。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与雨量没有关系了。下起毛毛雨来，几天都是那样的雨，不见得有什么“一番一起”。依我看，放个杯子，落满一杯为一泼的说法更有道理。但“一泼”要改成“一杯”。湘乡话读“泼”有时与读“杯”无区别，读音近“piō”。如“一杯油”的“杯”就与“泼”无异。

## 趁本

湘乡话里的“趁本”就是为人家做生意出本钱。这是一种友助的行为。旧时，甲地的某种货物价低，到乙地卖价高，可赚一笔钱。但没有本钱，有亲戚或朋友借钱与某人进货，助其做成生意，这就叫趁本。我母亲曾回忆说，民国期间家里穷得不得了，石子塘某曹姓的长辈与我父亲说：“醴陵的猪油便宜，你担百把斤回来赚得点钱。”我父亲说有得本钱，曹说：“我趁本把你。”

江浙一带也说“趁本”。《艳镜》第七回：

犹氏听见，对丈夫说：“若得这个人出本钱，可图些趁钱。”

这个“趁钱”好像是利润的意思。《古汉语字典》对“趁”字有十种解释，没有一种能解释“趁本”的“趁”。第九种解释是“满足”，意思稍有些接近，但并不贴切。

## 草猪

“草猪”即母猪。湘乡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冇尾巴草猪”。

骂人是母猪还嫌不过瘾，前面还要加上“冇尾巴”。

据《中国风俗史》载，北齐时即有秃尾草驴。顾亭林《日知录》载：

今人谓北驴为草驴。《北齐书·杨愔传》：“选人鲁漫汉在元子思坊桥骑秃尾草驴”，是北齐时已有此语。山东、河北人谓北猫为女猫。《隋书·外戚·独孤陀传》：“猫女可来，无住宫中”，是隋时已有此语。

传说湘乡龙洞有一读书人，清晨在田间小道上行走。迎面走来一女子，读书人并不让路，女子只好踩在路边带有露水的草上走过去。读书人便说：“你好生走草。”那女子也不示弱，反问道：“我不走草你从哪里来？”那读书人竟无言以对，感到吃了大亏，懊恼不已。

这是因为在湘乡，牲畜发情就叫“走草”，读书人要女子“好生走草”，就是骂她是发情的牲畜。女子的反问“我不走草你从哪里来”，说穿了就是“我走了草才有了你”，这样读书人不就成了她儿子吗？

## 顺毛捋

“只顺毛捋得”是说有些人的脾气只顺得，拗不得。“捋”字本身就有顺的意思。《新华字典》注：“用手顺着抹过去”。

当然字典注的音是“lǚ”，但湘乡方言是读“lèi”。

古书中常说“伴君如伴虎”，意思是在皇帝跟前做官危险。对皇帝直谏谓之“批逆鳞”（因为皇帝是“真龙天子”）。“顺毛

## 品味湘乡话

捋”与“批逆鳞”意思相反，而且“顺毛捋”是把对象比喻成猛兽的，因只有兽类才有毛。

“顺毛捋”大概也是吴方言。《何典》第十回写道：

活死人来到库中，见十八般武艺一应俱全。千中拣一，只有一枝戳空枪，趁手好使，便拿了回到殿上。只见阶前一个拽马鬼牵只异兽，生得身高六尺，有头无尾，周身毛羽，象是扁毛众生，却又四脚着实。阎王指示活死人道：“这是独人国进贡来的，名为衣冠禽兽，捋顺了毛，倒也驯良。今赐卿做个坐骑，壮壮威风。”

“捋顺了毛”与“顺毛捋”是一个意思。

## 开臀蛋

湘乡话谓母鸡第一次下出来的蛋叫“开臀蛋”。开臀蛋体积比较小，所以又喊“开臀蛋崽娣”，所谓“崽娣”就是细、小的意思。

在湘乡话里，公鸡又谓“叫鸡”或“鸡公子”，也有叫“鸡孙子”的。母鸡叫“鸡婆子”；正在下蛋的母鸡叫“生（读若‘双’）蛋鸡婆”；下蛋前的母鸡叫“鸡项子”。公鸡交尾叫“打水”；鸡项子交尾叫“开臀”。

这同绍兴方言不一样。绍兴谓未下蛋的鸡为“鸡婆”，湘乡则谓下蛋的鸡为“鸡婆”，未下蛋的鸡为“鸡项子”，第一次下的蛋为“开臀蛋”。湘乡的说法似乎更严谨些。



## 复东风

湘乡话里有“复东风”的说法。多出现在因为承诺没有兑现，或要求人家做到，而自己并没有做到，要受到人家责备的时候，这种责备就叫“复东风”，或者叫“过口”。如：

队长，你讲今年有两斤谷一个工，么解只有一斤二两呢？你自己讲的，莫怪我复东风。

我不怕你复东风，去年好多“三超粮”？今年好多“三超粮”？不多缴几万斤“三超粮”就不只一斤二两哩！

这种现象为什么叫“复东风”？是不是古诗说的“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的原因呢？

东风把花吹开了，为什么又要再刮东风把花刮落呢？同样是东风，这后来的东风就不好，叫人扫兴，就叫“复东风”。

有时也把说闲话叫“过口”。集体生产的时候，常听到这种揶揄。某人去小便去了，小便后回到出工的地方时，有人便会逗把，说：“你屙尿么咯屙得咯久？”那人就接腔说：“你真正操心，屙尿还要过你的口？”

## 汗泼雨淋

湘乡方言谓人大汗淋漓为“汗泼雨淋”。如：

三婶，你家家里的稻草，我去担回来。

不要，天气咯样热，会担得汗泼雨淋的。总共放两天假，你就歇歇吧。三叔回来，半天就担咯哩。

还有把大汗淋漓叫“长汗短流”的。如：

哥哥今天参加学校短跑竞赛。小组第一，全校第一，奖状就得了一张，人就跑得长汗短流。

出的汗少就叫“出咯毛汗子哩”。

“汗”字本是名词，但有时作动词用。如：

你汗湿衣服了吧！快换身干的，莫感冒了！

还有将毛刮不干净的猪叫“汗毛猪”的。由于刮毛不净，令人讨厌，所以有人用来骂人。如：

你汗毛猪一样，总是咯缠哒厌。

懒得理你咯头汗毛猪！

## 实啫

“实啫”在湘乡方言中是“实际上”的意思。如：

甲：刘二到队部，讲牛眼圪他不包哩。

乙：实啫，他是要减承包款！

七老倌讲征地的不公道，他的屋场地基丈隘（读若“哈”）哩。实啫他是攀比树生，树生的屋同他的差不多样大，但数字多得八平米。

“实啫”的“啫”是虚词，表语气，与“莫啫”、“要得啫”中的“啫”一样，都是语气助词，无义。

## 萝卜英子

“萝卜英子”就是萝卜的叶子。除“萝卜英子”之外，还有“红萝卜英子”，“披头萝卜英子”，其它就好像没有什么叫“××英子”的了。

《新华字典》注：

英，一是指花，二是才能出众的人，三是指英国。

# 品味湘乡话

查《说文解字》：

英，草荣而不实者。一曰黄英。从草央声。於京切。

查《康熙字典》有：

又叶亦谓之英。屈原《离骚》：夕餐秋菊之落英……言食秋菊之叶也。据《玉函方》甘菊三月上寅采叶，名曰玉英。是英亦谓之叶也。

不过，《离骚》的各种注本，也很少见到采用《康熙字典》这一解释的。注家多在“落”字上作文章，研究“落英”是初开的花还是落下的花，而不曾研究这“英”是花还是叶。

湘乡人口语中常有：

妹嫫，莫做作业带<sup>[1]</sup>。把些萝卜英子切下来，剁碎，我好煮猪漚。

既日（今天）到潭市买了一百斤萝卜。附英子买，一块五毛钱一担。

## 眯隙

湘乡话里的“眯隙”指不大方、小气、吝啬。湘乡话中经常有这样的话：

这个人眯隙。岳母娘来了，煎一个鸡蛋算荤菜。冇得钱吗？早两天才卖了五头猪，进了三千多块钱。

你不要讲他平时眯隙，这次捐资建校他出了五百块钱，全村出得最多的。

[1]带：表语气，这里是指暂时停做作业。

要讲眯隙，他是眯隙得不能再眯隙哩！正月间撒细人粳<sup>[1]</sup>，人家都十块，二十块钱一个了，他撒五毛钱，要他带拿（读若“来”）得出手！

《中国风俗史》有“眠姪”一词，音近“眯隙”，但意义不同。“眠姪”是“瑟缩不正之貌”，“今苏州谓不倜傥曰眠姪”。

湘乡话中与“眯隙”意义相近的词或词组有：“觅鼻头痂（读若‘瓜’）羹吃”、“刮子”、“舍不得”等。过去务门前街上一班顽童，放学回家在路上呼：

丁家伯，舍不得，  
救蒂钱粳讨堂客。

## 浪光菩萨

“浪光菩萨”是对乱花钱，不节约的人的称谓。含贬义。如：伢粳，一个学期用咯印六千块钱，还不带学费。你是个浪光菩萨，家务都会浪咯去！

你讲李四？快莫讲起他。他是个浪光菩萨。去年在深圳赚了两万块钱，还有得三个月，用个精光，冇作一点正用！

“浪光”就是把钱花光，“菩萨”指法力无边，一般人做不到。

集体生产时也称“分光、吃光、用光”，不留积蓄为“浪光菩萨”。其实那时候物资不丰富，满足不了人民的需要，应不算在“浪光菩萨”之列。2006年8月，中央四台《海峡两岸》栏目报道，现在台湾和大陆青年人中出现一个新群体，叫“月光族”，即月月

[1]撒细人粳：给小朋友的新年红包。

都把挣到的钱花光，这些人大概可以算是“浪光菩萨”吧！

## 布鸽子风

“布鸽子”即鸽子。“布鸽子风”指鸽子起飞降落时翅膀扇起的风，因风不大，且扇动频繁，所以称传播小道消息、造谣生事的人造成的风声叫“布鸽子风”。如：

民国三十三年，日本鬼子打到湖南来，一时一个布鸽子风。一下讲打到湘潭哩，一下又讲打到湘乡城里哩，一下又讲到了下弯哩。到了六月二十四夜里，一有听见哪个讲哩！突然听哒东家仓上一阵枪响，一下子人叫鬼唔，日本鬼子到了铁铺塘哩！唬得我们往套里的三仙粘<sup>[1]</sup>田里钻。

你莫起布鸽子风要得不？刚才我还看见刘老四，限么<sup>[2]</sup>时候叫公安局铐咯去哩？

莫听哩！划是别个起的布鸽子风！

关于风，湘乡有许多方言词汇。

如刚起的，来势凶猛的风叫“开风暴”。形容那些开始劲头足，稍后就不来劲的行为是：“只有几个开风暴”。

在地上打转转的风，湘乡人叫“漩窝子风”。

另外，同现在叫某些台风丹尼斯、海棠一样，在湘乡，很多自然现象也都有个名字。如二月的大风有“土地暴”、“观音暴”、“花朝暴”；下雨则有“磨刀水”、“端午水”等。

[1]三仙粘：一种迟熟的水稻品种，谷壳上有斑，又谓麻谷三仙粘。

[2]限么：什么。

## 村言辣语

湘乡话谓讲痞话为“村言辣语”。

《红楼梦》中有“假语村言”一词，见于第一回：

虽我不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

作者以“假语”说明故事是编造出来的，以“村言”说明通俗。湘乡话里的“村言辣语”则专指脏话。如：

你文明一点，不要村言辣语！

我们小宝乖，从来不讲村言辣语。

有时，“村言辣语”简为“村话子”。如：

这细伢子，四五岁就村话子翻翻哩<sup>[1]</sup>！

这个人好痞，一口的村话子。

如果光从“村言”的解释就断定《红楼梦》是一本村话子书，那是不对的，倒是鲁迅先生作过题记的《何典》，则的的确确的是一本村言辣语的书。

对讲“村言辣语”的人，湘乡人的回敬语有：

你尖起咯把嘴巴！

你洗咯口再讲话啰！

你嘴巴放干净点！

你三朝日冇洗口呀！

[1]翻翻哩：即接二连三。

## 打标枪

湘乡话里的“打标枪”指拉肚子，但有的父母骂孩子吃饭时不老实，也叫“打标枪”。

2003年，我们在宁夏沙湖游览，到了中午，陪我们去的湖南商会张女士大声说：“大家打标枪去！”张女士是蒙古人，普通话讲得还可以，没有人想到她会说一句湘乡土话出来。有人就试着问：“要吃饭了，还去打标枪？”张女士说：“就打标枪！”说着，就把大家带到一家酒店。在酒店里有人就问张女士：“你刚才讲打标枪就是吃饭？”“你们湘乡人讲吃饭就是打标枪嘛！”张女士话一出口，大家哄堂大笑。张女士脸一红，就找他们刘会长的麻烦，说是他教的。刘会长这才慢慢把那故事说出来。

刘会长即刘兆荣，极爱开玩笑，他们商会三个人，两个湖南人，一个蒙古人。两个湖南人中，刘兆荣是湘乡人，另一个是溆浦人。每天到了吃饭的时候，他就叫大家“打标枪去”，第一次大家不懂，问是什么意思，他便告诉大家是“吃饭”，大家便认为湘乡人说吃饭是叫“打标枪”。

其实，“打标枪”是拉肚子。但湘乡有的人喊孩子吃饭，喊了一次又一次，喊起气来了，就骂人：“要你回来打标枪，你死起到外前<sup>[1]</sup>不回来，依得老子的脾气，要括你三个耳巴子！”

这样说不文明，好在现在讲的人不多了。

---

[1]外前：即外面。



## 两头蛇

“两头蛇”并非是有两个头的蛇。在湘乡方言中，两边讨好，两边撮弄是非的行为叫“耍两头蛇”。

比如某人在张三面前说李四讲了张三的坏话，在李四面前，又说张三讲了李四什么坏话，撮起张三和李四生起意见来。

这种行为古已有之。“离间计”就是这种作法。《孙子》中的“亲而离之”以及封建社会朝朝代代所有的“清君侧”，都属同一伎俩。只是发生在朝廷的后果不是砍头就是坐牢，在民间只是骂一顿娘，吵一架，不再交往而已。

《增广贤文》的“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虽然不是指“耍两头蛇”，而是指喜欢背后议论他人的人，但这种人容易变成“耍两头蛇”的人。

人们还给“耍两头蛇”的人取了其他大名。如：“荷叶脚下的鬼”、“两头撮”、“阴山子下面搞名堂”。

## 墩屁股

“墩屁股”在湘乡方言中是指冷不防或毫无顾忌地坐在地下。大概相当于北方的“一个屁股墩”。

湘乡方言中有：

他一推掌，把大牛打得墩屁股坐在地上。

他想在墙上翻过去，手没抓稳，掉下来一个墩屁股坐在地上。

孩子，地下有灰，你墩屁股就坐，把裤子搞坏<sup>[1]</sup>了。

这同吴方言中的说法有区别。《何典》第八回：

那后生自道武艺高强，欺这活死人细皮白肉文绉绉的，把他吃得下肚；不妨他捉冷刺一记，便立脚弗住，一个鹁子翻身，仰缸跌转来，连忙爬起，脚头弗曾立定，又被活死人一揪一个臀塌桩，又坐倒了。

吴方言的“臀塌桩”就是湘乡的“墩屁股”，也就是北方话的“屁股墩”。

“墩”在湘乡话里有“桩”的意思。如：

这条桥有八个墩。

这根墩好像不牢靠。

但“墩”在湘乡话里读第三声或第四声，而不读第一声。

[1]坏：此处指脏。

## 头七

“头七”就是第一个撞了风头的意思。如：

社员同志们，早稻要粪，各家各户的大粪<sup>[1]</sup>一个月内不要淋菜，要集中放到早稻田里去。若有不听打招呼的，发现一次罚五十块钱家肥数，大家莫撞哒头七。

六老倌喊到大队训话去了。讲哩封山育林，不要上山剃柴，他偏要去碰咯个头七。

乡俗谓打蛇要打七寸，因这地方是蛇的要害部位，故有“头七”之说。又旧时大户人家的人死了，要做七七四十九天道场。有“头七”、“二七”的讲究。李光庭的《乡言解颐》中认为治丧要从简：

有数端不可从者，如亲死之日即请僧道念倒头经，逢七念经……

《何典》第三回：

到得头七里，大前头竖起棒槌接幡竿，请了一班火居道士、酒肉和尚，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也许“头七”有开始认真的意思。人做事往往开始严肃认真，到后来就慢慢松懈下来了。

[1]大粪：即人粪尿。

## 扳俏

所谓“扳俏”，就是以一己之长或某种优势自高自大，摆架子，非恭维不与人配合的行为，即北方话的“拿大”。

“扳”，《古汉语字典》的解释是：

①拉动。宋佚名《题公馆壁》：“猛风扳大树，其树根已露”。②扭转。《新唐书·后妃传·则天武皇后》：“帝谓能丰己，故扳公议立之。”

湘乡话中“扳俏”的“扳”，应是扭转的意思；“俏”，即俊美，孟醇先生解释毛主席词《卜算子·咏梅》：“俏也不争春”时注：“俏：俊美”。所谓“扳俏”，就是挽救一下不俏的局面，使之俏起来。口语中有如：

桂妹子平时问起唱花鼓戏，既日子请都不来，硬是扳俏。

这场文艺晚会，最走红的一个冇来，扳俏！

还有一种反问句式，在“扳”的后面加上“么子”二字，形成“扳么子俏”。如：

她扳俏？扳么子俏啰？哪个不晓得她的底细，无非是几句假嗓子！

细妹孬，来啰！扳么子俏啰，帮婶孬来连<sup>[1]</sup>几针啰。

这后一句有挪揄的意思，将人家的军。

[1]连：缝。湘乡人谓缝衣服为“连衣服”。

## 翁姑大人

“翁姑大人”是媳妇对公公、婆婆的称谓。湘乡又称“家爷”、“家娘”。

四五十年代的婚礼，夫妻在神台下面拜了天地之后，要拜见翁姑大人，即拜见公公婆婆。此时，公婆要兴见面礼<sup>[1]</sup>。

以“翁”谓公公好理解，以“姑”谓婆婆不大好懂，但《说文》注：“姑：夫母也，从女古声，古胡切。”

陈靖武先生说，远古时代氏族之间实行“对婚”，即两个氏族一代代进行男婚女嫁，表亲之间结婚成为普遍现象，公公往往就是舅舅，婆婆往往就是姑姑，“翁姑”或“舅姑”则是这种婚姻习俗在语言中的遗留。唐代朱余庆考进士，写了一首《近试上张籍水部》，其本意是想得到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赏识与推荐，但诗作却以一个新婚女子的口吻委婉地表达出来：“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中的“舅姑”即“翁姑”。时移世异，这种影响后代质量的“对婚”早已废止，但其称谓作为文化中的元素依然传承下来，湘乡话遵古制而已。

---

[1]兴见面礼：兴，即“赠”的意思。见面礼即礼金。又叫红包。

## 服陆机

“服陆机”在湘乡方言中是指自告奋勇办了一件历尽千难万阻的事，自己心甘情愿不干了。如：

二老倌包哒槐树塘，这下服咯陆机哩。二十几亩水面，日要看、夜要守。不晓得么子原因，这一晌鱼翻白（读“怕”），急得他猴子跳圈的样。昨天他跟组长讲，他包不了，不包了。

人不到黄河心不死。你看，张九有当林场场长时一心想当场长。当了场长怎么样？公社书记骂，县长来批，他脸上将得苦瓜皮一样哩，服咯陆机哩！

三哥，你要帮我一个忙。你晓得我办了个沙石场。还只搞得半个月，对河邓九麻痧来闹了五次，要砸烂我的皮带机。讲好话是空的。我五十岁了，跟他下了三次跪了。讲不清，硬服咯陆机哩！你要看我们世交的份上，帮我出个面，看他要么咯硬做。

“陆机”，历史上有其人。《辞源》：

陆机 人名。1、公元261—303年。西晋吴郡吴县人，字士衡。祖逊，父抗，为吴将相。吴灭，闭门读书十年。太康末年与弟云入洛阳，以文才名重一时。后事成都王司马颖，曾官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及颖讨长沙王司马义，任机为后将军、河北大都督；战败受缚，为颖所杀。机诗文辞藻宏丽，讲求排偶，开六朝文风之先。机诗现存104

首，有明人辑《陆士衡集》。2、三国吴郡人，字元恪。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有《毛诗草木鱼虫疏》二卷。见《隋书·经籍志》。《经籍志·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皆作陆玕，至宋李济翁有当从玉旁作“玕”之说，宋人著录此书遂多作陆玕。说见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七《跋〈尔雅疏〉单行本》及阮元《毛诗校勘记》。

“服陆机”中的陆机，应是指的第一位。他是晋代有名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曾为司马颖的后将军，讨伐过长沙王司马义，战败后因有人进谗言而被杀，故一千多年了，还留名在湘。但究竟是服了陆机，还是被陆机服了呢？从湘乡方言中的习惯用法看，是被陆机服，而他被打败，则应是陆机被服。

当然，也许是因为陆机的文章写得好，读书人称赞他的文章，说陆机这文章写得好，服了陆机啦！这也不是不可能。历史上最早评价陆机的是张华。他赞陆机是“钦为德范、礼如师资”<sup>[1]</sup>，刘勰说陆机是“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文心雕龙·才略》），章太炎在《陆机赞》中说，陆机的创作“不尚浮艳，无荡肆之言，有《小雅》风人之绪。”

## 溜光三弃

湘乡方言里有个“溜”字。这里的“溜”要读“拎”的第一声。如：

[1] 录自周伟民、肖华荣《文赋·诗品注译》。

# 品味湘乡话

你溜（读若“拎”）到哪里去！

上头屋里来了溜择拈，把三伯屋里几百块钱退休费都摸走了。

上面的“溜”是“悄悄”的意思。与“溜光三弃”中的“溜”意义不同。

“溜光三弃”指人一丝不挂。如：

昨天我到城里，看见一个癞子溜光三弃在街上走。

热是热，毛毛身上还是要盖点东西，溜光三弃总是不好。

北方人睡觉，喜欢把衣服划<sup>[1]</sup>脱掉，溜光三弃钻到被窝里，我们南方人不行，睡不热。

“溜光三弃”怎么解？“溜光”即裸体；“三弃”即弃衣、弃裤、弃抱肚子<sup>[2]</sup>。

湘乡人说家里穷，也说“溜光的”。如：

他家里敲壁无土，扫地无灰，溜光的。

要想全无事，除非溜打光。

## 放癆

湘乡话谓人病得没有精神了为“放癆”了。草木的叶子因缺乏水份而枯萎也叫“放癆”，而北方话叫“蔫”。

有时干了急活、重活，人的体力消耗大，也讲“癆咯

---

[1]划：全。

[2]抱肚子：即兜肚子。



哩”，或叫“癆咯边哩”。

湘乡有首民歌：

日头红，如火烧。  
山中树木都放癆。  
我的哥，世上银钱挣不尽，  
快脱掉衣裳歇歇凉。  
日头落土有月光。

## 进贲

“贲”读“兵”。人病得水不喝，饭不吃，叫“不进贲”了。如：

李书记病了，在医院里住了二十几天了，越住越不是的哩，听哒讲，五天冇进贲哩。

陈医生讲，道生这个病，他自己也要配合，光靠打针吃药还不行，一不进贲，神仙也整<sup>[1]</sup>（读若“朵”）不好。

《新华字典》：“贲：bēn[虎贲]古时指勇士。[贲门]胃与食管相连的部分。”根据《新华字典》的解释，湘乡方言中“进贲”的“贲”自然是指“贲门”。把不吃饭、不喝水叫做不进贲，还是说得通的。

[1]整：治。整病即治病。

## 的当

湘乡话中的“的当”，是确实，真切的意思。如：

对门山上好像下来了六个人，僚<sup>[1]</sup>眼睛尖些，仔细看看，我怕看得不大的当。

“的当”可以叠用为“的的当当”，此时语气更为肯定。

劳动局来人在印大队招工，我看了介绍信，硬的的当当盖的劳动局的章子。

在“的当”前面直接加否定副词，其意义就会变化。如“不的当”就是不对劲的意思。如：

队长，不的当啦！他们不是来借水，是来抢水的。一二十个人，带起棍棒。

《古汉语常用字典》：

的 di ①鲜明、明亮的样子。宋玉《神女赋》：“朱唇的其若丹。”②箭靶的中心，一说指箭靶。《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设五寸之的”。成语有“有的放矢”。③古代女子点在额上做为装饰的红点。傅咸《镜赋》：“点双的以发姿。”④确实。白居易《出斋日喜皇甫十早访》诗：“的应不是别人来”。

《古汉语常用字典》没有举出“的当”一词，只是对“的”字作释。在《辞源》中，有“的当”一条：

---

[1] 僚：你们。

的当 (dí dàng) 确切、恰当。《朱子全书·学》：“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此语的当。”

秦观有诗：“不因霜叶辞林去，的当山翁未觉秋。”说这个确确实实的山里老头，不知秋天来了。

可见湘乡土话“的当”还是有点来历。

## 打住

在现代的语言环境里，“打住”就是“停住”的意思。裁判用右手板盖在左手竖着的食指上吹一下哨子，即是暂停。拍电影时，有导演也用这种手式表示打住。也有写文章的人在文章里写道：“写到这里，该打住了。”就是说这时不再写了。但在湘乡方言中，“打住”就是客人在主人家留宿。如：

亲家母，出来哩，就莫性急，到我屋里打住几天，再回去不迟。

打住得？楼里有猪婆，埭里有鸡婆，不回去会闹翻天去！

炒烦你家里哩！打住咯几天，添咯一些麻烦，太客气哩！

除了“打住”以外还有“久住”。“久住”就是长时间作客。如：

长安虽好，不是久住之家。

我到长沙不能久住，天把两天就要回来。

# 品味湘乡话

在俵家屋里久住哩，用费咯咯<sup>[1]</sup>多钱，不好么咯感谢法。

## 扯面

旧时湘乡的姑娘出嫁要“扯面”，现在已经不作兴了。

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播放《走进西藏》的纪录片。其中就有反映到西藏的婚庆习俗。藏族姑娘出嫁前，要作一系列的准备，除服饰之外，还要扯面。这种习俗与湘乡的旧俗一样。

扯面，就是姑娘在出嫁前由母亲或嫂子，或玩得好的姐妹，用两根打底绳<sup>[2]</sup>将耳朵以下的汗毛绞掉。

湘乡旧时的婚庆习俗很繁琐。建国前后大体上有这样一些程序。

一是请媒。分两种情况：一是男女到了婚配年龄并未看中对象，男女双方的父母请媒人物色。二是男女双方都互相中意，请媒人中介传话，或在双方父母面前撮合。

二是互察。经媒人介绍后，如果双方父母同意，女方派人到男方来察访，即所谓“察人家”。“察人家”是秘密进行的。女方的人装成猪客子或过路人，到男方看猪栏、讨茶吃，从中了解情况，或到左邻右舍调查男方家里的一切。女方察了人家后如果满意，则告之媒人，媒人再通知

---

[1]咯咯：第一个“咯”读“嘎”，是衬音词。第二个读“各”，指示代词，那么的意思。

[2]打底绳：纳鞋底的麻绳。

男方。男方如果提出要看妹娣，则择定日子由找对象的男青年邀兄弟或朋友为伴，到女方去相亲。被介绍的女子则找两三个姐妹或朋友在家等候，届时应对。若原来双方不认识，见面后介绍人还要暗中指点。

三是送红庚。互察之后双方满意。女方将女青年的生辰年月写在红纸上，用一锦盒装着，由介绍人送至男方，男方则请算命人“合八字”。

四是定亲。“八字”如果是所谓合得，则要把亲事定下来。由媒人陪着，女青年及女青年的兄嫂，或者叔叔、伯伯、舅舅、姑姑，或伯母、婶婶、舅妈，总之亲戚中的一两人陪同到男方处，近的吃顿饭，远的住一晚。临行打发礼物，算是定亲。

五是报日。定亲之后，男方打算择期结婚，由媒人通报女方，女方同意后，男方将择定的日子写在红纸上，用锦盒装着，另附礼品一份，由媒人陪男方送到女方家里。

六是接嫁妆。婚前一日，男方派人到女方接嫁妆。嫁妆无非床、柜、铺盖、脚盆、桶子等物，解放后有陪嫁缝纫机的，以后则有三大件，并有新三大件、老三大件之分。

七是婚礼。旧时用红轿子到女方家去接新娘子。新娘子家里的人往往半夜起来，为新娘子穿戴，包括扯面等。早饭后，红轿子一到，新妇娘上轿，抬到男家拜天地，入洞房成亲。

八是回门。结婚仪式后，新婚夫妇一起到新娘子娘家去。有的是第二天回门，有的是第三天回门。娘家以鞭炮相迎，有的还做回门酒。

九是谢媒。男方设酒宴请媒人吃饭，并送衣料等礼品为谢。故现在还有调侃“做介绍”的是“想得呢子短裤子穿哩”。湘乡还有“媒十八”之说，指介绍人在介绍过程中要在男方家吃十八餐饭。如果被介绍的青年生了孩子，男

方亦要送一份礼与媒人，谓之“倒媒树”。故旧社会有以做媒为职业的“媒婆”，同现在的婚姻介绍所的性质一样。

## 化生子

湘乡方言中的“化生子”是指不谙世事，不学好的年轻人。有一天，电视报道某高校一学生用父亲卖血得来的钱打电游，各门考试都不及格。我在务门前街上过，只听见家家户户发出“化生子”、“化生子”的痛骂声。

《敦煌歌辞总编·卷四·匡补》有“化生子（化生童子赞）”，“化生子”原来是一个调名，其词有：

化生童子佛宫生，  
便得真珠网里行。  
耳边惟闻念三宝，  
时时更听树相撑。

查《辞源》，“化生”的解释有三个。第三个意思是“佛教语。四生之一，即无所依托，忽然而生”。并引《俱舍论》：“有情类，生无所托，是名化生。”

“无所依托”大概就是形容那些无所牵挂，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的人。湘乡称这种人为“化生子”，是从佛教意义上引申来的。

## 点卯

湘乡人谓人做事蜻蜓点水，叫“点卯”。

《辞海》有此条目：

旧时官署卯时开始办公，吏役按时报到，叫应卯，官员查点人数叫点卯，其名册叫卯册。

湘乡话用“点卯”这个词时，有的在后面加上词语“一样”，表示比喻。有的就直接用“点卯”。例如：

我们四个人一上午插了一亩八分田。你家贱牯？他点卯一样，插了几蔸禾就去了。

队长？他说他要观场（观察全局）。这里企一下，那里企一下，点个卯就走了。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载明代的一首民歌《山人》，尽是土话村言，内有“画卯”一词，兹录于下：

说山人话山人，说着山人笑杀人：（白）身穿着僧弗僧俗弗俗个沿落厂袖；头带子方弗方圆弗圆个进士唐巾。弗肯闭门家里坐，肆多多在土地堂里去安身。土地菩萨看见子，连忙起身便来迎。土地道：“呸，出来！我只道是同僚下降，元来到是你个些光斯欣！”唛弗知是文职武职？唛弗知是监生举人？唛弗知是粮长升级？唛弗知是说书老人？唛弗来里作揖画卯，唛弗来里放告投文……

“画卯”是“应卯”的一个程序，等于现在的签到，湘乡方言只讲“点卯”，没有说“画卯”的。

## 万岁

湘乡人称做事不性急的人为“万岁”。如：

陈二是个万岁，你要他一个钟头到，他三个钟头到了还是好的。

这个万岁，半天还有搞得如贴，做么子去哒啰！

《敦煌歌辞总篇·卷五·匡补》在“临崖垂藤挂枯柳”一条的解释中说：

校释二本“临崖”俱作“万岁”。载译对饶订“万岁”二字，无可如何，遂取其什一，曰“千岁”。但肯定有万岁和千岁之古者，同一妄诞，唐民间作者不能同认曾有此妄诞。

项楚则认为，唐民间作者以“万岁”夸张垂藤之年深岁久，并非偶见。如《庐山远公话》：“枯枝兴万岁之藤萝，桃花弄千春之兴色。”

“万岁”指年深岁久，而人寿难过百，故谓不性急为“万岁”，理所当然。毛主席词《满江红》中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劝“万岁”们不要太万岁了，要性急一点。主席是知道湘乡人称不性急者为“万岁”的。



## 蠹子

蚊子，湘乡人叫“蠹子”。有人讲过一个笑话，说一店铺伙计清晨起来，得意地告诉大家，昨夜睡了一觉好凉快的。大家都觉得昨夜极热，便问他如何个凉快法。他说：“一个蚊子尺把长，隔着帐子把尖嘴插进来。我抓住它的尖嘴，打了一个结头，它进也进来不了，出也出去不成，两个翅膀扇了一夜，你想凉快不凉快呢？”

查《古汉语字典》：

蚊，从虫文声。wén 蚊子。亦作“蠹”。

再查“蠹”：

蠹，从虫民声。wén 同蚊子。《淮南子·主术》：夫权衡重不差蠹首。

这样看来，“蠹”也读“蚊”。再查《说文解字》：

蠹，啮人飞虫。从虫民声。无分切。蠹或从昏，以昏时出也。蚊，俗蠹，从虫从文。

如果是“从虫民声”，“民”字应如何读呢？《说文》：

民，众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属皆从民，尔邻切。

“尔邻切”，那就是“ein”，韵母与韵母相拼，这样同湘乡语读“蠹子”的读法差不多了，实际上就是“民”的第一声。

## 打啵

“啵”读“波”。接吻，湘乡人谓之“打啵”。嘴唇接触表示喜爱。“啵”是一个像声词，是嘴唇在小孩脸上亲一下发出的声音。

现在一些歌星，一上场就在自己的手心里吻一下，而且出点声，然后做个抛的动作，表示吻了大家，这叫飞吻。如果叫飞啵，也未尝不可，因为是把“啵”一下的声音传给了大家。香港也讲“打啵”，但意思完全不同。我问广东老乡，他说打啵就是打球。打篮球叫“打大啵”，打乒乓球叫“打小啵”。现在把嫖娼叫“打啵”，同湖南叫“打豆腐”一样。

## 蕻子菜

白菜一类的蔬菜开春前后长出长茎来，这茎就称“蕻子”，煮着吃鲜嫩可口，大家都喜欢。这是本义。

但如果是说“这个人喜欢吃蕻子菜”，则意义完全不

一样。是指这个人爱受奉承。得了表扬，听了好话就忘乎所以，同“吃米汤”、“戴高帽子”的意思一样。例如：

李队长是个吃蕻子菜的，陈支书表扬他几句，讲他顾全大局，境界高，他就屁眼都痒了，松口把明月山让给六队了。

今天公社开大会，黄书记灌了李支书一桶米汤，我们大队的三超粮又增加两万斤。

你们不要给我戴高帽子，什么标兵、先进、优秀，我都可以不要。但要我今天斗这个，明天斗那个，划（“尽”的意思）得罪些人，我不来。

除了这些，还有一句话意思也一样，即“尖禾枪杵起”。“禾枪”是挑柴用的木棒，两头都被削尖，较大的一头有一个栓。柴捆好后用禾枪插进去，如果难插进可用脚踩住栓用力。这句话的用法同前面几个词的用法一样。如：

亮亮被老师尖禾枪杵起，回来问我要二十块钱。我问他做么子，他讲送困难同学。我家总共二十块钱，把五块，他不肯，哭，不吃饭。

## 然

我们先看两个湘乡人的对话。

问：你上街去？

答：然。

# 品味湘乡话

问：你去买柴？

答：然。

问：屋里有柴烧哩？

答：然。

“然”就是“是的”、“对”、“是这样”的意思。但普通话里的“然”读“rán”，湘乡话没有翘舌音，同“嗯”的读音差不多。

《荀子·劝学》有这样一段文字：

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兰槐之根是为芷，其渐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质非不美也，所渐者然也。

这些“然”都作“这样”解释，湘乡人说“是的”为“然”，是文言文变成了土话。

## 桃子核

“核”读“肺”。桃子的核、李子的核、所有果子的核，湘乡方言均读为“肺”。有一首赞词是这样的：

六月六日发西风，  
吹落仙桃满地红。  
土地勾腰捡一个，

茶盘托起送寿星。  
寿星吃了仙桃皮，  
恭喜他活得九十一。  
寿星吃了仙桃肉，  
恭喜他活得九十六。  
寿星吃了仙桃核（读“肺”），  
恭喜他活得一百岁。

“核”读“肺”，与“岁”同韵，唱起来好听。

## 弹起蹠起

湘乡谓人做事不扎实，靠不住为“弹起蹠起”。“蹠”同“跖”，读“zhí”，但湘乡话读若“tò”。

丁惟汾的《方言音释》：“蹠古音读渠，长言为渠略（古音读‘虑’）。《诗·曹风·蜉蝣传》：‘蜉蝣，渠略也。’俗谓滑行迅利为渠略。蹠为渠略，跳行之貌也。”

看来，字不错，意也不错，只是湘乡方言读音既不从古也不依今。

谢欣老师说，湘乡话有五个声调，这个“蹠”字，要有第五声才读得准。tō、tó、tǒ、tò、to~，最后一个声调我不知怎么打，但连贯念下去，会读出这个音来。

用了“蹠”字的湘乡话还有：

又弹又蹠

猫弹狗蹠

## 倭坨

“坨”读“驼”。湘乡人把做不得事的人称为“倭坨大少爷”。如：

老信子同老伴商量，要请个人送头猪到潭市。婆婆说四细送一下就是的。老信子讲，四细是个倭坨大少爷，莫把猪弄到河里哒。

查《新华字典》：“倭lǚ ①脊背弯曲：佝(yǔ) ~ ②迅速：不能~指（不能迅速指出来）。”

实际上，“倭”就是驼背，“坨”就是弯背，“倭坨”是同义复合词。因为是“倭坨”，且又有大少爷作风，所以干体力劳动就有难处了。

把“倭坨”称为“大少爷”，还有讥讽富户的意思。“大少爷”只有富家才有，劳动人民家里绝对没有称“大少爷”的，而富户家里的大少爷是做不得什么的。

## 老实买买

对不机灵，一尺十寸，指一方打一方的人，湘乡话谓“老实买买”。“老实”好解，为什么叫“买买”呢？这就关系到一个称谓的问题了。

湘乡的仁厚、金薮、河山一带，称叔叔为“买买”。比如说“这丘田是我叔叔的”，他们讲“这丘田是我买买的”。其它地方，“买买”是指丈夫的妹妹。妻子称丈夫的妹妹为“买买”。如：

昨天我买买扯咯一丈花布。我讲要她做件旗袍，她讲怕发咯癩哩，穿得出？大腿巴子得在外前。其实我也是讲起好耍，乡里做么子旗袍啰。

那么，“老实买买”就是“老实叔叔”、“老实妹妹”，带有一点爱怜之意在内。但严格推敲起来，“买买”应该是“满满”。因旧社会科技不发达，人们不能实行计划生育，尽管不想再生，却无法控制，因此，几个孩子生下来以后，就开始叫“满某”，女孩子就叫“媛（谐圆）某”。所以仁厚一带叫叔叔为“买买”，实际上应该是“满满”。湘乡话里有“满崽子”之说。至于妻子称丈夫的妹妹为“买买”，应该是“满嫚”。湘乡对未婚女青年称“姑娘嫚嫚”。

## 亡眼畜牲

“亡眼”就是瞎眼，“亡”有失去的意思，失去眼睛便是瞎子；“畜牲”就是指禽兽。

这是个骂人的词汇。往往是骂过去曾经亲密，或者本来是亲人，而现在反目成仇、不讲情义的人。有时某某曾有恩于人，而这个人却忘恩负义，某某气愤之余也可能以此话泄愤。

我认为这个乡骂还是少用或不用为好。因为被骂者听到会更增愤恨，不利于和解。如果是亲人则应互相谅解，如果是有恩于人，则应“施恩不图报”。骂人家是瞎了眼的畜牲太过分了。

湘乡话里骂人的话还有：

冇尾巴畜牲（意变畜牲都器官不全）

四眼子狗（骂戴眼镜者）

瘟猪子（不言语）

弹鬼子射者（不停不住之人）

绝灭火熄（读“意”）（指断子绝孙）

吃苕菜屑血（讽走红者）

狗屎运（讽发小财者）

随胯下（骂乱讲者）

耍两头蛇（贵撮事生非者）

翻咯鞞哩（贵颠头倒脑的行为）



- 木脑壳（责不会考虑问题者）  
公共汽车（指乱来的女人）  
路边尿桶（同上）  
厌芥菜（责备水里水气的人）  
瘠丝瓜（指没精神者）  
煨芋头（指不言不语、精神不振者）  
外婆打赤脚（骂人不该）  
打菟啰的（即打了句号没有后发）  
斗牯（责好斗者）  
长舌妇人（责爱说闲话的女人）  
嗲哩嗲气（责撒娇女子）  
炊（读“催”）壶老倌（穿着不好的老年男子）  
拗相公（指小孩子好哭）

## 红颜大气

“红颜大气”是赞人容光焕发、神彩奕奕。如：

这位老人家身体好，红颜大气的。

他红颜大气，会有么子病啰？

相反，说人血色不好，一脸病态，就会说“嘴白（读‘怕’）面白（读‘怕’）”。如：

这个人嘴白面白，一定有病。

湘乡这类词汇还有：

头浮（读“抛”）眼肿（指水肿）

# 品味湘乡话

- 脸上炭脑壳一样（指脸黑）  
面高头（即上面）掐得水出（指皮肤细嫩）  
一身抖趁（衣服高档贴身）  
癆疲揪（读四声）拐（指力气耗尽的样子）  
横眉鼓眼（指憎恨到极至貌）  
痰糊水滴（读若“碟”）（指老态龙钟）  
眼屎窟窿（指眼疾或老态的体现）  
扎脚将手（指挽起裤脚、扎起衣袖）  
痰喷（读“奋”）水喷（读“奋”）（生气地大声斥责）  
气鼓气胀（生气后的行为）  
木里木瞪（指神志不爽者）  
神目笼统（糊涂的意思）  
大清大白（指洞悉一切，非常精明）  
阿弥陀佛（守本份）  
皈于法、皈于佛（循规蹈矩）  
牛皮惶惶哩（指讲大话）  
虱子掐咯根须（指受到恐吓不再做声，或服理认输不再做声）

## 杨梅课

“杨梅课”是父母打小孩的一种形式。将食指和中指弯曲起来，在小孩的头上敲一下，谓之“杨梅课”。这是一种很形象的说法。“杨梅课”敲一下轻者痛、重者长包，

包呈红色，上有头发，形似杨梅，故有此名。“课”是受教育的意思。著名画家王憨山常用“夜课八大”等语题画，意思是习八大山人的画。西冷八家之一的陈鸿寿<sup>[1]</sup>，他写的一副对联极富哲理：

课子课孙先课己，  
成仙成佛且成人。

对这个打人的动作还有一种叫法，即敲“谔公砧”。“谔”，直言。《史记·商君传》：“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谔公”，直言的长辈。“砧”，《新华字典》解为“捶、砸或切东西垫在底下的器具”，“谔公砧”的意思就是把脑袋作为砧敲一下。

湘乡历来有“条枝（读‘季’）子下面出好人”的说法，打小孩成俗。而今独生子女多了，子女金贵，打小孩的人慢慢少了，这是好事。但教育不可弃，特别是父母要为子女作出榜样，千万要“课子课孙先课己”，切莫要子女规矩时，自己却胡为。

## 对祥

湘乡话里的“祥”读第四声，是“不正”、“歪了”的意思，而以此词所组成的词组“对祥”却是指顺畅如意。

[1]陈鸿寿（1768-1822）字子恭，号曼生，别号种榆道人，浙江杭州人。官至江南海防同知。为西冷八家之一。篆刻家。书法擅行楷。亦长绘画。

## 品味湘乡话

如：

大哥家里还可以。大嫂开个小店子，赚得万把块钱一年。大哥包了鱼塘，一年出得千多斤鱼，也是五六千块钱。还喂了三只猪婆子，几抱猪崽也要出几千块钱。我讲他是栏里、塘里、店里都对祥，日子还可以，只是辛苦一点。

十三爷家里一不对祥。算哒崽大了，出得力了，技校刚毕业，在深圳找哒事，一个多月就出了车祸，撞脱三根肋排骨。用咯不少钱不要紧，两老急得莫奈何。

为什么“祥”是“不正”，而“对祥”却会是“顺畅”呢？这大概就是生活中相反相成的辩证法的体现吧。正因为“对祥”表达的是这样的意义，所以湘乡人为图个口彩、讨个吉利，往往用这个词。如：

“师傅，这床莞子好像还不正。”“好嘛，对祥嘛。”师傅说。

二老官说：“李四爷的屋是坐北朝南。”李四爷说：“我那屋坐哩的西北嚶。”麻四连忙说：“是的哩！对祥哒。”

相传湘军一位将领当了巡抚，家里建房上梁时，木匠故意将斧头丢下来，喊道：“斧头（湘乡话中‘台’与‘头’读音相同）掉下来了！”抚台家里一仆人捡起斧头大喊：“这头（湘乡话音同‘制台’）上来哩！”并爬楼梯送上去。据说这巡抚因一案子办得不清，被慈禧太后撤了，但不久又被提为制台。湘乡这种图口彩的风俗是很普遍的，把“歪了”说成“对祥”便是一个例证。

## 格炸

湘乡话说“格炸”即指便秘。

医生说三太婆要吃大黄。十多天冇解大手，不吃大黄泻动一下，格炸治不好。

这样格炸，要么是病，要么是吃错东西了。你还记得不？那一年吃一个荆广藤粑粑，害得我一个星期冇解得屎出。

清李光庭<sup>[1]</sup>所著《乡言解颐》<sup>[2]</sup>有“锅焦”一条：

柴灶之釜，炊粳饭熟，而锅底之米结成凹，其色黄，其声脆，谓之锅焦。乡言曰格炸。江乡有以酿酒者，曰锅巴酒。腊月，寺观中有以油煎之馈岁者。

这里的“格炸”同湘乡话里指便秘的“格炸”是同样的两个字，但普通话中“格”音“gé”，湘乡话中“格”音“jiá”，所以即使都是“格炸”，也还是可以分辨的。

李光庭是北方人，他说的锅巴是格炸，到湘乡人这里成了便秘。是不是南方和和北方人在一起开玩笑说成的呢？

---

[1]李光庭；生于1772年，卒于不详，别号瓮斋老人。周作人考证系宝坻人，久居北京。

[2]《乡言解颐》：李光庭所著。该书1981年再版时，编者石继昌评价为：“博采谚语，加以注释，亦庄亦谐，俗不伤雅。”

## 咳啰气火结

“咳（音‘hai’）啰气火结”是对支气管炎、哮喘病患者的刻画。在湘乡，人们对出气不赢、咳嗽不止者，一言以蔽之曰：“咳啰气火结”。如：

现在做不得事哩，动一下就出气不赢，咳啰气火结，下不得重力了。

老秦刚进五十，就咳啰气火结，下不得重力了。

“咳”是咳嗽发出的声音。“啰”是喉咙眼里发出的声音；“气火结”是“咳”、“啰”的原因，人们认为是心火集结造成的“咳”、“啰”。

这些年来，老年支气管炎和哮喘病的发病率在不断下降。我看过一本杂志，说母乳吃得少的人容易得这种病。现在五十多岁的人都是解放后出生的，一般在半岁后断奶，所以得这种病的就少些了。是不是这样，医学专家们或许已有结论。

## 暴头

湘乡话中的“暴头”，指起初或初始。这个“暴”要读第三声。

常听到人说：“到这里做事，暴头还不纯。”湘乡还有一句俗语：“暴头系漆裤子，狗子唵（读若‘谮’，咬的意思）。”

“暴头”，风暴之始也，后来引申为事情的开始。“不纯”即不习惯。这句是说：刚开始不习惯。“漆裤子”是香芋纱布料做的裤子，硬硬的，不粘身，夏天穿了凉快。“狗子”即跳蚤。

为什么说“暴头系漆裤子，狗子唵”呢？这是讽刺那些爱出风头的人，穿了“漆裤子”怕人不知道，到身上挠几下，说跳蚤咬，将人们的视线转到他穿的新裤子上来。例如有人说：“他刚当村长，每亩就要多收五块钱，是暴头系漆裤子，狗子唵！”

有人刚穿一双新鞋，路过一户人家时，狗追着咬。他站住说：“你还要咬！再咬我就是一新鞋子。”

爱出风头者当戒。

## 锣大鼓锵

虚张声势，言过其实，在湘乡叫“锣大鼓锵”。如：  
讲起就锣大鼓锵的，实惠就有得一点。

昨夜的杂技一点味得有得。讲起锣大鼓锵，头衔一些，本事有一点。那个什么大师，披起拖地大氅，手里执一根丈把长的家伙，怕他有几下来哩，就到台上走一圈，背后再也有看见哩。

当时竞选时，许七八桩愿，锣大鼓锵一大篇，到如今阴屁子刹括，一条得有兑现。

“阴屁子刹括”就是无声无息。“阴屁子”，不响的屁；“刹括”，停止。

按理说，“锵”是锣的声音，鼓大声音大，应该是“鼓大锣锵”。或许是因为讨厌这种行为，所以故意说错位，就成了“锣大鼓锵”了。



## 筐箩

湘乡棋梓、壶天一带有骂人语：“打筐箩的！”我原以为是“灰箩”，后来才知是“筐箩”。

《古汉语字典》注：

筐：从竹匪声fēi。椭圆形的盛物竹器。唐·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

“筐箩”在湘乡县城及附近乡镇的话里叫“车篋”。车篋是安在独轮车上盛物的。车篋分两种，一种是丝篋车篋，一种是板篋车篋。板篋车篋由黄篋织成，成撮状，用于运土；丝篋车篋由青篋织成，椭圆形，较深，用于运送细软之物。

我小时候见过病人躺在筐箩里由人推着去看病，也见过残疾人躺在筐箩里，被送到乔亭子<sup>[1]</sup>里来。残疾人送来后，各家各户送饭送物，然后派人送走。但到后来就看见有坐痹轿<sup>[2]</sup>的残疾人了。合作化后集体供养，此事绝迹。

---

[1]乔亭子。湘乡潭市锦屏乔有惠风亭，供行人歇脚用。亭子亦是宣传阵地。我在亭内看见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布告》，看见过印有“县长朗勤古”的布告，看见过《安全完全小学招生通告》。亭内有黑板，周日君、成珮玉等老师常来换黑板，每次都给我两支粉笔，叫我写字。

[2]痹轿：湘乡称脚不能行走的残疾人为“痹子”，痹轿是在竹床上安两根杠子，由人抬着走的专供行走不便的残疾人躺卧的器物。

# 品味湘乡话

棋梓、壶天骂人“打筐笋的”，大概是骂人要痹脚残疾。恶语伤人，不可用矣。

## 由头

“由头”在湘乡话里是指事情发生的起因。常听到一些搞新闻的同志说“新闻由头”，经了解，这个“由头”是指一个并不新鲜了的事实还能成为新闻报道的依据。这使我记起湘乡的一句话：“不得由头发哩。”

有人本来就想起点拱子，发泄一下，但找不到机会，找不到借口，就叫“不得由头发哩”。一旦有一点点岔子可找，便大闹一场。这时人们便有议论：

细五下得手，不晓得么子由头，打得烂的都给（读“哈”）他打烂哩。

下不得手？！他不得由头发哩，早就磨恨要搞一下的。

《何典》第四回：

这里雌鬼痒一阵，痛一阵，弄得无法摆张。肚里千思百量，忽然想起活鬼生病时，曾在鬼庙里请过香头，何不借着还愿做个因由头……

这个“由头”也是“借口”的意思。

## 万年屋

“万年屋”即棺材，又叫“寿材”，也有称“千年屋”的。这样称呼一般是出于忌讳。通常情况下，湘乡话叫棺材为“木”，“一副棺材”谓“一副木”。

由于棺材一般是杉木做的，所以七十年代有人称棺材是“杉树屋堂”。我记得曾经有人打听故人，问某某还在不在，那答复的说：“他呀，到青山娶杉树屋堂十几年了。”

湘乡打棺材叫“椁（读若刮）木”。棺材所用的木材有多有少。有十根树打的，木料粗，棺材做出来就大，这种棺材叫“十椁子”，是上等棺木；中等的是十六根树打的，较差的有二十根树打的。因为用十六根杉木做的比较普遍，因此湘乡忌讳“十六”这个数，出门如果是十六个人，那么人们会千方百计加一个或减一个。

吴方言中棺材叫“老材”，寿衣叫“万年衣”。《何典》中有多处注释提到。

## 鹰爪子

“爪”读“焦”。“鹰爪子”就是竹箬子。选用小酒杯粗的竹子，将下端尺余长的竹子纵向均匀地剖成七八片，然后通过火烤，把它们糅成同一面向的扇状，再把每片的前端曲起来并用篾丝固定以定型，一两个月后，在弯曲处锯掉多余部分即成。这是乡下用来收集柴草的一种工具，大概是因形状像鹰的爪子，所以湘乡人称之为“鹰爪子”。

“爪”的读音《新华字典》注“zhǎo”，也注“zhuǎ”，没有注“焦(jiāo)”的。《说文》：“覆手曰爪。象形。凡爪之属皆从爪，侧交切。”

“侧交切”是音“ciāo”，“焦”音“jiāo”，声母不同而已。但由于韵母都是“iāo”，所以音相近。看来把“爪”读成“焦”也是保留了古音。

## 寒毛冷颤

人感到紧张、恐惧的话，皮肤会起鸡皮疙瘩，汗毛也

会一根根竖起来，这种状况，湘乡话叫“寒毛冷颤”。“寒毛”就是指身上的汗毛，“冷颤”就是普通话里的“打激凜”。过去乡间无电灯，夜行时人往往提心吊胆，加上传说某处有某某怪，更加令人害怕。某地一神汉夜间为某疾者敬神后回家，经过一偏僻山坳，有后生躲在灌木丛中朝他砸一把沙子，神汉吓得一路小跑，袋子也丢了。第二天后生问神汉怕不怕。神汉说：“怕是不怕，也寒毛冷颤。”《晋书·夏统传》有：“闻君之谈，不觉寒毛尽戴。”其意思是寒毛都竖起来了，湘乡话里的“寒毛冷颤”应该是由“寒毛尽戴”演变而来的。

## 打唇福

湘乡旧时稍为殷实一点的人家，初一十五要“打唇福”。所谓“打唇福”就是吃荤菜。荤菜中，鸡、鱼、肉为大荤，蛋、螺丝肉、细鱼篓为小荤。人吃东西都要先经过嘴唇，吃好的自然是“嘴巴有福”了，看来这个方言词还蛮贴合实际的。

旧时请匠人，一般要打一次唇福，当然是应有鸡、鱼、肉，另外餐餐要有小荤菜。我们锦屏曾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某富家请篾匠师傅做工夫，不办荤菜，天气又热，篾匠见主人路过，故意高声喊：“大户人家有得风（荤）！”主人听了就知道是讲餐桌上没办荤菜。篾匠师傅借同音字表达了对主人招待的不满。

# 品味湘乡话

还有一个故事，好像是在城前公社工作时听到的。一户人家请了匠人，煎了两个鸡蛋，煮了几个蔬菜招待匠人吃晚饭。男主人不在家，女主人在厨房收拾，两个小孩同师傅一起吃。两个孩子一上桌就把煎鸡蛋夹走了，那师傅气不过，吹熄灯，在每个小孩头上敲了一个杨梅课。孩子大哭，其母在厨房问什么事。师傅答复：“他们抢鸡蛋打架，把灯也打熄了。”

打唇福又叫打牙祭。搞“四清”的时候，工作队下乡，上面规定不能到住户家里吃荤菜，鸡蛋都不能吃，但每个月到公社开一两次会，吃一两次肉。工作组组长是危兆坤，他就形容这是“会也开了，牙祭也打了”。

## 大势

“大势”在湘乡话中是一般的意思。如：

你问今年的收成？今年收成大势。早稻雨多了，晚稻雨少了。田里大势，土里也大势。

红妹嫫昨天去看了对象。看哒回来讲伢嫫大势。伢嫫不高大，也有得门手艺。地方还可以，跟城里只有十把里路。

丽丽的成绩大势嫫，语文有八十几分，数学刚及格。体育还可以，跑百米得了全校第一名。

这个店子的饭菜大势，色、香、味都不讲究，价钱又贵。

“大势”在其它语言环境里还有“主流”、“趋势”、“规律”的意思。“看大势”就是看主流、看多数。如问“牲猪行市大势如何”，就是问主流价格的趋向。因为如果是评价优劣高低，总是好的少，差的也少，中间状态的居多，故“大势”就是一般的意思。

## 刹撰

“刹撰”也可以说是“刹纂”，起初是用于指文章的结尾。在湘乡话里，讲话干脆利落，能讲到要害处就叫“刹纂”，哆哆嘹嘹，尽讲些不痛不痒的，讲不到要害的就叫“不刹纂”。如：

你讲咯个斯个钟头，冇讲一句刹纂的话。究竟是么子意思嘞！赞同？反对？一冇听得出。

胖哥几句话讲得好，刹纂！不同意就不同意，还怕哪个啊是！

“刹纂”从字义上来讲，相当于结束语，应该同赋体的“乱曰”差不多，《离骚》在结尾的时候有：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这几句的意思是：算了罢！楚国没有人理解我，我还念念不忘首都干什么呢？既然不能建立美好的政治，我干脆投水溺死，同古代的贤良住在一起算了。这几句是结论性的，刹纂！

# 品味湘乡话

蔡邕的《述行赋》、王守仁的《吊屈平赋》都以“乱曰”结尾。我认为“乱曰”就是“刹篡”。

## 穿泡

“穿泡”在湘乡话里就是见不得人的事情败露了。

《文史天地》2005年第4期刊登了王谦的文章《振聋发聩的决策》。文章回顾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在1952年对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处理的决策过程。其中有一句“当年刘青山、张子善是怎样穿泡的”。湘乡方言中也有“穿泡”，就是“东窗事发”、“真相大白”，就是“露馅”。

“穿泡”在湘乡话里一般讲“穿咯泡哩”。如：

企业要破产哩！他们几个人吃哩豹子胆，偷哒把设备卖了。前天，几个青年工人到一家民营企业找事做，一眼就看见他们用过的两台床子，一问才晓得是买了厂里的。这下才穿咯泡哩。

上边拔的钱哪里去了？你们不讲，总有一天要穿泡！

“穿泡”这个词很形象，脸盆里肥皂泡很多、很漂亮，但一个一个都穿了泡。见不得人的事也同肥皂泡一样，容易“穿泡”。



## 吃子

“吃子”是孩子们一种玩石子的游戏。五十年代湘乡的小朋友大多玩过“吃子”。

两个人以上就可以玩“吃子”。一般是这样进行的——每个人准备五颗小石子。玩时将五颗小石子握在手心里，然后张开手指将石子往上抛。石子向上时，翻过手板，让石子落到手背上后再跌落到地上，然后拈起一颗石子向上抛，石子向上时手迅速到地上拈一颗石子，再接住往上抛后下落的石子。这样连续四次，都按规矩完成，就再吃第二盘。动作一样，只是将石子向上抛时，手在地上要拈两颗石子在手里。第三盘要拈三颗在手里（剩下一颗一次），第四盘要将四颗都摸到手里。四盘都过了就算赢了一回。还有的玩法名堂更多，程序更复杂。

过去小孩的娱乐活动还有下“五子十三飞”棋、“金木水火土”棋、跳房、跳绳，女孩子还玩踢键子。后来发展到女孩跳橡皮筋，男孩“打油饼”，现在全都没有了。电游、上网让一些孩子玩疯了，家长急疯了。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常常带来一些负面的效应，如何兴利除弊，是值得全社会关注的。

## 催工鸟婆

每到暮春时节，有一种清脆的鸟鸣声——“交（读‘告’）工挖土”在青山绿水之间回荡。湘乡人叫这种鸟为催工鸟婆。

一九七三年，我从人民公社调到县城工作时，就住在涟水河边的望春门。春天里经常听到催工鸟婆在涟水堤边的槐树上鸣叫。我发现它的声音随着季节的推进会变得愈来愈嘶哑、急促。有一次，细雨濛濛，它就在我的头顶上空飞过。它体形不大，遍身黑羽，拖着一个不长的尾巴，艰难地叫了一声“交工挖土”。这一声使我突然想起了书上说的杜鹃，它不分明叫的是“不如归去”吗？

杜鹃又叫子规、蜀魂、冤禽等。我小时候看《尺牍》，书上说它是蜀国望帝杜宇所变。杜宇失去君王之位以后，化为鸟，惜春，看到春天要过去了，不停地叫“春归何处”，直至啼到嘴上滴血，那血便变为满山的红杜鹃。后来我又在一些书上看到对杜鹃的解释，说法基本一致，只是说它叫的声音是“不如归去”。

许多墨客骚人听到杜鹃的叫声，都会因他自己的心情和处境而发出不同的感慨。

有引发思乡之情的。如李白<sup>[1]</sup>《杜鹃》：

---

[1]李白（701—762），生于西域碎叶城，长于四川江油。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第一部分 湘乡方言词汇选释

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  
一叫一回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

有为他鸣不平的。如杜牧<sup>[1]</sup>《杜鹃》：

杜宇竟何冤，  
年年叫蜀门。  
至今衔积恨，  
终古吊残魂。  
芳草迷肠结，  
红花染血痕。  
山川尽春色，  
呜咽复谁论。

有同情杜宇失去帝位，联想到自己和同处悲惨境地的人而伤感的。如李洞<sup>[2]</sup>《闻杜鹃》：

万古潇湘波上云，  
化为流血杜鹃身。  
长疑啄破青山色，  
只恐啼穿白日轮。  
花落玄宗回蜀道，  
雨收工部宿江津。  
声声犹得到君耳，  
不见千秋一甌尘。

有赞赏杜鹃的坚定信念的。如王令<sup>[3]</sup>《春晚》：

三月残花落更开，  
小檐日日燕飞来。

---

[1]杜牧 (803—852)，陕西西安人，唐代著名诗人。

[2]李洞：唐皇室后人，字才江。诗人。

[3]王令 (1032—1059)，字逢源，扬州人，以诗见长。

## 品味湘乡话

子规夜半犹啼血，  
不信东风唤不回。

有埋怨杜鹃的。如陈瓘<sup>[1]</sup>《卜算子》：

只解劝人归，  
都不留人住。  
南北东西总是家，  
劝我归何处。  
去住总由天，  
天意人难阻。  
若得归时我自归，  
何必闲言语。

还是范仲淹说得好：“览物之情得无异乎？”<sup>[2]</sup>例如湘乡人把杜鹃叫“催工鸟窠”，把它的叫声听成“交工挖土”，不是赋予杜鹃一种积极向上的意义吗？春天快过完了，大家互相帮助，努力耕作吧！只有这样才可取得秋天的收获。

---

[1]陈瓘(1057—1124)，福建人，一生为官。

[2]摘自《岳阳楼记》。

## 一把年纪

“一把年纪”在湘乡方言里指年龄很大了。例如：

三叔日子不太好过。自己一把年纪哩，老娘（意即老婆）身体有病，细伢嫫不得力，划赚钱不到手。

要我踩打稻机不行，印一把年纪哩，跟僚咯些后生子受戒<sup>[1]</sup>，来不得哩。

“一把年纪”的说法也是有来历的。过去有户人家生了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学问，二儿子叫年纪，三儿子叫笑话。一日三个儿子一起去砍柴。天黑回来，父母问砍了多少，结果是学问全无，年纪一把，笑话一担。

这个笑话是《何典》上的，可见吴方言亦有此说法。

---

[1]受戒：指人皈依佛门和遵守佛门规矩。这里是指被迫从事强体力劳动。

## 气悻悻哩

“悻”读“奴”。湘乡话谓人生气发火为“气悻悻哩”。如：

三额公听哒信就有意见，气悻悻哩，讲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质量要讲究，指挥部讲哩的。昨天李技术员在印团里挖了九处地方，六处密度有达到。何九搭句白，讲总有一点，李技术员有看法，气悻悻哩行咯（走了）的。

“悻”《新华字典》注：xìng 怨恨，怒。

但《方言音释》认为：

庐都为悻（古音读庐）庐。庐之叠韵音转。《说苑》：“齐景公数于梧丘，梦五丈失北面悻庐。”悻庐即悻悻。《孟子·公孙丑》篇：“则怒，悻悻然见于面。”悻悻为怒容。

这说明湘乡话讲“气悻悻哩”是读的古音。

湘乡还有“悻火子”的说法。常听人说：“依得我的悻火子，要帮你打咯点哈气。”也还有“悻肠悻膀”之说。“悻肠悻膀”往往与“仰出仰进”连在一起。还有“冲屋拜斗”<sup>[1]</sup>，也是火气大的表现。

[1]冲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拜斗：下跪作揖。俗谓“喊天”。

## 消食经

吃饭的时候，有人滔滔不绝地说话，湘乡话责之“念消食经”。吃公共食堂的时候，一开餐就有领导拿个土喇叭讲话，农民非常讨厌地说：“吃饭得不清静，念消食经的样。”我在湘乡一中读书的时候，食堂一开餐，晏老师就拿个土喇叭发通知。有次他说：“同学们注意，午餐以后，苍蝇队在球场里集合。”大家一听吓哧一笑，饭都喷出来了。

## 平四

“平四”就是平常、平时。湘乡人说“往常”一般谓“平时”，但也有人谓“平四”，意义都一样，也有人讲“平日”的。陆游有《雪意》诗：“山寒酒过平时量，窗黑书亏半日功。”但尚未查到有说“平四”的。“平四”与“平时”也都有“一般”的意思。如：“平四马虎一点可以，这几天不行。”这个“平四”就是说“一般情况下”。

## 外后日

“外”读若“湾”。今日、明日、后日都有称谓，那么后日再过一日怎么叫呢？湘乡称“外后日”。这种叫法同浙江绍兴的习惯相似。有本书叫《陔云丛考》，上面说陆放翁讲：“今人谓后三日为外后日，意其俗语也。”有人考证，《唐逸史·裴老传》乃有此语。裴老为唐大历中人，可见此称已久矣。

## 缩头乌龟

说人怕事，不敢声张正义，湘乡话谓之“缩头乌龟”。过去“双抢”的时候，割着割着禾时，有人捡到一只乌龟，他觉得很讨厌，口里喊：“背时乌龟远地去！”二十四天<sup>[1]</sup>一摆，丢到很远的田里去了。后来看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那里头有《金龟婿》的唱词，把乌龟当成吉祥物。更

---

[1]二十四天：意即用力。



早些时候的文学作品如曹操的《龟虽寿》，还把乌龟说成“神龟”。近翻许进雄所著《古事杂谈》，言龟在唐宋时候倍受尊重，元明以后突然成为取笑对象。他说：“或有人以为元代汉人屈受异族的统治不敢抵抗，有若乌龟把头缩到壳中，不理睬外界的形势，太过懦弱。”故《增广》中也有：“近来学得乌龟法，得缩头处且缩头。”

## 膝头牯

膝关节，湘乡人谓“膝头牯”。我十多岁的时候，常听我父亲说：“人还有死，死咯对脚。”那时父亲只五十多岁。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突然两条腿也颇感乏力，主要是膝头牯无力。我记起父亲当年说过的话，吃饭的时候同我老伴梅先生说了。她却认为这是因为缺乏锻炼所致，并告诉我一套操：两脚合并，弯腰。两个手掌抓住膝盖骨，身子略往下蹲，将膝关节由左向右转九次，再由右向左转九次。然后两腿分开，两脚同时由外向内转九次，再由内向外转九次。她说坚持下去，保证膝头牯有力。我实践几天，果然如此。故记于此，或有益于乡亲。

## 曲蚊子

“曲”读“求”。“曲蚊子”即蚯蚓。因弯弯曲曲，故称为“曲蚊子”。曲蚊子可以疏松土壤，又可作为钓饵，到塘里河里去引诱鱼儿上钩。江浙一带也不叫“蚯蚓”，《何典》有述，叫“蚰蟾哥”。江浙人称它为“哥”，好客气的。

## 正好娌

“正”湘乡话读音若“dò”。“正好娌”就是恰好。按普通话，“正”要读“zhēng”，但湘乡话读“dò”，是读古音。闻一多曰：“以许书之例言之，‘正’当云‘从止一 声’，一，古丁字也。”（《古典新义》第598页）湘乡话“丁”字读若“diō”。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古时候“正、章、庆同音”。湘乡话中“行”有时是读“庆”，刘三才同志五十年代在龙洞工作过，他把“行起”说成“庆起”。但“庆”、“罄”都是读若“开亚切”，因此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只要提到刘三才就说“庆起”。按何金松先生在

《汉字文化解读》中的说法：“‘章’字的上古音是‘阳’韵，‘辛’字的中古音是‘真’韵，从‘阳’韵分化出来的。从字形和字音都可证明‘章’字从‘辛’。”如果章字在中古时期也读“真”韵，那“正”、“章”、“庆”三字的音的确接近了。

## 构飞子

冬天，有时下着毛毛雨，一降温，毛雨成了冰花，用湘乡话说就是：“落构飞子啦！”有时下着雨，由于气温低，一落到地上便冻住了，上了蜡似的。用湘乡话说这是：“构起啦！”

“构”，《康熙字典》引《左传·桓十六年》：“又结起也”，《物类相感志》：“构胶可以涂丹砂”。“构胶”意即冻胶。湘乡谓鱼汤成胶状为“鱼冻冻”，也说“鱼构子”。“结起”也好，“构胶”也好，都说明湘乡把冰冻说成“构”是确有根据的。

## 滑蚕子

无壳的蜗牛，湘乡叫“滑蚕子”。滑蚕子往往在深春初夏的时候出现，有时甚至爬在水缸的外面。《履园丛话》中有篇文章叫《蜒蚰精》。“蜒蚰”就是滑蚕子的学名。蜒蚰成精自然是无稽之谈，但这段文字值得一读，不妨录于兹：

闽门叶广翁精于昆曲，有《纳书楹曲谱》行世。其族子某，年少能文，颇好挟邪。一日独坐书室中，有女来奔，头挽双髻，曰西邻某家女也。遂与同寝，肤柔滑如凝脂，生窃自喜。惟此女每来，茵褥上必有白光一团如泥银者，莫解其故。越数月，生得疾以瘵<sup>[1]</sup>死，或谓此蜒蚰精也。

---

[1]瘵：病。亦指肺结核。

## 木寸

湘乡谓人木讷或人思维不敏捷，行动缓慢为“木寸”。口语中“木寸”有时中间加“里”，即“木里木寸。”《古今笔记精华录》记山西“谓人粗蠢曰笨村”。“笨”当然是蠢，而“村”则是“墅也”、“聚落也”，并无其它意义，而湘乡话里的“木”、“寸”两字都有出处。《论语》有“刚、毅、木、纳、近仁”。“木”就是“木讷”。古人说：“敏于事而讷于言。”“木讷”就是不会讲话。“寸”，《康熙字典》注：“又寸者，忖也。凡法度字皆从寸。”可见“忖”字与“寸”相通。“木寸”即“木忖”，意思就是思维不敏捷。

## 皂壳埠

皂壳埠是涟水在湘乡境内的最后一个码头，位于横州，与文家滩隔岸相对。《古今笔记精华》载《述异记》云：“湘中有灵妃步，吴楚间谓‘浦’为‘步’，语之讹耳。”其实应该说“吴楚间谓‘浦’为‘埠’”，而非“步”也。“埠”，

## 品味湘乡话

《康熙字典》注：“《正字通》：同步。舶船埠头。《通雅》：埠头，水濒也，又笼货物积贩商泊之所。”这说明湘楚之间并非“语之讹耳”。湘乡有何家埠、街埠头、皂壳埠，都是旧时码头；当然也有许多渡船码头，如邓氏渡、张公渡；也有就叫码头的，如潭市柴码头、镇湘楼码头等。旧时船也以埠分帮。谭日峰所著《湘乡史地常识》述：

湘乡航船，有本帮客帮之别，本帮向分邓、陈、潘三大埠，各埠之下，又分小埠。

又说：

测水流域，如街埠头、洋潭、永丰一带，属邓埠；梅林江、石头埠、娄底、渡头坪等处属陈埠；县城、石狮江、薛家渡、潭市、羊古市、谷水、磨子石、杨家滩一带属潘埠，而潘埠分大潘小潘。旧称三大埠之下，有七中埠，十九小埠之说。

船帮分埠，辞书上是找不到的。

## 刮瘦的

谓人清瘦，湘乡话称“刮瘦的”。言其肉像被刀子刮掉了似的。章太炎的《岭外三州语》说粤语“谓人瘦曰瘠”。湘乡谓人瘦曰“刮瘦的”，实在找不到依据。但湘乡话里还有更形象的说法如“刮瘦三根筋”。瘦得只有三根筋了，真是阿弥陀佛！

## 炸猛子

湘乡方言中的“炸猛子”是指在没有充足把握的情况下，指控他人做了某一坏事的突然行为。“炸”，爆发力大；“猛”，冒几分风险。我记得杨牧之先生在回忆瞿秋白同志的文章中说瞿秋白故乡有一庙，庙内菩萨手执钢鞭，非常威严。上有一块匾额书了四个大字——“你也来了”，这是菩萨对做恶事的人的一个警示。但世界上做恶事的人不绝，他们也许认为菩萨是打炸猛子的。

## 信瞽眊天

湘乡话中“信瞽眊天”指唐突，无目标、无方向的言行举止。“瞽”是瞎子，“眊”亦是瞎子。《国语·召公谏厉王止谤》中有：“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这个“瞽”就是担任乐官的瞎子。上古时许多乐师都是瞎子。“眊”，《孟子·离娄上》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古汉语词典》：“眊：眼睛不明。”

“信瞽”，相信瞎子说的；“眊天”，用瞎子想象的天来描绘，这样做的结果可想而知。“信瞽眊天”近似瞎子摸象。平时常听到干部群众说：“这个人讲话漫无边际，没有根据，信瞽眊天乱讲。”

## 共天各地

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湘乡话谓“共天各地”。看韩国电视剧《青青草》，莲好的伯父对其老婆说：“我是家里的天。”丈夫为天、妻子为地是中国阴阳五行学说的观点。中国古代哲学认为万事万物皆有阳有阴，对立统一。《吕氏春秋·有始览》认为“天地有始”，始，初也；天，阳也；地，阴也。《易经系辞》中说：“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所以扬名挥子上一开头说的“天皇皇，地皇皇”<sup>[1]</sup>，意思就是：父亲惊恐，母亲也惊恐，而不是天也惊恐，地也惊恐。

---

[1]天皇皇，地皇皇：是扬名挥子的头两句话。旧时小孩夜哭，父母无可奈何便贴扬名挥子，目的是让路人念此以消灾去凶。



## 上界

“界”读“嘎”。湘乡人谓上午为“上界”，下午为“下界”，晚上为“夜里”，黄昏为“挨黑时候”，上午9点到10点的时候为“茶时候婆”。旧时乡间无钟无表，谁家生了小孩子推算时辰，只能是白天看太阳，晚上看月亮，没有月亮的时候还有“关门为酉，点灯为戌”的推算法。但春夏秋冬四时，昼夜长短各有变化，这种时辰推算也只是根据一般的经验做出的，精确谈不上。

## 生板田

“生”读若“闫”。头一年收割后没有翻耕过的田，第二年清明时节翻耕谓“犁生板”。犁了生板后再犁第二次叫“倒（读‘到’）铧（读‘滑’）”。为了把田整平，要挖田角，撂铧坯（读‘坯’）子，要耙，要打浪。由于犁生板田牛很费劲，所以湘乡人常用“生板”一词来比喻办事的艰难。如：

# 品味湘乡话

这个单位很复杂，我在那里三年，硬是背生板一样，才翻过来。

## 打癆脚

走路时两足无力，东倒西歪，湘乡话谓“打癆脚”。这里“癆”读第一声。普通话里的“吊起二郎腿”，湘乡话叫“癆起二郎腿”。两只脚交叉就叫“癆起”。

## 秧墨粒

湘乡话称蝌蚪为“秧墨粒”。因蝌蚪多在秧苗生长期间出现，故冠以“秧”字；又因其通体乌黑，如浓墨打的一个逗号，而给一个“墨”字；因小，如豆大，故谓之“粒”。某乡有一耕读教师（即民办教师），读书不多，常在课堂上闹笑话。据说有一天他在课堂里对学生讲：“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群众当成阿斗。”有学生问什么是阿斗。这位老师说：“阿斗就是秧墨粒。”他不知阿斗是《三国演义》中那个毫无用处的后主刘禅，而把“阿斗”当作了“蝌蚪”。

## 撞哒烫哒

“烫”读若“厄”。湘乡乡间做酒就在厅屋里开席，要是摆上七八桌，就显得十分拥挤。端菜的谓“打盘的”，往往要边走边喊：“撞哒厄哒！”叫人让路，警示大家不要撞翻菜，不要被烫伤。我去俄罗斯莫斯科跳蚤市场看望湘乡皮革商。那里真是人山人海，一些推着手推车的人边走边喊：“打乐果！”听此声音，人们就主动让路。我对彭伯良同志说这就是湘乡喊的“撞哒厄哒”。我在纪委的时候讲过一个观点，纪委除了办案，还要喊“撞哒厄哒”。只处分人而不抓警示教育是不行的。后来我们搞了“三书一单”。“三书一单”就是喊“撞哒厄哒”。

## 勺齑

不理智、不冷静，容易走极端的男人，湘乡话谓之“勺齑”。“勺”是乡间舀水的器具，一般由一节或两节竹筒做成，中部安着一个木柄，用于在缸里取水。由此引申为：如果重量在一端，人在另一端用力，此类动作谓之“勺”。“勺”有难以制服，难以驾驭之意。“勺”的读音是普通话。但陈又钧教授说湘乡将“勺”读为“硕”，是读的古音。可见有的字可能在这里读古音，在另一处就不是按古音读了。“齑”，男性生殖器。古籍中常见此字，一般解释为肉或切块的肉。《说文》：“臙也，一曰切肉齑也。”《正韵》：“块切肉。”《正字通》：“块割也。”但《晋书·谢琨传》上说：

元帝为晋陵公主求婚，谓王珣曰：“如谢琨便足。”未几，袁崧欲以女妻琨。珣曰：“卿莫近禁齑。”

李鸿章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亦用了此词：

屡奉寄谕，飭派敝军协剿金陵。鄙意以我公两载辛劳，一餐未竟，不敢近禁齑而窥卧榻。况入沪以来，幸得肃清吴境，冒犯越疆，怨忌丛生，何可轻言远略？

难道“齑”在这都是指不准别人吃的小片肉吗？于是有人就说：“肯信咯个齑弹琴！”

也许湘乡哪位古人看这这一则便如是说了。究竟是“卵”还是“齑”，由人写去罢。

## 大候的

湘乡虞塘一带的人谓“没有关系”为“大候的”。我在虞唐枫林六队办点的时候，曾借青年社员成桂林一把锄头，当我薅完田垄将锄头还给他致谢的时候，他就说：“大候的。”我们县城四周的乡镇都是讲“现话的”，只有虞唐一带才讲“大候的”。但并不是县城附近的人不讲“大候”这个词，而是要在评价一个人不计较、大度、容易打交道的时候才说：“这个人大候，随你们何如，他总会要得。”

## 念经博古

过去湘乡人信神，大人小孩患病，总喜欢请一个司公子或道士到家里来敬神驱邪。这司公子或道士要在厅屋神台下的桌子上点上香烛，然后请神。请神类似于电视剧《西游记》里的唐僧念紧箍咒，口里念念有词而旁人却听不清，跟道士、尼姑念经一样。谁家死了人，请和尚、道士做法事，也是如此。这里的“经”即经卷，是和尚、道

## 品味湘乡话

士做法事或驱邪所念的经文。念一大篇经要花好长时间，故由“念经”引申出喋喋不休之意。“博古”指扯得很远、很宽，漫无边际。凡用“念经博古”说某某，就是嫌其太唠叨，讲得太多、太散。如：

今天这个作报告的，念经博古讲咯一个上午，莫讲他讲要费力，我听得都费咯力哩！

快莫念经博古讲咯多哩，算咯水讲干的<sup>[1]</sup>好得多。

### 绊到他眼里

“眼里”即窟窿、陷阱。此句谓掉到了人家设置的陷阱里。湘潭谓“带笼子”，湘乡亦有此语，但“绊到他眼里”讲得更多一些。

---

[1]算咯水讲干的：湘乡人把米、饭菜等食物中的汤水从锅盆瓢碗里倒掉，为避免食物随其流出，就得轻轻地倒，或者用其它东西挡住，这个动作叫“算”。“算咯水讲干的”意即去芜存精。

## 勾头擻脑

“擻”读“如”。湘乡话中的“勾头擻脑”是言人认了理、服了输的样子，也言人倒霉的样子。如：

某某硬搞得勾头擻脑了。

你勾头擻脑做么子？你只犯得咯大的法，何解要做个背了时的样子？

“勾头”就是低着头，“擻脑”是将头埋在胸前，同义反复。“勾头擻脑”也就是“灶起弓来行”。

## 喷臭的与喷香的

湘乡谓臭不可闻为“喷臭的”。这个“喷”字读的是标准的普通话“pēn”。香气四溢则谓“喷香”，但这个“喷”字在湘乡有音的变化，读“pìn”。“喷”字在湘乡有时读成“奋”，完全是老师教错的。例如五十年代有了喷气式飞机，老师教的就是“奋”气式飞机。

## 执执古古

言认真、一丝不苟。“执”，执着；“古”，古板，如法炮制不走样。一“执”一“古”还不行，还要叠音。乡下有俗语谓：“毛里毛乎赚些吃，执执古古赚些累。”湘乡的书面语“吃”与普通话音同，但口语的“吃”读“呷”。“累”读音若“lió”。

## 劈面无情

“劈”读音若“pié”。“劈面”指面对面。劈面无情言不讲人情、不讲亲情、不讲面子。这个词可作褒义词，也可作贬义词。如可以说：“这个人原则性很强，能依法办事，不分亲疏，劈面无情。”也可以说：“这个人不讲一点情义，他舅妈要问他借三百块钱，他劈面无情回复她，冇得！”



## 套掐

“掐”读若“卡”，但读第二声。表示事情的结局正如别人所预言的那样，湘乡话叫“套掐”。“掐”是测字的人用手指轮日子、时辰的动作，即用大拇指尖在其它手指指尖和指肚上按的动作。“套”就是吻合的意思。“套掐”，就是事情的结果正如测算者事前测算的那样。这个词往往用在形容某某不听忠告，一意孤行，最后发生了忠告者所预见的不良后果的场合。某人由于不争气，事情没办好，发生了其对立面希望见到的结局，也会有人说他：“套啞××的掐。”另一种说法谓“落到××人的印板上”。“印板”即预先刻好结论在等的意思。

## 桃末

湘乡旧时有个习惯，在过年前大搞一下卫生，特别是在腊月二十三日打桃末。“桃末”指厨房墙壁和器具上的烟灰、扬尘。旧时农家多为平房，炊时所烧之物多为稻麦之秸

## 品味湘乡话

杆，一年下来，厨屋烟熏火燎，灰尘很厚。而人们敬奉的司命之神安在厨房，该神要在腊月二十三晚上上天，大概就像封建社会的官员去京城向皇帝“述职”一样。“司命”者，主管和掌握人之命运，人们自然希望该神能“上天呈善事，下地降吉祥”，故在腊月二十三日白天一定要将厨房打扫干净，博其欢心。家家还做斋粿，于此晚呈贡在司命之神前，焚香秉烛为其送行。斋粿是用大米做的。首先将大米磨成面粉，用水调好后，放入雕有花纹的木印内定型，然后放在蒸笼里蒸熟，除敬司命神外，还用于打发拜年的小朋友。

湘乡话里还有“桃末鸡屎”一词，这是因为有的鸡拉稀屎，其排泄物和桃末一样，沾在地上又不容易扫。父母们常戏称缠住自己不放的小孩为“桃末鸡屎”。湘乡还有一句俗语“桃末鸡屎头前跽”，讽喻那些冒冒失失、猛猛撞撞而又喜欢出风头的人。

## 给矢趋

人向前跌倒，湘乡话谓之“给矢趋”。“给”，迅速。《荀子·非十二子》：“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杨倞注：“齐，疾；给，急也。”“矢”，箭；“趋”，向前。所以“给矢趋”就是像飞箭一样地向前倒下。因为湘乡话中的“狗”与“给”音近，“矢”又与“屎”同音，所以有人认为是“狗屎趋”，这就不好理解了。北方话里有“狗啃屎”，

如：“跌了个狗啃屎。”大概同湘乡的“给矢趋”差不多。

## 晕趋子

少言语、乏表情、有气无力，湘乡话叫“晕趋子”。“晕”有“光影色泽模糊”的意思。宋代苏洵的《辩奸论》里有“月晕而风，础润而雨”，农村也有俗谚“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这些“晕”均是指太阳或月亮的周围出现的朦胧的光圈。所以“晕趋子”有时还指态度不鲜明、观点模糊。所以人常说：“你这个晕趋子，半天放不出个屁来，跟你冇得搞手。”

## 上舍郎

入赘，湘乡谓当“上舍郎”。中国人很讲究传宗接代，这个重任必须由男子来承担。旧习认为，女儿是嫁出去的，其生育的子女是男家的人，所以有的人家无子有女，便要招上门女婿。“上舍郎”用得非常准确，首先是“郎”，湘乡谓女婿曰“郎”，而这个郎是“上舍”的；“舍”，家

## 品味湘乡话

也，意即上门女婿，女婿上门，作为女方家庭成员之一。古诗中有“田舍翁”，湘乡有“上舍郎”，真是语之有趣。

### 摧屁眼

“摧”读若“菜”。在湘乡话里意为双手从物件的底部向上抬。如：“摧几坨石头来。”又如：“一两百斤重他竟摧起哩！”

“摧屁眼”指在背后捣鬼，鼓动别人把事情闹大，达到自己见不得人的目的的人，也即幕后主使。如：“他是个摧屁眼的，你不要听他哄。出咯事哒，他在隔边看光光。<sup>[1]</sup>”

### 空头路

没有任何效益的事在湘乡话中叫“空头路”。“路”就是事情。比如问人家“你今天干什么事情去”，湘乡话是说：“你既日子搞么子路去？”找工作，湘乡话也叫“寻

---

[1]看光光：湘乡方言中指“幸灾乐祸”。

路”。如“细毛到深圳一冇寻得路到手”，意思就是细毛在深圳没有找到工作。

“路”也有说成“路径”的。

## 白口子

“白”在这里读“怕”。吃没有菜配的饭叫“吃白饭”，而不吃饭只吃菜则叫“白口子”。如：“他白口子吃咯一碗扣肉。”这里“白”有光、尽的意思，即光吃饭、光吃菜或尽吃饭、尽吃菜。需要说明的是，“白”的发音很有讲究，在湘乡话里，“白口子”中的“白”读“怕”，而如果说“不吃白不吃”、“白走一趟”，这里的“白”就不能读“怕”。而且湘乡书面语中的“白”与普通话相比仍有一点差别，普通话读音为“bái”，而湘乡话读音为“bié”。

## 受埕

“埕”，《新华字典》上说是“用土筑成的小堤或副堤”。湘乡话中的“埕”是指在一个平面上有突起的东西，使物

## 品味湘乡话

体在这一点上受力而不能放平。物体接触突出的那部分叫“受埥”。“受埥”的部分容易伤损，故被引申到人、事上来。凡受了训斥谓“受了埥”；在别人面前讨了没趣也谓“受了埥”；向人借钱借物遭到拒绝亦可谓“受了埥”。描述人的身体受损也常常用到“埥”这个字。如：“小张的腰在栏杆上埥了一下，痛起上不得班。”

### 不期故得

无意的行为或无意中讲出的不得体的话，湘乡话谓“不期故得”。“不期”即不希望；“不故”即不是故意的。本来应在“期故”中间加个顿号，但由于是口语，就不好体现了。“不期故得”还有一种用法，用于表示不在意，不觉得的意思。如：“今年过得好快，不期故得就十二月份了。”又如：“小红长得真快，不期故得大人哩。”

### 鬻邻犯舍

“鬻”在湘乡话中读“撩”，是纠缠的意思。“鬻邻”即

纠缠邻居；“犯舍”即闹到别人家里去。“鬻邻犯舍”则指不安分守己的无赖行为。这种人最喜欢无事生事，小事闹成大事，是人们所鄙弃的。

## 吃附毛猪

成语有“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毛是附着在皮上的，毛不能吃，故屠户杀猪宰羊必须刮去其毛。湘乡有句俗话说叫“死了张屠户，不吃附毛猪”，意思是难不住人。另外，指不分是非、不讲原则也可叫“吃附毛猪”。如：“某某不讲一点原则，吃了一世的附毛猪，他处理过的事有几件分清是非哩啰？”

## 结犟

湘乡话里谓人脾气犟，又不大懂理为“结犟”。“结”，纠结不清。如线理不出头绪，谓“打结”了；事情没理顺，谓“巴结的”。“犟”，固执。“结犟”是贬义词，现在湘乡话也有说“倔犟”的。

## 如贴

言事情办得周照、妥善，湘乡话谓“如贴”。“如”，像；“贴”，合拍。《增韵》：“裨也，依附也，黏置也。”“裨”，脾胃，胃口；“依附”，合拍，合意；“黏置”，贴到一起了。“如贴”就是非常中意。湘乡话有时把“如贴”说成“如如贴贴”或“如是二贴”。“二贴”，指双方合拍，也就是非常到位的意思。

## 水浸牛皮

有缺点但屡教不改，我行我素却又不顶撞人，湘乡方言谓之“水浸牛皮”。

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在《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中自述他的性格是：

我是一个蒸不烂、煮不熟、搥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



这里的“锦套头”大约就相当于湘乡话里的“水浸牛皮”。

“水浸”是牛皮制鼓的一道工序。牛皮在水里泡的时间长了，变得极有韧力，这时候无论你怎么敲也敲不响。俗谓“响鼓不用重槌”，“水浸牛皮”与其相反。

## 陡信

湘乡常有“回陡信”、“回咯陡信哩”的说法。“陡信”就是与希望得到的消息相反，意即遭到断然拒绝。如：

三妹婆想到她二姨那里去打工。原来她二姨答应考虑，逗起三妹子作咯一些的准备。昨天来个陡信，说不行，三妹婆哭咯一夜。

为什么“断然拒绝”叫“回陡信”呢？查《新华字典》：

陡 dǒu ①斜度很大，近于垂直：这个山坡太陡。②突然：气候陡变。

如果是用“突然”来解释“陡”，在上面举的例句里是可行的，但如果是一个喜信呢？也可以说是“陡信”吗？按照湘乡方言的习惯，这类消息是不能用“陡”的。因此，必须把两种意义结合起来解释才行得通。由于“陡”形容山岩壁立，所以有碰壁、此路不通的意思在内。所以“陡信”应该是突然遭到回绝的意思。

## 恒兮

湘乡话用来表示“经常”、“总是”的词为“恒兮”。“恒”，《说文》：“常也。”《易·序卦传》：“恒者，久也。”“经常”、“总是”谓之“恒”是有根据的。“兮”，《新华字典》解释为：“相当于现代的‘啊’或‘呀’”，但《康熙字典》解释得更全面，其中引《徐曰》：“为有稽考，未便言之。言兮则语当驻，驻则气越亏也。”“语当驻”就是用在词语的结尾。至于“恒兮”的“兮”的读音，在湘乡话中读若如“歇”，声母相同，韵母不一样，恐怕是音转而异。

也许古时候就是读“歇”的。不然为何屈原的著作中这么多“兮”，但现在在楚地方言里却找不到影子了呢？

## 支介

在湘乡方言里也有一词多义，例如“支介”一词就是。在江西民歌《十送红军》里面，有许多“里格”，还

有许多“介支”：

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  
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  
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  
树林（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

“介支”在这首歌里应该是衬词，无义。同《东方红》里的“呼儿嘿”、《浏阳河》里的“哟呀哟子呀”一样。但湘乡话里，只把顺序变一下，成为“支介”，就有实实在在的意义了。如：“你不要怕，支介去，保你有事。”这个“支介”就是只管或尽管的意思，叫人放心大胆，成了副词。但在另一种情况下，“支介”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如：“这小子刚走出大门，脚就支介跳，手就支介舞，像小鸟出笼。”这里的“支介”就是“不停”的意思。“支介跳”、“支介舞”就是跳个不停、舞个不停的样子。

## 檐老硕

蝙蝠是一种白天休息，夜晚捕食昆虫的哺乳动物，湘乡人谓之“檐老硕”。湘乡人称“老鼠”为“老硕”，因蝙蝠形似老鼠，又喜吊于屋檐边上，故叫它为“檐老硕”。我们小时候唱过一首儿歌：

檐老硕偷盐吃（读“qió”），  
躲来躲去倒挂壁（读“bió”）。  
捉哒它！捉哒它！

# 品味湘乡话

拖把刀子杀血吃。

## 洋扮

衣服穿得时新鲜艳，湘乡人谓之“洋扮”。如：“你穿得咯样洋扮，要到哪里去？”原来我以为“洋扮”是“土气”的反义词。但近读《中国风俗史》，发现南北朝时期就有此词，意指年轻女子轻佻。只是字是用的“阳畔”和“杨叛”，并且有一个典故，兹录于下：

杨婆儿《南史·齐郁林王本纪》：“又在西州令女巫杨氏祷祀，速求天位。及文惠薨，谓由杨氏之力，倍加敬信，呼杨婆。宋氏以来，人间有《杨婆儿哥》，盖此徵也。”洪氏颐煊《诸史考异》按《袁象传》：“于时何洞亦称才子，为文惠太子作杨畔歌，辞甚恻丽，太子甚悦。”《隋书·音乐志》：“其歌曲有阳畔，后呼杨叛儿。皆此曲一声之转。”按今江西湖南俗，呼男女轻佻为阳畔，呼物不坚实而外华美为阳畔货。

看来，词义已有变化了。

## 抱肚子

过去，湘乡两岁的小孩夏天不穿衣服，只系一个“抱肚子”以保护其腹部不着凉。“抱肚子”（亦有称“兜肚子”的）古时叫“抱腹”。据史料记载：“衣之类有汗衫、有袄、有袄肚。”《古今注》：“始汉光武帝，裳之类有袴（同裤）褶。”《與服杂事》：“始汉武时，有袴。”明代张萱在《疑耀》中说古人裤皆无裆，“有裆起自汉昭帝时上官宫人”。刘熙的《释名》说：“抱腹，上下有带，抱裹其腹，上无裆者也。”

“抱腹”就是抱肚，“上下有带”，上带挂在脖子上，下带则系在腰上。“抱肚”一般都是花的，有的是绣花，有的是用五颜六色的布镶起拼成。

## 宁即

湘乡人谓“宁即”，就是马上的意思，也有人将“宁”读若“耶”，应该是读了“羸”的土音。

## 品味湘乡话

如果是“宁即”，“宁”是助词，无义；如果是“耶即”，“耶”也许就是“粘”的意思。湘乡话里“粘”若表示“挨着”、“贴近”的意思时，“粘”读“耶”的第四声。如：“张书记刚出大门，我就粘屁股追，就看不到人影了。”

### 么嘎

湘乡人说“怎么”、“什么”都谓“么嘎”。有人搞不清“么嘎搞的”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怎么搞的”。同长沙话的“何嘎搞的”一个意思。读《两般秋雨庵随笔》，其中讲到“什么”，说：

字典不知而问曰：拾没？没，母果切。音么。今北人所谓什么也。

湘乡人将“么”的注音“母果”作为一个疑问代词了。

闻一多先生《七子之歌》中有“Macao<sup>[1]</sup>不是我真名”一句。四百多年前，葡萄牙人首次进入澳门时，向当地居民询问这个名字，当地居民以为他们问的是妈祖庙，于是回答“A - M A - G E”，从此，葡人即把澳门称作“Macao”。我向广东人请教，他们说客家人说的“么该”就是“什么”的意思。我想，可能葡萄牙人就是问的一个客家人，因为客家人听不懂，反问葡萄牙人：“么嘎？”说不定这才是“Macao”的真正由来。

---

[1]Macao：有的版本印的“妈港”，也有说是“妈祖”的。

## 柄把

湘乡人谓“柄把”，有两义。一是普通话里的“把柄”，即证据的意思。如：“他被纪委抓到了柄把。”但“把柄”的“把”读第三声，“柄把”的“把”读第四声。二是和蒲扇连在一起使用，谓“柄把蒲扇”，意思是老实话、底子话。如：“我跟你摇柄把蒲扇。”其实“柄”就是“把”，二字同义。毛主席在东山学校读书时，班上有位同学叫毛森柄，与毛主席同桌。老师在作业本上误写为“毛生柄”。大家发现了就笑他说：“毛里生出一个柄来。”毛森柄（后为毛森品），湘乡桂花人。解放后毛主席曾多次与他通信。

## 七米子

湘乡人谓糙米为“七米子”。解放前没有碾米机，办米要用推子、碓、筛子、风车等一系列工具。推子推掉谷壳，这时的米比较糙，只有通过碓（石臼）反复舂了的米才叫熟米。1957年左右，湘乡开始有了碾米机。机器办出

## 品味湘乡话

来的米白了许多，熟了许多。湘乡人为什么把糙米叫“七米子”呢？查《北齐书·卢思道传》：“文宣帝崩，当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择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阳休之、祖孝征等不过得一二首，唯思道独得八首。故时人称为‘八米卢郎’。”姚宽著《西溪丛语》曰：“八米盖关中语，岁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在谷取米，取数之多也。”

谷是八米，糙米就是“七米”了，究竟是“七米”还是“齐米”呢？

### 媯面扮嘴

人有忧伤首先表现在脸上。摆出一副很不高兴的样子，湘乡人谓“媯面扮嘴”。前汉《外戚传》有“媯冥”。《辞海》：

前汉《外戚传》：“媯妍太息，叹稚子兮。”晋灼曰：“三辅（秦汉时以长安为京都，三辅指长安周围）谓忧愁面省瘦曰媯冥。媯妍犹媯冥也。”

“媯”字在《新华字典》中已不收入了。“冥”字有四种解释：①昏暗；②深奥、深沉；③迷信的人称人死后进入冥界；④冥媯，形容烟雾弥漫；根据这些解释，我认为湘乡方言中谓“媯面”是正确的。以“媯”修饰“面”，表示这是一张忧愁的脸。如果是“媯冥”，则两个义同的词组成一个联合词组，不如“媯面”这个偏正结构的词组好。



“扮”即“打扮”的“扮”。“扮嘴”就是嘴巴变样了。既是忧伤的脸，那嘴巴的样子肯定与往常不同。

## 拘死屁眼

湘乡人把钻牛角尖叫“拘死屁眼”。“拘”字，古时写成“𠵼”，后演变为“扌”。现在这两个字都未被收入《新华字典》，只好以“拘”代之。清朝训诂学家段玉裁说：“扌𠵼，取也。南楚之间，凡取物清泥中，谓之扌，或谓之𠵼。”“凡取物清泥中，谓之扌”正是湘乡话，通俗点讲，用手在泥巴里掏东西就叫“拘”。如“拘黄鳝”，又如“扯草要拘根”。“拘”通过不断的引申，发展到现在，连掏口袋也叫成“拘袋子”了。

## 找痢痢

“痢痢”本应是“痢痢”，即头上生了秃疮。湘乡把无事找事，惹事生非的行为叫作“找痢痢”，并由此又创造出一句话——“怕我头上生了痢痢？”意思是对方无事生

非。湘乡还有一词叫“找亏空”。“找亏空”是有原因的，因钱数不合，物数不符而究其原因者才“找亏空”。故“找痢痢”与“找亏空”在词义上有明显区别。

## 趋炎踩醮

常言道“趋炎附势”，湘乡则叫“趋炎踩醮”。

醮的本义是祭祀。宋玉《高唐赋》有“醮诸神”。《康熙字典·博雅》解释为：“醮，祭也。”我们知道，佛教是戒杀生的，因此祭祀佛祖时不用三牲而用素食。腊月二十三日祭灶神便是用大米做成的饼献祭，这种饼，湘乡人叫“醮粑”。佛教信奉者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有定期吃斋的做法。如初三、十三、二十三吃素者谓吃司命斋；初九、十九、二十九吃素者谓吃观音斋。吃斋之日献敬诸佛的是三炷香、一盂斋饭。故有“灶背后的斋饭，就许就还”之说。“斋”也就是“醮”。后来就引申到凡无油水之食品都谓“斋”或“醮”。如“刮斋的”，“醮干的”。由此又引申到穷为“醮”，如“醮朋友吃豌豆”。

“炎”者，热也。因有两火而示旺。“趋炎”，向着旺的一方；“势”，指势力大。“附势”则是依附势力大者。“趋炎”与“附势”两词的意思相同。湘乡方言中的“趋炎踩醮”，一方面指依附势力大的人，另一方面又指其欺侮弱勢者，比趋炎附势者更甚。

## 就势

“就势”在湘乡话里就是顺便的意思。如：

你今天上街，就势帮我带一根钓杆回来，要海钓，行吗？

这同北京话里的“就手儿”差不多。如《儿女英雄传》：

索性劳你的驾，连灰举麻刀，一就手儿给买了来。

北京话里也有“就势。”如《青石山》：

本当就势儿吃了你，仙姑嫌你没什么吃头。

但“势”后面加了一个“儿”字，就有了点京味儿。

## 老虫花

湘乡山间有一种花，湘乡人谓老虫花。此花有毒。昔日乡间有人挖其根焚汤，服之自尽。老虫花开黄花，朵大，和杜鹃花同时开放，其学名可能就是黄花杜鹃。据专家称，其花散发出的毒素，一旦吸入过量，轻者中毒，重者休克，危害人体健康，其根当然更毒。

## 靡融的

粥熬得香糯可口、不稀不稠，湘乡谓“靡融的”，丁惟汾《方言音释》谓：

东齐言布帛之细者曰绌，秦晋曰靡。郭璞注：靡靡，细好也。

江淮陈楚之内谓之蔑。蔑，小貌也

“靡”是细、好的意思，“融”是调和匀称的意思。“靡融”，就是煮得细好匀称。至于“布帛之细者”，“秦晋曰靡”，其实，“靡”应是“密”。湘乡人形容布匹质量好会说：“这块布好，板子绑紧的、拍密的。”“密”与“靡”音同，唯声调异。

## 提对

“提”发音若“tiá”。“提对”在湘乡方言里即筹划的意思。乡间谓人家里搞不好是其男主人“提对不清”。故也有人说：“吃不穷用不穷，提对不清一世穷。”“提”、“吃”、“锡”、“劈”在湘乡话里是同韵。丁惟汾在《方言音释》里注：“台，古音读提。为遗佚（古音读狄）之合声。”似乎与壶天、棋梓一带的语音相近。娄底、涟源也如是说。

## 回子

喜欢就同一问题翻来覆去地问个不停，这样的人在湘乡被称为“回子”。如有的小孩问妈妈：“麻雀子么嘎要叫麻雀子呢？”妈妈答道：“麻雀子的羽毛有麻点点，所以叫麻雀子。”小孩又问：“印屋里的鸡也有麻点点，么嘎不叫麻雀子呢？”妈妈答：“鸡长得大些。”小孩又问：“细鸡耍么嘎不叫麻雀子呢？”妈妈不耐烦了，说：“你这个回子，鸡就是鸡，麻雀子就是麻雀子。”“回子”应该是“环

# 品味湘乡话

子”，就是绕圈圈的意思。丁惟汾《方言音释》中说：“环，古音读回。与回同声通用。”如果“环”、“回”同音，很有可能“回子”就是“环子”，意思是围绕同一问题绕圈子。

## 喂滥滥

湘乡人谓乳房为“滥子”或“滥滥”，喂小孩子奶，叫“喂滥滥”，湘潭县人则叫“喂痣”，虽山水相依但叫法不同。《方言音释》谓：“艾，古音读奈。俗谓乳汁为艾（读古音奈），以乳汁哺育婴儿谓之艾小孩。”“奶”与“奈”同音。这样看来，普通话与古音更为接近，而湘乡话的“滥”与“奶”相比，声母、韵母都不相同。至于为何有此说法，我想，是不是因为“滥”是水多的意思，这样叫是为了图个丰奶的兆头呢？

## 坐窟

“坐窟”是用稻草织成的，三方高，形似单人沙发的坐具。旧时大多数农家房屋不能完全避风，老人怕冷，便

织一坐窟，放于炉塘前，给老人避风烤火。人坐下后，三方高过人头顶，且坐窟内垫以棉絮，背上靠有棉毯之类，比较保暖。现在坐窟业已绝迹，其历史应早于外国之沙发，故记于此。

## 懂饭

如小孩贪玩，饭时不回来吃饭，父母就会喊：“回不回来懂饭？”之所以说“懂”，可能是由猪吃泔演变来的。猪吃泔其声如“懂、懂、懂……”故骂小孩为畜牲，叫他“懂饭”。同样的道理，当有人没有听懂话，讲的人不耐烦，就会说：“懂就懂，不懂就是一泔瓜瓢！”骂其是猪也。“懂”在壶天、棋梓一带读“党”。丁惟汾在《方言音释》中引用钱绎的话说：

今人谓知为懂，懂即党之音转是也。

又说：

章太炎亦谓懂即党之音转。其实党之元音读印，为解悟时之发声。凡人当未解悟时，往往低首默思，忽然了彻，每于不知不觉间，印首发如印印之声，故注云解悟貌也。

## 槽咯哒

湘乡人谓肚子饿了为“槽咯哒”，谓吃饭为“打尖”。故曾国藩日记里常有“打尖”两个字。他坐轿子从湘乡出发，到新染铺（即今新研铺）打尖，中午在姜畲打尖，要夜里才到湘潭。《方言音释》说：“断从凹从斤，凹为重卯，木间所穿孔槽为之卯。”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木匠师傅做斗榫，要在木料上打孔。古时“槽”与“孔”同义通用。因此槽就是孔，孔就是槽。孔也好，槽也好，其实都是一个空洞。所以“槽咯哒”就是肚子空了，而吃饭就是把空着的胃填饱，就像把空洞尖满一样，所以叫“打尖”。故锄头“斗把”（安柄），要打一个尖（装个木楔），把才可斗（安装）好。以前土墙容易开裂、松劲，泥水匠用木料去加固，谓之“尖正”。“尖”，就是填充。

## 嚼牙包骨

湘乡话里的吵嘴又叫“嚼筋”、“扯皮”、“腌皮”，还



叫“嚼牙包骨”。所谓“牙包骨”就是牙齿，“嚼牙包骨”就是嚼牙。吵架吵得有劲，也就是嚼牙嚼得有劲，同嚼肉骨头一样，因此就诙谐地说是“嚼牙包骨”。《履园丛话·席氏多贤》中有“牙角”一词。谓：“苏州东洞庭山有席康侯者，名本楨。吴县诸生。其父右源为山中巨富，櫻勢豪之网，牙角十年，家遂中落。”在注解中，“牙角”意即“口角相争，相互争吵”。其他地方似乎未发现有此说法。

## 照拂

“照拂”的“照”，湘乡话读“招”。“照拂”就是照顾、服侍的意思。1919年，毛主席的母亲文七妹因病住在娘家湘乡唐家坵休养。毛主席当时在北京大学当图书管理员，闻讯赶回湖南，接母亲到长沙治病。在长沙，他写了一封信给自己的七舅、八舅及二位舅母，对他们在自己母亲患病期间所给予的关照表示感谢。信中说：

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已有转机<sup>[1]</sup>。

这里用的“照拂”就是湘乡方言。

有时还可在“照拂”前面加一个动词“打”，即“打照拂”。所谓“打照拂”就是做照拂人的事。如：“丽丽病了，我在医院里打照拂。”也可以在“打”的后面插入时

[1] 马玉卿著《毛泽东和他的百位亲戚》。

## 品味湘乡话

间。如：“丽丽病了，我在医院里打了几天照拂。”

“照拂”与“招呼”同音。但意义完全不一样，“招呼”一是指两人见面时所说的礼节性的语言。如：“我今天去上班，和局长打了个招呼，就到二会议室开会去了。”又如：“这个伢婆，放学回来同妈妈都不打个招呼，丢下书包就要去了。”二是交待的意思。如：“早就说了字纸要人婆，总有人不听招呼！”

### 些些子

“些些子”，量少，不多，与“蒂芥婆”同义。湘乡方言中常有“些些子”这个词的出现，不过，“子”读“婆”。如：“仓里的谷不够了，只有些些婆了。”又如：“你这伢婆，吃猫食得样，吃哒咯一些些婆。”

郑振铎先生所著《中华俗文学史》引用《敦煌曲子词》“俚曲三种”<sup>[1]</sup>，其中的《天下传孝十二时》中有：

隅中已。耶娘渐觉无牙齿，起坐力弱须人扶。饮食吃得些些子。

据郑振铎先生考证，《天下传孝十二时》是公元927年的作品，距今一千多年了。这说明“些些子”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是人们的口头语言，湘乡人只是继承下来了而已。

[1]俚曲三种：郑振铎著《中国俗文化史》所引。凡三首，计《叹五更》一首，《十二时》二首。

就是“饮食吃得些些子”这一句中的“饮食”一词，在湘乡方言中也很常见。从字义上来解释，“饮”是喝的；“食”是要用牙齿嚼的，也就是“吃”。“饮食”就是吃喝。所谓“饮食起居”，就是吃、喝、睡觉与起床的日常生活。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湘乡话中的“饮食”由动词变成了名词，成了副食品的代称。如有的父母看见孩子闹便说：“你莫闹，我把点饮食给你吃。”这个“饮食”就是指小菜<sup>[1]</sup>、饼干之类的东西。

## 既日子

湘乡话中的“既日子”就是今天。《古汉语字典》注：“既”字像人扭头不顾食物或背对食物，表示食毕，泛表事情做完。

并注出三种意义，一是毕，尽；二是副词，已，已经；三是连词，既然。

苏轼《赤壁赋》中有“壬戌之秋，七月既望”的词句。“望”是七月十五，“既望”则是七月十六日。湘乡话的“既日”，不是已经过了的这一天，而是已经到来的这一天。集体生产的时候，生产队长早晨排工，就常常说：“既日子，除搞犁耙的外，20个人扯秧，其余的都插田。”除了“既日子”，还有“既夜头”，即今夜；“既早晨”，即今天早晨；

[1] 小菜：农家晒制的南瓜皮、苦瓜皮，盐菜之类的小吃食品。

## 品味湘乡话

“既上界”，即今天上午；“既下界”，即今天下午。外地人往往将“既下界”误成晚上，不知道湘乡人说“晚上”其实是“既夜头”或“既夜里”。

### 愰落

“愰”，《说文》注：“从心宣声”。《诗经·卫风》有“赫兮愰兮”。《康熙字典》注“愰”时，举例说明“咍”即“愰”。金启华《诗经全译》引朱熹的解释：“咍，宣著貌”。“愰”大概就是态度轩昂的样子。

湘乡方言中的“愰”用于三种情况。一是迅速丢下的意思。如：“我愰落碗就赶来了。”也有的说：“愰落饭碗就赶来了。”意思就是他刚吃完饭就来了。二是指摇扇子的动作。摇扇子叫“愰风”。如：“我拿把蒲扇替你愰几下。”又如：“昨夜好热，妈妈替我愰咯一夜。”三是重叠使用，如“大话子愰愰哩”，指人讲大话，吹牛皮。

“愰落碗”也好，“愰风”也好，“愰”都是作动词用，但古时候，“愰”是形容词。《康熙字典》引《广韵》：“吴人语，快也”，又引《通雅》：“快谓之愰”。所以“愰落碗”是很快地把碗放下，“愰风”是快速地摇扇。至于“大话子愰愰哩”，大概是调子很高、频率很快地吹牛皮的意思。恐怕是从“赫兮愰兮”的意义变化而来的。前面是作动词用，后面则是作形容词使用的。

## 咸同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湘乡人说话时偶尔会说“咸同”这个词。所谓“咸同”就是“过去”。如有人说：“咸同的新娘子红轿子抬，如今的新娘子是小汽车拖。”又如：“咸同这地方是一大片良田，如今划（都）起咯屋里！”再如：“咸同印顽是僚（你们）咯号年纪婆，早就到煤矿洞里扯孔明车去哩。”

“咸同”其实是清朝两个皇帝年号的简称。“咸”即咸丰（1851—1861），“同”即同治（1862—1874）。虽然咸丰只有11年，同治只有13年，但这20多年里，国家发生了许多大事。因此人们便以“咸同”来指代这段时间，如“康乾”一样。

湘乡在咸同年间面貌为之一新。现在的湘乡人一般会不到，但假若身处其时，肯定会有一种石头翻身的感觉。明朝以来，湘乡农民苦不堪言，而在咸同这20多年里，湘乡有几万人跟着曾国藩、罗泽南、王珍出征镇压太平天国。虽说死伤无数，但得回来的饷银和抚恤金倒是数目可观。这些用农民鲜血换来的钱一时间大大活跃了地方经济。同治三年，湘军打入南京，取得了这场战争的最后一胜利，同时也将南京洗劫一空。如是，一部分人因战功擢官晋职，一部分人发了横财回家买田置屋，过小康日子。湘乡的地主在那之后就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我们村的

## 品味湘乡话

杨七家就有良田万余亩，富甲一方。据说杨七家就是在围攻天京时做粮米生意发财的。至今尚有人描绘他们当年是“一船米下河，一船钱上岸”。

不论是地方也好，还是那时的人也好，咸同年间都有些值得炫耀的地方。因此，同有人言必称希腊一样，湘乡人肯定言必称咸同。读书人提起笔来写“咸同”，农夫武士开起口来吹“咸同”，“咸同”就时时挂在湘乡人的嘴上了。

但“咸同”终究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间，没多久清朝就亡了。虽然现在仍有不少人会说“咸同”如何如何，但说“咸同”的人是意指“过去”，压根儿就没有把它同那段历史挂起钩来。

第二  
部分

湘乡俗语谚语浅释

## 有娘思娘抱，无娘地下爬

“爬”，湘乡话里发音为“lō”，益阳读“纳”。“有娘思娘抱，无娘地下爬”这句话是说天下只有母爱无私。儿要娘抱，娘就会抱；没有娘了，只能在地下爬，没有人会像娘一样来疼爱你。河北民间艺人金枝大姐有一段唱词，歌颂母爱的伟大：

当今皇帝敬龙天，满朝文武敬圣贤，剃头师傅敬罗汉，木匠师傅敬鲁班，剩下的黎民百姓无可敬，孝敬父母理当然。为什么爹死了穿孝穿两年，为什么娘死了穿孝穿两年半？只因娘的恩情比天高，爹的恩情比海宽。当娘的，为生儿先和阎王打一架，真是那沙里淘金是一般。小儿长在几个月，当娘的，左边湿了抱右边，右边湿了抱左边，左右两边都湿透，娘把孩子抱胸前……小儿长到三四岁，出了大门去游玩。当娘的半晌不见儿的面，找了村北找村南，东西南北都找遍，围着井台打转转，怕儿啊，怕儿掉进了水门关。

确实唱得催人泪下。

这句俗话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谓人的依赖思想不可取。有娘就依赖娘抱，没有娘了呢？就不能在地下爬吗？某村一对夫妇与父母住在一起，每天睡懒觉，不做家务，父母每天煮饭、喂猪、种菜，他们还这不满意那不满意。几年后，父母感到力不从心，与他们分开过。从此夫妇二



人就起早散晚在菜园里劳作了。四方邻舍都说：“只宜得，有娘思娘抱，无娘地下爬。”

## 有鱼不吃虾，有鱼也要叉

“叉”就是用筷子夹的意思。把“夹”说成“叉”是为了押韵。“虾”，湘乡读同“花”，“虾米”读“花米”。这句话是说人有择优的天性，善于好中选好。人们认为鱼比虾好，有鱼的时候就不吃虾了；如果没有鱼，则虾子也吃。孟子曰：“鱼吾所欲也，熊掌亦吾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也。”湘乡这句土话大概是孟子这句话的白话化吧。但是，鱼与虾的营养不一样，虾子磷、钙含量较高。人不应当偏食，鱼与虾都应当吃。

## 告化子烧火，只往自己胯里扒

“告化子”即“叫花子”。湘乡此话讽人贪婪。喻人如告化子一样一旦掌握着烧火的“权力”，就把火往自己面前扒，而不顾人家有没有火烤。有人说，告化子把火往自

## 品味湘乡话

己胯里扒还可理解，因他衣服单薄，难熬严寒，需要。但这里说的是那些并非告化子的人。他们不穷，但他们的财欲却像不耐严寒的告化子需要火一样急不可待。某市一位常务副市长，因掌管财政大权，竟在审批公款中吃回扣，几年来就贪污数千万之多。他虽然不是告化子，却像告化子烧火一样，只往自己胯里扒。

### 吃哒碗里，望哒甑里

“哒”是助词，表示已经、正在。“望”，湘乡口语读同“梦”，就是眼睛盯着的意思。这句话是说：碗里有饭在吃，眼睛却死盯着甑里，怕别人把饭盛走。即谓人贪心太重。

### 火车叫，钟点到，二两米烙个泡

“烙”在湘乡话中读若“厄”，即“烫”的意思。湘黔铁路修通后，中午十二时左右，有一趟客车在石狮江泉塘一带经过，沿线农民以这班车作为中午休工吃饭的信号。

公共食堂时，人们吃不饱饭，饥不可耐，从甑里拿出自己的一钵饭就囫囵吞下去，虽然只有二两米的饭，却能把口腔烫出一个泡来，于是有了这句顺口溜。

## 前头乌龟爬烂路，后头乌龟照路行

制度也好，规矩也罢，如果第一个违反的得不到惩处，后面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人学着样子来违背。湘乡的这句民谚就说明这个意思，值得人们深思。有的单位制订了许多制度，但没有一条能执行到位的，因此人们说这些制度是：“写在纸上，贴在墙上，大风一吹，飘到天上。”

## 三十夜里的火，元宵夜里的灯

“三十夜里”即除夕。湘乡人过年要“守岁”——三十夜里一家人围着炉塘烤大柴（即劈柴）火，或是茺子（即树茺。但湘乡人忌说茺子，要讲“烧年猪”）火，一直烤到深更半夜。炉塘上挂着一个炉筒钩，炉筒钩上吊着一个大炉锅，锅里炖着猪脚萝卜。大家一边烤火一边算一年的

## 品味湘乡话

收入和来往账目，谈论来年打算。小朋友则一边听大人说话，一边在火里煨斋粑。子时一到，男主人在堂屋里敬天地、祖先，点上蜡烛，献上三牲（鸡、鱼、肉），祈求天地、祖宗保佑平安吉祥、添财进福，然后放鞭炮，做完这些后才可歇息。旧俗认为大年三十晚上如果不烧火，则可能来年不旺，故家家烧得热火朝天。“元宵夜里的灯”是指龙灯、狮灯以及灯笼。一个地方总有几盏灯，初七、八起灯，十五落灯。过了十五，人们则要各奔生计了。

### 草鞋冇样，边打边像

这同邓小平同志讲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差不多，都是鼓励人实践。草鞋，古人谓“不借”（意思是拿去穿就是）。我总怀疑这两个字写错了，应该是“蒲靴”。我小时候看到有人穿一种草鞋，有鞋面，底织得很厚，是套着鞋子在湿地上走的。一到家里就把它脱在门外，同油鞋差不多，人们叫“蒲靴”。韶山毛主席旧居后门的墙角上挂着一个草鞋扒弓，很多人不知是何物。其实在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大多数农民都打草鞋，农民穿胶鞋是解放后好几年才有的事了。打草鞋首先要一条长板凳，人骑马式地坐在板凳上，把扒弓套在凳的一头，另一头用一根绳子系在腰上，用搓好的草绳作经，用精选过的稻草作纬，长短、宽窄全由织的人掌握。比较难就是捏耳子。耳子的长短不一样，又要柔软，又要结实，还要出样。虽说是“草

鞋有样，边打边像”，但没打过的话，还真不知道怎么下手呢。

## 三十夜里打草鞋，假忙

这是一句歇后语，讽喻那些忙的不是时候的人。人们一年忙到头，到了大年三十，也该休息休息了，打什么草鞋呢？但话虽是这么说，也不排除打草鞋的人有难言之隐。没有钱过年？同老婆吵架了？无钱孝敬父母？都有可能。大家都忙着过年，也不好去找人诉说心事，但又闷得慌，就打草鞋吧！打草鞋是假，懊恼是真。

## 三十夜里的甑算子

“算”读“逼”。甑算子是陶瓷制品，锅形，有孔，是一种放在锅内用于蒸制食物的炊具。过去人们的生活水平低，平素没有多少东西吃，逢年过节才能弄得丰盛点，所以“甑算子”过年过节用得最多。“三十夜里的甑算子”当然是家家都要用，没有空闲的。因此这句话往往用在形容

某种物资紧俏，买不到借不到的时候。如：“三十夜里的甑算子，我到哪里去借咯！”

### 勤劳发狠般般有，好吃懒做样样无

湘乡农民世代代用这句话教育自己的子女，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双手来创造自己的生活。因此“勤劳发狠”成了湘乡人拥有的最基本的品德。“发狠”就是吃得苦、努力，所以人们叮嘱自己的子女“发狠”读书、“发狠”工作、“发狠”做事。“勤劳发狠般般有，好吃懒做样样无”是联语，对仗工整、琅琅上口。我写到这里的时候，就想起毛主席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来。

### 上山容易下山难

只有爬过山的人才知道下山其实比上山还难。记得1988年我们一行人登泰山的时候，爬上去时虽然有点累，但都没什么，下山的时候，愈走膝关节愈乏力。有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下完十八盘最后一级，双脚便跪在地

上。乘车到济南，下车的时候，我们去扶他，他说不要，结果他一跳下去，又一只脚跪在地上。从上山、下山来推论其它事情，恐怕都是这个道理。从过程来说，下山是在上了山之后，“行百里者半九十”，要对困难有足够的估计，才不致于造成“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的局面；从身体来说，年轻容易，衰老就难；从工作上来说，顺顺畅畅容易，艰难曲折路就难；从生活上来说，过祥和日子容易，过困苦日子就难。

### 笑烂不笑补

在辽宁大连，那里的王书记告诉我，大连这个地方的人讲究撑门面，不论生活如何，穿着总是很讲究。他问我们湘潭在这方面情况如何。我说湘潭人比较节约，衣着上不刻意去追求华丽，有两句俗话说明问题：一个叫“穿个不冷，吃个不饿”，一个叫“笑烂不笑补”。他问“笑”是什么意思，我说是讥笑、取笑的意思，“笑烂不笑补”就是只取笑穿烂衣服的人，不取笑穿补丁衣服的人。他说，这同他们那里的民风大不一样，他们那里的人从来就不穿补丁衣服。还是湘潭这里的民风好。一个地方的民风影响人的一生。我想起毛主席的那件睡衣，一百多个补丁，还舍不得丢。我又想起我母亲的补丁打得真是好，线补丁不见形，大补丁用同颜色的布打得熨熨贴贴，穿出去一点都不比穿好衣服的人逊色。现在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补丁

# 品味湘乡话

衣服当然不用穿了，但节俭的传统恐怕还是不能丢。否则，再大的家务、再多的资源也有用光的一天。

## 孔夫子不嫌字丑

湘乡人鼓励人们读书写字，常用“孔夫子不嫌字丑”。大家想，就连孔夫子这样的大圣人都不嫌字写得不好，谁还会怕写不好字呢？湘乡人不仅鼓励人写字，而且对字纸也特别珍惜。解放前乡下路边常建有小石塔和小砖塔，这种小塔称“惜字炉”，塔门很小，只是一个尺多长，六七寸宽的口，里面并不供奉什么神，而是专供人们焚烧字纸的。老一辈的人发现地上有字纸就会捡起来，放到“惜字炉”里去焚掉，说是怕辱了孔夫子。我们村上有个叫张介卿的老先生，在世时见到字纸就捡，然后送到桥南头的惜字炉里烧掉。他说字纸乱丢的话，就是不尊重孔夫子。一方面说孔夫子不嫌字丑，鼓励人写字，一方面又把字纸看得很神圣，湘乡人崇尚文化的传统可见一斑。



## 女大十八变

这句话是说女孩子大了，变化就多了，包括形象、思想、行为。若长漂亮了，人们便会说：“女大十八变，某姑娘长得好看了。”若不听话了，人们也说：“女大十八变，某姑娘变起不像样子了。”清朝王有光在他的《吴下谚联》里说：“谚称十八变者二：一曰黄梅天，一曰姐姐家。黄梅天纯阳，姐姐家纯阴。物纯则变。言十八，大之数也。”依我看，不止“黄梅天”与“姐姐家”会变，万物都可变，万物都在变。

### 一赚钱，腰上切；二赚钱， 铁打铁；三赚钱，桌子边上谐

湘乡农民用这句话概括过去最赚钱的三个职业：“腰上切”就是阉猪、割牛的“阉猪公”，湘乡人也谓之“阉猪孙”；“铁打铁”就是铁匠师傅；“桌子边上谐”就是敬神立禁的巫师（俗称师公子）。“谐”就是讲话，这里指请

## 品味湘乡话

神。这三种职业，第一种是为畜牧业服务，有技术，是正道；第二种有手艺，且辛苦，也是正道；第三种虽然轻松，但敬神立禁，是迷信行为，当然不是正道。只是由于过去农村缺医少药，不少人病了就请师公子敬神，敬一次得三块三角钱包封、三斗三升宾米，收入颇丰，故列之为三。

### 人不强梁家不富

“强梁”即不弱。但湘乡话中的“强梁”含有霸道的意思，即所谓“太强梁了”。五十年代提倡劳动致富，怎么强梁也富不到哪里去。现在搞市场经济，除了劳动以外，资本和技术也是市场的重要要素，光凭劳动就不一定能致富了。但古人说得好，“君子强梁以德，小人强梁以力”。有力的勿以力欺人，有钱的勿以势压人，互相尊重，方可和谐。

### 出门带根绳，万事不求人

这句话是告诉人们，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时难。出门

前要预计到各种困难，做到有备无患，其中包括带根绳子这样的小事。农民外出或在野外劳作，带根绳子自然有好处。例如推独轮车，遇上了朋友，有根绳，请他在前面拉一拉，就轻松许多。如在河里抓到一条鱼，有根绳就可以把它串起来，轻而易举地提回家去。记得大前年电视报道说，日本人外出旅游住酒店都带根绳，遇到火灾什么的，把绳子往腰上一系，另一头系在窗户上，一溜就逃生了。想不到湘乡人的土话，竟在东洋人身上付诸实践。

### 曹十二举人借楼梯，文欬欬哩

“欬”读若“凯”。曹十二举人是湘乡一旧文人，生于什么朝代，也未曾考究。关于他的笑话，湘乡老幼皆知。他家里起了火，要借楼梯上屋断火路。他跑到邻居家去借，但为了显示自己有学问，同一般人不一样，竟把借楼梯说成是“借两根之长长，数根之短短，以解赤壁之危（赤壁大战，火烧曹营，故代指火）”。待到人家弄清是楼梯的时候，他家里的房子早已化为灰烬了。这故事说明曹十二举人的迂腐。在湘乡，形容谁讲话文绉绉的，就说：“硬是曹十二举人借楼梯——文欬欬哩！”“文欬欬”也就是普通话里的“文绉绉”。

## 亲料亲，族料族

这句话是说要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中国有几千年家法社会的历史，把“族”视为内，把“亲”视为外。解放前，同族都建有祠堂，祠堂设有户首，主管宗族事务。户首可以惩办族人。但“亲”与“族”是分得很清的。有联姻关系的是“亲”，是同宗关系的为“族”。“亲料亲，族料族”是说族里的事，由族里来处理；亲戚间的事，由亲戚间去处理，不要混在一起，弄得亲族不分。这句话现在引申到许多方面，如：“借的就是借的，送的就是送的。亲料亲，族料族。”如：“早稻放一个仓，晚稻放一个仓。亲料亲，族料族。”又如：“热天衣服放这一柜，冷天衣服放那一柜。亲料亲，族料族。”再又如写材料，“认识写认识，作法写作法。亲料亲，族料族。”都是不要混淆的意思。

## 宁可穷咯家务，不可木咯崽女

“家务”者，家财也；“木”者，愚蠢也。家务虽然没

有了，但只要有聪明的子女，家道还可中兴；即使家财万贯，倘若崽女都是愚蠢人，家财也会败光。所以民间讲究“人要出得好”。湘乡一土地主，民国期间就不添置田产，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子孙不如我，买田做什么？子孙胜过我，买田做什么？”龙洞一带至今还在传说。湘乡人这种重视子女教育的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不过时的。

## 竹枝子下面出好人

湘乡有“竹枝子下面出好人”的民谚。“竹”在湘乡口语中读“条”，“枝”则读“季”。这句话是说教育小孩要严厉，该打的时候还是要打，谓让其记得“下数”（即规矩）。竹枝子打人不伤筋骨，只伤皮肉，打几下不碍大事。在韶山毛氏宗祠的大门两边就有“注经世业；棒激家声”的对联。上联讲的是毛家在汉代一个大学问家毛萇，不仅传授《诗经》，并为《诗经》作注，今天的《诗经》就是他们传下来的，所以又称《毛诗》，故毛氏是“注经世业”；下联讲毛氏一为官者，因办事不公，被拖到祠堂里挨了板子，说明毛家管教严格。“棒”就是棍子，用棍子来管教，可谓严也。中国这种传统延续几千年了，仍有人接受，而且被打的孩子绝大多数长大后也并不记恨父母，知道父母是为自己好。但有些国家就不一样了。据车耳的《如此美国》一书介绍：“纽约皇后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家庭，有6岁至8岁的3个小孩。父亲不在时，母亲监督做功课。

一日，8岁的儿子没做功课，被‘棒打出孝子’熏陶出来的母亲用鸡毛掸子打了他两下，胳膊红了。第二天放学后儿子没回来，母亲焦急地到学校找，结果校方告诉她孩子已经被送往儿童寄养家庭，而且警察还会找她问话。吃惊的母亲回来不久，警察随之而至，警告这位母亲虐待儿童将被逮捕，家里其它两个孩子也被带走。结果，两名六七岁的孩子被警察强行带出门。他们大声哭叫，不知道为什么被带走，母亲为什么不能保护他们。随之这位可怜的母亲就被逮捕了。”这岂不是莫名其妙吗？父母不能管教自己的小孩，国家的未来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据车耳介绍说，在美国小孩子可以打人，打了人不受追究；警察也可以打人，当然得找借口。想起我们的警察有“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规矩，到底还是国家性质不同。

### 细来不束，长大变根黄杆竹

“束”即约束，调教。“黄杆竹”，脆而不韧，是材质极差的竹子，不能作大用。湘乡人用“细来不束，长大变根黄杆竹”来说明人才在成长过程中，养成教育不可少，而养成教育的最佳实施阶段是少年时期，人如果不从小就严格要求，长大后就难以成为有用之人。《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应该说这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我曾见一家人吃晚饭，桌子上摆了三个菜，一荤两素。孩子不许父母吃荤菜，只要父

母一伸筷子，这孩子就用筷头脑打，父母连声也不哼，这又怎么谈得上教育孩子呢？中国历史上家庭教育搞得好的不乏典型，曾国藩家就算一个。曾国藩的媳妇郭筠手书的《曾富厚堂日程》，要求儿孙个个遵守，身体力行。内容是以下六条：

一、男女皆应知习一样手艺；二、男女皆应有独自一人出远门之才知；三、男女皆应知俭朴，每月所入，必要数每月所出。人人自己立一帐簿，写算不错；四、男女皆应侠义成性，不要行为有亏；五、男女皆应抱至公无私的心肠，外侮自不能入，而自强不求自至矣；六、我家行之，一乡风化，则强国之根，基于此矣。

所以曾氏儿女个个成才，就是孙辈，如曾宝逊、曾约农、曾昭权、外孙喻大维，也都是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前面讲到美国对孩子的教育办法如果不变，我想将来他们的总统会变得更加蛮不讲理。

## 教的笛子吹不叫，要自注目

“自注目”在湘乡话中就是自我钻研、自我实践的意思。此句是说，学习不只是掌握理论，还要实践。如果只知道笛子的结构和吹笛子的要领，而不看人家如何吹，自己也不试着吹，是永远也吹不成调的。我老家锦屏一带的人常说这句话。如：

甲：明伢子是个高中生，学咯两个月电脑，还不晓得

打字，不晓得是么子原因。

乙：教的笛子吹不叫，要自注目。自己一（“完全”的意思）不用心，老师坐到他肚子里也是空的。

## 斗米笛子担米箫， 二弦子拉出相思痨

“拉”在这里读“嘎”。这句话是说，学熟吹笛子，要花吃掉一斗米的时间；学熟吹箫，则要花吃掉一担米的时间；学会拉“二弦子”则时间要更长，更不容易。“二弦子”即胡琴，因为只有两根弦，所以湘乡人就形象地称之为“二弦子”。二弦子制作简单，价格相对低廉，受普通的音乐爱好者青睐。想拉好二弦子要花很多的时间，而且容易上瘾，故说“二弦子拉出相思痨”；也有人说，二胡的声音悠扬婉转，极易表达感情，拉二弦子的人容易沉浸于曲调中的情境，如同恋爱期间想着自己的心上人一样，总放不下；还有人说，二弦子拉熟了跟学开车一样，容易上瘾，像得了相思痨似的。



## 插田嫁女不避风雨

插田、扮禾、嫁女、娶媳妇都是农家大事，插田迟了误了农时，会影响一年收成，而嫁女的时间是男方选定的良辰吉日，更是不能变的，即使刮风下雨也不能更改。其实，从农业技术上来说，插田还是风平浪静的天气好。下雨插秧，田里水深，插下去根不落泥，雨一打，秧苗被打得乱七八糟，风一刮容易浮上来。但过去插田往往是交（读“告”，即交换之意）了工的，发了讯、齐了待，不好更改，所以冒着风雨也插。嫁女不避风雨，现在也是如此。男方准备了婚礼、酒宴，也发了请帖，不能因风因雨而耽搁。但《履园丛话》中说，清代东北某人嫁女，走到半路下大雪，只好躲到山中一破庙里，但那雪下了七天七夜，迎亲送亲者共七十余人，皆被冻、饿而死。所以也不要太刻板。

## 越急越成抱箍

旧时许多农户都是自己家里纺纱织布，即使不织布，也要纺纱，用纱去换布。吴伯萧先生记延安时期的生活，写过一篇散文《记一辆纺车》，里面提到的纺车就是纺纱的工具。其工艺程序是：先把弹好的棉花拓成条形的棉花条子，然后到纺车上纺成一个棉纱槌。织布前，先将一些棉纱作为经，然后拉动梭子把布织好。布的好坏首先取决于棉纱纺得如何，要求棉纱要粗细匀称。在纺棉线时，若手拉得不匀，会出现一些粗大的结头，即“抱箍”，这会影晌棉纱的质量。“抱箍”不是电杆上的铁抱箍，而是这个纱的结头。过去农家女子都要会纺纱绩麻，都要会连衣绣花，所谓女红是也。但这些都是细工夫，急不得，慌不得，越急就越会出现“抱箍”。我们上一辈的女性没有不纺纱的。六十年代，我母亲还常常在夜里纺纱，那悠扬的纺车声有如音乐一样悦耳——“来啦沙，来啦沙，来啦来咪来哆”，这声音现在仍常常在我耳边响起。

## 驼子作揖，起首不难

形容驼背的人，北方说“罗锅”，南方叫“驼子”，文言文谓“佝偻”。这句话是说某人做某件事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长，做起来不费力。驼子背弯，本身就是作揖的样子，所以“驼子作揖，起首（即‘开头’）不难”。在湘乡常听到这种说法：“这件事你去搞一下，上次你做得好。驼子作揖，起首不难。”又如：“这样的文章你写过一回，驼子作揖，起首不难，这篇文章就由你写。”我有一个朋友会搞饭菜，我赞扬他几句，他说：“快莫讲了！会搞饭菜不是好事。天天做饭菜，想歇一天憩，到亲戚家里去做客，哪个晓得他们说什么姑父的菜做得好，请姑父辛苦一下，我只好又在别人家里煮一天饭菜。”他讲的苦衷也是实情。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苦乐不均，不要老是鞭打快牛，要可怜可怜“驼子”。

## 要想全无事，除非溜打光

“溜”读若“拎”。这句话，肯定是一个有点钱的人说的。他认为有了钱麻烦多，日子并不好过，只有身无分文才可平安无事，如同《红楼梦》中王熙凤讲的“大有大的难处”。湘乡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长工听见地主唉声叹气就说：“老爷家财万贯，日子这样好过，为何还要唉声叹气呢？”地主笑了笑，不回答他。第二天，地主安排长工去挖一块菜地。长工在菜地里挖到一罐花边（银元）。他把这罐花边放到自己的床底下。晚上他想着这罐钱是退，还是得了呢？折腾一夜没睡好。清早，他恍然大悟，难怪老爷唉声叹气，原来是这钱在作怪，就把钱退还给地主，当天晚上他就安然入睡了。这故事看起来似乎有点道理，其实一点道理也没有。解放前，少数人占有社会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财富，书要有钱人才读得起，病要有钱人才能看，轿子要有钱人才能坐，房子要有钱人才有住，连官司也要有钱人才能打。多少人吃不饱饭，多少人没房住，多少人睡不得觉啊！穷苦人吃的苦还少？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穷苦人翻了身，这种情况才有了改变。当然，现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出现了贫富不均的现象，好在党中央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构想，分配不均问题的解决应该指日可待了。

## 三条泥鳅夹两条给猫吃，图个清静

这句话抨击的是那些得了“红眼病”的人。某某得了点好处，一些人就带不过，逼着得了好处的人将好处让与大家分享。某某可能就顺言不顺气地说：“夹两条给你！”字面上没有问题，口气上是气悻（读古音若“奴”）悻哩。

## 猪来羊俏，羊来猪俏； 猪羊一齐到，街上打清醮

言人背时，不走运，如姜子牙做生意，一桩也做不成，担灰面都被大风吹走。这里的“俏”，指货少价高，形成卖方市场。这句话是说做猪生意，市场上羊价好；做羊生意，市场上猪价好；猪和羊都做，结果城里请道士设坛打清醮，吃斋、罢市，没人买猪买羊。

## 做个九九，莫做十足

言做事莫做绝，要给人留有余地，留一条出路。钱泳说：“风雨不可无也，过则为狂风淫雨。故凡人处事，不使过之，只需做到八分，若十分便过矣。如必要做到恰好处，非真有学问者不能。”湘乡人也讲究不把事情做绝，对做得太绝的人，都不赞赏。故有“客顾主顾，船过舵过”之说（湘乡口语中，“过”与“顾”同音）。若有把事情办绝者，棋梓、壶天一带往往骂之曰：“绝（读‘确’）灭火熄（读‘依’）咯！”

## 低头不见抬头见

这是一句劝人和睦相处的话。言乡邻、同学、同事经常要碰面，不应把意见闹大。故常听到人说：“人生何处不相逢。一个队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搞得仇深吼厉！”

## 鹞子也要结三家邻舍

“结”读若“刮”。此话是说要处理好同他人的关系。兔子不吃窝边草是为了隐其洞口，可能不假，不过“鹞子也要结三家邻舍”似乎不真。看《动物世界》，一只母鹞找不到食物，便把邻居窝里的小鹞叼来喂了自己的宝宝。

## 灶背后的斋饭，就许就还

言报复太快太容易，讲要报复就可报复，如在灶背后许了菩萨一盅斋饭一样，就讲就可兑现。

## 打赤脚进不得山

“赤”读若“驼”。湘乡话讲喝喜酒不能空手去，往往是说“打赤脚进不得山”。因为进山道路坎坷、荆棘丛生，上山的人不能打赤脚，而且鞋也容易磨烂，所以进山必须付出代价。这句话常常被引用到喝喜酒上。如有人说：“我今年赚五千块钱，还做得要死，但吃酒吃咯四千几！人家做酒不去不像，去嘛，打赤脚进不得山。”据报载，一单身老汉靠养猪过日子，年年喝人家的酒，花去不少钱。他想来想去，决定在猪婆下崽时做一次酒。人家也理解他的意思，竟也去了百多人赴宴。

## 不讲不笑，阎王不要

言人要乐观。湘乡不少人喜欢讲笑话。讲笑话可活跃气氛，可拉近距离。笑话中有经验、有哲理、有学问。讲笑话、听笑话可克服忧郁症。但笑话要讲得文明，要注意场合。因不文明和不注意场合讲笑话出事的也不少。



## 酒怕牛肉饭怕鱼， 辣椒子怕了蒸红薯

湘乡人喜欢辣椒是出了名的。《衡岳漫话》中有篇文章说：“湖南人爱吃辣椒，邵阳、湘乡一带犹甚，每餐必备，无则难以下饭。”过去确实如此，但近五十年来情形有了变化。过去缺盐少油，桌上也没几个菜，只能靠辣椒咽饭。现在农家吃饭也至少两三个菜，辣椒只是作相（佐）料了。“酒怕牛肉”是说牛肉是下酒的上品，“饭怕鱼”是说鱼是最好的下饭菜。过去山村中大米少，常蒸红薯吃，谓“早晨圆（肉）猪圆羊，中午油麻（芝麻）卤糖，晚上三吹三打”。一日三餐吃红薯，自然难以下咽，但有了辣椒，就容易吃下去。也有人认为“辣椒子怕了蒸红薯”是说吃蒸红薯时，再辣的辣椒也不辣了。

## 耳朵梗子嫩软的

“梗”读“夹”。这句话形容那些缺少主见，容易改变

主意的人。过去有一对公婆去县衙告状。公公诉说以后，县太爷说有理，婆婆接着诉，县太爷听了也说有理。他夫人在后堂听见，踱出来说：“公有理，婆有理，哪个有得理呢？”县太爷听了说：“夫人，你讲的也有理！”“耳朵梗子嫩软的”人即无主见者。无主见的人一般不明事理，分不清主次，分不清是非，搞不清事情的原委与趋向，所以只能随轱辘转了。现实生活中有许多这样的人，看上去也许伟岸英姿，其实是不明事理的草包一个。

## 在县衙里输了官司，到三角塘咒娘

在县衙里输了官司，要到三角塘才敢骂娘，这分明是放马后炮，起不了作用。“三角塘”是离县城十几里的一个地方的名字。咒娘者是有理不敢在堂上说，还是无理却不服气呢？或二者皆有之？实在是无从考究。在县衙里不说，出县衙十几里的地方骂娘，骂与不骂效果一样。此话谓该说时不说，不该说时却说了。

## 外面打烂二十四面战鼓， 里头还以为是鸡啄盘箕

“啄”读“砸”。“盘箕”，晒物的圆状竹制品，中间平，边缘高出半寸。这句话谓人不关心世事。“二十四面”，谓多；“已打烂”，指打得久、敲得响，声势很大，然而里面的人还以为是鸡啄盘箕，看成是小事一桩。真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了。

## 二十四个送亲的，冇得一个通筋的

旧时女子嫁人，娘家要送亲。“送亲的”就是指陪送新娘参加婚礼的娘家人；“通筋的”指懂礼数、有体面的人。不通筋则指不懂礼节、不讲体面。送亲的有二十四人之多，而无一“通筋的”，则谓新娘子娘家没有一个懂礼节、体面一点的人。

## 萝卜白菜，各喜各爱

言各人口味不同，爱好不一。湘乡民谚“猫喜腥（读若‘歇’）的，狗喜臭的”与这句话意思一样。王有光所著《吴下谚联》中说：“且有嗜疮痍、嗜足臭者，真属匪夷所思。尤可异者，嗜贫困不堪、嗜闺房秽德、嗜无禄绝嗣、嗜刑辟诛戮。”现在全面开放，许多西方的东西涌进来，只怕比王有光所处的晚清时期更甚，各种嗜癖都出现了，真是千奇百怪啊！

## 麻雀子吃哒屎白屎， 老硕子吃哒屎黑屎，各自的熬练不同

“熬练”即消化。这句话是说，在同一环境里，事物会在演变过程中出现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老鼠的粪便与麻雀的粪便的差异，就是由它们生活习性和消化功能的差异决定的。孙中山是国民党的缔造者，他以天下为公为已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

政策，造福于民。蒋介石也是国民党的首领，他一有权就排斥异己，实行独裁，以霸占天下为目的。都是国民党的首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决定因素就是他们的立场和本质不同。

###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这句话是指食物不洁容易导致疾病，出言不慎则容易惹出麻烦。当今社会，科技大为发达，然污染却更为严重，“病从口入”的麻烦大大增加。如牲猪注射瘦肉精，蔬菜施以疯长素，稻谷含残留农药，饮料放了超量的防腐剂，真是令人食而不安。

这句话前半句是比喻和陪衬，重点在后半句，告诫人们说话要谨慎，否则就会惹出麻烦来。祸从口出，古往今来的事例不少。杨钧《草堂之灵》载张之洞招余伯兄出山，余向王湘绮请教。王湘绮说：“多见客，少说话。”可谓经验之谈。

“祸从口出”说明社会政治的不民主，这句话是人们从实践中总结出的避祸经验。当今社会主义民主不断发展，“祸从口出”的事少了，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有的人却变得无拘无束了，不负责任，到处乱说，无论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看，这都不是好现象。

## 人背时怪屋场，裔背时怪裤裆

“背时”就是“倒霉”。这句话是讽刺有些人缺乏辩证思维，怪张怪李不怪自己，凡事不成就推向客观，而不从主观上找原因。如有人生病就怪古坟作怪，生意不利就疑屋堂风水不好，考不上大学就怨祖宗不保佑等等。张岱在《陶庵梦忆·钟山》中记述，1642年，朱成国与王应华在维修明孝陵的时候，“木枯三百年者尽出为薪，发根，隧其下数丈。识者为伤地脉、泄王气，今果有甲申之变”。其实明朝的灭亡应归于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与横征暴敛，否则李自成不可能仅凭一条“不纳粮”的口号就可获得天下民众的响应。张岱文章里讲的“识者”之见，只不过是“人背时怪屋堂，裔背时怪裤裆”而已。

但话又说回来，屋场也不可不讲究，裤裆也不能不选择。我记得一个农户在一个山坳上起了栋新屋，只住了两年，家中五人死了三个。不久，地质队勘察发现该屋场地下有放射性矿藏。这位先生家里的悲剧，真的只能怪屋场了。现在经常评比“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据说有许多指标，其中就包括空气质量和绿化两项，这说明屋场与人的关系是愈来愈重要了。至于裤裆，前些年也在报上看到，医学家认为牛仔裤不宜多穿。因为裤裆太浅，生殖器官勒得太紧，女性容易生病，男性也因裤裆太紧，可能导致不育。这样看来，“裔背时怪裤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

## 打鸟莫打三春鸟

“三春”指春天的第三个月。中国古时常以“孟、仲、季”或“孟、仲、叔、季”来排序。春天有三个月，分别为孟春、仲春和季春。三月即是季春。阳春三月正是鸟类哺育后代的时候，因此，打掉一只鸟，可能死掉一窝鸟。鸟和兽都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鸟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据电视报道，二十年内，全世界可能将有两千多种鸟类濒临灭绝，这是人类的悲哀。因此，不仅是三春鸟不能打，所有的鸟都不应该乱打。

## 树正不怕影子斜

树的影子是日照造成的，影子歪不能说明树是歪的。“树正不怕影子斜”常被引申到人，谓只要人的行为端正，就不怕别人诋毁。谢振定任清朝御史时，对贪官和珅早有察觉。一天，他看见和珅的家人驾着马车在天安门前耀武

扬威地飞奔过去。出于职责，他立即下令手下拦住马车，将和珅家人鞭打一顿，并将马车烧了。这一下得罪了和珅。和珅列举谢多条罪状，将其打入监牢，待到和珅事发，新主登基，才为谢振定平反复官。这也可以说明树正不怕影子斜吧。谭日峰所著《湘乡史地常识》载，谢振定临终前手写“光明正大，通天达地”八字后就掷笔断气了，可见他至死不忘光明磊落，也说明人要行正并非易事。

### 人怕伤心，树怕剥皮

这句话是告诉人们说话办事不要过头。如果过分地伤害他人，就会给别人带来长久的痛苦，也会给自己留下遗憾。人伤心同树剥皮一样，对成长与健康有很大的影响。树的营养是从根部通过树皮层往上输送的，被剥皮的树缺乏营养，就会枯萎而死；伤心则影响人的精神，损伤人的元气，给人带来的影响不言而喻。当然人是有意志的，若有坚强意志，心被伤而志愈坚。周瑜因“三气”而亡，邓小平却三落三起而兴。所以，毛主席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是很有哲理的，只可惜一般人做不到。领导者必慎言，勿因言语尖刻而伤人心。为人最好是“横绊一跤直想”，既不伤心，也不伤神，也许还可添寿添福哩！



## 酒醉聪明汉，饭涨屎葫芦

这句话，不是爱喝酒的人说的就是想喝酒的人说的。当然，“李白斗酒诗百篇”，唐代怀素喝了酒，狂草写得特别好，可能都可以作为这句话的依据。但事情都有特殊性。其实，喝酒要以不醉为“聪明”。李白、怀素都有酒量，看上去喝多了，其实并未醉，否则还做得好诗，写得好字吗？酒醉的人心跳加快，肠胃也受不了，或呕吐、或头晕、或嗜睡，总有一种表现形式。李白就有诗说：“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这说明李白如果是真的醉了的话，也是要睡觉的。酒还是以不喝醉为好，饭也是以不吃得太饱为好。孔子说“过犹不及”，这话对喝酒吃饭来说也是适用的。

## 荒处无人耕，耕处有人争

可耕者必是地，既是地必有主权。湘乡这句话反映的是这样一种现象：这事情如果大家都不做，上好一回事；

## 品味湘乡话

只要一人带头做，大家就蜂拥而上，叫你做不好。现在的土地虽然属国家所有，但一分一厘都已责任到户。责任者有耕种自由，作禾种菜由他选择。因此耕者不必乱耕，争者也不要乱争。至于其它方面的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政府主张正当、公平的竞争，这样才能优胜劣汰，这样才能有惠于民。

### 一粒胡椒化口气

胡椒是中药，也可作调味品。湘乡蛋糕上席时先洒点胡椒粉，热哄哄的，有一种香味。胡椒性热、味辛，有温中散寒之功效。我母亲在时，偶遇寒气痛，切碎一个橘饼，放三块片糖和一点胡椒粉，用滚开水冲泡，趁热喝了，即刻见效。“一粒胡椒化口气”是说虽然吃了大亏，但如果对吃亏者有所表示也就算了。1959年办公共食堂，拆了不少人家的房子。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作了自我批评，下面才开始检讨“五风”。老百姓被拆的房子也作了登记、搞了退赔。我们家里拆掉瓦房十间，所以退150元期票。“期票”没有现款，要分期付款。尽管这样，老百姓还是都说“一粒胡椒化口气”，表示对政府理解。李瑞环同志说“老百姓最可爱”，这是至理名言。

## 一个只晓得一个

这句话表明：人人有本难念的经，自己的难处自己知道，别人的难处就不一定完全知道。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讲到，“乡曲农民入城，见官长出入，仪仗肃然，便羡慕之，视有仙凡之隔，而不知官长簿书之积，讼狱之繁，其苦十倍于农民也。而做官者于公事掣肘送往迎来之候，辄曰：‘何时得遂归田之乐，或采于山，或钓于水乎？’而不知渔樵耕种之事，其苦又十倍于官长也。”这段话可作为“一个只晓得一个”的注脚。

## 朝中有人好做官

浙江那边有“朝中无人莫做官”的民谚，同湘乡这句话一正一反，道理一样。“好做官”无非是有把保护伞，好官官相护，“莫做官”是因为没有靠山，而官场险峻，危机四伏，容易跌得粉身碎骨。无论是“朝中有人好做官”还是“朝中无人莫做官”，都是官中腐败的表现。想当官

## 品味湘乡话

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关键是当什么样的官。文天祥诗曰：“好官要做无难做，身后生前是两岐。”做官容易，难就难在做好官。要主持正义，要为民众办几件事，那也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陶渊明宁可回去饿肚皮，也不当那劳什子县太爷，一篇《归去来兮辞》足以说明问题。但是若不为老百姓办实事，官当得再久，当得再大，又有什么意义呢？

### 告化子有个三十夜

湘乡口语把“叫花子”的“叫”读成“告”。“告花子”即“叫花子”，指乞讨之人。旧时讲究过年守岁，叫花子再穷，大年三十也不去乞讨。此语是指责过去有的地主、资本家大年三十都不让仆工休息的行为，是劳动者为维护自己权益而发出的宣言。

### 洗脚不如洗被

“洗脚不如洗被”是对懒人的嘲讽。“寒从脚上起”，湘

乡又历来有“一天洗个脚，当得吃付药”的说法，因此湘乡人从小就有洗脚的习惯。曾国藩在军中日理万机，每天仍坚持以热水烫脚作为锻炼身体的方法。现在有的青年人懒散，玩得很晚，睡意袭来时只想睡觉，根本就不想洗脚了。家里人要他洗脚，他说“洗脚不如洗被”，真的要他洗被的时候，他又说“洗被不如横困起”。总之他有言词对付你。现在，懒得洗脚的人一般不说这两句话了，都是人家替他说。若有人不洗脚，别人就说：“洗脚不如洗被，洗被不如横困起”。

说起洗被，必须讲讲过去的洗涤剂。过去农村洗衣物靠三大天然洗涤剂：一是茶枯。煮沸后，将衣物浸泡在茶枯水里，洗得干干净净；二是皂壳（角）。也是煮沸，或用开水浸泡后洗衣物，效果特佳；三是稻草。稻草焚烧后，其灰呈碱性，放入盆中，用开水冲泡，过滤后搓洗衣物，效果也不错。可惜现在都不用了。现在的那些洗衣粉、洗涤剂洗的人手脚奇痒无比，且污水又污染土壤和水源，化工产品值得改进啊！

## 打在水上，落在泥上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讲得轻，落得重”，打在表面而力及下面的泥层。第二有“敲山震虎”的意思，打的是水，而震动的是泥。究竟是何意，要结合具体的语言环境来理解。现在一般是用第二义。

## 吃井水也要个引路的

在外长途跋涉，要喝杯热茶很不容易，即便只是要喝口井水，也要有人告诉你井在哪里才可以。湘乡人用这句话责怪有的人知恩不报，意思是：你今天发了大财，还不是我当初……还是古人说得好，“施恩不图报”，为了图报才帮人家的忙，实际上也是唯利是图。

## 千里的来神，要问当方的土地

“土地”即土地公公、土地婆婆。这句话的意思是：凡事要调查研究。你要知道一件事，就必须向了解这件事的人作调查；你要知道一个地方的情况，就必须找这个地方的人了解情况。孙悟空保护唐僧去西天取经，每遇到妖怪兴风作浪，便把当地的山神、土地找来，了解妖怪的情况，再设计捉拿妖怪的方案。不作调查研究，不问来由，主观武断地处理问题，没有一个不把事情搞砸的。

## 钱无碑基，屋无大细

“碑基”者，界碑也。旧时用它作为相邻山水、田地的分界。“钱无碑基”是说人在日常生活中究竟要用多少钱，没有明确的界限，有多少可用多少，也可以说钱多多用，钱少少用。“屋无大细”则是说房子再大也没什么好处。湘乡人用此话告诫人不要贪婪，要知足常乐。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说：“银钱一物，原不可少，亦不可多。多则难于运用，少则难于进取。”他又说，他六十岁了没有一根白头发，人家都说他有养生之道。有一天，他与一个富人、一个穷人坐谈，两人都年纪未过半百却已白发苍苍。他们问钱泳的养生之道，钱笑而未答。待他们走后，钱说：“银钱怪物，令人白发。”意思是说他们一个担心钱太多，一个感叹钱太少，都是钱使他们过早苍老。

## 赚钱好比针挑土，用钱好比水推沙

这句话意思是说赚钱很艰难，而用钱却很容易。这是

## 品味湘乡话

贫困者的心里话。没有钱的人分钱不得分钱到手，而开销起来，一次便是成百上千。2005年11月7日《羊城晚报》的《患者回放》栏目刊登了一位患者的话：“医生人很好。头三天收了1860元，我们就没钱了。当着医生的面，我哭了……医生很同情我们，后面七天只收了300元一天。”又一患者说：“医生开药前，老问我们带了多少钱。我老公说只带了1400元，医生说不够，但安慰我们没关系，开少点药。没想到，所谓少也要1300元。”如果全年收入只几千元，看一次病就要花一两千，很多农民是看不起病的。这句乡谚就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香港一明星在电视广告里说她穿的那身衣服值两千多万，莫恹死那些有钱的！钱泳有一句话说得很有见地。他说：“聚钱如沟浍之盈、冰雪之积，其来易，其去亦易。若力田、商贾之富，譬如围河作坝，聚水成池，然不可太满。一旦风雨坝开，亦可立时而涸。要知来甚难而去甚易也。”

## 省只能省自己

“省”在湘乡话中读“爽”。湘乡人有勤俭节约的传统。但节约不是吝啬，节约有一条原则，那就是“省只能省自己”。所以有好菜，要留着客人来才煮；有好酒，要留着好朋友来才喝；有好布，要留着给长辈或做为亲戚生日时的贺礼。不要看着家家户户炉头钩上边吊着几块腊肉，那可不是能随便煮着吃的，一定要来了客人才能吃。客人来



了，煮好菜吃，端好酒喝，又叫“主人搭帮客”，就是说客人不来，主人也没有这样的好酒好菜吃。《晏子春秋》里说：“嗇于己，不嗇于人，谓之俭。”看来湘乡人的这种品格还是有来由的。

## 一个司孙子一道符

湘乡谓神汉为“司孙子”。司孙子的符是驱邪镇宅之物，一般为黄纸朱字，有的还洒有鸡血，贴于门上或封于禁坛之口。符上的字一般都是龙飞凤舞的，所以湘乡人叫写得潦草随意的字为“鬼画桃符”。画符大概也同写字一样，各人有各人的风格，所以叫“一个司孙子一道符”。现在人们用这句话来评论领导干部的工作思路和作风。例如，前任强调以农业兴市，后任强调工业兴市，人们就说：“一个司孙子一道符。”我们在城市建设上也经常碰到类似情况。起初，领导说广场搞草坪好。草坪搞好不到一年，领导换了，新来的领导说栽树好。好！挖掉草皮栽上树。树栽好不到两年，又换了领导，新领导说应铺大理石，树被移走，广场变成大理石地面。其实这种现象古已有之。钱泳在《履园丛话》里说，雍正年间，朱轼任浙江巡抚，禁止“灯棚、水嬉、妇女入寺烧香、游山、听戏诸事”。李卫任浙江巡抚时，全部解禁，“一切听从民便”。李卫还是朱轼的学生呢，但他并不照老师的做。这不就叫“一个司孙子一道符”吗？

## 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

这句话应该是由《周易·系辞传》中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演变来的。记得大跃进时期，农村到处都是这类标语，如：“早起三早当一工”，“抢晴天，干阴天，大风大雨积家肥，当得半个劳动日”，“春天不要困，担担黄土都是粪”等等。“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没有错，纵观历史，任何事情都成功在齐心上，失败在不齐心上。艰难困苦时齐心较易，祥和富贵时齐心较难。

## 长痛不如短痛

这句话是对讳疾忌医者说的。因怕痛而不愿手术，所以长期为病痛所困。若是早下决心，得以根治，便免去了长痛之苦，何乐而不为？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例如农民负担重，自责任制后乡镇干部就被其困。国家近年来逐步实施免征农业税的政策，农民其他负担也由国家转移支付。国家由此增加了一点负担，但解除了许多不安定因素

啊。真是“长痛不如短痛”。

## 人要真心，火要空心

旧时乡下多火灶，架起来的柴火，空气流通，火势就旺；如果灶内柴火堆放得严严实实，火就燃得不旺。“人要真心”是社会公德的核心内容。人与人之间贵在一个“真”字，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待人要恭，酒饭要松。”“酒饭”是用来招待客人的，“松”就是不吝啬，这是“恭”的表现形式，而“恭”是“松”的内在原因。所谓“恭”，应该是认认真真、诚诚恳恳、实事求是、尽心尽力。现在有一种风气不好——喜欢逢场作戏。有的人偏偏喜欢油腔滑调之人，甚至喜欢奇谈怪论之人；有的人喜欢离经叛道之人，谓其活跃，思想解放。钱泳说得好：“人之诚实者，吾当以诚实待之；人之巧诈者，吾尤当以诚实待之，乃为忠厚之道。”我很赞同这几句话。以真心去感人才是正板人的工作作风。至于“火要空心”，是因燃烧需要氧气，薪炭之下不空，缺氧，则火苗不旺。如果人心不真，就如同燃烧时缺乏氧气一样，生命之火就不能熊熊燃烧。

## 寸木寸用

许多人追求物尽其利、人尽其才的环境而终生不可得。欲要“物尽其利”，必先懂得寸木寸用的道理。若有一寸之木却嫌其短，有一丈之木却嫌其长，物如何能尽其利呢？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说其妻用竹棍、弃布制作帘子，“遮栏饰观，又不费钱”，并有感而发：“古人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用人亦如此，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任何人只要放在适合的位置上都能有所作为。

## 十个麻子九个厉， 麻子面前企都莫企

麻子是患天花形成的。患天花的人身上出现斑疹、脓疮，好后结痂，留下疤痕，脸上的最为明显。麻子分白麻子和铁水麻。“十个麻子九个厉”往往是说麻子大多厉害，在麻子面前站都不要站，以防麻子打你的主意。湘乡方言里把“站”说成“企”。“麻子面前企都莫企”这句话应该

是笑谑之言，不可信。好在在中国天花早已绝迹，再也没有麻子了。不过现在虽然没有麻子，人们有时仍然拿麻子取笑。如湘潭县喜欢称公安局长为麻子。张三当局长，全县上下称其“张麻子”。张三离任不当了，由李四接任，又称为“李麻子”。是不是因为他们厉害呢？不过厉害的又何止公安局长呢？

### 播得春风，必有夏雨

言播了种就必然有收获，这是劝勉人的话。在某人遭到家庭变故时，别人大多用此话宽慰之，让其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使其见到光明和希冀。春天播种，夏天必有雨露滋润，收获就指日可待了。

## 不怕日本，只怕二本

“日”在湘乡话中读“一”，与普通话的读音不同。“一”与“二”是相邻的数字，而抗日期间的汉奸是为日本人当帮凶的，故老百姓称之为“二本”。汉奸充当日本鬼子的耳目，助纣为虐，屠杀抗日战士，最为可恼。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最近拍成电视剧，在中央一套上映。剧中的牛怀玉就是“二本”。他既了解中国情况，又在日本留过学，为了“混出个人样”，背叛祖国，充当日本法西斯的走狗，最为可耻。湘乡沦陷时，城西杨让德先生拒当维持会会长，全家被杀。吴剑学先生亦因拒绝日本鬼子的要求，也在家里遭到杀害。日本人为什么了解杨让德、吴剑学的情况呢？就是“二本”通风报信。日本鬼子好对付，汉奸才不好对付。所以老百姓才说“不怕日本，只怕二本”。

## 三更想自己，五更想别人

“更”是旧时夜晚计时的一个量词。一夜分为五更，一

更约为两小时。平时说“半夜三更”，意思即半夜就是三更。五更则是天快亮了的时候。旧社会城镇大多雇有更夫敲梆为居民报时。孙中山先生的父亲就是村上的更夫，直到孙中山十七岁时从国外读书回来，建议村上组织青年人巡逻，他父亲才不当更夫了。电影《平原游击队》里也有个更夫，敲三下竹筒子，喊一声“平安无事”。“三更想自己，五更想别人”是说一个人不能只为自己着想，也应当为他人着想。如果“三更”时是想自己的事，到“五更”的时候也应当想想别人了。

### 三日肩胛，四日脚板

这句话是告诉人们，什么事情都是做惯的。即使开始时不能做、不会做，但只要去做就总能学会，而且能做好。“三日肩胛”是说挑得三天的东西，肩膀就会适应了，以后就可以挑东西了；“四日脚板”是说打赤脚走得四天，脚板也就适应了。“三天”与“四天”是一个概数，表示要一个过程，并非是具体的日子。我八岁起担菜担水，十二岁担铁路。担铁路不比担菜担水，特别累。开始几天肩胛担肿了，扁担一放上去就火辣辣的痛，但是再过几天竟不痛了。我十六岁回到生产队劳动，打赤脚到潭市担一百来斤石灰，八里路，中间只歇三回。担一转回来，队上记三分工。这说明干任何事情都有一个从不会到会，从难到易的过程。

## 看戏出眼泪，为古人担忧

对这句话的理解，一要看语境，二要看说话的语气。如果是家人、朋友一块看戏，大家都被戏中的情节感动到流泪，彼此相视而笑时说这句话，那是肯定。如果没在看戏的或虽在看戏而没有被感动的人看到你流泪而说这句话，则是不认同，意思是不要自寻烦恼。刚解放的时候，县里的剧团到我们锦屏乡演《九件衣》，那时候我还看不懂，但发现站在旁边看戏的大人一个个眼泪巴洒。到我能看懂戏的时候，才知道戏中的情节感人，动情处的确催人泪下。我看过一篇回忆毛主席的文章，说他老人家看《白蛇传》的时候，为许仙与白素贞的爱情所感动，完全入了戏。当看到法海和尚采取卑劣行径去拆散许仙夫妻的时候，主席竟走到台前要去制止法海和尚，随行人员连忙拖住，告诉他这是演戏，主席才回到座位上来。后来上台接见演员时，主席竟不与演法海和尚的演员握手。可见“看戏出眼泪，为古人担忧”是人之常情。



## 不要富，不要贵，只要凉快点

这是农民在酷热之时说的一句话。农民终日劳作，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得很。特别是六月天，在大太阳的烤晒下，更是热不可耐。即使回到家里，既无风扇也无空调，凉快便是他们唯一的企盼。与农民有相同愿望的是孟公。旧时湘乡许多当风的山坳上有孟公庙。锦屏往潭市方向也有一个孟公坳，坳上有庙，为孟公庙。孟公是何人？据我母亲说是一烧炭翁，因救人而死，被封为神。封神时，玉帝问他愿为何官，孟公答自己不要富，不要贵，只要凉快一点。孟公只要凉快一点，大约是因为长期烧炭饱受高温之苦的缘故，不过也说明此公并无贪欲。

《辞源》有“孟公孟姥”条，并解释为船神。这种说法见于唐代段公路《北户录》中《鸡骨卜》：

卜占即以肉祠船神，呼为“孟公孟姥”，其来尚矣。按：梁简文帝《船神记》云：“船神名冯耳。”《五行书》云：“下船三拜，三呼其名，除百忌。又呼为‘孟公孟姥’。”

至于这个“孟公孟姥”中的“孟公”与我们湘乡所说的“孟公”是否为同一神，我们不得而知。只是湘乡人往往在酷热难耐时说这句话，双抢时节，人们汗流浹背，往树荫下一站，边擦汗边照着孟公的话说：“不要富，不要贵，只要凉快点罢”，岂不幽默？

## 保长不探，撂壶大散

“撂”读“亚”。这句话是说若主事者不负责任，老百姓就毫无办法。“不探”就是不管、不理。“撂壶大散”就是说像喝酒喝完了一样，壶一丢，就走人不管了。民国时期乡村兴保甲制度。一个保比现在一个村大，保长负责管理行政事务。村民有事就去找保长投诉，请保长吃饭。故农民叫保长“吃南粉碎子的”。“南粉”就是红薯粉。但保长喝了酒、吃了饭后却大多不理事。老百姓就说：“保长不探，撂壶大散。”这句话出自一首儿歌：

羊咪咪，飞过墙。  
刹箕草，喂老羊。  
老羊恶，吹牛角。  
牛角尖，射上天。  
天上铜锣响，地下鼓擂鞭。  
家（读“瓜”）爷骑马媳妇牵，  
伯爷子执马鞭。  
马鞭打不响，投保长。  
保长不探，撂壶大散。

## 三个堂客们当面鼓，讲不赢过唔

“当”读“仗”，“过”读“固”。此话是说女人声音大，三个女人在一起，其声音就像敲一面鼓那样响。这种情况民国之后才有。民国前，妇女受封建道德约束，“笑莫露齿，话莫高声”，女人是忍气吞声过日子。民国期间虽然风气大转，但仍有鄙视妇女的情况。张默君是邵元冲的夫人，湘乡龙洞花乔湾人，人谓邵寡妇。其人有才，诗词书法堪称一流。然乡间因其是女性而看不起她，说她“企起厕不得三尺高的尿”（当然，也是受阶级因素的影响）。解放后，妇女更加解放，政治地位、经济地位都同男人平等。就是农村妇女，也倡导同工同酬。周业贵先生说他们金石一个生产队出工时，一男人说：“堂客们，冇得用。”几个堂客们上前，把他掀翻在地，问他有用还是冇得用。我想这条谚语应该出自集体生产时期。

## 胡子绊到粪缸里，开不得口

这句话是指吃了哑巴亏，做不得声。如同满脸胡子的人，掉到粪缸里，胡子上沾满了粪便，开不得口，因为只要一开口就会满嘴皆是秽物。这同花鼓戏《打铜锣》中蔡九哥唱的“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一个意思。这种有口难言的原因很多：一是有把柄在人家手里；二是被人带了“笼子”；三是担心日后被人报复。不过《红楼梦》中的焦大因骂贾府里的人“扒灰的扒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被塞得满嘴是马粪，他没有绊到粪缸里，也开不得口，可见开口之难。

## 少个胡子共菜

“少个胡子共菜”意思是缺一个角色。如打麻将要四个人，只有三个人，人家问为什么不打麻将，答道：“少个胡子共菜。”胡子共菜进餐，花样百出，所以有调侃之意。但胡子吃饭的确不方便，喝起汤来淋淋洒洒，极不雅

观。电视报道欧洲一个胡子，吃饭时用两个帐钩子一样的物件把胡子钩往两边，既不方便，又滑稽可笑。

## 乡里人吃包子烫伤背心

这是臭乡下人的话。意思是乡里人上街出笑话。说乡里人吃包子的时候，一口咬下去，夹在包子里的滚烫的糖挤出来粘在手上，又急忙举起手去舔手背上的糖，结果包子里的糖又滴到背上，将背烫伤了。

旧社会城里人臭乡下人，乡下人臭城里人，似乎有道鸿沟。其实城里人多为乡下人的子孙，城里人要么自己就是乡下的，进了城才变成城里人；要么父辈或祖辈是乡下人，根还在乡下，所以谁也不要看不起谁。

## 力气用不尽，井水担不干

这句话把人的力气比喻成井水，力气就像井水挑不干一样，是用不完的。也就是劝勉年青人要勤劳，莫偷懒，别装奸。刘来胜同志说他母亲常用这句话鼓励他们兄弟。

## 品味湘乡话

但他说其实不是井水“担”不干，而是井水“舀”不干，只有一字之差。说“担不干”是指井水是一担担挑回去的，说“舀不干”是指井水无论怎样舀都不会见少。不过话又说回来，力气有用尽的时候，井水也有干涸的时候，80年代山东济南趵突泉就干涸了，而且年青人的力气也无法储存，年纪大了，体力就下降了。井水不担，也不能保证不干。破坏了生态平衡，违背了自然规律，没人担水，井也可能干涸。但这句话是鼓励人们努力工作、热心助人的，对湘乡人吃得苦、肯出力的品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 煮菜有巧，油煎火老

这是做湘菜的诀窍。湘菜多煎炒，故火要大，油要煎得滚烫。湘乡农村讲究吃“三响”菜，即油倒入锅里要响，菜倒入锅里要响，水放入锅里要响，否则就叫“水煮盐相”。由于湘菜多煎炒，又逢菜加辣，口味很重，故颇受现代人的青睐。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湘菜馆不断增多。北京有个红洞庭，广州珠江城有个湘皇食府，都有朋友请我在那里吃过饭，都是正宗的湘菜。不过现在的医学专家都不主张吃煎炒的东西。广东讲究煲汤，屡受专家推介。但依我说，饮食是个习惯问题。毛主席喜欢吃点辣椒，喜欢吃点红烧肉，喜欢吃点火焙鱼，都是从小在外婆家里养成的口味。1954年，中央在北京召开供销合作工作会议，湘乡的邹祖培同志参加了。毛主席请他到家里吃

饭，一样火焙鱼，一样红烧肉，一样苋菜，一个汤。毛主席还问他夏梓乔的忠节牌坊还在不在，唐家托的吉（读若“月”）口里是否还有咯多鱼楞子（即小鱼）。“君是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真可谓乡情浓浓。

## 揸哒石头打浮沔

“揸”读“浅”，“浮”读“袍”，“沔”读“秋”。湘乡此话是告诫人们做事要稳当。

邓小平同志说过一句名言——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呢？因为摸着石头的话，只要河水不突涨，就会稳稳当当，即便不小心闯进深水区，退一步就是，不至于危及生命。“揸哒石头打浮沔”是因为不会游泳，抓住石头，既稳当又不至于呛水。摸着石头过河和“揸哒石头打浮沔”都是为了增加保险系数，都是做稳当事。

## 永和班的戏，交代在先

旧社会有一些剧团，为祝寿、庆节、迎神赛会，在乡间

## 品味湘乡话

演出。如鲁迅先生《社戏》里写的乡间社戏，就是为了庆新社。这些演出有大户人家出资的，也有地方上按户摊分的，还有在公积谷里开支的。“永和班”是一个戏班子的名称，据老人说该班以武生著名，发镖百发百中。由于有武戏，怕伤及观众，故演出之前约法三章，要求观众遵守，后来便有了这句俗话。凡事前约法三章，大都以这句话开头。

### 扯起瓜棚搭柳叶

这句话形容事物之间的关系过于牵强附会，“硬拉硬扯，非常勉强，理由非常不足”。林十娘说蔡九哥同她是亲戚。什么亲戚？“你的舅妈是我婶婶的叔伯姨。”用湘乡话说这就是扯起瓜棚搭柳叶的亲戚。在口语中有时把“扯起”省去。如：“李四同你是亲戚啰？”回答道：“瓜棚搭柳叶咧！”

### 打屁不挨腿

毫不相关的意思。在口语中往往有：“打屁不挨腿！”



这事同我一点关系都有得，扯到我身上来做么子？”

## 冇讨得和尚做，半夜起来写文饰

“文饰”，《辞海》注为“礼节仪式”，但湘乡话指的是超度死者的经文。和尚做法事，先要把经文抄好，念了以后烧掉。但抄经文是小和尚们的事，他们必须白天黑夜连轴转，很辛苦。虽然待遇和报酬都不怎么样，但事情又不能不做好。这句话的意思是：弄了一个清苦的、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做，却仍要一丝不苟、马虎不得。“冇讨得”是一个固定结构，是没有尝试过的意思。可以说，“冇讨得饿肚子”，也可以说“冇讨得受累（读轻声）”。因此，“冇讨得”也可理解为“冇做过和尚问起做了和尚”。

## 嫌人丑，等人久

这句话是劝人要有耐心，不要急躁，更不要情绪化。湘乡民谚往往喜欢以宾衬主，第一句陪衬第二句。这里就是用“嫌人丑”来陪衬说明“等人久”的。这种以宾衬主

## 品味湘乡话

的格言俗语，既押韵又通俗易懂，很容易记住。

如果讨厌一个人，就会觉得这个人长得丑，哪怕他长得很帅；如果是等一个人，虽然等的的时间不长，等的人也会觉得很久。这句话同江浙一带“等人易久，瞋人易丑”的意思一样。《吴中旧事》说：“叶少蕴言：吴人俚语：‘等人易得久，瞋人易得丑。’虽鄙亦甚有理。”只是湘乡人的“嫌人丑，等人久”更精练，更有韵味。

### 踏鞋养千口，累力养一人

“踏鞋”指鞋跟没提起来，拖着鞋走路，只有那些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才能如此优哉游哉。“累力”者，出卖力气的人。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收入可以养活一千个人，从事体力劳动的却只能养活他自己。此语控诉社会的不公平。旧社会财富被少数人占有，而体力劳动者穷得响叮当。新社会寻求平等，结果又刺激不了大多数人的生产积极性，物资紧缺。实行市场经济后，人们的积极调动起来了，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又出现了。“踏鞋养千口，累力养一人”又成为现实。有的演员年纪轻轻，演了几部电视剧竟成为亿万富翁、富婆，连一些德艺双馨的老歌唱演员，在接受采访时都不免流露出一平的心态，可见分配不公的严重性。好在中央正在采取措施，力求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建立一个和谐公正的社会。

## 企起死，顿起埋

“顿”在湘乡话里意思是指人和物“竖起”、“直立”。与“企”是同一意思的不同表达。“企起死，顿起埋”即指不妥协，不屈服。不是有“宁可站着死，不可跪着生”的格言吗？只是湘乡这句话是说不但要站着死，还要站着埋，死后都坚决不改变立场。湘乡许多革命先烈都具备这种精神。如葛谦、王德润、胡叔尼、沈春浓、杨让德等，都是宁死不屈。林曼先生曾写过一篇讨论湘乡人性格的文章，认为“慷慨悲歌燕赵士，舍死拼命湘乡人”。性格随水土而出，不无道理。

## 见天一巴掌

“见”读“线”。“见天一巴掌”就是让手掌朝天，使大家都看得见，即今之所谓公开化。窃以为只有公开才能民主，暗箱操作，“民”如何“主”？为了惩治腐败，中纪委提议实行政务公开、公平、公正，因而许多政务大厅

如雨后春笋般设置起来，并建立了相应的问责制，但不少地方是虎头蛇尾，而监察机关难察难监，久而久之形同虚设。我们要学习陈毅同志敢于搞“见天一巴掌”的精神。他在赣南打游击的时候，党组织交给他一些金条作为游击队的活动经费。时间长了，大家不知金条用了多少，不免起了疑心。陈毅同志知道后，把大家集合起来，打开包袱皮，将一根一根金条数给大家看，最后宣布一条规矩，这个包袱轮着背，每人背一天。大家顾虑全消，精神一下子振奋起来。“见天一巴掌”真是一种好作风！

### 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

这是商品价格的一般规律。经济学理论认为，商品价值是由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也就是说价值取决于成本。价格随着市场的需求在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一般来说，商品成本高则价格高。但现在市场上有些商品的价格似乎背离了这个原则。最近我到长沙的老百姓大药房买丹参滴丸，一瓶13元，湘潭卖17元；通脑降压片每盒13元，湘潭卖27元。我曾问过老百姓大药房的谢老总，价格这样优惠，还有没有利润。他说还有百分之七八的利润。一样的货，价格悬殊这么大，能说“便宜不是货，是货不便宜”吗？这句话只能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下才可以作为规律来看待。切莫认为一件内衣五千元才是货，几十元的纯棉内衣就穿不得。

## 三丁抽一，五丁抽二

“丁”者，男子也。旧时服役都是男子。国民党统治时期，老百姓不愿为政府当炮灰。为了补充兵员，地方大抓壮丁，一度实行“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政策。就是一家三兄弟，去一个当壮丁；有五兄弟，则要去两个。老百姓不愿当国民党兵，不想去送死，纷纷躲壮丁，国民党就抓壮丁。年轻的抓不到，老头子也抓走。也有胆大的，抓一回逃一回，愈搞愈熟套路，于是就卖壮丁。谁家的人不愿意去，他就去作抵，得几担谷子，过几个月又跑回来，但也有因此而丧命的。“三丁抽一，五丁抽二”被人当作口头禅，意思是“霸蛮”。

## 大河里泼油，鸡肠子上捋膏

这句话的意思和“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差不多。把油倒在大河里，白白地浪费掉；杀一只鸡，却想在鸡肠子上煎出许多油水来。这是讽刺那些不会划算的人，常常本

末倒置。湘乡人常用这句话作为警示，并把《增广贤文》中的“常将有日思无日，莫把无时当有时”这句话挂在嘴上，劝勉人们过日子要从长计议。

### 吃不穷、用不穷，划算不清一世穷

凡事要有计划。计划得好，又能照计划去办，事情往往办得好。大数学家华罗庚有个优选法，曾经在全国推行过，很管用。过去锦屏耍狮灯时，有农民打一出叫《蔡坤山犁田》的地花鼓。蔡坤山老婆打一盆水给蔡坤山洗脸。蔡坤山先洗脚，洗了脚想起要洗脸，于是在洗脚水里洗脸，洗了脸才记起有漱口，又舀洗过脚、洗过脸的水漱口……逗得观众哈哈大笑。这是讽刺那些做事无头绪的人，启发农民要会“划算”，要讲究程序。

### 黄驹虫变猫，变发得不高

“黄驹虫”即黄鼠狼，大小与猫差不多。这句话往往用于表示对人的失望。假若有人说某人有进步，闻者知其

底细，往往会说：“黄驹虫变猫，变发得不高。”

## 个人吃哩烂牙腔，众人吃哩满口香

湘乡话里指独自偷偷吃了应当和大家一起吃的东西的行为叫“吃独食”。有东西吃，大家吃一点，人和意和，高高兴兴。吃独食，怕别人知道，偷偷摸摸，不利于身心健康，这有点类似于喝闷酒伤肝。任何事情都要讲究个心情，吃东西也要有愉悦心境。

## 屙尿欺矮土地

“土地”是迷信里管地方的神灵，是众神中地位最低的，故“矮土地”代指弱勢者或弱勢群体。“屙尿欺矮土地”这句话是指责欺侮弱勢者的人。男人们总是站着往下撒尿，尿的流向自然是低洼的地方。有些人不讲理，总是去欺侮比自己弱的人，认为这样人家就奈何他不得，其实这样做极不得人心。凡出现了这种情况，人们便说：“那是屙尿欺矮土地。”

## 逢恶不怕，逢善不欺

这是侠义者之语，也是劝人要惩恶扬善。“逢恶不怕”要有不怕的本事，“逢善不欺”要有不欺的良心。“逢善不欺”是道德观念问题，只要人心向善，自然可以做到；“逢恶不怕”则还需有勇气和力量。据报载，一辆开往广州的长途公共汽车上，歹徒强奸一女子，其兄在旁竟不敢制止。希望世界上多些徐洪刚式的英雄，逢恶不怕，逢善不欺，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

## 三斤的锄头两斤的把

说这话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处在社会最下层了，别人不可能再把自己怎么样。集体生产的时候，县、区、公社的干部都在生产队办点，工作时免不了要批评一些人。有的农民不接受批评，说：“三斤的锄头两斤的把，我就是这个搞法。”意思是：我是个农民，看你拿我怎样。还有的说：“你能把我解起到冇米洲去？”不过，说这样话的



人是对是错，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分析。

## 有盐同咸，无盐同淡

规劝人们有福同享，有苦同当。当夫妻间因经济紧张而产生感情问题的时候，人们往往用这句话来劝导。也有用来劝慰兄弟不和的。

## 出门莫带崽，进山莫带狗

“崽”，儿子，这里指幼小的孩子。出门带小孩同行，小孩有时走不动，有时要小解，麻烦挺多，大人因此受到牵制，不能及时把事办好，故说“出门莫带崽”。上山带狗，狗也惹事生非，东跑西嗅，追兔子、咬野鸡，若遇上同类，或互咬、或互戏，纠缠不清，人要为它担心，故进山不宜带狗。

## 三莫惹：细人嫫莫惹， 堂客们莫惹，残疾人莫惹

“惹”，撩发他人之意，如开过分的玩笑。“细人嫫”即小孩。因其不懂事，不要撩发他，若惹其哭、闹、发蛮，都不好收场。妇人面前亦容易生事，应正正板板，否则容易被人误解。残疾人本身有自卑感，害怕被看不起，若玩笑开得不好，对其伤害太深，亦容易出事。修韶山灌渠的时候，东郊民工团一个民工逗小孩过了头，引起矛盾，团里出面做了很多工作才解决。“三莫惹”是一条社会经验。

## 吃干菜子噙牙

劝人立志、发狠，就像吃干菜一样，要用力咬，不松劲。其实有些干菜子要用力咬，有些却不需太用力。如干白菜，煮后比较柔软，还有苋菜干菜子，也不是很硬。干豆角、干芥菜则稍硬一点，牙齿用的劲就要大一些。此句的意义在于“噙牙”，是劝人努力上进的话。

## 千莫奈何讨米，万莫奈何教书

“教”读“告”。过去人非到无路可走的境地不会讨米。教书在旧社会也是读书人走投无路下不得已的选择。旧社会读书人倘若当不了官，当不了师爷，两条路都走不通，家里又贫困的话，就只能靠教书糊口了。然而旧社会教书不像现在。花鼓戏《张先生讨学钱》就把当教书匠的辛酸刻划得淋漓尽致。

## 养崽不学艺，担脱箬箕系

“系”读“技”。农村的手工业者被称为“师傅”或“匠人师傅”。如木匠师傅、蔑匠师傅、剃头师傅、厨子师傅、砌匠师傅、铁匠师傅、推子师傅等等。这些师傅们靠手艺吃饭，尽管也不轻松，但比在田里脸朝黄土背朝天要好一点，而且既然是请来的师傅，主家的伙食也要好一点。所以很多农民将其视为一条谋生的好路子。跟早些年传说的广东人教育子女“不好好读书，将来当干部去”一样，湘

## 品味湘乡话

乡人说：“你不学手艺，担脱你的箢箕系。”“养崽不学艺，担脱箢箕系”是指没有手艺就只能摸锄头把和挑土，即所谓的当“死农民”。“箢箕”是竹制的挑土工具，其两边是用小竹子或灌木条做成的“系”，因负荷重，这“系”常断，农民的辛苦可见一斑。

### 徒弟徒弟，三年奴婢

做匠人虽要比当“死农民”在经济上活泛些，但做学徒也绝非易事。师傅和师傅娘子人好的，徒弟要轻松一点；不好的，徒弟则如佣人一样。一般来说，三年徒弟，第一年就是做家务活，担水、种菜、煮饭、喂猪，甚至倒马桶，第二年才开始接触手艺。第三年要出师了，师傅虽要传授一点，但有的师傅还是要留一手，徒弟家里要送一份重礼，师傅才肯传授真功。徒弟出师了，手艺还不过硬，名声也不大，还得跟着师傅帮人家做工夫，工钱则要被师傅克扣掉一部分。

## 屙痢狗抢

这话字面的意思是人拉痢疾，群狗竟来争食，实际上是骂人欺人太甚，不管人家死活。这句话未见外乡人说过，也不见哪本书上有，我们锦屏有人吵架时骂：“一个屙痢狗抢的东西！”

## 背鼓进庙门，挨打的像

小孩在外面闯了祸，被家里发现了，准备惩罚他，而他自己还不知道。有知道内情的就会提前告诉他：“背鼓进庙门，挨打的像，你父亲知道了，会打你一餐足的。”“背鼓进庙门，挨打的像”是说：庙里正要击鼓敲钟，你把鼓背到庙里，自然是等着挨打。“像”是“迹象”之意。

## 石头也有翻身转

这话的意思是告诫人们不要把人看死了，就是石头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翻身转”就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据说何海清将军年青时在地主家里看牛，屡受地主欺凌，他气不过，丢了一颗石头到塘里，头也不回地走了。后来他当了将军，人们便说：“石头也有翻身转。”在龙洞、永义一带有此传说。

## 有只咯样的树婆， 就有只咯样的鸟婆来落

“只”读“遮”。此话多用于劝未婚男青年及其家长不要为找妻子和儿媳苦恼。意思是：男人如棵树，女人如只鸟，有什么样的树就会有什么样的鸟来落。这大概是由“凤凰择梧桐而栖”演化而来的，但更通俗，也更口语化。

## 十次干塘，九次在场

言人尽做坏事，十件坏事中参与了九次。将池塘里的水放尽或车尽就叫“干塘”，也叫“干鱼”。湘乡过去在过年的时候总要干塘，一是为了捞鱼过年，二是为了挑塘泥做肥料，三是对塘基进行加固。干塘时，有个别外队、外村的人也来抓鱼，还有专门打听干塘的人，哪里干塘就到哪里去抓鱼，所以有了这句话。但后来引申为做坏事。王憨山先生的翠鸟图常题：“待到塘干水尽时”，意思是只要不是塘干水尽，翠鸟总会要守在塘边猎鱼的。

## 打狗欺主

这句话是说：打了人家的狗就是对狗主人的不尊重。人们串门的时候，怕被狗咬，往往站在外面大叫主人出来赶狗。旧社会有钱人仗势欺人，家里的狗都要身贵三分，若有人打了狗，便以“打狗欺主”为由兴师问罪。若有地主家的狗被穷人打死，打狗的人还有被逼为狗当“孝子”，

为狗办丧事的。旧社会穷人受尽欺凌。

## 豆腐花咯肉价钱，碟子花咯碗价钱

豆腐应该比肉便宜，碟子应该比碗便宜。买一种低价格的货，花了一件高价货的钱，湘乡人通常形容此种行为是“豆腐花咯肉价钱，碟子花咯碗价钱”。如有人到北京买果脯，从邮局寄回来，把邮费算到果脯里头，花钱就多了，也算是“豆腐花咯肉价钱”了。

## 豆腐绊到灰肚里， 吹就吹不得，打就打不得

“绊”，读“扮禾”的“扮”，即“掉”的意思；“灰肚里”即灰里面。如果豆腐掉到灰里面，沾满了灰尘，自然吹又吹不去，打又打不得，因为豆腐大多表面湿润，又不经打。这句话是“无可奈何”的意思。如有的学生接受能力较差，又喜欢哭，老师也感到没办法，说：“不讲，你又不讲；多讲几句，你就哭。真是豆腐绊到灰肚里，吹就



吹不得，打就打不得。”又例如有个干部说：“过去乡干部不好当，不催上缴，运转不开；去催，有的农民死人得不交（意即死活不交）。豆腐拌到灰肚里，吹就吹不得，打就打不得。”

## 杀茅扯锯，下下要力

言劳动之辛苦。“杀茅”，砍柴；“扯锯（读若‘季’，有的读‘够’）”，拉据、锯木头，都是辛苦活。此话常在劝做事的人多吃饭时说。农民请人砍柴、锯料，用餐时劝来干活的人多吃点饭，就说：“杀茅扯锯，下下要力，不吃饱不行。冇菜多吃点饭。”

## 当家三年狗也嫌

当家人若想把家当好，就要按家规办事。没有家规则要制订家规；若家规不适用，则应及时修订。由于当家要按规矩，随意不得，这就势必要得罪家里的人，所以当家三年，狗都讨厌。另外，有的当家人不能以身作则，严只

## 品味湘乡话

严人家，宽只宽自己，这就更招人讨厌了。话又说回来，家当不好讨人嫌虽然看上去理所当然，但如果换一个还不如原来的人，也有留恋老当家的。旧社会三兄四弟不分家，都住在一起，当家的要把几十百把人的生活统起来，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 少裁缝，老郎中

“郎中”即医生。这句话是说：裁缝是年轻的好些，因为他眼尖手快；医生是老的好些，因为他有丰富的临床经验。这句话确实有一定道理。湘乡的裁缝如罗林之，三十多岁，是一把好手。郎中赵鲁儒、刘佛刚、肖跃渊、成海兰、刘济康都是愈老愈有名。当然如今的外科医生又不同，恐怕还是年轻一点的好，动刀子、扎血管还是要眼明手巧。

### 久长难结

“结”，交结，湘乡话读若“国”。这个“国”的发音

与普通话里的不同，有点类似于毛主席的口音。但湘乡话中“团结”的“结”发音却与普通话一致。“久长难结”就是说在一块的时间长了，相处就有困难了。这也是经验之谈。相处时间短，互相谦恭一点，好说；时间长了，人一大意，不注意讲客气了，缺点也暴露了，如果不是有很高的修养，说不定就会恶语相向，甚至“挥手自兹去了”。

## 香来香，臭来臭

这句话多出于小朋友。言与人关系一时好、一时坏。好起来，像花一样香；不好的话，像狗屎一样臭。若有小朋友吵了架，其它小朋友常常大喊：“香来香，臭来臭，砧板斩腊肉。”

## 腊肉拌到饭脚下吃

“拌”在这里不是指搅和，而是有藏起来的意思。这句话言怕露富，不敢声张。后来也引申为工作做得好，但

# 品味湘乡话

低调，不宣扬。如：“你这个乡搞得这么好，我们一不晓得，硬是腊肉拌到饭脚下吃咯哩。”也有说“划蘆船子”的。

## 少是夫妻老是伴

过去五十岁算老，现在物质生活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都提高了，平均寿命大大增加，六十岁方可算老。过去是“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百岁才算稀。在老龄化社会，白头偕老的夫妻，儿女不在身边，老两口只能相依为命。这种相依为命就体现在作伴上。聊天是个话伴，散步是个行伴，看书是个读伴，坐车是个乘伴。还有许许多多事，反正都是个伴。老年人有个老伴在身边放心些。人上六十，总有三病两痛的时候，要互相有个照应。

## 行要好伴，住要好邻

人总要外出，外出要有“好伴”，他可以关心你、照顾你。“住要好邻”也是经验之谈。《三字经》中有“昔孟母，择邻处”，湘乡也有“三年邻舍当古亲”之说。“远亲

不如近邻”，邻居好也是一种幸福。可惜现在城里人住高楼大厦，虽是邻居却变得“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社会学家称这是“城市病”，是社会文明进步中的负面效应。

## 抬头女子勾腰汉

这是旧社会看人的经验。旧社会女子不可抛头露面，在外行走不能随便抬头看人，凡是抬头走路的女子必是经过几个风浪的。男子汉则无此拘束，可以东张西望。而低头走路者，必是一个经常想问题、打主意的人。故言与“抬头女子”和“勾腰汉”打交道就要倍加小心。

## 树叶子掉下来怕打破脑壳， 走路都怕踩死蚂蚁子去

湘乡此话生动形象，意即说人胆小怕事。人之所以胆小怕事，或是经历过危机，心存余悸；或是顾忌太多，怕触犯清规戒律；或是长期跟着别人指挥棒转，自己缺乏独

## 品味湘乡话

立思考能力。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个老头晒太阳，院墙突然倒下来压在他身上，他的儿女们想搬开砖头救他，他却说：“今日不宜动土。”命都快没了，他还怕违背禁忌，真是好笑。

### 吃苋菜子扇血，走红哩

讽人一时得势走得起，但料其红不久。

### 坟山里埋了四脚太公

“坟山”即墓地，这里指祖坟。人们认为后人兴旺发达，是因为坟山贯气。“四脚太公”即牲畜。这句话是因不满他人发财、升职而发的牢骚、讲的怪话。有时也是对升职、发迹之人的调侃。

## 水上的浮萍听荡

“浮”读“湖”，“荡”读“敞”。浮萍浮在水面上，其茎细长，其根下垂在水中吸取营养。正因为如此，浮在水上的叶片往往随风飘荡。湘乡以此话形容人做事无目的、无计划，就像水上的浮萍一样，荡到哪里算哪里。所谓浪迹天涯，萍水相逢，这都是无主观意向的，像迷失的灵魂，只不过结果往往是一事无成。

## 亲愿亲好，邻愿邻胜

意即希望亲戚生活美好，希望邻居日子红火。没有嫉妒心是一种值得提倡的思想品德，在创造和谐社会的今天尤为重要。

##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

锦屏一带常有人讲此言。朱熹就曾引用过这句话。《鹤林玉露》载，庐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简真迹，上云：“便中承书，知此日侍奉安吉。吾子读书，比复如何？只是专一勤苦，无不成就。第一更切检束操守，不可放逸。亲近师友，莫与不胜己者往来。熏杂习俗，坏了人也。谚云：‘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此言虽浅，然实切至之论，千万勉之！”朱熹要儿子“检束操守”，“不可放逸”，不要与那些品行差的人去交结，就是因为“成人不自在”。人生要自在就要讲道德，学本事，否则永远不能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

## 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

此语批评是非不分，奖罚不明的现象，乡人常以之抨击断事糊涂者。“有理”是指“有理的人”；“无理”是指“无理的人”；“三扁担”和“扁担三”，指用扁担打三下。



意思是：无理的挨了三扁担，有理的也挨了三扁担。真是是非不分。

## 做个好事修个德，人不晓得天晓得

劝人行善。也有告化子用这句话行乞的。《履园丛话》说：“人生全福最难，虽圣贤不能自主，维攸好德，却在自已”，又说：“宁攸德而待之，毋丧德而败之可也。”讲得很有道理。

## 人多踩草不死

言办事不在人多而在适量，不是人愈多就愈好。

## 水火无情

此话千真万确。地方领导也好，平民百姓也好，一怕水二怕火。洪水泛滥，百姓遭殃；火灾一起，其祸无穷。1993年包衷山大火烧掉几百亩山林，南风卷着大火往大山深处窜。我爬到山顶上，忽然风向大变，由南风转为北风，火不扑自灭。我正欲下山，湘乡化工厂黄书记带救火队上山来了，我们便结伴下山。

## 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

怪人不明说而又责难。如有人要借钱，自己没有开口，但又怪人家不帮忙，他人便用此话来反驳。《庄子·秋水》载，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儵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同惠子说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差不多。

## 炊壶滚起吱介翻， 茶叶子还在安化山

湘乡人管烧水的壶叫“炊壶”。过去用的炊壶是陶器，人们叫“瓦炊壶”。“吱介”，水翻滚貌。湘乡话里的“吱介”也可以用“那样”来代替。如：“街上人吱介翻”。又如：“她眼珠吱介眨，手吱价挪。”过去湘乡茶叶不能自给，往往要到安化去买。安化也常有茶叶客担茶来湘乡卖。这句话讽人假客气，请人喝茶，而实际上家里没有茶叶。开水烧开了，茶叶还在安化的山里呢。

## 歌真戏假

湘乡历来有“歌真戏假”的说法。认为戏是人编出来的，用文学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艺术加工”，其人其事是不能对号入座的。只有歌词表达的内容才是真的。“歌”大概是指山歌、儿歌之类，而不是今天什么《老鼠爱大米》之类的流行歌。如摇篮曲：“摇呀摇，唧呀唧，摇哒细袅

## 品味湘乡话

捡柴去。一天捡一把，十天捡一堆（读‘焦’）。天晴有柴卖，落雨有茶烧。”这首歌是希望孩子快点长大，能帮家里干活。既不要他当官，也不要他发财，只要“天晴有柴卖，落雨有柴烧”就行了，何等纯朴的劳动人民啊！又例如山歌：“斑鸠子上树咯咯啊，唱歌莫唱骂人歌。骂了爷娘尤是苦，骂了哥兄老弟恨难消，唱歌莫唱骂人歌。”这些歌都是真的。“真”是指感情真。正如胡适在《白话文学史》里说的：“但从这些民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活的问题、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至于由文化人编出来的歌，有些真，有些则假。《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我是一个兵》等都唱出了人民的心声，都是真的，但有些也是假的。记得有一首歌：“一九六零年呀，是个跃进年……”那肯定是假的了。不过，有的歌本来是真，有人把它改来改去，改得不真了。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一首多么动人心弦的歌呀，2005年12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三频道播出来的就完全变味了，歌词只有四句，从第二句起就不是原来的歌词了，令人大失所望。应该说原来的歌词是真的，而现在歌词不真了，根本不是《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了！

### 人搬三道穷，火搬三道熠

言人不断搬家会将家搬穷，火不断地搬就会灭。“熠”在《新华字典》上的解释是：“yì，光耀，鲜明（叠）；光

彩熠熠。”这与湘乡话中“熠”字的用法完全相反。是不是古时候的人认为火灭了不吉利，所以把“灭”叫“熠”呢？如同在船上不能说“沉”，要讲“浮（读若‘泡’）”一样？至于“人搬三道穷”，在过去确实如此，现在则不一样了，多半是越搬越好。火搬三次，也不至于“熠”了，液化气、煤气，加上“迅达”一类的燃气灶，放到哪里都会燃。

## 茶坎酒满

言泡茶不宜将水倒得太满，而斟酒一定要筛满一杯。“坎”在湘乡话里是指容器内所盛物表面比容器口平面低一点。“茶坎”是为了安全起见，因为泡茶是用开水，倒得过满，端茶者、接茶者容易被开水烫伤。酒满是从大方出发。倒半杯酒显得小气，所以要倒满一杯。《荀子·正论》：“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蛙，不可与语东海之乐。”“坎”就是浅。湘乡话把“坎”引申到其它许多方面。如有人问：“今年粮食够了吧！”答复：“坎坎势。”又有人问：“某某当领导，那个单位搞得如何？”答：“能力坎哩。”

## 娘来娘好，爷来爷好

言不讲原则，与“风吹两边倒”同义。但“娘来娘好，爷来爷好”有可理解的一面，哪有儿女愿意得罪爷娘的呢？都说好也许就能息事宁人。

## 看见做个眼瞎，听见做个耳聋

言无正义感、无社会责任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社会不公正和世道险恶之时，此种现象表现得极为突出。周厉王时出现的“道路以目”就是这样，因为不这样就会有杀身之祸。但社会上终究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者，这样的人多了，才可能“世披靡矣扶之直”（郭沫若《满江红》），许许多多见义勇为者就是这样的楷模。

## 虱子打啊欠，好大口气

“啊”读“哈”，“欠”读“线”。讽人自不量力，口气大而无影响力。虱子一小虫，是不是打啊欠不知道，即使打啊欠，口气也不大。谓口气大，反语也。

## 堂屋里不是试肩的

这句话的意思是看一个人的能力，不能凭一时一事。如挑担，不是在堂屋里挑得起就行。堂屋横竖不过几步之遥，在堂屋里挑得起，走更远的路不一定挑得起；堂屋平平坦坦，走出去，山路崎岖，不一定挑得起；堂屋里试肩可挑一百五十斤，担远担子一百斤马马虎虎。此语对志大才疏者颇有教益。记得曾有领导同志说：“生产队长当得好，可当大队主任；大队主任当得好，可当公社主任。”是谓一步一步走才靠得住。年青人切勿眼高手低，莫想一步登天。

## 冇得红萝卜，不装鼓盖？

这是湘乡人常说的一个反问句。言少一个无碍，不稀罕。“鼓盖”，菜之罩子。如粉丝上面的瘦肉和红萝卜丝。没有红萝卜，云耳等也可代替。此话常对扳俏者说。

## 崽像娘，瓦盖墙；崽像爷，冇饭吃

言男孩相貌像娘就有作为、有出息，像爷就会穷。此乃无稽之谈。



一祸穷，二祸富，三祸四祸起大屋，  
五祸六祸担屎卖，七祸八祸中状元，  
十指都筲箕，一世担筲箕

“祸”即手指纹。像螺丝纹路的谓“祸”，纹路向两边的谓“筲箕”。此话在湘乡不同的地方说法也不一致，没有科学依据，亦为无稽之谈。

癞头妹娶娘不讲好，哪个讲好？

“癞头”，头生疥疮，成块脱发。“癞头”者其相不雅。鲁迅《阿Q正传》里的阿Q因为是“癞头”，所以忌讳颇多。“癞头妹娶娘不讲好，哪个讲好？”谓父母疼自己的儿女，只讲好的不讲差的。其实癞头只是一种病，亦可治好。不能说有癞痢的人就一无是处了。绝不能以偏概全。

## 湖南人有好脚，江西人有好脑壳

此语谓湖南人患脚疾者多，江西人癩痢头多。不知有无根据。不过湖南四季分明，冬天湿冷，夏天酷热。农民终年在田间劳作，湿气侵入筋骨，当然先体现在脚上。言江西烂脑壳多则不知其因。现长沙成为天下第一洗脚城，湖南人的脚应该好些了，只是农民还没有几个能去洗回脚。

## 宁可死咯当官的爷， 不可死咯告化子娘

天下唯父母对儿女的爱无私，父母中又以母亲最为伟大。母亲从怀孕到生、到带、到教育，不知要经受多少苦难，父亲则次之。若父亲当官，更无时间同子女在一起。所以宁愿死爷也不要死娘。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也有个别母亲不尽职责的，也有不少父亲做得好的。这句话是激励更多的父亲尽好自己做父亲的责任。

## 要赚畜牲钱，要同畜牲眠

要依靠畜牧业致富就必须好好侍候牲畜。常有诸如此类的话。如：“养猪冇巧，楼（猪栏）干食脬。”还有所谓的“鱼孝（读‘耗’）子”，言育“鱼子”有如侍奉父母一样辛苦。旧时大年三十晚迎春接福时，要敬“养育大神”，求其保佑六畜兴旺。人说此神是姜子牙，他把神位都封给了人家，就剩下个“畜牧局长”自己当了。

## 一背时讨小，二背时戴表， 背时不断纤，打手电

“纤”读“欠”。湘乡谓背时事有三，“讨小”为首。这类例子数不胜数。解放后法律规定一夫一妻，不能讨小。现在出了一个“包二奶”，同“讨小”差不多。郴州一个常务副市长就因“包二奶”到处捞钱，坐了班房，当然是背了大时了。戴表排第二，打手电为第三。这两条已过时了。旧社会表贵，穷人戴不起；手电要耗电池，一般人也打不起，

## 品味湘乡话

故如是说。但话又说回来，解放前讨小、戴表、打手电的，解放后大都背了时，这样看来这话也不假。

### 捡哒封皮就是印

言对道听途说信以为真。“封皮”即封条，是旧时衙门用于封房封物的盖有印章的条状纸，为防人私自开启，贴于门板或仓门上。“印”即官印，是旧时做官的凭据。捡了封皮，看到上面盖了印就以为当了官，当然是一个笑话了。1964年，我在龙洞搞四清。“二十三条”下来，集中到东郊搞所谓的打“歼灭战”，队长是成炳辉同志。一天晚上，在小冲塘开碰头会。不记得谁汇报情况后，成炳辉同志批评他不实事求是，发了大火，说：“捡哒封皮就是印，拿（读‘来’）哒齑坨就做秤！”

### 各人肉婁各人痛

“肉婁”即子女，子女是娘身上掉下来的肉。“痛”即

“疼爱”、“关爱”。谁的子女谁都会去关心和爱护。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那是他提出的社会理想，是一种希冀，许许多多道德高尚的人在努力实践，最近受表彰的丛飞就是这种实践的典型。

## 一年被蛇咬，十年看见黄蟮都怕

“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这一句全国通用。“怕草绳”似乎过于夸张，怕黄蟮倒是真的，因为黄蟮像蛇。条件反射，心理作用。

## 是祸躲不脱，躲脱的不是祸

言做事要敢于承担责任。倘若惧怕惩罚就不要为恶。鲁迅先生说：“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做坏事的人应知道做坏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 闹人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闹人的”即毒药。不吃毒药，珍爱自己的生命；不犯国法，做遵纪守法的公民。这是湘乡人的座右铭。

## 心中无冷蛋，胆大吃西瓜

“冷蛋”即做了亏心事，也就是心虚。因为不心虚，所以理直气壮地吃西瓜。这句话往往是在遭到别人误解和怀疑时，自忖并无过错，理直气壮说出的一句话。相传一瓜农的瓜被人偷了，他怀疑是某人所为，就邀请包括被怀疑的对象在内的邻居们吃西瓜，同时又放出话来，怀疑某某。被怀疑的人应邀去吃瓜，瓜农说：“你也来了！”这人说：“心中无冷蛋，胆大吃西瓜。你既然邀请了我，我怎能失礼不来呢？”

## 会作田作一丘，不会作田作一洲

种田先要育秧。一丘秧田可以育出几十亩田所需的秧。“作一丘”的“丘”即指秧田，此句则言育秧的重要性。要作好田就得先育好秧，谓“秧好半年禾”。秧不好，即使种的面积再宽，也不会丰收。

## 嘴巴两块皮，讲话无定期

指责说话不算数的人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没有一个原则。殷正海同志曾引用湘潭俗语：“牛角对天也吹得，对地也吹得。”湘乡无此语。

## 宁可给强人捩伞，不可给弱人壮胆

“强人”，有势力的人；“弱人”，力单势薄者；“捩伞”就是把伞夹在腋窝下。为人捩伞，是个随从的角色。这句话有指责某某趋炎附势的意思。但湘乡人在引用这句话时，往往是鼓励“弱人”振作起来，意思是：如今是这样的时势，你自己要坚强起来，大家才好支持你。

## 南岳山的菩萨，显远不显近

谓有名声者，于远处的影响力更大。其附近由于习以为常，不觉得新鲜，影响力反而不太突出。也可指名不副实，地方上的人知道底细，因此没有多少人信服。南岳即衡山，中国五大名山之一，山下的大庙供奉有圣帝。南岳在南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学说中，火配南方，其图腾为朱雀，其神为祝融，所以南岳最高峰叫祝融峰，这圣帝大约就是火神祝融。旧时朝圣者多，虔诚者几步一拜，次者逢桥就拜。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每年秋天都去南岳山烧香。



天未亮就起程，出门就唱歌。记得歌词有：“圣帝爷爷叫得应，安邦护国大天尊。祝融峰上几千秋，山自清秀水自明”。歌声渐渐地远了，我又进入梦乡。父亲他们要一个星期才回来。现在的人去南岳多是旅游，当然也有到大庙顶礼膜拜的，但来去都是坐汽车了，一天就可打回转。

### 挖眼寻蛇打

谓无事找事，是对找岔子者的讽喻。“眼”即洞，湘乡谓洞为“眼”，壶天、棋梓一带谓“眼窟”。“挖眼”指挖蛇洞。不是所有的洞都有蛇，但到处挖掘，破坏了生态，打乱了生产、生活秩序，劳民伤财，实不可取。

### 千选万选，选个漏灯盏

谓条件苛刻，挑三拣四，结果适得其反。“灯盏”即指旧时桐油灯装油的那部分。桐油灯盏一般是铁铸的，煤油灯盏一般是玻璃的。“漏灯盏”即漏油的灯盏。

## 水牌上的字，抹咯就是的

“水牌”是旧时店铺的记事板。清李光庭所著《乡言解颐》载：“水牌，便于浮记之物。粉地朱丝，罩以油，便于涂洗。乡间善于经营者，不许置此，防其作伪。”湘乡所谓“水牌上的字，抹咯就是的”，是指与人商量问题，不作定论，以对方意见为准的语气与态度。意即行就行，不行就否定。等于冇讲一样。

## 只有个做贼心，冇得个步贼心

“贼”读“择”。善良的人往往不提防人家，而做贼者时时处处都想行窃。“步贼”即提防的意思。

## 只有急烂的事，没有缓烂的事

此话是对急躁者说的，劝其沉着、冷静、不要急躁。昔有语：“泰山崩于前而脸不变色心不跳。”匆匆忙忙、慌慌张张，确实容易把事情办坏。但说“没有缓烂的事”也不一定对。任何事情都要分清轻重缓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

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活一百岁也不过一晃而过。人一走了，就只留一个名字罢了，就像大雁飞过只留下一声鸣叫一样。大雁的声音有愉悦的，有凄苦的，有高亢的，也有嘶哑的。人名呢？有人说“不能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千古留芳很难，遗臭万年何必？

## 只有咯大的虫𧈧，只能蛙咯深的木𧈧

自谦语。谓能力太小，无法办成大事。也用于评价他人，肯定某人尽了力，但能力有限，不能再过于苛求。

## 个钱难倒英雄汉

此语是言钱的作用。沈钧儒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任国民参议员，有一天坐人力车回家，下车的时候，一摸身上，分文没有，便叫人力车夫等，人力车夫不干，怕他溜了。沈钧儒说脱下长袍子作抵，人力车夫嫌旧了不要，最后还是来了熟人才解了围。真是“个钱难倒英雄汉”。

## 好汉怕过正二月

正、二月天气寒冷，且有春节，民间嫁女、娶媳妇也大多选择这一段日子。天天拜年、喝酒，不能出去办事，浪费时间。这样的日子，一般人认为好玩，而好汉就难过了，因为他有大业要图，而此刻陷在迎来送往、请客送礼的事务圈子里，很不情愿。

## 金窟银窟，不如自己的草窟

“窟”，窝也。“窝”指“床”，引申为家。过去穷人大多住茅屋，故谓“草窟”。蔡锷曾先后三次欲接母亲去广西、云南和北京居住。蔡母却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不愿前往。但湘乡是说“窟”，同“窝”一个意思。

## 打得一事开，免得百事来

谓做事既要抓住关键，又要抓住火候。《泾谚汇录》：“打得一场开，免得百场来。”的确如此。赫鲁晓夫要到中国建海军基地，毛主席就是不同意，要吵就吵，丝毫不怕。赫鲁晓夫只好作罢。避免了许多麻烦。

## 南京的铺面摆起在这里

言家当已公开，没有隐瞒，毫无保留。此话体现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攻破南京的历史事件对语言产生的影响。另有一句：“南京城里问得冇名姓出。”可见湘乡当时在南京的人多。虽然没有名，没有姓，但只要讲出要找的人的一点特点，就可以把人找着。还有一句话常在混乱的情况下讲，那就是：“打开南京哩啊是？”意思是：这不是打开南京时的那个时候，你们不要混水摸鱼！可见当年湘军在南京的掠夺是何等的严重。

## 穷人莫听富人哄，桐子树开花下禾种

“哄”，欺骗。旧时我们湘乡的水稻只种一季，下种迟。究竟什么时候下种，农民只记住一条：桐子树开花下禾种。

## 二月清明迟下种，三月清明早下泥

公历（湘乡也叫阳历）一年指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所用时间。农历一个月则是指月亮绕地球一周所用的时间。地球绕日一周时间相当于月球绕地球12.3次所用时间。而根据农历算法，一年12个月仅354日，与岁实相较，约余11日，积三年，余33日。故每三年须置一闰。尚余3日或4日，再积两年，共余25日或26日，再置一闰月。平均计算，每十九年须置七闰。为了调和差异，农历就隔几年设一闰月，这闰月一般是“三年一小闰，五年一大闰”。这样一年中，二十四个节气就有早有迟。如清明有时在农历二月，有时在农历三月。农民根据经验就知道：

如果是二月的清明，可以迟一点下种；如果是三月的清明，就要早一点下种，这样方不误农时。

## 雷打冬，十间牛栏九间空

冬天一般不打雷，若冬天打雷肯定意味着天气寒冷。如果不注意保护耕牛，不搞好防寒和喂养工作，牛就可能被冻死。

## 惊蛰前鸣雷，四十八个日子天不开

雷雨多在夏天，惊蛰前一般不打雷。如果打雷，则有“四十八天”的雨或雪。“四十八天”，概数，言时间长罢了。



## 光清明，暗谷雨

这是农民的经验之谈。言清明若天气晴朗，必定年成好；若清明下雨或天阴，则年成差。而谷雨则以下雨为佳。“光清明，暗谷雨”是年成好的兆头。

## 惊蛰过，脱絮裤

湘乡话把棉衣、棉裤说成是“絮衣”、“絮裤”，“絮”者，棉絮也。过了惊蛰，气温上升，这絮裤就穿不住了。不过现在全球变暖，又加之生活条件改善，毛绒衣服多，即使冷也没有几个人穿絮裤的了。

## 小满满池塘

有收无收靠水，种田人懂得这个道理。立夏以后半个月就是小满。这个时候雨水多，要注意蓄水。要注意把落下的雨水尽可能地引入池塘、水库，确保农田的灌溉。

## 芒种忙打苞，夏至要禾交

早稻在芒种时就打苞了。“打苞”就是孕穗。然后抽穗扬花，到夏至就齐穗壮子了，到小暑就可开始收割了。故有“小暑小扮，大暑大扮”之说。

## 芒种火烧天

芒种在阳历六月初。“芒种”意为有芒之谷可播种。芒种时节太阳光强劲起来，梅雨时节衣物容易发潮起霉，故人们在晴天暴晒衣物。晴天气温高，人们谓“芒种火烧天”。

## 立夏日吃餐羹，石头踩条坑

广东冬至吃羹，湖南则有立夏吃羹的习俗。“立夏日吃餐羹，石头踩条坑”谓立夏这日吃了羹，人有力，石头都可以一脚踩出一条坑来。“羹”本是用大米粉在锅里烧调出来的糊状食物。但这里指的是用米粉做成的团子，湘乡人谓“羹坨公”。

## 一日春雪十日旱

言立春以后下雪就可能发生干旱，雪下得越久，干旱时间就越长。

## 立春一日，水肚里热三分

言立春后，气温升高，水温也升高。乡下流传着这样一则笑话。一媳妇到塘边洗菜，回来告诉婆婆说自己手冷。婆婆说：“立春一日水肚里热三分，还冷？”媳妇说：“那立春一个月，塘里的水就开咯哩啰？！”

## 干长根，湿长芽

集体生产时，浸种育秧是一件大事。种谷经过“两开一凉”处理后，用干净稻草盖好，以求破胸发芽。但要适时翻开稻草或洒水，以防种谷烧坏。洒水要控制。洒得太少不长芽；洒得太多，芽不壮，根不发达。故农业科技人员将这个道理用两句言简意赅的话告诉农民。现在农民直接将种谷播到秧厢上，谓“种哑谷子”，也一样高产。科技的进步使许多传统的经验都过了时。

## 七月半，看牛伢婆伴田堪

“伢婆”指男孩子。看牛的孩子伴着田堪，是用田堪来挡风，表示天气凉快起来了。“七月半”又称中元节，迷信认为死去的列祖列宗要在此时回来，家家户户都要准备接祖宗。

## 七月豌，莢上豌； 八月豌，腰上豌；九月豌，尖上豌

“豌”即豌豆。这句是说：七月种的豌豆，从莢子上就长豆荚，能高产；八月种的豌豆，从豆苗的中部长豆荚，收成一般；如果是九月种的豌豆，那就只有尖子上结几个豆荚了，只能是低产。

## 七薯八蒜，九油十麦

这条农谚介绍了四种农作物和蔬菜种植的季节：七月种薯头，八月种大蒜，九月种油菜，十月种麦子。

## 要得芋头煮，八月要一个月水

八月正是芋头的块根成长的时候，必须要有足够的水份，如果脱水，就会影响其收成，冇得芋头煮。

## 处暑萝卜白露菜

言处暑前后就要种萝卜，白露前后种白菜，丰收才有基础。但如今大棚菜四季不分、南北无别，冬天有夏天的菜，夏天也有冬天的菜；南方有北方的菜，北方也有南方的菜。

## 要得树要长，隔山听见锄头响

这是种树的一条经验：栽树要想树能成活，洞要挖得深，土要筑得紧。“隔山听见锄头响”是指用劲把树周围的松土筑紧。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介绍得更为全面：“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也就是树根要伸展，培土要培平，要用树原来生长的土，筑土要筑结实。这是经验之谈，转录于此。

## 重阳有雨看十三，重阳无雨看十三； 十三有雨一冬雨，十三无雨早冬干

农历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古人有重九登高的习俗，我国把这一天定为老人节。这句民谚是说：重阳一过，这一年冬天的气候就能看到一些征兆。九月十三如果有雨，一个冬天都有雨；十三如果没有雨，就会出现冬旱。



## 人歇端午，牛歇谷雨

大概是人们为了爱护耕牛，才制了这条谚语，让牛在农忙时休息一天。人们为了纪念屈原，在端午节歇一天假，那么正在犁田时节的耕牛，谷雨时也休息一天。

## 犯秋一七，犯了处暑无了期

“犯秋”就是立秋的这一天下雨。如果立秋这天下了雨，就可能下一星期雨；如果处暑这天下了雨，雨就下得更久了。故有“烂九月”之说。

## 半夜刮风半夜止

谓风一般只刮二十四个小时。如果是半夜里起的风，到第二天的半夜就会停止。

## 东虹日头西虹雨，南虹刀枪北虹主

“虹”在普通话里有两个读音，组成复合词时读“hóng”，而单用时读“jiàng”，但湘乡话读若“杠”。“虹”是一种自然现象。水蒸气在太阳的照射下便会形成彩虹。毛主席在《菩萨蛮·大柏地》一词中描绘彩虹：“赤橙红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东虹出现在下午，表示雨下不久，第二天将天晴；西虹出现在早晨或上午，表示一时停不了雨或将有雨来。这预示天气的两句话应该是经验的总结，而谓有南虹将有战事，有北虹将有国难，实在是谬论。自然现象与战争有何关系？去年我到安化拓溪水库，正碰上水库泄洪，周围数里烟雨濛濛。正是晴日，大坝之下横空现出一条彩虹，蔚为壮观。旧时人们解释不了

一些自然现象，便胡乱猜测。

## 雨攒雪，半个月

冰粒伴着雨一起落下来叫“雨攒雪”。若是这样的天气就将持续较长的时间。“半个月”是概数。

## 刀钝石上磨，人蠢世上学

大学问者大磨炼，小学问者小磨炼。没有谁生来就是聪明的，关键要靠后天的学习。如刀子一样，钝了到石头上磨一磨，就会变得锋利了。但人不能像刀子一样钝了才去磨，人在许多时候靠机遇，机遇来了而不具备条件，机遇就如大江东去，逝者如斯。若早就具备了条件，机遇来了，就可以及时把握，干出一番事业。

## 答曰就是句

“答曰”就是承诺。“句”即话。整个句子就是说：承诺了人家的话就要算话，也就是要算数。社会要讲诚信，就要有“答曰就是句”的风尚。“句”是能独立表达相对完整意思的语言单位。一篇文章是由许许多多的句子组成的。旧有“句读”之说。意思表达完了，须停顿，为句；意思还没有表达完，须停顿，为“读”（读“逗”）。表达完了，打句号；没表达完，打逗号。现在人们常把完成了任务叫“打了句号”。

## 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满山飞

父母打自己的亲生子女，即使子女被打得嚎啕大哭，擦干眼泪后又会上扑到父母怀里来，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怨恨父母。不是自己的亲生子女，若待其不好，他就会越来越疏远你，甚至离你而去。此话表现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也提示养父母一定要善待孩子。

## 肚痛搔脚板

“搔”读“栽”。不同的矛盾必须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所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治病则要对症下药。肚子痛却用搔脚板的办法是无济于事的。这句话在湘乡常用来批评瞎指挥和处事措施不当的行为。

## 雁窝过身要扯匹毛， 担大粪过身要舀一瓢

此话刻画的是那些挖空心思捞好处的人的嘴脸。这种人只要能打点主意，即使是蝇头小利他也绝不会放过。“雁窝”指大雁，并非雁的窝。

## 死齁入粮子，三天起拱子

“死齁”是湘乡骂人的话，指蠢男人，也泛指蠢人。“粮子”指旧时军队。如国民党时期，当兵就叫“吃粮”。“拱子”指造反。这句话是说：还没有搞清情况就贸然采取行动是蠢人才干的事，其结局就是失败。

## 弹琴费手力，讲话费精神

这句话告诉人们要尊重所有劳动者的劳动，不要认为只有自己辛苦，别人干的事情都很轻松。所有的劳动都要付出辛勤和努力，都值得尊重。

## 猴子莫笑兔子冇尾巴

兔子的尾巴很短。但除长尾猴外，大多数猴子的尾巴也不长。猴子笑兔子冇尾巴，就同《孟子》里讲的“五十步笑百步”差不多，大家都彼此彼此。

## 肚脐眼打屁，放腰（妖）气

这是一句谐音歇后语。湘乡人谓物的中间为“腰中间”或“腰”。意思是同人体的腰一样，处于中间部位。肚脐位于腰上。“腰”与“妖”同音，所以谓歪风邪气是“肚脐眼打屁”，放的是妖气。

## 猫来穷，狗来富

这是一句非常客观的话，只是被解读错了。穷苦的人家没什么时间来收拾，老鼠就多，自然有猫来抓老鼠。狗靠人喂，如果家里来了狗，肯定是杀了猪或宰了羊，或吃剩的东西多，丢弃在地下，所以引了狗来找吃的。现在乡间还可见到这样的情景：一户人家杀了猪，四里八村的狗都跑来舔血吃食。所以，用汉语习惯的说法应该是“穷来猫，富来狗”。我国文言文有一种使动用法，如果把“来”作为使动词则符合本意。莫非这话是从文言文中来的？《雪涛谈丛》的说法不同，谓“猪来穷家，狗来富家，猫来孝家”。可见风俗各异，并不可信。

## 过了正月十五，泥鳅它肚，各人寻路

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半个月的春节就过完了。农家子弟就要各找各的活干了。“泥鳅它肚”从字义上解释是泥鳅繁殖后代，实际上是隐喻时间会像泥鳅一样滑走。湘



乡有“滑泥鳅”之说。

## 狗打喷嚏大天晴

“晴”读若“且”。这是人家打喷嚏时所说的调笑话。某人打了喷嚏，便有人说：“明天会出大太阳哩！”意“狗打喷嚏大天晴”。湘乡民俗还认为打喷嚏的人是有人在思念他。我们锦屏有个幽默的人，打了喷嚏就说：“哪个想哒我，在合我的八字！”旁人则说：“明天有太阳出咧！”他则说：“你要晒癞子？”这些都是开玩笑的话。

## 看花容易画花难

湘乡俗语谓作画为“画花”。“看花”就是看画。此句是说：作画的人不容易，而看画的人则容易挑剔。挑剔者又叫“弹匠”。所以有俗语说：“弹匠师傅好当。”

## 一个木匠，三个捉匠

此语是调侃木匠师傅手艺一般，许多事情要副工帮忙才能完成。在这种场合下常笑：“一个木匠，三个捉匠。”

## 泥鳅走咯泥肚里盘

“咯”是语气副词，表已经。“肚里”即里面、里头。泥鳅跑了就要再到泥里去寻找，因为鱼儿离不开水，泥鳅离不开泥。所谓“盘”，就是一坨一坨泥巴地查找，即排除法。现在商店有“盘底”之说，不过那是清查库存。

## 医道无毒心

毛主席曾题：“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医生就是救死扶伤的。旧时的医生诊断手段有限，只靠望、闻、问、切并不能完全将病症拿准。记得我们村上曾有一小孩发高烧，请医生看病，开药退烧，吃一次药后病情反而更为严重。病家又另请一位医生，他看后诊断为麻疹，非但不能退烧，还要通过发烧将体内毒素排出才行。这位医生新开处方，小孩吃几剂药便明显好转。后来病家咒骂诊断有误的医生，大家便劝：“医道无毒心。人家不是有意的。”

## 菜好半年粮

三年困难时期，因缺粮食，便倡导人们多食蔬菜。即所谓的“低标准，瓜菜代”。那是为了活命。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大大改善，多吃点蔬菜有益于健康。据医生说，中国的大肠癌患者日益增多，就是因肉食吃得太多，而蔬菜、水果等含纤维的食品吃得少引起的。

## 家娘打媳妇，早晚是一餐

“家”读若“瓜”，“晚”读若“谮”。“家娘”即婆婆。“一餐”即一顿、一次。旧社会婆婆折磨媳妇的事屡见不鲜，花鼓戏《小姑贤》就把这种现象刻画得淋漓尽致。所谓“家娘打媳妇，早晚是一餐”是说家娘每天总要打一次媳妇，早上没打，晚上也会打。新社会婆婆不折磨媳妇了，这句话被引申到其他方面。如有的人家中餐吃得早，邻居看到了便说：“你们这么早就吃中饭了！”那人便说：“家娘打媳妇，早晚是一餐。”意思是说：反正要吃的，早也是一餐，晚也是一餐。

## 有一菟草就有一菟露水养

这句话的本义是指大自然对万物的恩赐是平等的，不过人们往往把它引申到生小孩子上面。旧时人们受多子多福思想的影响，总认为小孩生得越多越好。但如何养育

就完全没有把握，只有一句话撑腰：“有菟草就有一菟露水养。”好多人就在这种拖累中艰难地度过一生。基本的生活保障都没有，又哪里谈得上生活的质量呢？

## 七十不理事，八十不当家

这是过去劝告老者的话。其意是：七十岁的老人就不应当处理公事了，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应当处理家事了，这是为了让老人颐养天年。但也有后辈人把这句话拿来当作拒绝老人们意见的挡箭牌。意思是你都七老八十了，还来管小辈们的事干什么。乡里还有一句是：“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餐。”为什么？怕偶发疾病，出现变故。不过年龄也不能看得太绝对。电视上报道重庆老人吕子剑，七八十岁的时候仍如在壮年，一百一十岁了尚能表演武术，而有的人四五十岁就未老先衰。因此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为好。

## 为人不做官，做官是一般

这是老百姓对官场的一个总的判断——认为做官的都

一样。其实有一样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凡是当官都得执行上级指示，处理地方事务，这些都一样。但为官的宗旨、为官的作风、为官的处事方法、为官的政声却各有各的不同。毛主席提倡的“干部就是人民的勤务员”思想是最值得学习和推崇的。只要把自己定位在“勤务员”三个字上面，官就能当得不一般。

### 装三根香打九个屁， 菩萨不讲，自己要过得意

旧时人们信神信佛，经常在神佛前或祖宗牌位前装香打供。这种礼仪要求虔诚，心无旁骛。“装香”是敬神的第一道程序，即把三柱香（即三根香）点燃后插到香炉里，接下来再叩拜。“装香时打屁”是指做事太不庄重，过于随便。“过得意”即自己心里要过得去。装香敬神却不停地放屁，菩萨即使不怪罪，从自己的角度来说也应该感到难为情。

湘乡人常用这句话来批评那些做事懒散、本职工作都干不好的人，也常用来批评不文明和丢格的行为。说到不文明，我就想起早几年我们在德国碰到的一件事——我们在法兰克福一家宾馆住宿，吃早餐的时候，让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到里间餐厅用餐，而外面的餐厅只供白种人使用。我们一进去，发现食物的种类比外面少得多，且人多拥挤。我问为我们开车的华侨老陈是什么原因，他说我

们亚洲人有很多毛病要改：一是吃饭讲话，叽哩哇啦不安静；二是边吃饭边抽烟，烟灰敲到盘子里；三是咳嗽，随地吐痰；四是当众放响屁。这些欧洲人认为只有素质低的人才犯的毛病，我们却偏偏都有，所以把我们赶到这个旮旯里来了。吃完饭，我到外面的餐厅看了一下，有十几个白种人在那里吃饭，的确比较安静。记者尹鸿伟在2006年《南风窗》第一期上也撰文谈到这个问题，他说邱立本认为：“除了少数人的违法犯罪活动外，多数中国人在国外的种种不良习惯也是被人歧视的原因。这些问题包括在公共场所衣冠不整、高声喧哗、随地吐痰、扔垃圾等等，虽然在中国人自己看来是一些很小的事，但是在外国人尤其是一些经济较发达国家的居民看来，影响了中国人的形象。”我认为确实是那么一回事。我想，即使德国人不这样做，我们也应该提高自己的文明水平，不说丢国格，就是自己也要心里“过得意”。

### 冷是冷，莫发风；穷是穷，莫欠账

气温低又刮风，人会觉得更冷。家里穷如果还背了账，就更叫人受不了。这后面一句是贫穷人家的愿望，也是这句话的重点。中国的农民穷怕了，不敢欠账，因为过去欠账是要还利息的，几年下来，本利翻倍，一个家庭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现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有些观念也随之发生

## 品味湘乡话

了变化。这欠不欠账也是其一。早些年有人讲了一个笑话劝人们改变观念。说一个美国老太太和一个中国老太太死后都到了天堂。中国老太太问美国老太太在人世间做了什么大事，美国老太太说自己欠了100万美元的账。她反问中国老太太：“你呢？”中国老太太说：“去年总算买了一套大房子了。”于是讲笑话者评论说，美国老太太年青时就借钱买了房子，享受了一辈子，人死了，钱未还清，房子就归银行了。中国老太太一辈子省吃俭用，待到买了新房子，人就死了。这个笑话就是鼓励人们借贷。可问题并非那样简单。中国的国情同美国不一样，在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制度还不健全，基本生活没有得到完全保障的情况下，对于借贷，人们是非常谨慎的。在上海、广州这些城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可绝大多数楼盘中住的都是欠账户。人们将每年四分之三的工资按揭交给房产开发商，自己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南风窗》说：“目前市场上鼓吹2006年是‘住房消费年’，希望以住房消费带动国内消费。在国内房地产市场高房价时把民众赶入房地产市场，这样做的唯一结果只是更大规模地将民众推入高负债火坑。”看来上面那个笑话只是为房产开发商打广告的。

### 横绊一跤直想

“跤”读“高”。这句话劝人在遭遇挫折、身处逆境时，要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不要想不开。例如绊了一跤，可能



摔伤了手，本是很懊恼的事，但你可以这样想，幸亏只是摔伤了手，要摔伤了脑袋怎么办呢？“横绊一跤直想”一是符合生活的辩证法，因为祸福是相对的，世上没有绝对的好事与坏事；二是可以使自己心平气和，有利于身体的健康。俗语不是说“退一步海阔天空”吗？可有的人总是想不开，自寻烦恼。有个老同志怪单位少补助了他几百元钱，三番五次找局长。局长没办法，同意发了。这位老先生领了几百块钱，认为自己胜利了，高兴得很，谁知一回到家就说不出口，永远地走了。如果当初他能“横绊一跤直想”多好。不过“横绊一跤直想”最主要的还是劝人要想得开，而不是叫人们模糊是非，不思进取。《小说月刊》曾登载过刘庆邦小说《卧底》，记述记者周水明为了探求小煤窑的情况，化装成农民去挖煤，受到矿主的种种欺凌。他想发起农民工造反，但那些农民没有一个响应，反而去告密，以博矿主欢喜。农民工为什么这样想呢？就是“横绊一跤直想”，他们认为只要能混到出去就算了，至于吃苦，权当自己倒霉。看来，有些事还是不能“横绊一跤直想”的。

## 十大九不虚

“大”即体形大。体形大则被看作有实力，故说“十大九不虚”。高大的人固然很多是有实力的，但也有没有实力的；小，有无实力的，但也有有实力的。以动物为例，

## 品味湘乡话

大象个子大，力气也大；非洲的猎狗，体形虽小，却令老虎、豹子都要畏惧三分。因此，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 朋友要得紧，锅子敲得顶

“要得紧”即最重要，放第一位的意思。“顶”是顶端，锅子的顶即锅底。这句话是说：把朋友看得最重，如果朋友要锅子顶可以把自己的锅子顶敲给他。这就是交朋友讲义气。俗语里还有所谓“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的说法。不过对这种传统观念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如果朋友有困难，自然要慷慨解囊；但若不行正道，为非作歹，仍不讲原则地去支持、庇护，那就不仅害了朋友，也害了自己。

###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高处”即指人向往的地方，是人的理想所在。人没有理想就等于没有灵魂。但理想的实现必须靠自己的艰苦努力，还必须与社会的利益结合在一起。脱离社会利益，不想通过自己的奋斗而实现理想，那就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水往低处流”是客观的、自然的；“人往高处走”是合理的，应该的。

## 觐面三分义气

“觐”普通话读“dì”，湘乡话读“堵”，是面对面的意思。求人也好，借物也好，化解矛盾也好，都应当面对面以示诚意。只要双方见了面，彼此之间就要接近许多，问题就会好解决一些。所以那些研究国际关系的同志总是提倡对话，谨防对立。

## 冇得个生而知之，只有个学而知之

这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没有谁生下来就什么都知道。人的知识才能都是后天学来的。湘乡人常用这句话劝勉年轻人要勤于学习、大胆实践。

## 看牛伢婆手里冇得牛卖得

这里的“看牛伢婆”是指帮人家看牛的小孩。过去穷苦人家为了生计，不但家中大人为人家做工，小孩也到人家家里去看牛。这牛当然不属于看牛伢婆，他只有看好牛的权力，没有卖掉牛的权力。这句话是强调人要认准自己的位置，忠于职守，不能逾越权限。

## 娘亲舅大，爷亲叔大

谓母亲这边的亲人中，舅舅为尊；父亲这边的亲人中，叔父为尊。湘乡乡下生日喜庆，舅舅和伯父、叔父们总是尊人上席的。

## 讲杀鲩鱼是扁口

“扁”读若“撇”。鲩鱼又叫鲩拐子。头大尾小，无鳞，皮上有粘液，通体溜滑。鲩鱼的嘴扁，故有人叫有牙齿的老人的嘴是“扁口鲩鱼”。也有人谓嘴宽唇薄者为“扁口鲩鱼”。“讲杀鲩鱼是扁口”的意思是：鲩鱼的口是扁的，无论你怎么样指责它，即使把它骂死了，它的嘴也还是扁的。

## 牵哒黄牛做马骑

黄牛力气大，耕田拉磨是好把式，但它不长于驰驱，如果要把它当坐骑便不适宜，假如用它作战马，那就更坏事了。这句话告诉我们，用人要用其所长。是人才还是庸才，是文才还是武才，是将才还是帅才，先要搞清楚，切勿“牵哒黄牛做马骑”。不过湘乡人往往用这句话表自谦。如大家推选某人当生产队长，他推辞说：“印本事细哩，大家莫牵哒黄牛做马骑，请另选高明。”

## 牵起不行骑起走

“行”在这里的发音为“háng”。这句话与“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一个意思。谓人吃硬不吃软，客客气气偏拗起，来硬的却熨熨贴贴。

## 蛇服流民耍，马服相公骑

这句话是说一物降一物。过去在街头上卖狗皮膏药的，耍蛇、唱猴戏的，各有各的一套，他的那一套，别的人去干还不行。骑马也是这样，对经常骑它的人，它很温驯，假若是新手，它吃生，几个蹶子把你拱下来，可能搞得伤胳膊断腿。

## 碓坎做帽子戴，顶当不起

“碓坎”即旧时用来舂米的石臼，其形状像一顶翻过来的帽子。觉得头衔、名誉太大，自己不够格、不相称时，往往用此话表示谦让。如某人评上了劳模，他说：“大家这样看得起我，我非常感激。但当劳模，我实在还不够格，硬是碓坎做帽子戴，顶当不起。”也有不愿承担责任，不认错或不认罪时，把这句话作反话讲的。

## 戴碓坎唱戏，费力不讨好

主观上尽了很大的力，但事后却得不到别人认同，这样的情况，湘乡话谓“戴碓坎唱戏，费力不讨好”。“碓坎”一般是花岗岩的，轻的也有百来斤重。戴着碓坎唱戏，演员实在是费了很大的力气了，但显得不伦不类，也得不到观众的欢迎。“不讨好”即得不到夸奖。

## 外婆里姓蒋（奖）

谓人一贯爱听奉承话。所谓“外婆里”即指外婆家里，也就是表示有血缘关系。这里的“蒋”谐“奖”，“姓”谐“信”，说外婆家里姓蒋（奖），是指有“信奖”的血统。这句话是转着弯子表达意思，富有幽默感。

## 石板上扳瓷坛，过硬

“扳”在湘乡话里的意思就是摔。“扳瓷坛”，一说“耍瓷坛”。瓷坛是硬的，石板也是硬的，是硬碰硬，所以说“过硬”。瓷坛是脆的，在石板上一碰就会碰得粉碎，但这里只取其“硬”这一方面。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说“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列宁也说：“任何比喻都是拙劣的。”因此在理解上就不能死抠。



## 架五山不到手，莫砍六山的柴

“架”读若“瓜”，意为估计；“不到手”即做不到或打不赢。“五山”、“六山”，是否确有其山，不知其详。但从字义上可理解为“五山”是“六山”的一个关隘，要到六山去砍柴，先要在五山打过守山的人。“架五山不到手”就是说估计打不赢五山的人。这句俗语可能是由《宝莲灯》的故事演变而来的。它的教育意义在于：不要做无把握的事。湘乡话中的“架不到手”是一个常用词，凡无把握的事都讲“架不到手”。如：“这样一个烂摊子，要我当总经理，我是架不到手。”

## 肚婆子要屁吃，口里有味

“肚婆子”指孕妇。“要屁吃”是说妇女怀孕后，想吃这个，想吃那个，但哪个都觉得不好吃。“口里有味”是说孕妇吃什么都不香。可见怀孕之苦。

## 讲话无人信，吃酒无人敬

谓人在社会上威信不高，被人看不起，讲的话没人相信，交往中也得不到尊重。此种人多见于三种情况：一是本人的人品不好，鸡鸣狗盗、鬻邻犯舍，人见人怕、人见人厌；二是无一技之长，且愚昧无知，不会打理生活，糊糊涂涂度日，少时看其父母面子，长大后父母不存，无以立世，受人轻视；三是社会风气不好，趋炎附势者众，弱勢群体不受重视，贫困阶层容易遭到“讲话无人信，吃酒无人敬”的冷遇。

## 反手关门悔后迟

指事前不认真思考，结果把事办糟了，想要后悔已经来不及了，也比喻事情成了定局，已经无法更改。李萌有首诗《咏门》：“许多门敞开着，你找不到进门的路；许多门紧闭着，你却找到了钥匙”，“你站在门外，认为进了门就一路畅通了。可不知道进了门后，里面还有门挡着，如

不把这些门打开，你只能站在门外观望”，“进门不易，出门更难。有的门像无形的枷锁，会锁住你的手脚。当你明白了本不应该进此门，却为时已晚”。这首诗虽不是讲关门，但很有哲理。例如吸毒、赌博，那些门可以进去吗？

## 屋檐上吊猪胆，苦滴滴哩

“滴”读音若“dio”。此句言受很多苦，其苦如屋檐下的雨水一样淅淅沥沥，无穷无尽。

## 横木出直子

有的树木长得弯头拱脑，但旁边长出一根荪子，嫩绿修长，尤为可爱。人们以此喻人，说有的人自己的形象和才华都不怎样，却生了一个聪明伶俐、很有出息的儿子，这就叫“横木出直子”。“出”，生养的意思。

## 人困如小死

谓人睡觉睡得沉，“世事皆抛高枕外”了。乡间偷鸡摸狗者一夜作案十多处，人皆睡死而不知。我母亲曾说，有人在秧田边架一竹床守秧，偷秧的把秧拔走后，将竹床抬至田中间，他仍浑然不知，到天明起床，一脚踩到泥里才惊呼秧被偷走。王有光所著《吴下谚联》中也说到“小死”，他说：“溘然长逝，泯然不反，此大死也。耳渐聋，目渐瞶，苍苍者白，动摇者落，筋挛骨缩，肌枯肉削，零零碎碎，驯至槁灰，是谓小死。夫不死则不死耳，逍遥强健，岂不甚快。”他说的“小死”是指人老病痛多，渐渐衰老，与此语中的“小死”不同。

## 鲫鱼子煮羹，头脑多

“羹”是用米粉熬煮出来的面糊。鲫鱼是一种小鱼，在熬煮时，其肉全煮烂在羹汤里，而头则保存相对完整，因此羹汤中尽见其头。此话嘲讽办事无秩序，不是一级向一

级负责，而是人人争出头，人人争主事，结果谁的话也不能算数，事情必定不能办好。官多乱事，级别混乱也不是好事。

## 胆大的吃龙吃虎，胆小的吃猫屁股

此谓人不可谨小慎微，要解放思想、敢作敢为，故也有“胀死胆大的，饿死胆细（小）的”一说。胆小的总是循规蹈矩，胆大的心无清规戒律，更有甚者则无法无天。故有胆大的成为巨富，也有胆大的闯得一贫如洗；有胆大的耀武扬威，也有胆大的终受极刑；有胆大的继续胆大，也有胆大的谨慎起来。俄罗斯有个胆大的叫鲍利斯·别列佐夫斯基，由于胆子大，在叶利钦时期成为寡头。普京上台后追究其罪行。他逃至英国，仍胆大不虚，用大量资金煽起所谓“橙色革命”，妄图瓦解独联体。因此对这句话要作辩证的分析，胆大必须走正道，胆大不能入绝境。否则龙没吃到，虎也没吃到，自己也许就完蛋了。

## 赵十万死了也少付车木

“赵十万”为何许人也已无从考究。名为“十万”，无疑是一大富豪。“车木”，抬灵柩之物也，每个人一生只要用一次，因此不需家家都置办此物。乡间死了人，多是租借“车木”。此语谓人纵然家财万贯，也总有求人的时候。湘乡人也谓常板着脸孔待人者为“赵十万”。如：“你莫绊起咯面，赵十万一样。”对那些特别吝啬的人也往往说：“怕你是赵十万，万事不求人？”马克思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在人际交往中，切莫摆出一付万事不求人的架势，这就是所谓的“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 拜佛拜一尊

“佛”指佛教诸神，民间称“菩萨”。拜佛指对菩萨的敬奠和祈祷。这句话是说求人不要滥，须有重点。若求很多人，谁也不放在心上，谁也不帮忙，事情就办不成。故求人帮忙者往往说“拜佛拜一尊”，就是向对方表示：

事情全拜托你了，劳你费心。但在社会分工愈来愈严密的今天，许多事情不是一家就能办成的，必须靠许多部门联合的力量。如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升天，就是数以万计的科技人员辛苦工作的成果，单凭一人或几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至于过去的走后门和现在的行贿，虽然也是求人，但那是违法违纪行为，不应效行。

## 惹不起，躲得起

社会上老百姓惹不起的事情有许多，如流氓、地痞、黑社会。对于这些人，人们尽量不惹，但你不惹他他惹你。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躲了。这句话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的意思差不多。不过有时候躲也躲不脱，所以“躲得起”这句话也值得推敲。

## 司孙子同鬼斗法，病人子吃亏

“病人”，湘乡叫“病人子”。“病”的发音若“Pio”。而“司孙子”是迷信活动中为病人敬神祛邪的人，自然是

## 品味湘乡话

和鬼神打交道。司孙子在同鬼较量的时候，被鬼附身的人就要受更多的折磨。这话谓两方争斗使无辜者吃亏。如领导闹不团结，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工作搞不好，人们的利益受到了影响，大家就会说：“司孙子同鬼斗法，病人子吃亏。”一个家庭，父母闹不团结，子女就会吃亏。他们不仅心理受到伤害，而且生活也可能得不到保障。

### 老实鼻头空

“实”在湘乡话里有堵塞的意思。“老实”在这里指鼻子因伤风感冒而老是堵塞不通，使呼吸不畅，是一个前边带有副词的动词。但“老实”作为形容词，指为人本份、纯朴、规矩。“老实鼻头空”实际上是一语双关。既然是说某人的鼻腔老是堵塞，实际上并不堵，那言外之意就是指这个所谓的“老实人”并不老实。所以当有人说到某人老实时，不赞同的人就会说：“老实鼻头空咧！”



## 扶不起的泻牛屎

孔子曾批评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污也”。说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还说“于予与何诛”，就是说对于宰予这样的人已没有训斥的必要了。“扶不起的泻牛屎”大概也就是从孔子这句话来的。意思是泻牛屎扶不上墙，放弃算了，不要再扶了。湘乡人用这句来批评那些太不争气、太不努力的人，怎么帮助他也是空的。不过，泻牛屎虽然扶不上墙，但用它来糊地坪晒谷到还是不错。过去水泥紧缺，农民将土坪夯紧拍平后，将搅匀了的牛粪水泼在坪上，用竹扫帚扫匀，干了后晒谷，简单好用。

## 不今不古，不洋不土

意思是不标新立异，或指做事得体、恰如其分。所谓“不今”即不太新潮，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前卫；所谓“不古”即不是太老式，不是太落伍；所谓“不洋”即不完全

照搬外国的；所谓“不土”即不太俗。但不今不古，不洋不土，也蕴含着有今有古，有洋有土的意思，这大概就是“中国化”吧。

## 一夜梳头十夜愁

过去，人们认为夜里不能梳头，怕梳头会引起大脑皮层兴奋而造成失眠。如果一夜梳头，便会引起十夜的失眠。现在来看并不一定是这样。许多人在夜间洗头、理发，并没有出现失眠。

## 男子收血养身，女子去血养身

过去人们对养身健体的知识缺乏全面理解，认为男子一定要防止流血，要以补血来健身，而女子必须月经正常，就叫“去血养身”。其实，人体的造血功能男女都一样。至于妇女的月经，那是生殖健康的问题，若月经不调，停经、痛经、闭经，不但影响生育，还可能带来其他的毛病。

## 夜饭少一粒，饿成残疾

过去乡间认为晚饭一定要吃饱，因为担心夜间的时间长，怕肚子空了伤胃。早些年，报刊上刊登保健专家的文章，对一日三餐的建议是——早饭要吃得早，午饭要吃得饱，晚饭要吃得少。最近，洪昭光教授在广东作保健报告时指出，人的健康有百分之六十由自己把握。这六十里面，三十是心态，三十是饮食。他认为吃饭时一不要偏食，因为单一的食品无法保障人体的需要；二不要吃得太饱，有个八成就行了，特别是晚饭要吃得少。这样说来，湘乡的“夜饭少一粒，饿成残疾”是缺乏科学根据的。

## 细嫫毛毛虫，六月怕北风

“细嫫”指小孩。湘乡习惯称小孩为“细人嫫”。“毛毛虫”意指生命微弱，抵抗力不强。这句话是说：尽管六月是大热天，小孩也要注意防凉。因此小孩睡在竹床上或摇篮里，一般要穿个抱肚子或盖上一块毛巾，防止有风入户，使小孩感冒。

## 少吃多知味，多吃冇些味

言食物不要一次吃得太多，吃多了会滞胃。有人好吃肥肉，一次吃十碗扣肉，结果以后再也不想吃了，看见扣肉就作呕。吃东西不在量多，而在品种多、营养好。

## 吃稀饭摆酱油碟子

过去只有稀饭吃的人家里肯定比较穷，而吃饭摆酱油碟子是富人才有的习惯。这句话是说家务已经穷了，却还在讲富人的排场。谓放不下架子。

## 话要讲得明，牛肉敬得神

牛肉敬不得神，始于清代。清徐彝舟《读书杂释》载：“今国法禁宰牛杀犬，重耕田守夜也。”古代祭神的祭品中以三牲最为隆重，牛是其中之一。明朝祭陵就有牛头，张岱在《陶庵梦忆·钟山》中就记述了这件事。但我从小就听母亲说：“牛最造孽，为人耕田，死了肉都被人吃了。”故乡间许多人不吃牛肉，而且牛肉也不能上酒席。“话要讲得明，牛肉敬得神”是说什么事情只要把道理讲清了，就可以得到人家的理解和宽容。菩萨都只要把话讲明就可以不计较，还有什么人要这么固执呢？

## 千层纱当不得一层花

棉花最保暖。不论你穿多少衣都抵不上一层棉花。过去冬天人人要穿棉衣。特别是五十年代，冬天特别冷，不穿棉衣就不能过冬。湘乡的棉花以洪塘洲的为最好，绒长。弹被、做棉衣最柔软保温。过去一件棉衣、一床棉被

要用几十年，对质量的要求自然很高，所以洪塘洲的棉花很行俏。

## 牵线一两

指把油从一个容器灌到另一个容器里去的时候，一尺左右的高度，不管粗细，只要油滴成了线，就有一两的重量。此事没有试过。但是在生产队分菜油的时候，如果重量不够，用这个简单的办法补秤，大家也不计较。

## 亲戚不亲戚，萝卜三百钱一担

这句话是说不管是什么密切的关系，是亲戚，萝卜三百钱一担；不是亲戚，萝卜也是三百钱一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分亲疏，一个价格，无可非议。晋商不是说“商场无父子”吗？但这句话是批评人不讲情义，认为亲戚要萝卜就不该收钱，收亲戚的钱是没有名堂的。这句话出自清朝时期。“三百钱”即三百铜钱。

## 要的是本分，让的是人情

“本分”就是合理所得、合法所得的正当收入。例如农村帮工，有些人不要钱，主人就会说：“要的是本分，你扎扎实实做了十天工夫，十天的工钱要给。另外你还帮忙做了些零零星星的事，如果算起来，也有天把两天，我就不给了，算是你的人情。”也有讨工钱的人，别人怪他讨错了，他就说：“要的是本分，让的是人情，么果（为什么）讨不得？”

## 细崽不讲假话

小朋友纯真，一般不说谎。有人欠了账，看到债主讨钱来了，马上躲到猪楼楼上。债主进来问小孩：“你爷呢？”“躲到猪楼楼上去了，要我莫讲。”小孩说。

## 细崽不患假病

“患”读若“托”。小孩子不装病，若说生病了的话，八成是真有病了。儿童天性好动，活蹦乱跳，一旦不蹦不跳，不言不语，就是疾病上身了，做父母的当及时注意。

## 三朝日冇洗口

小孩出生的第三天叫“三朝”。湘乡旧俗是“三朝”的这一天要用黄连水为小孩洗眼睛、洗口。人们用“三朝日冇洗口”来批评人的嘴脏，尽讲一些村言辣语出来。



## 三朝日不是看媳妇的

过去，小孩刚生出来，人们说是“红皮老硕一样”，而且眼睛也睁不开。这个时候就去看媳妇，为时太早。小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变化很大。长得矮的，长大后竟是个高个子；小时候比一般孩子长得高，长大后竟是个矮子；小时候皮肤黑，长大了竟芒花逊白，挺漂亮的。所以“三朝”不是看媳妇的时候。但是旧社会还有指腹为婚的，如果是指腹为婚，“三朝”去看看，那是一个情感问题。

## 少时望咤人家胯里， 老时望咤人家甑里

言有的人不守正道。年青时候有了钱就嫖，不成家立业，到老了的时候，无依无靠，饭都吃不上，别人家里吃饭，他就可怜巴巴地望着。这句话是桥上（地名）一个叫张元英的老太太说的，她教育远房亲戚，用了这句话。

## 六十年风水轮流转

“六十”即指夏历中以天干地支排列命名的六十个组合。“风水”本是指人们的住宅基地、坟地的山川形势，旧时人们认为它决定人的命运，这里引申为人与家族的遭际兴衰和命运的穷通。“六十年风水轮流转”是说人的兴衰、穷通是会变化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也。人们用这话来正告富有的，激励贫穷的。此话应该是客观规律的总结。旧时所谓“当官不过三代，家富不过五世”就是说的这个。《史记》载：“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世家大族往往骄奢淫逸，教子不严，故富贵难传五世（古人按20年为一世，五世即100年）。这话启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 练功先练德

旧时学武功的，先讲究道德修养，故功夫深的往往不露声色，在一般的纠纷争斗中吃得亏，只是在大大非面

前，非显露功夫不可时才真正出手。据说月山有个张九法师，功夫好，修养也好。他的伤科在旧社会全县闻名。

## 有力不讲劲，无力有劲洒

“洒”就是东西洒落在地下，如“淋淋洒洒”。但湘乡读“洒”的第二声。“洒”本来有“多”的意思，如“洋洋洒洒”。既然多，自然就会洒落，其两个义项是有联系的。“有力不讲劲，无力有劲洒”这句话是说，有力气的不说自己有力气，没有力气的却说自己的力气很大。言外之意是真正有本事的人不显自己有本事，只有那些没有本事的人才会张扬显摆。《中国风俗史》载：“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这也如有的干部一样，没有好大的本事，讲起自己的本事大如天。有本事的干部反倒不会去吹牛皮。老子说：“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就是说真懂的不卖弄，卖弄的并不真懂。

## 人不出门身不贵

这句话应是清朝末年在湘乡传热的。咸丰同治年间曾国藩带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湘军兵勇大多是湘乡人，虽然战场上阵亡的不计其数，有文章说是“家家吊亡灵，户户哭亲人”，但没有战死的幸运者中有200多人当了提督以上的官员。清代湘乡登第的士子也较多，文进士26人，武进士1人，文举人195人，武举人47人，恩赐举人15人。湘乡地少人多，一百多年来，湘乡人奉信“人不出门身不贵”这句话，把读书、当兵看成一条出路。故全国各地到处有湘乡人，湘乡人的这种“闯世界”的精神是可贵的。

## 有牛莫嫌慢，有饭莫嫌烂

解放前牛少，农民谓牛为“宝耕”。解放后，在有手扶拖拉机之前，耕牛还是很紧张，有时只能由人来背耙。我在生产队劳动时就背过几次。由于牛力不足，人们认为

有牛犁田就不错了，所以不嫌慢。粮食紧张的时候，有饭吃就算很幸运了，所以叫“有饭莫嫌烂”。“烂”指烂饭。煮饭时水放得多，饭干不干稀不稀的，湘乡谓之“发饭子”或“烂巴饭”。

### 慌不择路，贫不择妻

这是提醒人们注意“慌要择路，贫要择妻”。由于慌张而乱走，感觉是走得快，实际上走的是冤枉路，最终误了大事。由于贫困就不选择对象，有病的或有智力障碍的随意找一个结合，结果就是穷得更厉害。湘乡金藪有个灰仑峰，住十来户人家，由于田少，副业也发展得不好，生活很困难。我曾上去四次，劝他们下山，但他们难忘故土，不愿离开。其中一人家境本来就不好，却娶个痴呆女子为妻，生下小孩子连奶都不能喂，日子过得很艰难。

### 晏先生看地，上就上蒂婆，下就下蒂婆

这句话指人无主见，容易被他人左右。“晏先生”是

月山一带的一位风水先生，他替人选择墓地，不坚持己见，容易被众人的看法动摇。人谓无主见的人是“晏先生看地，上又上蒂婁，下就下蒂婁”。“蒂婁”，一点点。但这句话引申到有事好商量。如：村上修公路，干部怕八公公不肯出钱。其实，八公公是晏先生看地，上又上蒂婁，下就下蒂婁，最好讲话哩。

### 穷单身，富寡妇

单身汉往往穷困潦倒；寡妇往往日子过得殷实。这种现象的确比较普遍。究其原因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有的男人不会划算，往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有得打主意”，而女人则精打细算，“常将有时思无时”，故寡妇可富；第二，男人单身，劳动无动力。不是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家里没有女主人，男人缺乏责任心，越来越懒散，故男人穷；第三，女人单身，大家认为她过得不容易，乐于帮助，而男人呢，大家都认为他“把（一张）嘴把屁眼”，常会要他“打报工”（即打工不计报酬），其日子就更难过了。

##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医学专家认为大脑有一部分细胞在睡眠状态下仍然活跃，故出现做梦的现象。这句话是符合唯物主义的。

## 苏州人驾船，老板娘掌舵

苏州在清朝末年肯定与湘乡往来频繁，故湘乡人知道苏州人驾船是“老板娘掌舵”。这句话引申到女人当家，男人作不了主。所以在男人表不了态时，旁人就说：“苏州人驾船，老板娘掌舵。”

## 三百同你相与，八百与他人相交

谓广泛联系，不吊死在一棵树上。“相与”，彼此有来往，电视剧《乔家大院》中就不时出现“相与”一词。湘乡人听了闲话后喜欢对质。如果人家反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了这样的话？”这人就会说：“三百同你相与，八百与他人相交。”意思是我同别人的关系比同你还要好，自然有人说给我听。“三百”和“八百”是指交结的人数，是泛指。

## 煮熟的鸡蛋，冇得变哩

谓事情已成为了现实，没有办法再改变。如果用来指人，则表示认为这个人本性已定，不可能再发生变化。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煮熟的鸡蛋虽然是鸡蛋，但由于失去了



“根据”，也不可能再变为“鸡子”。这句话大多是说人变坏了，就没有变好的可能了。

## 醮朋友吃豌豆

朋友相处，总要弄点东西相待。由于穷，只能请朋友吃豌豆。“醮”，斋，无油。“醮朋友”也就是穷朋友。湘乡谓人家穷，也说“醮起粒咯豌豆一样”。

## 有钱三十称阔佬，无钱三十打单身

“阔佬”，富翁；“单身”，未成亲。这句话是说：有钱的话，很年青就有人恭维奉承，格外地受人敬重。如果没有钱，同样的年龄，还找不到老婆，光棍一条，被人看不起。

## 死了张屠户，不吃附毛猪

谓即使得不到某人的支持，也要把事情办成。这句话通常表示心意已决，尽管有人不支持，或中途有人退出，主事者仍不动摇的坚定信念。

## 人情是把锯，有来就有去

“锯”读“季”或“枸”，“去”读“气”。“人情”，礼品或礼金。这句话是说：亲戚送来礼品、礼金，受者也必须还亲戚的礼。就像拉锯一样，我拉过来，你拉过去。人情也一样，送来送去，有来有往。

## 六十年的亲戚， 一百二十年的行往

“行”读若“划”。这句话是说亲戚之间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慢慢疏远，但这种亲情总会存在，彼此之间还是会有往来。不过也有人说“一代二代表，三代四代了”的。“了”就是“结束”，断了联系。

## 冤家宜解不宜结

谓人与人之间要化解矛盾，友好相处，即使有冲突也要和解，切不可“点起屑子和（读‘贺’）起烟”。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人和”才是最重要的。当然“和”也要有原则的和，这个原则就是胡锦涛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讲的“八荣八耻”。没有原则的“和”不是真和。

## 暴头系漆裤子狗子俺

“暴头”，初次的意思。“漆裤子”是一种叫“湘云纱”的布做的裤子。这种布的外层上了一种漆似的东西，所以叫漆裤子，夏天穿了不粘身。“狗子”即跳蚤。这句话是说，有人当了官、任了职，生怕别人不晓得，总要出点风头，让人知道。这种作法如同有的人穿了漆裤子一样，生怕别人不知道，不时去挠裤子，还要说是跳蚤咬人，实际是告诉大家，自己穿了很高档的裤。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作秀”。

## 八字不要算，自己晓得一半

现在看相算命者愈来愈多，大多是心里空虚所致，是因为对前途、未来缺乏信心，所以想通过看相算命得到安慰和鼓舞。其实人的命运总是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结合在一起。国家兴旺，民族兴旺，人民也就兴旺。细细揣摩国运、家运、人运三者之间的关系，也许我们就能读懂自己的人生。

## 摇篮里的叔，拄棍打绊的侄

“拄”读“戳”。旧社会家娘、媳妇同时生小孩子的现象比比皆是。曾国藩的叔父曾骥云只大曾国藩四岁。《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中说的是“睡在摇篮里的叔，站在摇篮边的侄”，其实这还是年龄悬殊不大的，差距大的则是“摇篮里的叔，拄棍打绊的侄”。叔叔是睡在摇篮里的小孩子，而侄儿已经是路都走不稳的老人了。这句湘乡话既是对这种社会现象的描述，也是告诫人们不要因年龄大小问题而不顾辈分，失了人伦。曾国藩在家书中常提及这位只长他四岁的叔父，如其咸丰九年九月初六日记载：“写家信一件，寄参茸丸二瓶，每瓶重八两，一寄叔父大人，一寄内子……”其敬重之心跃然于纸上。湘乡还有一句话：“细舅舅也是外婆的崽”，也是说明这种观念的。

## 唱戏不帮腔，分起钱来眼光光

不想尽义务却要享受权利的现象自古有之。“帮腔”

## 品味湘乡话

就是唱和。唱戏要帮腔大概是湘剧的特点。湘剧高腔的演唱特点是“一人启口，众人帮和”，“彼君子兮，胡不帮腔兮？”

### 倒装扶手倒装犁

本来是自己的问题，却责怪别人。湘乡话把这种将责任推给别人的行为叫做“倒装扶手倒装犁”。这与“倒打一耙”是一个意思。“扶手”在犁杖的上端，人在犁田时以它来掌握方向、控制深浅。“犁”则是“犁铧”。

### 人逢喜事精神爽

人的精神很重要。常有这样的情况——病中的母亲看到儿子回来了，不吃药病就好了。有个朋友告诉我，他父亲病重，送到医院去检查，还只是做了B超，他问父亲：“好一点了吗？”他父亲说：“好多了。”可见情绪的重要性。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果不其然啊！

## 裙连头裤连裆

形容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亲密，湘乡话谓“裙连头裤连裆”。

裙要有头，没有头就必须有带，否则就不能系在腰上；裤要有裆，没有裆就不能遮羞保暖。如果两个人的裙头连在一起，那么两个人的动作就要绝对一致，否则不是扯烂裙头就是跌倒在地；假若两人的裤裆连在一起，那简直就是捆绑成一个人了，大概与臀部连在一起的连体人无异。说人家“裙连头裤连裆”，一般带有贬义。谓关系不正常，含责备与批评的意思。例如：

你们两个人咗有味，平时不太扯火（配合），这次竟裙连头裤连裆闹起工资来哩！

这一句，细五和晋晋硬裙连头裤连裆，你看他们啰，同出同进，絮絮叨叨（讲悄悄话），不晓得搞些么子名堂！

当然，也有拿这句话作笑话讲的。若见朋友中有两个人在一起的，便调侃他们说：“佢两个人硬是裙连头裤连裆。”

也有长辈对晚辈这样说的，如：

我屋里红妹硬同佢屋里秀秀硬是裙连头裤连裆。佢屋里的穿么子衣服，印屋里的也要穿么子衣服。佢屋里交班费交了五块钱，印屋里的也要交五块钱，放学回来作业都要坐到一起做，真捡咗她们有办法。

## 品味湘乡话

形容关系好，湘乡还有“只多个脑壳”、“好得巴起来”的说法，也有把两个人形容成“一对油盐坛子的”。旧时的油盐坛子是陶器制品，两个圆形的坛子连在一起，一个装油，一个装盐。刘少奇同志回宁乡作调查时，就曾到农民的厨房里看人家的油盐坛子里是否有油盐。湘乡话把两个人形容为一对油盐坛子，除了说明他们关系好外，也包含着这两个人可以相媲美的意思。



[附]

## 湘乡方言趣谈

杨慕如

### 一山之隔语言各异

湘乡话难懂，但毛泽东同志听得懂。一九五九年，毛主席接见全国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时，见到无手英雄谭长乔，问他哪里人，谭长乔回答：“湘乡人。”看到是湘乡人，毛主席关切地问了很多问题，谭长乔用一口地道的湘乡话回答了主席的提问，主席满意地笑了。毛主席听得懂湘乡话不足为怪。一则他外祖母家在湘乡，从小他就与说湘乡话的人打交道；二则他十六岁就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他的同学都是湘乡人；三则同他在长沙一起开展革命活动中许多是湘乡人，如蔡和森、彭璜、易礼容等。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家乡韶山同湘乡仅一山之隔。一山之隔，口音不同。年轻时期的毛泽东同志也觉得这很新鲜，他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曾津津乐道地告诉过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里写了如下一段话：“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接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贩甚稀。渠之父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

## 品味湘乡话

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之履历史也。”

### 只能用湘乡话说的绕口令

绕口令是用声韵调极其混同的字交叉重叠编成句子，要求一口气急速念出的语言游戏。有一年春节，中央电视台主办的春节联欢文艺晚会上，大山就用汉语普通话说了绕口令：“扁担长、板凳宽，板凳没有扁担长，扁担没有板凳宽……”湘乡也流传着许多只能用湘乡话说的绕口令，若用普通话念的话就根本不是绕口令了。如“冇把瓜瓢壁上挂”，假若用普通话念，不但不会拗口，反而铿锵有力。有人恶作剧，要小孩念“红马一匹，白马一匹”，“一”与“匹”在湘乡方言里都是读第一声，它们的韵母都是“i”，念快了就把“一”的声音混掉了，如果念混了，“导演”们就跺脚拍手、大笑不止，但如果用普通话念，他们就笑不成了。当然有的绕口令也能够用普通话，如“麻老信作丘麻糯谷，麻老娘喂只麻鸡婆，麻老娘的麻鸡婆吃了麻老信的麻糯谷，麻老信打死麻老娘的麻鸡婆，麻老娘要麻老信赔麻鸡婆，麻老信要麻老娘赔麻糯谷。”用普通话说，其韵味不减方言。

### 不懂湘乡话闹出的笑话

湘乡人外出一定要调腔，用地道的湘乡话与人打交道，外地

人很难听懂。听说旧社会有几个湘乡人去广州，住在一家旅馆里，晚上要洗澡就问：“洗澡的帐所在哪里？”“帐所”就是“地方”，老板和伙计都听不懂，回答说不知道。这几个湘乡人火了，自言自语地骂起娘来：“捅傩娘，洗澡的帐所都不晓得。”老板听了，说道：“喂！冲凉，在那边。”这是个笑话，有无倒不一定。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逊在她的回忆录里记述了两件真实的事情。八国联军快侵入北京城的时候，曾纪鸿第二个儿子任刑部员外郎，他把他的金银财宝缝在一件烂棉衣里，叫一个老女仆（贺奶奶）带着他的小姐躲到湘乡老家来。出了京城，老女仆遇上一支去湖南催粮的军队，都是湘乡人，便与他们一路同行。“有一夜他们在离一个小村庄不远的地方扎了营，贺奶奶与大姐则在一个小茅棚中歇宿，正好贺奶奶想解开衣服凉爽凉爽时，忽然听到营棚中大声喊叫，好象说‘抢呀！抢呀！’只吓得贺奶奶连忙穿衣服，背起大姐不顾泥灰与汗，急忙躲入高粱田里，躲到人声片静时，才敢爬回茅棚里，看到营棚也清静无哗，四周也无乱人，才略微睡睡。次早一探听，原来那天发了饷，兵勇饮酒猜拳之声外溢。我们讲湘乡土音，念‘请’字有点像‘抢’字，尤其说‘请呀’，便会连合喊成‘抢’字。她这惊骇，使得众人都笑她兴风作浪，庸人自扰。”曾宝逊还记述了她在上海读书的情形：“我初入学校，真苦的不得了，许多上海土字如‘搭子’、‘交关’、‘白相’等，我都莫名其妙。有一次有个同学把一个揩黑板的擦子，放在水内泡着，我因和大姐笑说，‘这些布是胶粘上的，把擦子泡透，只怕连布都要脱落，这件事真是和猪一样笨。’谁知那位同学听见，就告诉值日的老师，老师责备我说，怎么骂同学是‘魔鬼’？我说没有，只说和猪一样笨，“和猪”二字的湖南话同上海话‘魔鬼’二字相近，懂得上海话的人听见这事，也会哑然失笑了。”

## 湘乡话是土产还是外来的

有一天，我在湘潭的大街上碰上贺秋云同志。他说，你研究方言，说湘乡方言中的古语词多，湘乡人是不是黄帝战胜炎帝后，从北方迁过来的人的后裔呢？我说这个问题提得好，值得研究。不过，如果说是北方迁过来的，为什么同北方的话不全一样呢？他又说，是不是土生土长在这个地方的人说的话呢？我说这也值得研究。不久，看电视剧《霍东阁》，那部片子的主题歌竟有好多词是读的湘乡土话。“孩子，这是你的家”中“子”读“孳”，“这”读“济”，“你”读“纳”，“家”读“嘎”。湘乡话说伢子、妹子都是说“伢孳”、“妹孳”，壶天、仁厚那边“这”读“济”，如“济烂（这里）叫什么地方？”“你”读“纳”，即“侬”，如：“好久有看见侬夹哩。”“家”读“夹”，如“亲夹”、“老人夹”。曾少达老师说，壶天、棋梓人说“知识分子”音若“基习混挤”，有广东话味道，的确如此。那么湘乡人是广东迁来的吗？只怕谁也不敢这么说。

湘乡几千年来饱受劫难。秦始皇灭楚、刘项之争、黄巢起义、朱元璋因易华支持陈友谅，愤而灭绝湘乡人，均曾使湘乡人烟稀少。后来，不少外地人涌入湘乡，与当地相结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湘乡方言。因此在湘乡方言里找得到各种方言的影子。

## 先前的老师有过错

谭日峰先生在《湘乡史地常识》中说：“有些俗语，如家（人家）、舍（邻舍）、拔（拔钱）、亩（田亩）、根（莞根）土音也和普通话音暗合。而教师所教的，有时反倒不对。”这实际上就是说，湘乡方言中有些字的读音是老师教错的。这是有道理的。过去没有推广普通话，老师没有学过汉语拼音，有些字往往教错，结果广而传之，贻误至今。我们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举出许多例子。如“末（音‘mo’）屁股”（指最后的名次）里的“末”，同湘乡方言合。教师却教读“mia”。满妹子的“满”，湘乡方言读“买”，接近普通话，老师却也教读为“mia”。“叫驴子”的“驴”，湘乡方言念“律”，接近普通话，教师教读“奴”，把“毛驴”读成“毛奴”。“喷香”的“喷”，湘乡方言读“聘”，接近普通话。老师却教读“奋”，这样“喷气飞机”就读成“奋气式飞机了”。湘乡师院陈又钧老师说：“我们湘乡将‘贲’读成‘贡’，是举县皆错。”都说错了，怪谁？看来可以怪一点我们先前的先生们。

此文首载于《史志之友》1990年第3、4期，此次略作修改。

# 湘乡方言表音字

陈立中注

字	中古音	湘乡方言
颈 ~壳	见梗开三清上	kiō <sup>21</sup>
井 水~	精梗开三清上	tɕiō <sup>21</sup>
醒 ~来	心梗开四青上	ɕiō <sup>21</sup>
挺 ~胸	定梗开四青上	t' iō <sup>21</sup>
饼 ~子	帮梗开三清上	piō <sup>21</sup>
冷 ~天	来梗开二庚上	niō <sup>21</sup>
惹 ~是生非	日假开三麻上	niō <sup>21</sup>
精 ~肉	精梗开三清平	tɕiō <sup>55</sup>
青 ~菜	清梗开四青平	tɕ' iō <sup>55</sup>
惊 收~	见梗开三庚平	kiō <sup>55</sup>
钉 ~子	端梗开四青平	tiō <sup>55</sup>
星 ~子	心梗开四青平	ɕiō <sup>55</sup>
厅 ~屋	透梗开四青平	t' iō <sup>55</sup>
轻 ~重	溪梗开三清平	k' iō <sup>55</sup>
拼 ~命	滂梗开四青平	p' iō <sup>55</sup>
坪 晒谷~	並梗开三庚平	biō <sup>23</sup>
晴 天~	从梗开三清平	dʒiō <sup>23</sup>
零 ~钱	来梗开四青平	niō <sup>23</sup>
成 ~喜事	禅梗开三清平	ɣiō <sup>23</sup>
行 ~路	匣梗开三庚平	ɣō <sup>23</sup>
吃 ~饭	溪梗开四锡入	k' iō <sup>23</sup>

湘乡方言表音字

字	中古音	湘乡方言
提 ~水	定蟹开四齐平	di <sup>23</sup>
壁 墙~	帮梗开四锡入	pi <sup>23</sup>
急 发~	见深开三缉入	ki <sup>23</sup>
滴 ~水	端梗开四锡入	ti <sup>23</sup>
锡 ~壶	心梗开四锡入	ɕi <sup>23</sup>
累 ~了一天	来蟹合一灰去	li <sup>23</sup>
坑 土~	溪梗开二庚平	k' o <sup>55</sup>
羹 ~坨子	见梗开二庚平	ko <sup>55</sup>
拿 ~啖	泥假开二麻平	no <sup>55</sup>
生 ~蛋	生梗开二庚平	so <sup>55</sup>
嫁 ~女	见假开二麻去	ko <sup>45</sup>
白 ~菜	並梗开二陌入	pi <sup>23</sup>
伯 ~伯	帮梗开二陌入	po <sup>23</sup>
晒 ~谷	生蟹开二佳去	so <sup>45</sup>
狗 ~孙子	见流开一侯上	kai <sup>21</sup>
搂 ~在一起	来流开一侯上	lai <sup>21</sup>
吼 ~人	晓流开一侯上	xai <sup>21</sup>
海 大~	晓蟹开一哈上	xuai <sup>21</sup>
咳 ~子	溪蟹开一哈上	xai <sup>55</sup>
炊 ~壶	昌止合三支平	ts' uai <sup>55</sup>
偷 小~	透流开一侯平	t' ai <sup>55</sup>
省 ~钱	生梗开二庚上	so <sup>21</sup>
讲 ~话	见江开二江上	kaŋ <sup>21</sup>
厂 ~长	昌宕开三阳上	t' aŋ <sup>21</sup>

# 品味湘乡话

字	中古音	湘乡方言
去 来~	溪遇合三鱼去	k' i <sup>45</sup>
锯 ~子	见遇合三鱼去	ki <sup>45</sup>
際 ~一下	从效开三宵平	tɕ' i <sup>23</sup>
鞋 ~子	匣蟹开二佳平	ɣa <sup>23</sup>
瞎 ~子	晓山开二辖入	xa <sup>55</sup>
掐 ~菜	溪咸开二洽入	k' a <sup>23</sup>
圆 ~鸡蛋	喻云山合三仙平	nue <sup>23</sup>
墨 ~水	明曾开一德入	miä <sup>23</sup>
完 摘~	匣山合一桓平	uī <sup>23</sup>
埂 ~上	见梗开二梗上	kiē <sup>21</sup>
磴 石~	端曾开一磴去	t' iē <sup>21</sup>
很 ~多	匣臻开一痕上	ɣiē <sup>21</sup>
邓 刘~大军	定曾开一登去	diē <sup>22</sup>
定 ~亲	定梗开四青去	dio <sup>22</sup>
病 ~人子	並梗开三庚去	bio <sup>22</sup>



## [跋]

我之所以写湘乡方言，目的是为研究方言的专家提供一点素材，以引起他们对湘乡方言的重视，抓紧把湘乡方言的研究列为课题，避免它在日益开放的今天和未来变得更不为人所知。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不外乎这样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是湘乡人，我爱我的家乡，爱其山，爱其水，爱其人，爱其言。山的壮丽、水的灵秀、人的厚道、言的古朴给了我爱的理由，也就让我产生了该为它做点什么的念头，来报答这生我养我的土地。第二是家乡话的巨大吸引力。我对家乡话开始产生兴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在湘潭师专学习时，听了陈又钧教授一堂课之后，我便开始留心湘乡话中的词汇，然后就试图寻根刨底。谁知道愈留意便愈产生兴趣，愈有兴趣便愈留意。二十多年来，也记了三四个本子的资料了。第三是外因的有力推动。这包括外地人听不懂湘乡话的无奈，也包括湘乡人讲不好普通话的尴尬，还有那四方八面的人（包括奇志、大兵、欧阳胖胖）对湘乡话的嘲讽与揶揄，而更多的是来自各方面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才使我没有打退堂鼓，能在退居二线后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

我知道我是缺乏研究方言的能力的。我没有专门学过文字学，也不懂训诂之类的知识，更不懂国际音标。周继帮同志给了我几本这方面的书，我只读了《方言音释》。正由于这样，我不敢探讨湘乡话中的语音。我只能是在词汇上花些时间，凭我的印象尽量找出一些与众不同的词汇来。除了词汇之外，我还收录了一些俗语与谚语。我感觉到，湘乡的这些俗语与谚语，你说它是文化也好，不是文化也好，其作用都不可低估。在乡间，不少人只读过

## 品味湘乡话

一两年书，甚至没有读过书，其人品和办事能力却依然十分出色。究其原因，也许就是这些俗语与谚语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有人说，“湘乡人有湘乡人的一套”，这“一套”就是这些俗话和谚语中一些正确与不正确的东西。陈靖武先生说这些叫“草野文化”，并且认为要作为“湖湘文化”的研究内容，我认为是正确的。朱熹不也引用“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的土话来勉励其子吗？他说：“此言虽浅，然切实至之论，千万勉之。”可见土话不可小看。

在我整理这些词汇、俗语与谚语时，我觉得湘乡方言的词汇来得很远。有的从先秦而来，有的从唐宋而来，有的从明清而来。它们在湘乡人的口语里代代相传，闪烁着中华文明的光辉。其次，我也觉得湘乡方言来得广。有的来自中原，有的来自秦川，有的来自岭南，有的来自江浙，又可说集各地之涓流，然而语音却大不相同。所以我赞同李永明教授的观点——湘乡方言是老湘方言的代表。由于政治和战乱的原因，湘乡在历史上接受过几次大的移民。移民来到湘乡，带来了许多新的词汇，丰富了湘乡人的语言。但他们不仅改变不了“武陵蛮”的口音，反而被同化了。湘乡方言就是这种包容性与排异性结合下的产物。这就是我研究湘乡方言的结论。

我的这个小册子能够面世，首先要感谢蒋建国同志的支持和鼓励；感谢湖南人民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湘潭大学李永明教授是研究方言的专家，感谢他拨冗作序；感谢陈靖武先生的指教，并惠予赐序；感谢陈立中、周继帮、喻民乐、文端中、周家春等同志的支持和帮助；我的女儿静琰，利用休息时间为我校稿，并在文字上作了些订正，孝心可嘉，亦应表示感谢。

作者

二〇〇六年六月于广州

# 品味 湘乡话

- 湘乡人在和外人说到自己的父亲时，称父亲为“老谝”……
- 湘乡人叫老鼠为“老硕”，也叫“老硕子”……

ISBN 978-7-5438-4744-6



9 787543 847446 >

定价:30.00 元